

古文正集十卷二編不分卷

(二)

〔明〕葛鼎 葛鼎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常熟市圖

書館藏明崇禎永懷堂刻本

小敘



今天下所冀望於君子其人者謂卽得則治不卽得則亂若是其罔可泄泄也曰以其有志也以其有學也天之生物必有則矣故萬物之理備於

顧氏一

一人萬物之責亦萃於一人見天下之有饑寒疾疹則惻然以感見天下之有隱鬱沈痛公道不得申於上則憤然以興雖然難矣君子居窮應變始乎一身逮乎一家一邑而止卽敦

實有道以爲措諸天下之基之在乎此也入官服事而自恕之念生利害動於中奸欺投於外也且夫得喪之故大矣且亟賓客之譽室人之謫明明以自愚也始於執義終於害義始

傳序二

於爲已終於舍已嗟乎此非學之不明志之未堅歟故士涵泳古人如懸父母像於臥側夢不敢褻恒取被累險重危之事以自強其生氣而益其所難爲故凜凜然不敢輕一武易一

唾其直節也君子以爲命其經濟也君子以爲性其理學也君子以爲盡人事而已矣如是則學雖明志雖堅猶懼弗得當也夫安得而變哉余閒居間從山城中屈指而計其人至葛

傳序三

氏端調每爲識之曰是必有異嘗試於落落中求之似重有憂者抑又有所專氣致志而不遑他營者居久之出一編其所纂述唐宋諸大儒言甚悉也夫葛子孝弟其天性席世家又

早薦於鄉而其門閭然庭蕪不治堅
冷孤潔卽其情性要亦古人之至者
也況復上其心神於載紀揣窮極變
日矻矻惟恐不逮哉葛子曰我兩人
可以券矣時之置我不可知而志學

傳序四

不可以無驗使他日或列端揆或居
州牧或在都邸或親蠻瘴或絕塞邀
虜或孤城樹節久不相見聞流言不
信則今日落落之中所商確匪鮮矣
乎余不文卽以葛子之自信者序其

所纂述焉蓋亦曰謹識之云爾
崇禎丙子春正下旬小弟顧綱拜
手題於浮佛寺之讀書齋



顧序五

敘

有宋中葉真西山先生脩明
正學上繼濂洛關閩之傳其
所著大學衍義一書爲萬世
人君法與經傳相表裏又以

楊序一

其餘論次古今之文目曰正
宗余幼從父師受而讀之其
正集則自左國史漢以迄乎
唐韓柳之作其續集雖非先
生全書要自歐蘇曾王之外

不過黃晁張秦三、四家而他
未之備也余嘗論古之善選
言者無如左氏古之善選文
者無如馬班兩家有左氏則
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列國諸

楊序二

卿之辭以及乎管仲晏嬰子
產叔向諸賢之論述如出一
人之口有馬班兩家則自戰
國秦漢策士之雄辭高文以
下之詔令賈誼晁錯董仲舒

司馬相如匡衡貢禹劉向父子揚雄諸人之疏奏以及乎天文五行陰陽災異之說如出一人之手後世無善選如左氏馬班者故唐宋以後寥

楊序三

寥數家僅稱韓柳歐蘇曾王爲脩詞之弁冕學古之準則舍是若無文焉非無文也有文而無善選者集之也余同年友葛端調束髮穎惠年未

二十登賢書德器重厚不佻服其寧靜致遠家庭間子師父弟師兄自相追琢舅友咸博學工文詞喜藏書因舉幼時二事夏月兄弟抵足臥徹

楊序四

夜論古事誤者罰驅蚊又戲爲師生禮高座問難以爲樂皆人倫之所希有辛未端調撤試歸閒居之日取先世所授訂錄擅左馬班暨平八家

既足以兼西山之全而嗛嗛
未滿盡取唐宋以來諸集刪
輯成書凡二十有二家以補
西山之所未備試取而論之
魯公之忠烈其節過子卿也

楊序五

宣公之誠愷其學勝長沙也
文饒之經濟類丙魏樊川之
詩賦似子雲何詎唐李不及
西京而宋室人才號稱尤盛
韓范司馬輔政興邦伊傳之

流亞也明道伊川龜山文公
象山尊聖闡道孔孟之嫡系
也氣節若道鄉梅溪龍川雖
百折而不回經術若盱江宛
丘山谷縱千條而必貫明聖

楊序六

學尊王道治統道統合而兼
任者吾尊西山扶天綱植人
紀節義事功並垂不朽者吾
愛信國至勝國之際筆削尤
嚴僅於虞劉二子斷斷焉斯

可以知端調之志識尊而鑒
遠也夫有德有言論古者而
不唯大義攸尚輦悅爲工則
昭明之選猶見譏於子瞻而
矧姚粹之流乎故余獨重端

楊序

調此選以續左史之遺補西
山之缺爲文苑之無憾云
崇禎丙子春日年社弟楊廷
樞題於遙集居



序言

文章真氣不全。乃資浮飾。乃爲浮飾所眩。雖
時代降升。與之高下。體格互異。因之虛實。然
執此論之。無可掩也。生閒居多暇。又性樂守
拙。辛未以還。頗簡時義。壬申至於大故。念兩
親旣歿。何用汲汲效顰。以媒祿仕。姑取古人
書讀之。經傳之外。頗肆觀覽。見其真氣勃發。
侃侃鑿鑿。有裨於民生日用。君國大計者。輒
條錄而彙篋中。久之漸成帙矣。然初無意示
世也。自癸酉歲。偶刻幼讀古文。稍便初學。賈
人以其行駛。續有侈思。佐以貧親之宛轉。不
肖遂不能強也。○某是編。雖據家藏舊書。爲世

所希得者登之。然非經濟大篇理學巨著。足以用當世而傳無窮者。則亦軼而弗登。若夫文以人重。則小篇時乎見收。而文章之士。能以天下國家爲念。若樊川文潛之流。又所謂志足嘉尚者。余復何敢槩置焉。

答歐師

士知泛覽史傳以紀事迹。攷沿革而不知博

序三

觀前人之言論以定一是。則遇事揆度。常不能劃然於心。而出言亦不能了然於口手之際。師心者無遠謀。而志狹者罔巨斷。此向來空疎之病。近亦有知患之矣。至於章奏入告之文。尚未日臻大雅之轍。不愈以知八股之不足備居官用哉。夫疏通之文。莫盛於宋。蓋

漢人學尚師說。專門爲貴。故意見深奇而發之於文。亦尚多巖峭險曲之致。人自爲體。無有定方。至於匡谷。迺始稍稍就繩。爾宋人則淳然惟經學是尚。惟孔孟自歸。而又代得大賢者以倡起之。故其文原本經術。曉白時事。類皆從容曲暢。粹然一出於正。而無復前代

序三

欹崎倏忽之習矣。夫調馬者。先易而後難。操籬者。始疏而終密。因流得源。未可以平近易行而不之察也。

偶與友人談因記之

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夫不讀書。是心死也。人心之靈。雖夢寐必有所用。用之以博聞強識。則日生。用之於利欲聲色。則日耗耗。

者死之漸也。少而失學者，必氣頽耄而知學者必志銳。此巧之所不能飾，而拙之所不能掩也。書壁

今之士，不知泛涉古人言論，以知文章大源，惟埋首鄉會貴人之牘，以爲衣鉢在是，得一二稍稍舒爽之篇，便詫曰：此韓如海、蘇如潮

摩書函

也。得一二稍稍近實之語，復詫曰：此真經術

真議論也。嗚呼，其亦可哀也已。東友人

余家藏書不多，較讎之事，無假倩代。又閒居寡侶，頗簡應酬。而邑門之西，郊數武，外家之別業在焉。自此而西，復二十里，則先人丘壠在，丙舍數椽，亦喻適志，非祈寒甚暑，輒方小

艇往來二者之間，其去與旋，非有如子猷乘興之樂，但卷盡則返耳。故余跡不越闌闌，而茗椀壺觴之事，殆云絕矣。東友人

若夫顏公文甚簡樸，而余取爲是集之冠，而於其集又特錄廣平臨淮二銘文。嗚呼，國之存亡，係乎節義，時之安危，視乎將相，不可誣

摩書函

已。答友問

至於篇末偶綴數語，直寄焉爾已。天下探之不窮，楊子稱一卷之書，不勝異說，觀者能得鄙志於意言之表，固幸且善。若夫質而不華，言多疵謬，某方無意於文，何所忤忌，有以教我者，不惜千里批抹而寄之，亦足借古人開

生面也。

編成乃就一時言論所及稍次第之以見敘述之意。謂之序言。至於文章之源流學問之軌則行已之大端。非聞見徧古今足跡徧天下。攷質請益徧賢士大夫。未敢成一定之論。予雖不敏。尚不欲浮文自欺。其敢以浮言欺

序言六

人乎。且此編之舉。於前輩徒以當就正之先。資用附於古之以文爲贅者。於友朋聊以當議言之發藥。兼倣於昔之以事爲標者已耳。自茲以往。方閉門自愧之不暇。又何肯復向膜外作生活耶。

崇禎九年丙子春吳郡葛璽端調甫自彙

編次諸家文集述略

文章非節義不立也。余編書溯李唐而雅抱微志。故斷自魯公始。今觀其文如議廟謚疏諫體論書法諸篇。筆力簡道。固旣颯颯馴雅矣。自而池碑壇志。纒纒百千言。乃復洸沆神仙釋氏之作。頗幾于誕。而讀者猶必正冠肅容。不敢稍以排恣譁侮之意對之。何耶。其與羅池小篇。徒供狎玩者有間矣。嗚呼。是豈復文

述略

一

章力所能致哉。循是而求之。或余之微志可少展哉。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于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人君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虞公之論。不旣當且盡哉。予家舊藏一元板本。但有秦疏劄狀而無制誥。此本爲疊山謝先生所評。無繁說

支論以得疏廣之篇。故余茲選。亟取法于是也。

衛公集。係是靜三藏本。姚鉉文粹。止錄上尊號玉冊文。及諸論。而小賦乃多遺之。中有絕佳處。獨能于楚騷六朝之外。自爲一種。托物引情。不事瀟博。而秀潤孤孑。從古未有。誠詩人之風也。故特存之。

樊川本長于詩。而爲文最有氣勢。至阿房一賦。誠千古絕調。上高大夫書。豪古不羈。可稱奇士。

述略

二

忠獻之文。當時頗自貴重。其于碑誌之請。贈送之作。蔑如也。集中公移詩章居十之七。文直其二三耳。然于稽求先世塚墓。廼反復言之。而文亦雄健有體。爭勝龍門。凡皆公得意筆也。故多存之。

文正以天下爲己任。故其文主於用世。爲國家釐弊興化。不憚艱危。一腔忠君親上愛民愛士之心。不阿不激。誠摯明盡。觀其上政府及議時務二書。雖在今

日。苟能通變其意。猶歷歷可行。非紙上空言傳世不泯已也。

溫公集。艱得全本。所行皆集略耳。予所藏乃傳家集。頗爲周備。此書得自吾鄉莊渠魏先生之裔。曾經先生手較。竟本無脫訛。亦可喜也。今所選尚未及半。至公與范景仁先生往復論樂律。不啻十數。迄無定說。晦菴謂其兩無所知。而攷公末書中。亦云于樂律初

述略

三

未之學。前所辨答。供戲笑耳。願姑置之。此後景仁及公亦不復答也。夫公豈爲曠略者。故選中不全錄以是耳。

忠宣集。多碑誌酬應之作。其間或有非公手裁者。其文純粹。有珪璧未彫氣象。原本與文正合刻。世德遐懿。何能置之。用登數篇。以志景尚。

道鄉深心大力。直節不回。晚爲奸人所擠。瀕死無悔。

今觀其文議論周詳詞旨高重浩然之氣汪洋筆墨間非血氣之剛一試而不幾于實用者所可同年語矣。

兩程夫子之文不少槩見筆力宏渾純然六經之遺非西京可匹也。至其制策上皇帝書自書傳之外決無此種。余嘗謂求文于文人之才至于極則不可得進惟修德則愈升而愈不可及。

述略

四

盱江一經術士也。其文深博高秀可稱精鍊。在自宋元祐間另一作手絕不向歐蘇喉下取氣龜山稱其精金美玉冠冕時世良不虛矣。

宛丘其指歸乎用世。雖條繁緒複不能自割愛而骨節甚堅其所取澤皆不浮。蓋深系派于西京而實淪源于三禮者也。予家舊有藏本苦磨漫不可讀得之時刻者乃爲俗手刪芟記序之文類失其末誰爲爲

之實可怪也。

山谷文字極修琢之工堅秀屈曲貌枯而神腴筆直而意折此最宋文之近漢者予瞻目之謂如江瑤海錯多食則發風動氣以余觀之然耶否耶。

龜山醇儒文字才能博辨非其所長晚年文益就繩束本出自然非刊削所致語錄多係手記故爲最勝其筆力奔肆稍見于答吳國華別紙。

述略

五

梅溪之彈文可謂至矣簡當嚴淡妙于撝括其不謂之善稱鄙事者耶御試一策引經斷義穆乎有淵古之光諸記序書答文章之盛麗何以加焉。

朱陸兩先生集余不敏敢另有合著今方沉思于異同之際未遑以文字泛論也。朱集半從荆川選本陸集則仍余手自裁定然皆十出二三未愜素志耳。余觀乎龍川之文而益信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言論

之宏奇若此而時不用。人才之生世若此而國遂亡。真可爲之痛哭流涕長歎息者哉。亦稍鯉魚。蓋甕可。以淹殺。至得一第于坎壈顛倒之餘而先生遂死矣。豈非天哉。非是疇能殺之。

西山先生之文。內聖外王之學也。言理必徵事。論事必本理。明天道。察人心。讀其時事。諸奏劄。上規國勢之重。下悉小民之隱。先事而言。視後如見。宣公以後

連略

六

一人而已。

信國之文。純是浩然之氣。抑而愈揚。亂而愈整。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志於學者。當觀其善養者何在。未許作文字觀也。論文之旨。集中諸序。頗暢其蘊。故余不贅焉。

古文正集二編選書

唐顏魯公文集

唐陸宣公奏議

唐李文饒文集

唐杜樊川集

宋韓忠獻王集

宋范文正公集

二編選書

宋司馬溫公集

宋范忠宣公集

宋鄒道鄉集

宋二程全書

宋李盱江集

宋張宛丘集

宋黃山谷集

宋楊龜山集

宋王梅溪集

宋朱子大全

宋陸象山集

宋陳龍川集

宋真西山集

宋文文山集

二編選書

元劉靜修集

元虞道園集

燕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

破東郡段子光傳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

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饋體歛

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奏等

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

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鉞賈載沈

震爲判官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真卿爲出兵六千肅宗

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奏書陳事復爲河北招討使時

新唐書本傳

卷之二

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

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

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

真卿謀於衆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問關至鳳

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百官肅然出爲馮翊太守轉

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曼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初并

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因召

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京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

貶蓬州長史。代宗立，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官。宰相元載以爲迂，俄以簡敕刑部尚書爲劄方行，管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異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譏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饒，載以爲誹謗，貶陝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楊炎當國，

唐書本傳

卷之三

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少師。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百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嬰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上疏雪已，真卿不

從曰：「若等聞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脇邪？諸賊失色。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遂謚殺之。」年七十六。淮蔡平，子穎碩讓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者，正卿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穎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唐書本傳

卷之四

顏魯公文集序



劉汝

魯公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處垢據。批猶祇節而誦習之。將以
 勸是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歿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
 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難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
 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昨好學不傳。周流天下。則不能遍。知而
 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
 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志。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
 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摭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為十五
 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
 千卷。其序一

劉原父序一

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而傳於天
 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其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原父文字簡潔。平生不肯為人作贈送序。觀此文。亦不多置美辭。其
 自重可知矣。予家藏有原父文集十卷。磨滅斷續。不可讀。故集中不
 及列之。書以志愆。為端訓。

顏魯公文集序

文章即義。天地開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興衰。端必藉之。蓋是二者。造
 物恆若有所靳。不兼以界人。夫節義苟歆。文雖工。君子止取焉。唐之文。
 韓柳最著。論者終醇韓而疵柳。非其文之弗若也。即義弗若也。當祿山
 亂作。豺豕噬。前無陸城。顏魯公首倡大順。以烏合之眾。禦賊鋒。列郡
 應之。如響。使賊進巡。不敢長驅。而西明皇得送客。待蜀雲。武受禪。郭李
 卒成收復之勳。要之義氣所激。公之功居多。比之正色立朝。公之直道。
 屢升屢逐。百折不屈。以戢其軀。公之節義。炳炳震震。若夫字片語。固
 當見用於世。而况其高文大冊。典則沈厚。真足以昭示。以極乎公之文。
 初輯於宋人沈氏。劉原父序之。留元劉七續為校輯。刻之以傳。今多不
 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於金石間者。千百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氏奉
 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
 概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於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大節並
 傳也。抑予於公之存歿。而有以得夫唐室興亡之機。方公之舉義。明皇
 聞之。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肅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
 是時國難艱。不若天寶之急。授之將可折衝。任之相能定國。使究其用。
 方岳不竊命。乘輿不搖。存獨奈何。數君者。知而不能用。用之弗久。且
 粵蓋楊炎元載。盧杞輩。媚嫉於上。而一二羣小。又構毀於下。以成其私。
 公從抱孤忠。蹇蹇不展。卒死李希烈之手。虛杞為之也。而唐之亡。亦胥
 胎於是矣。公乎。何損哉。嗚呼。是固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予何人斯。敢

顏魯公文集序

楊石溪序一

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於金石間者。千百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氏奉
 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
 概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於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大節並
 傳也。抑予於公之存歿。而有以得夫唐室興亡之機。方公之舉義。明皇
 聞之。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肅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
 是時國難艱。不若天寶之急。授之將可折衝。任之相能定國。使究其用。
 方岳不竊命。乘輿不搖。存獨奈何。數君者。知而不能用。用之弗久。且
 粵蓋楊炎元載。盧杞輩。媚嫉於上。而一二羣小。又構毀於下。以成其私。
 公從抱孤忠。蹇蹇不展。卒死李希烈之手。虛杞為之也。而唐之亡。亦胥
 胎於是矣。公乎。何損哉。嗚呼。是固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予何人斯。敢

序公集而請者之意有已嘉者不可以然故是未經較訂訛偽至不可
請誠得知言者整正而錄之則詞林鉅工別自有序述之者奚俟予
言

嘉靖二年癸未夏四月初旦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兼

經筵官致仕石梁楊一清序

顧魯公文集序

楊石梁序二

顧魯公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嘉靖調甫

葛 嘉靖調甫

集序

劉原父一首

楊石梁一首

奏狀

奏復七聖議疏狀

奏元皇帝紀述狀

疏

顧魯公文集

目次一

奏百官論事疏

議

廟享議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遜文公集序

記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

神道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制元帥都知河南淮南荆南山

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師臨淮武穆王

李公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顏魯公文集

目錄二

五

顏魯公文集目

顏魯公文集

○○○奏復七聖謚號狀

顏真卿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
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
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聖臣
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謚父臣不得謚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諡於南郊
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天也天子崩則
臣下制諡於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天也
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為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而用
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為恥多不以為榮雖美惡所歸而用
而素矣魏晉以降益不足擬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謚而考古道

顏魯公文集

奏復七聖謚號狀一

高祖設大用諡制太宗繼曰文用周道也名正理順也高祖之謚
中政在宮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祖之所宜也
泉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折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
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
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已之詔教高祖
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已注之失亦已明矣竊應中二聖山陵
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
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廢
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固循其事而無
故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視之以為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

長安七聖謫遊快二

• **X**

2000

美端

顏真卿

和泰公人集

奏百官論事陳一

矣。陛下何不深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說人也。因誅絕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舍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俟於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藉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闕礙。所以防壅閉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托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聞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壅闕之禍。皆權臣誤。上不遵太宗之法。故也。使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拜

於聖躬蓋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所百姓尚未
彫獎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違相杜恩莫肯直
言大同三司不安及側逆賊敬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
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今相州收散東都陷沒先帝
繇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
下豈得不日開謙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諫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
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克奔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
宗之理可親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雖進易退繇此言之朝廷開不謹
之路猶恐不言况懷戚愍令宰相宜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
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此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相口結

顏森公文集

奏百官謝事疏二

臣○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固○忠○復○起○矣○凡○百○官○庶○以○為○危○殆○之○期○又○起○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雍○李○林○甫○揚○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自古未有言熱寒而危殆不隨之者。故諫官之設。所以制宰相之不
消而專權者也。三復讜言。可為金鏡。荀悅明

廟事議

顏真卿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遠。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同宜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祫同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附藏於德明皇帝廟。其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於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履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苗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宗之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弟也。請依舊祭議。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衆諸祖宗。進左次。右穆。

廟事議

顏真卿

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是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明德廟。斯乃季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禮生於情。屈已伸孝。先王之所樂也。允為定論。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歌詠。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勳。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係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聲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末。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故也。漢魏以還。雅道湮缺。梁陳斯降。官體率興。既馳聘於末流。遂受噴於後學。是以沈休復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觀。虛黃門之序。陳伯道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微昂。頽波難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祖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絲俗。桑間濮上。胡為乎歸。古之時。止始皇風。真獨乎。凡今之代。益不然矣。其或試彪炳。郁郁相宣。肩期運以挺。

顏真卿文集

孫文公集序一

生於寒微。而肯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述。河南軍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采。故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奧。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跡。而高情四遠。羗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道。獲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這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將撫燕股。既今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虞子也。

范成草詔曰、西校字給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崇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伯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繙寫其集、齋以諸公托知己之介、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文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裁選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八甲者一十六人、校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與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樞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遺二朝之氣、多有散落、子宿終成等風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誦讀、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約

孫文公集序二

三

石室也、真卿昔觀光於天府、寶衡公之獎擢、見今為序、豈完端化、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閭閻、卷存諸列傳、此不復云、此文起手絕有片段、敘孫公文皆品格、全是借賓形主、作文士集序、只應如此、葛端胡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顏真卿

子探狹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啟宅、憩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即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來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恭然不替、僕因問張公、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裴家月餘日、因與裴敬從長史、言話散却、迴京師、前請曰、既承兄大獎諭、日月滋深、風夜工勤、勵於翰墨、僕得聞法要訣、終為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時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深沐而

顏真卿文集

張長史筆法記一

書

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玄妙、難安傳授、非志士高人、不可與言、妙也、書之求、雖止、改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筆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染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為未子知之乎、曰、豈不謂以未成畫、使其鋒捷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過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畫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外輕過、亦謂轉角為開潤通之謂乎、曰、決謂牽製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為牽為製、決意從

鋒使不快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
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
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不足之謂乎曰巧為
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
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感之
令小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子言頗近之矣
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奇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
元常迹跡皆不暇記筆法之妙遂爾當同獻之謂之古肥也謂之今瘦
古今既殊肥瘠頗反如自省曉有異氣說之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
神肥瘦古今豈易哉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筆鋒巧形容
顏魯公文集 張長史筆法記二

及其偶意筆字緩辟猶是奇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悅本為馬又
子教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教者盡虎也學元常者盡
龍也子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歟倘有巧思思盈半矣子
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
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
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悅不
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良其次諸變通懷縱令規矩五者備矣然後
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曰子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
吾聞昔日說書者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於諸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
泥畫沙思所以不悞後於江島過見沙地平坦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

利鋒盡其勁險之狀明利端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泥
若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
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
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子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改書之
術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敘書法詳盡而文特奇古其句法嚴峻險峭細玩之當有所得不可
置也 易端胡

顏魯公文集

張長史書法記三

○ ○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僧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
 神道碑銘
 於○藏○逆○鱗○劇○上○直○牧○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况○乎○文○包○風○雅○道○
 濟○生○聖○境○一○言○而○天○下○倚○平○舍○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
 惟○廣○平○公○乎○公○諱○瑗○字○□□○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
 升○紀○吏○部○尚○書○叅○知○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
 傳○高○祖○元○郎○定○州○四○曹○曾○祖○弘○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樞○陽○令○父○公○撫○衛○
 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四○曹○至○於○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克○量○事○也○
 許○公○蘇○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烏○賦○丁○尚○書○府○君○憂○
 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有○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來○而○
 顏○魯○公○文○集
 宋○廣○平○神○道○碑
 顏○真○卿

直上條忽驚悟。猶若下在胸中。自後□藩日新襟懷。五十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避而覓之。自亥至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官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第。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禁達。跪奏云。家才山東。頗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趙出。后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兼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平親曰。吾比欲優爵自免。不

兩要近。朕至於斯。其散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
 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
 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
 危。內史令叔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
 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二監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
 至於日晏。敕使馳救之。公不偕。已而罷。又令詣公。請罪。公拒之。後介憐
 恆。二監來弔。公辭曰。責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愆公二監。又欲
 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仲龍之興復也。公曾佐其謀。及當
 時庸議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過當。
 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當道張王武

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王元謂之曰當令復子朝拜三思以侯就
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玄宗
將幸西蜀深虞北鄙乃兼簡較拉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
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
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
自若俄而真拜特杭州又復遷相州尋入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隆初即景雲元年也是年六月甲申改元應
景雲之前故曰唐隆初年五月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
相表純言之故曰景雲
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花萼門內坐步檐中觀事
臣以此皆相先也其敢先言公或氣詰之曰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

主也。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終。無何。復拜銀青光祿大夫。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此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此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驚多據。洞不省公之下車。無敢不從。彼之風俗。純與舊不同。能此。星錄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林變以陶。元千。愛。齊。萬。瑞。皆。與。於。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勳。召。公。拜。恩。而。就。馬。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勳。以。將。軍。資。辛。泣。訴。於。帝。帝。嘆。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號。侍。中。明。年。卒。

續漢書

宋廣平神道碑三

洛陽至三。喻。此。道。險。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領。使。中。官。公。坐。常。降。點。公。奏。曰。必。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戮。遂。命。公。捨。之。公。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絲。於。下。臣。請。使。止。待。罪。然。後。伴。其。還。上。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諸。既。而。又。今。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賜。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丹。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不。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尚。廣。平。都。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監。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狀。故。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屏。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說。悉。當。連。坐。公。以。終。姻。故。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亮。梁。之。外。一。切。原。免。天。下。飲。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岳。出。將。明。心。材。備。

漢廟堂之上。鏡。機。朗。徹。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論。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決。背。其。為。通。時。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視。省。以。戒。終。身。因。賜。絲。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裁。議。不。常。存。莊。與。故。戶。部。尚。書。王。琚。為。吳。道。之。交。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無。不。稱。五。日。堂。賜。鍾。乳。命。騎。歸。車。或。以。為。上。藥。異。殊。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猶。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慈。退。二。十。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金。馬。絹。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禁。王。琬。勞。問。者。數。回。自。後。計。

續漢書

宋廣平神道碑四

便。後。來。實。貴。不。能。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卒。公。年。九。百。歲。疾。在。床。未。旬。明。教。里。第。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嘗。幸。延。禧。太。尉。議。曰。文。貞。公。時。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祥。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裴。之。女。許。慎。崔。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容。講。公。而。後。允。終。脩。老。焉。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錄。訪。使。太。子。左。諭。德。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武。肅。或。文。或。樞。或。義。克。為。前。烈。以。休。令。聞。以。成。實。歲。五。月。二。十。九。日。度。奉。遺。約。歸。葬。公。於。沙。河。

縣大尉卿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附焉禮也唯公間氣降神應則
出知禮度天機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東大匡之節寒電憑怒
盤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於色泰迫簡抑雖常情之所
易志深真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當責不難行其道而或生弗替
非夫舍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於造化則何以異乎乞所謂
振古之元龜皇天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克塞寰宇公之謀猷著
明日月大曆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惟道感美不遠求索以真卿天孫扶
文功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
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額備於論議謹邀吏部員外郎盧撰所上行狀
略陳萬一多恨缺遺其辭曰

續齊公集 宋廣平仲道碑五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敬子分疆詞指正則尉與之
門紛紛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為生丞相作我有唐文明絕代教烈
堅剛恒衡間氣星辰降芒巍然山立鏗爾金鉞忠孝之威人倫之綱無
夥能文夢島發祥通夕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
二軺琅琅賦噴梅苑篇美松長蘇公號稱才必佐王滿歲說詞試言高
曠登閣翻展懸列繡裳遺跡天官如圭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
中丞威被莫當志除五使廷勅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
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望宣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生讓事執屠羊
二鐵還曹諫議是直裁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闥時雖夕郎悉心紀
正廣績成康三思惟吁帝寵干常貴之既第慈懼歷元左曹攝塔大南

于襄兼刺貝立朋辭雁行三思攝塔公獨倚牆處之不作轉神于阮阮
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訂謨廟堂俄兼宰相亟縮銀黃玄宗登儲
鎮國是遯潛謀廢立謀謀相翔厥男挽改累奏懲決奉臨楚邦為察冀
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庫互相烈烈尹京橫總旋臨建德欲淮南兼但帥
成院茅提是張公頌德雋永其棠所忠來召拜命即長略無失言帝
用武撤我司刑吏八座柳楊兼監黃樞鈞軸是時匡邪塞塞終始沈沈
乃拜儀同允鑒保郭河東聞故汗洽流榮狂監犯關馬乘既成命公履
臥成脫死乃乃步石換謹論決決每龍王君豈常於莊慈車告老庶保
康強方崇積醕孤快繼繼天不慈遺妻捨壞渠一人震悼凡有淩涼市
既羅賈泰仍絕體乃贈太尉飾終禮湯廷獎沙河羽儀大矣國朝顯祖
續齊公集 宋廣平仲道碑六

河尹獲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猶氣舉世嗟嗟
苟存稍軍樹綵綵連同吁覽廣平宅此不賜孝孫其其
堅矜第古紫相
以象公之文寫廣平之狀正人成事不容有兩銘語總括碑誌之要
不隔不棘是為正體後世寥寥數言以示深渺者視此可愧矣
詞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荆

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

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於肇敏之業南成發制東

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

臨淮汾陽東武忠義之資廓清河朔保人王宣其載三聖天下之人

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皇左威

衛大將軍出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令郎祖鴻臚卿兼棣州刺史府君

諱重英父實廐將軍左領右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前開

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累葉將邊愔威後子出

頤集公文集 李昭淮神道碑一

公即前公之第四子也體操之性秉弘毅之勇勇元子也敏生

知禮度謀勇遠默識中深傑出經武之才贊為興王之佐故能東延

北伐厥難康屯旋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之望社稷威靈公之謂

欽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為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

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前公配

焉後果生公六年六歲嘗撫腹而遊前公視而語之曰兒勿更爾公振

手而起遂絕不為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於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

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督府長史尋

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慈肅

有慈有威公下色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海

讓之責故能濟其勳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加左清道率兼

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載充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

游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罷封前郡開國

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

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為安思順朔方

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為婚公辭不獲免遂託疾辭官西平

王哥舒翰聞而建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年冬十一

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騷然朝廷肝食幸求號制之將爰統屬揚之師

明年春正月起公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

丞持節充河東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

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止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

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

郡前是太守顏果卿長史袁履謙殺祿山土門使李欽湊捨其心腹

高適何千年為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果卿履謙為史思明所陷我

士死者殆藉千源池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塵因慟哭以祭之

公遺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思明正國饒陽馳來拒我公屢推

臨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今尚書令汾陽王郭公于儀悉朔方之衆

與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于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敗之斬獲萬

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寇無計歸却于祿山祿山太怒遣使

責屬臣聞不守肅宗理兵於靈武盡遣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處

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惡來攻累月不克而退公自賊逼成於東明角張帳次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年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師策數撥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戶公弟七進亦以繼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洛陽屢欲殺進道公弟八亦封相州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於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煙塵亙天諸將皆以為賊軍大至遂南渡黃河公至則無見矣乃歸於太原是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為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元天下兵馬副

顏魯公文集

李臨淮神道碑三

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於汜水用濟獨乘上馬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夜逃北無貫而前再宿過至秋毫不敢犯公赴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強旅以至東京移牒留守及官吏等悉皆迎避公獨與麾下赴河陽橋賊先鋒已下倒懸坂公至石橋命東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敵近思則朱至賊下請見公於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篡也一身必以此國家之患爾為逆虜我為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於汝手汝必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贄悉河北之眾萃於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眾頓於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從奇計絕其盛

而大破賊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瑋王殺獲略盡贄僅以身免收軍資城不可勝數思明心悔氣索煙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為賊者危事賊負難必爭臨陣常置伏突於執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西向拜拜因戰歎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三年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攻拔懷州擒其偽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於邯鄲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卒屯於恒縣遂引過請罪懇讓大尉肅宗不許進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一日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山南東荆南五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義東部山之捷圍逼中安等一十三州

顏魯公文集

李臨淮神道碑四

自領精騎討李希於宋州公之將史時亮懼讓南徐揚州公謂之淮城池平臨不堪鎮遏不如往赴彭城俟其東寇請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起徐州固召四神功宴慰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邠外伴先飲以寵之今麾下隸於其將喬山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山特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乃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寶曆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藏大廟仍圖畫於凌煙閣冬十一月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東都病疾漸劇公知不起使使齎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於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聞以侯事公曰吾久在京中不得就養今為不孝子矣夫

後何言哉。因取已封布絹各三千疋。錢三千貫。需麥以分遺將士。眾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遂以其布為公製服。庫中哀問。至上都。上痛悼之。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恸而絕。終方蘇。上使開府魚朝恩就寢。欲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二月太常議行。送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氏。眾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教中丞榮等。皆保家克荷。備開詩禮。無忝厥過。庭之訓。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泣而浴於王母。度宅公於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威公以吉甫大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胡構紛。藉朔方編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忌明挫銳。於恒定。鎮山絕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同冀破周。費於。李臨淮神道碑五

太清於草檄。走史朝義。叛漢之衆。於梁宋。救僕同現。已危之軍。皆事出意外。虜墜計中。天下無聲。旋之患。皆公之力也。公兄遵宜。遵行仕至將軍。服弟光瑛。並不幸蚤世。次曰光穎。特進鴻臚卿。皆有才略。見稱時輩。季曰光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國公。清義表微。沉謀絕中。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時。仗義分關。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帥。獨開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禁羅。君親入侍。猶惟峨二。猶子泰階之上。歸聯絲服。頓雙節於高堂之下。斯欲未。劇遺恨何居。昔斛律丞相與弟並州同務。烈於北。將拔行臺。與兄荊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義烈。各懋勳庸。而風樹寂寥。偏隅隘狹。北之戚族。事則不伴。真卿昔守平原。因於。錫紫公。能止。獲保餘生。束帶與居。空想北平。

之禮。操觚論撰。敢墜中郎之辭。銘曰。錫胡羯狂。倖援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興王。維此臨淮。萬夫之望。爰初發迹。同或弗滅。出入忠孝。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末造。河朔恒懷。天子命公。經營冀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節。祿山震惶。潼關勿帥。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函于襄。應變如神。山徒靡亢。介佳入覲。台座用光。俾公東征。北國是皇。長圍難下。望入河陽。粉斬巨魁。定激龍。驥淮潰鎮。定徐土。錫翔。服田蠅屈。料現鷹揚。不有裨具。斯戲。強弟兄。同時東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旗常。晨趨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展。此百祥。素軀反。莫白驥局。箱箭鼓悲鳴。用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生榮死哀。身歿名揚。渭水川上。檀山。路。倘惟餘豐碑。突兀連岡。壯來必。李臨淮神道碑六

李臨淮神道碑五
公之臨淮本傳功績明。無遺造。如此大國傳記之。而。法也。葛端胡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自○古○遠○盛○名○而○功○不○立○都○卿○相○而○名○不○稱○者○蓋○有○之○矣○其○或○荷○不○構○而○
總○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揚○前○烈○以○承○後○昆○其○惟○徐○君○乎○君○諱○
秀○東○海○郡○人○也○其○先○出○於○伯○益○實○掌○舜○虞○裔○孫○偃○王○躬○行○仁○義○遂○因○國○
命○氏○焉○厥○後○樂○以○文○侍○金○門○拜○以○禮○優○歷○相○係○人○寄○傲○於○賢○臣○俾○長○首○
冠○於○應○劉○英○達○相○仍○有○自○來○矣○宋○有○中○書○侍○郎○遂○之○司○室○美○之○兄○在○書○
監○欽○之○欽○之○子○尚○書○僕○朕○中○書○令○湛○之○湛○之○生○黃○門○侍○郎○幸○之○幸○之○生○
齊○太○尉○考○嗣○考○嗣○生○梁○侍○中○挺○挺○生○陳○五○兵○尚○書○君○枝○君○枝○生○升○陽○戶○
溫○自○司○室○已○還○四○為○上○公○五○降○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唐○贈○祕○書○監○諱○
恕○監○生○金○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禮○部○尚○書○諱○尚○書○生○庫○部○郎○
顯○事○公○太○集○
朝議大夫徐府君神道碑銘一

中華年令太子詹事諱昕皆以威德濟美矣于世家君即詹事公之子
也○勿○而○聰○悟○為○學○能○屬○文○事○總○親○以○孝○稱○十○餘○歲○時○父○友○鳳○閣○侍○郎○
元○崇○示○君○五○百○字○詩○一○覽○便○誦○施○公○奇○之○因○謂○約○言○伏○公○曰○徐○子○味○華○
玉○潔○後○但○不○知○命○何○如○年○十○五○為○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倫○期○
再○試○東○堂○辟○書○賦○公○是○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調○補○山○都○縣○尉○
克○相○國○尚○書○趙○彥○昭○朔○方○節○度○判○官○以○事○去○職○又○歷○蔡○州○參○軍○為○御史○
宋○遙○閣○內○覆○因○判○官○公○銳○精○鞠○訊○多○所○全○活○宋○公○以○為○言○公○正○色○謂○之○
曰○僕○從○祖○父○司○刑○卿○天○校○中○詳○理○究○獄○振○重○者○七○十○餘○家○今○子○孫○倚○國○
於○襄○陵○豈○忍○為○東○濕○之○事○以○自○便○也○因○頓○首○請○去○宋○謝○而○留○之○無○何○或○
松○寬○于○執○事○者○召○公○問○狀○則○他○判○官○之○為○也○宋○欲○刺○白○徐○公○公○曰○僕○

不○才○豈○可○藉○人○之○過○以○為○己○功○乎○論○者○休○之○戶○部○侍○郎○徐○知○仁○請○為○招○
慰○南○望○判○官○奏○課○居○冠○轉○瀘○州○司○法○參○軍○侍○御史○趙○順○貞○辟○宣○慰○判○官○
歷○湖○州○德○清○長○城○潤○州○甘○陽○三○縣○今○天○寶○二○載○春○二○月○加○朝○散○大○夫○秋○
攝○新○安○郡○別○駕○採訪○使○徐○潯○梁○升○卿○並○奏○為○判○官○六○載○秋○七○月○拜○臨○淮○
郡○長○史○加○朝○請○大○夫○九○載○夏○四○月○除○濟○南○郡○司○馬○加○朝○議○大○夫○十○二○載○
春○三○月○拜○信○都○郡○長○史○不○幸○感○疾○天○寶○十○三○載○秋○七○月○九○日○終○于○郡○之○
官○舍○泰○秋○七○十○公○先○世○塋○壙○宅○於○京○師○少○陵○原○詹○事○府○君○巡○按○河○南○
於○洛○汭○因○築○於○魏○氏○縣○西○南○大○冠○原○公○殯○手○足○也○顧○命○其○子○今○侍○卿○大○
續○曰○吾○家○代○儉○約○不○欲○華○衆○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束○皮○附○先○塋○願○泣○
而○奉○之○及○其○葬○也○塋○小○無○便○地○於○次○東○馬○鞍○山○下○得○然○龍○依○龍○岡○之○左○
顯○事○公○太○集○
朝議大夫徐府君神道碑銘二

龜○龜○從○也○夫○人○南○陽○縣○君○樊○氏○戶○部○尚○書○子○益○之○曾○孫○衣○州○判○官○之○父○
之○孫○廬○江○太○守○李○仲○之○女○仁○孝○柔○明○閑○于○禮○度○左○右○國○史○雅○善○琴○瑟○中○
外○孤○弱○躬○自○收○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於○相○州○
之○安○陽○天○寶○十○五○載○秋○八○月○十○有○四○日○薨○遵○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
廣○德○二○年○春○二○月○皇○帝○有○事○於○南○郊○遣○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判○
史○夫○人○南○陽○郡○太○君○益○以○續○傳○白○筆○于○赤○墀○董○財○賦○于○已○謀○是○用○有○永○
錫○之○寵○紆○褒○崇○之○命○哀○榮○之○感○不○其○至○矣○君○九○四○為○綱○佐○六○奉○使○軒○所○
至○之○邦○必○開○異○績○天○下○之○政○事○莫○不○咨○折○中○焉○注○事○清○貪○室○無○長○物○孤○
焚○荒○卒○皆○仰○于○君○既○嬰○沉○痼○之○疾○綿○歷○三○載○續○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
吉○君○曰○合○門○之○資○有○寸○種○也○今○疾○劇○命○也○吾○不○以○一○身○易○百○口○竟○不○從○

而既識者哀之。或謂君曰。吾奉養慈母。用度為錢。帳諸姑。緣絕五兩。姑見君笑而不答。退謂續曰。吾見其無孫。不見其慈德。教義之士。有以見其用心也。君怡然。寡欲。雅好攝生。在新安或指靈叟于洞。君齊心四日。果入其阻。而後親之。訊其孫。來陳思王東閣祭酒蔣觀也。說魏時事。歷歷可聽。君稽首而新之。史曰。從我乎。必可度世。君以王事靡盬。退而辭。馬比迴顧。則為草茅矣。初。君上計。濟南展羣祖之墓。松檟森然。微歎莫紀。皆居論。誤以成先德之不忘。□□繫是舉也。嗚呼。君體聰穎之上。姿恬曠之美。度寬明足以濟衆和義。足以長人口。絕芳言。目無頑視。立身先張仲之志。與朋朋子路之言。內行可以質神明。清規足以勵風俗。宜其手胡考荷天之寵光。輔乎漢之得人。高視乎周之列位。而道之將

續事公文集

朝議大夫徐君神道碑銘

喪命不偶。得屈與于身。前俯視碑于後。行足嘆也。春秋齊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于下士。卑僚絕屬。於天潢戚里。豈此夫登台者。四世尚主者。五人規耀於數朝之間。蟬聯於百代之下。可同年而語矣。續懿文懋學。峻節清操。天寶末。陷居賊中。為偽命連辟。辭疾不起。謀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為部曲所發。遂遭禁詰。一日之中。議利者數焉。俄而官軍大至。賊黨奔北。繼是獲免。乾元中。奉使已渝。屬段于瑾構逆。汰輩十人。皆被屠害。以續高名。欲留同惡。期之以死。承制不四時。謝道微求之。不獲。命續至之。邦必荷仁信。如期而平。則□□將紫必復之矣。穿山。續朝之望。俾銘功伐。敢墜斯文。其辭曰。益為帝室。倖不異途。世表東海。其惟徐乎。或文或武。或格或儒。佐美後

尼厥德不孤。荷那都督。克懋遠圖。邦國四佐。輔軒六組。樹椿長世。此道為徒。爰觀此光。無寧集枯。仁義都盡。玉瑤易珠。吁。誰人紀。莫展嘉謨。為鞍山北。龍乳岡。隅於焉崇。附先志。靡渝豐碑。崔龜宰樹榮紆。功績至微。而敘述不乏。古雅。葛瑞訓。

陸宣公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詩
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與語三日奇之請爲志年交既行餽
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贄贄不納止受茶一串以書刊拔萃
補渭南尉德宗立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
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贄
出贄言皆效從符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
百贄初不經思遠成皆周盡事情帝倉卒變故每自起
新唐書本傳 陸宣公一

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帝又問
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
擢考功郎中時賊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
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謂空痛自貶勵不宜益
奚名以累謀德會與元赦令方具帝以案付贄使商討其詳贄建
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始帝播遷府藏委棄
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
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李懷光有

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事與神策不睦難以戰李晟客
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必反宜有以
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
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快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
須之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歎
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
諫止之德宗在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當時謂
之內相遷贄爲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
新唐書本傳 陸宣公二

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伺然帝亦不能容其
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
始紛紛不晚哉今願望兩端是乃夫誘其衷歸通塗濟大業也帝
釋然盡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贄
曰官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
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凶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帝不復
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
勢語多張皇察其私情頗似覘覘贄諫宜推誠不可畜疑初劉從

一、爰、公、輔、材、下、不、逮、贊、遠、甚、位、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以、喪、解、官、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天、下、屬、以、爲、相、而、贊、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

蕭唐書本傳

陸宣公三

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舉、人、下、材、乎、班、宏、判、度、支、宰、官、贊、薦、李、巽、帝、沒、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贊、畏、慎、未、嘗、通、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中、州、別、駕、後、稍、思、之、後、薛、延、爲、刺、史、諫、言、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

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也、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益、贊、有、助、焉、帝、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退、他、恤、乎、旣、放、荒、遠、常、關、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諂、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贊、所、陳、似、詳、奏、議

新唐書本傳

陸宣公四

唐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文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極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俟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氣、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摯、字敬輿、吳郡烏程人、梁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歷列鎰以衆貨、數為賁、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薪薪一事而已、是

陸宣公奏議序

陸德輿序一

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繇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謫翰郎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伏、不謀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引過、以感人心、管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羣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亦牙宣力益以資文德順心之助、馬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

拜諫議大夫、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危從行在、輒隨召、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諛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在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歸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詣陳陽之柩、附並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將道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交善、韋令每月置酒、公奏而受之、朕聞、須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親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飲、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寶器忌嫉、故緩之、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事入侍內殿

陸宣公奏議序

陸德輿序二

行家知過、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諂之上、恭物大、公臨庶政、失其大體、勳與公違、故使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說反或說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制決、不與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寶器、納劉士寧之賂、為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蔡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數回得幸、害時靈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立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公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易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贊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

致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吾面、反覆熟讀、如共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
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文載東坡集中、殊似宣公、想當日亦曾有意就為之者、蘇軾編

陸宣公奏議

蘇武寄至卿列子二

陸宣公奏議進目次

吳郡 葛 鼎諫調市 評輯 弟葛 嘉宏調市同輯

集序

權德輿文集序一首

蘇軾進讀列子一首

奏狀

論閭中事宜狀

論教選車之祿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陸宣公奏議

目次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重論尊儒狀

奉天論救書市條狀

奉天論罷與給林改轉狀

奉天論請數封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請深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奏李建徽傷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與元論請優獎忠環所領將士狀

與元論解蕭淑狀

與元又答論蕭淑狀

與元訪績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與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與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與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與元論渾城詔書為取散失內人名錄狀

陸宣公奏議

目次二

奏為請選官開論發日狀

請釋道貴九官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請許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

請頒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請還回諸所寄撰碑文馬鎔狀

請依京兆所請析約事狀

論朝官開員及刺史等轉改偏序狀

書

論裴延齡姦害書

條奏

請兩稅以布帛為限不計錢數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為課績

論徵稅期限迫促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陸宣公奏議

目次三

陸宣公奏議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源委與同道
同不與亂同趣固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之失則則此時
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有柄立國有大權行之必強夫之必將是則應代
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
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昔成以昭德編廣則元后重以取
輕則特則特威則德失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敗則之
門也陛下天錫勇智未期削平忿茲暴逆整旅奮伐海內震蕩莫敢不
居此誠美王於亂物不待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當矣所可
陸宣公奏議

執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取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威務急於
機竭國以奉軍餉中以資外倒持之勢公又以馬臣是以疾心公任不
覺矣發難喻顧問之旨深則憂危之端此世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
之今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鑒焉臣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
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
者臂大於指故也王歲者四方之木也京邑者又王歲之木也其勢當
今京邑如身王歲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廢則不危斯乃居重取
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
前代之制將天下紐元委之京師使即縣兼條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

實之選其賦役則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
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咸入備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奉天下不敢關中則居重
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府衛廢散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
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而天兩京不可尚賴賴制頗存典刑強本
之意則忘公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
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慈初夷總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
空生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邊之東進是皆失居重取
輕之權忌深根固柢之慮內寵則外失外失則內危則所謂為成於新之
時制市雖析事變可慮頃更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故一朝之志陛下
陸宣公奏議

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振邦
宸居咸邑其全宮廟無宵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是以見天意
之佑聖靈保佑深矣故示大徵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天心下察時
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德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
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鑒已有成器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
使邪懲艾注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足時關中有朔方洛原隴右三帥
以扞而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此虜此四軍者皆繫於一士馬精
強又徵諸道戎兵每歲歲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道其奔衝京師戒
嚴此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儀殊都泰茲昆夷備陳毒義米國來寇
各及成綿會渭既深厚亡幾武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是兵疲

如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休無句。具言京華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有。會同。諸道。朝。奉。卸。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關。雜。酒。抽。其。餘。商。賈。各。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其。已。輸。者。毋。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倘。無。從。而。作。朝。廷。錄。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務。無。易。於。此。

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東。成。詔。問。策。安。出。費。以。兵。窮。民。困。恐。剝。生。內。變。乃。上。此。奏。及。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帝。不。用。後。有。汪。承。休。卒。之。變。皆。效。三。代。以。下。以。天。下。為。家。則。居。重。脚。臨。實。百。王。不。易。之。要。略。也。安。而。忽。危。野。有。微。而。知。著。至。於。事。後。始。追。服。先。見。之。明。不。知。其。理。其。分。則。中。事。宜。狀。五。

此。可以。轉。平。不。窮。也。易。於。爾。舉。此。文。詳。明。切。中。不。失。不。失。不。失。

○論敘遷幸之難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欲。說。溫。原。板。平。警。紀。宮。闈。及。初。行。幸。之。事。因。自。起。責。辭。言。過。深。且。奏。云。陛。下。引。致。在。躬。誠。免。拜。至。德。之。意。臣。切。有。所。見。以。為。致。令。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體。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祿。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蒙。游。豫。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令。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跡。言。無。可。覆。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列。廷。因。循。久。務。安。養。事。多。懈。弛。使。關。會。朝。陛。下。神。武。純。天。將。聖。區。宇。乃。令。將。帥。四。征。不。庭。臣。實。言。奏。陳。論。敘。遷。幸。之。難。狀。一。

光。武。繼。緒。遂。將。總。亂。兵。連。樹。結。行。及。三。年。與。師。四。方。無。遠。不。登。父。子。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雖。然。而。關。里。不。行。矣。服。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畢。復。命。加。徵。加。徵。既。彈。又。使。剝。配。剝。配。不。足。於。是。權。舉。之。科。故。奉。休。之。法。典。禁。防。滋。章。條。月。繼。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吏。無。厭。於。追。呼。責。血。獨。於。苦。痛。市。井。悲。苦。室。家。怨。咨。地。無。餘。息。而。羣。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果。遠。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再。又。務。因。私。收。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則。元。勳。青。殿。之。門。所。謂。將。家。者。皆。號。師。無。救。之。縱。是。乃。當。蒙。親。委。或。著。忠。勞。誰。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

昔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末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熱誠不解體加以聚歛之法教下尤嚴部第侯王咸皆受此律販夫婦畢其終後資而不見侵近而不見異其為情或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與發無已率情動搖朝野驚然而京邑閭閻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作斷出於太速睿察失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持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者則多信於物而聽度之除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憂易上而情則存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隱隱同慮惟陛下穆然凝慮獨不得聞至使完卒致行白宜化閭閻重門無結草之梁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陸軍公奏議論取還幸之錄狀二

則際同人揭離我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諍諍之責有備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者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歸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膚淺凡是占其必虧即不涉其源派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致則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允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殷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憊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九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始者功

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山得夫之象此夫易之為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所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錄韓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又天命歸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以有物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收以取禍禮也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言得衆則得不陸軍公奏議論取還幸之錄狀三

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歸人不歸天也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理譬如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興衰大略可紀人事理而天命降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者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洄漚靡定上自朝列下逮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淫原叛眾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繇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誤失建將來之公圖拯宗社危劇億億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幸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焉

陸
嶺

奉天論奏當今一切務狀一

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欲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兵
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賦則
懼乏軍用今必不從兵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
有所未創意有所未從雖就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
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
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
將欲平禍亂拯陷危恤黎蒸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
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從之意副惟
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志於中
不意乎百廢又患於君臣道隔鄰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昇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二

而勿去其非有謀欲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與事能而行之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拯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速歸心就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謫為謳歌決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廷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愿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莫甚於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違德宗問輅以當今切務輅以向日致亂繇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採下從諫乃上此公

反復婉切繹而不厭萬端調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匪逆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
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倚陛下知己之過。感陛下
下恩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檢。不以喜怒上虞。誠恐
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具上陳請
逾羣臣。稍與親接。廣諮訪之路。開陳諍之門。通推轂之情。和採拔之道。
自獻答奏。進疏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付
量。但務竭盡。恐備辭理。塞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願
續冒。豈不慙惶。益犬馬感恩效之心。瞻瞻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
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政。
臣宜公奏後

言理道所疎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
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聖
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
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
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
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
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
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繇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
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陵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
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

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水即人。
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
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放。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
純純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
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戒
也。夫撥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或成敗。莫若
於已行。自皆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榮枯可徵。與眾同欲。靡不
與達。衆自用。靡不廢。從善如流。諫諍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
德。則曰。稽于衆。捨己之功。數舜之功。則曰。明四聰。言務同。欲
臣宜公奏後

序禹之所稱。典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遂湯之所以王。則曰。川人
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
王克。股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克舜禹湯文武。此六君
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威者慮
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色怨於中國。欽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
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其
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
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前史載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
以飾非。言和過也。今得失於已行之速。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後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其安遠邇道施人倫武略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刑平而在躬以明威臨臨以嚴法制斷派
獎日久浚恆太深遠者驚疑而沮命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
罪之態生君臣意平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
慮欺說故森嚴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
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
列事奏陳軒輊之間且未相諭字宙之廣何繇自通雖復倒對使臣列
延軍輔就殊師錫耳與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違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緣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
起僚也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
陳宣公奏議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五

注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
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波當今理亂之繇昭昭如此未有不興
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金諸殺於偏信濟美固乎納諫虧德難乎自賢
善始本乎憂勤失金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
循太宗創業之規嚴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還幸
之所繇則何以早聖懷彰令聞新遠通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
訪及庸鄙敢錄私議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智愚有分信非可
移至今奉奏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款以聞臣某惶怖以罪
謹言○前狀既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故又上此
指論今皆稱引經史勢如黃源非千里不一曲也萬端調

○○○重論尊號狀
右某等奉宣聖旨仰祈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煩小
有改變亦不必執滯不信仰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
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者地以養人理
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號雖極美之大名難欲變更更
諸於此故伏希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尊神聖者也天下
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或曰王一字一稱
不無高湯繼興與非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應泰矣於朕同而名篇
於義傳無皇與帝始終稱之漢及後代尊號之君乃有配劉天之號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當其號無補於微歟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
惟軍公奏議
重論尊號狀一

而損之有損於時古之為帝之號能納納之哉得失不作居於上
況今時遭屯否多難前雖九宜懼思以自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安
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從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
人既好強天亦助順陛下能斷自宸鑒發德音引致降名漢自起
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
高德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典廣典煥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
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
何怯而不革反欲加元號以受實惠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
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遠孔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
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

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賤職。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救其愚而監其理。惟明主行焉。德宗以更改名號為應天之舉。而公以謙順損抑為低天之實。是真能酌量情事。使昏主心折者。葛端綱

陸宜公奏議

重論尊號狀二

○奉天論教書事條狀

陸 軾

右。陸軾。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教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竊懼其所見不周。氣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全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所常。辭不失舊。用性平。皆願以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終者。不可以常語論。自陛下制承大賓。志望中區。竊用甲兵。竭取財賦。昨庶未達。於勤勞之古。而怨咨已深。民瘼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總起。後以刑誅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能。情志多變。乃至變生都華。盜據宮闈。九廟鞠為茂草。六師出次。於年色。多通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遺骸尚陸宜公奏議

奉天論教書事條狀一

存。裂土假王者。四充。天借帝者。二監。又有顧瞻懷戚。故後實。其。實繁。不可悉數。皇與木。後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則。窮者。未假。郵。節。抑者。未克伸。將欲舒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先。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信。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親。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股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周。空。陽。鬱。湮。不可不同。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藏。瘕。使天下聞之。靡然一變。若故重昏。而暗。明。耀人。待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

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故大至精止於知過言善術預聖慮更思
所難易曰聖人成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成者誠於心而形於事人或
未喻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逾本於至誠
乃可求成事或末踐則如勿言一辭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
志乃施於群庶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惜之無苟指言以重其悔言
先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
翰恩德伏聽聖裁
論救書須相時之宜深中事蹟未段履重行難收結有體更見大信
躬行之寄焉瑞訓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論救書事歷狀二

○奉天論擬與翰林改轉狀

陸贄

右其字奉宣教者卿及諸學士名銜宜註抄錄進來其軍又向臣說云
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始填奏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誅惡顧
漸非宜道退修德不知所措臣等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許謨而思
恭近侍常陛下用兵之會走決勝之策從陛下遊秋之遊應出奇之計
見危關授命之節如難無伏死之事君大歡臣則皆曠肩屏供職曾
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繇生亂之發與繇理乖
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臣是以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履道
將露殿郵裝固廟震驚斯謂辱矣况雖密通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
任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論擬與翰林改轉狀一

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應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
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今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遠任過
勤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其察誰不解體
行罰先責近而後平遠則全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遠至
如狗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進陪華譯易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
有未有不事雖旌別以儆不佞則望先錄大勞次偏厚品然後以例均
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愧懼之至
前幅得大體後幅安得人情公豈臨臨以弊榮為高者焉瑞訓

○○○奉天請教對奉天許令論事狀

陸野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教對奉天許令論事。群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說。出外即生是非。以為成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提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奸人害。今所改惡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據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林銑。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德空說。試加質問。即便辭勢。若有奇才異能。在朕前情。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足俟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

奉天請教對奉天許令論事狀一

二

切。目臣以盡忠。雖其庸庸。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忠。臣以盡忠。謂忠臣之風。心久以自警。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責。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為獲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倘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所善。誰不如日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春益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由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議。所達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德。納中玉之成。其威於堯。雖而此在。則而金。誠靡報。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各得其時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

枉防忠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而三。縣乎誠。誠於忠。可以俾眾。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忠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謹此言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講情偽。合靈之類。則必難誣。前志所謂眾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蒙之徒。或愚或詐。此其所以

奉天請教對奉天許令論事狀一

二

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好。靡不從。上之所惡。靡不避。此其類於神也。故取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狗彘之意。輕無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上之施之。則下報之。若譽麻。群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赫澤則譽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眾庶。之不惑。眾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能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與師。以代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教。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如若陛下

不誠於物不信於人。將有糾何以致計。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猶陛下順守而行之。有加焉。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有新政。日新。又曰。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昔者黃帝。王之功曰。克職有嗣。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可成不利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王時。其輔主如吉甫。文式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頌賢主。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進。愚者恥過而遂。非是。

陸宣公奏議

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過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後漢書。臣等。常情之可。雖從。勿。謂。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欲建大功。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謂。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諫。君。亦。自。聖。哲。威。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進。諫。出。則。說。辭。之。德。與。古。之。德。此。蓋。善。孫。此。阻。帝。王。之。意。孫。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端。道。一。行。為。善。斯。其。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快。聖。謨。一。變。流。弊。以。處。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非。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霽。雷。震。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點。心。意。之。欲。而。手。教。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大。宗。御。中。主。之。常。情。帶。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美。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難。有。求。理。之。心。必。無。齊。戕。之。效。難。

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除。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化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述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臣有兩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飾。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察。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達。則傳之通。足增美。陛下若達諫不納。則人安能信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謫。言故能成聖化。傳之。

陸宣公奏議

與諫。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聖賢為理。務詢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孤寡。多言無驗。不必用。當理不必達。達於志者。不必然。達於心者。不必言。然於人者。不必用。於眾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皆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惑。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言雖是有過當之言。疑既其。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言。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於以虧天下之理。於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

又有猜忌而如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鬱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誦木陳陳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貴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羣○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也○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為有理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進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說說為忠○順謂諛言為妄○愚謂進善為北○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却○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全○舉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臣危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教對羣臣論事狀

之效歷代當武之矣○舊典盡在○故鑒之微○其於持重施為○陛下則下○揮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如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後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樂人以給不○自衛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隱微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謫○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諷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紀綱謹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說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應情言不苟違○君子之道沒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慮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持○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廣之以小官○立大者則報之以大

利不思怨○不避親不挾○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試以事能其才乃進○以班自歎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改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滿○泄彰我之能○後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在君○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君信○在人○彰信不務於盡言○而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求○然後可以求人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請教對羣臣論事狀

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此豈疑哉○一則羣下莫不○言或平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諫以○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微臣所以屢屢歷階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入○有亮○舜聰明之德○而未克克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肯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深惜也○向者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竭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反復數千言○名語層疊○遞登勸諫○實傳治安○一疏乃能有其四美○快哉○萬幸○

○奉天諸羅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猶私
示人以私惠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
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
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
飲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而收其死庶之心者天子
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
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矣
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施廣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
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夫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諸羅瓊林大盈二庫狀

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分權備
巧求媚乃言章邑貢賦所用益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
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於茲道
乎失邦終以解冠記曰貨恃而人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
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
不入禁閑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
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儆儆勵之故也
昨奉使軍營出巡行殿忽親右廊之下瞻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
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與昧未息忠勤戰守
故實養未行而諸道貢珍運私剝庫藏目所親視能忍懷竊揣軍心

生欲望試詢侯館之史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形
衛或醜肆詬詆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俗俗鄙陋
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頂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備外悍
內防危堞蕭夜不怠迫將五旬凍饑交侵或傷相枕軍命同力竟夷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雖食以功勞無
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
食已豐而諸諸方與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
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無怨嗟此理之常固不
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鑒衆志難任當思
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歸茲茲亂乎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諸羅瓊林大盈二庫狀

以公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為心者人必怨而叛之故
集金臺天下稱其賢殷則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則
文之固百里時患其而小齊宣之固四十里時病其大蓋同利於專
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涵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全有衆人或
率於是而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夫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拾此
不務而墮利行私欲人無貪吝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
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也物情難忍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
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夫安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舊怨為
衛恩反過差為至當從珍遺孽永無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
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保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

陸宣公奏議

奉天諸羅墳林大監二庫三

忠宗推行宮廡下。皆諸道貢舉之物。物曰瓊林大宴。唐無此。乃以功賞齊未行。而遽私別席。則士卒怨望。無復開志。乃上此奏。帝怒。即命去其楊。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12

右懷光當管師徒。是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繇。所患太強。不
 傍助。此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屬其營。無益。成
 相。統屬懷光。輕最等兵微。位下。而念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而
 而怨其事多。液已。瑞居則互防。飛謫欲戰。則連恐。分切。雖結。不和。雖
 之。前。起。伴。之。同。處。必。不。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悔。死。而。先。度。亡。亡
 未。萌。其。次。救。夫。於。始。既。況。乎。事。情。已。露。袖。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卒。事。
 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惡元。勢將孤弱。為其心。理。人。不
 臣。宣。公。奏。謀。
 春。不。奏。李。建。徽。楊。惠。元。即。度。兵。馬。出。一
 然。他。日。雖。有。事。而。亦。恐。不。能。自。拔。拉。其。危。急。唯。在。此。時。人。不。能。不。為。之。計。
 便。遣。合。軍。同。往。托。言。最。近。素。少。慮。為。賊。此。所。邊。藉。此。兩。軍。其。為。情。而。仍
 先。諭。旨。密。使。假。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好。此
 是。謂。先。人。有。尊。人。一。心。疾。需。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取。將。所。貴。凡。情。離
 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人。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
 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
 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問。能。叶。心。自。為。難。觀。變。在。朝。又。留。之。不。足
 以。相。制。徒。長。屬。階。析。之。名。說。於。捏。能。或。建。數。績。事。有。少。應。斷。無。可。疑。解
 關。不。可。以。不。難。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啓。地。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

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
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係安危。千慮百思。通
久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虞詭危而不思出險
者。必無久安。終陳窮蹙。惟所省擇。謹奏。
消患未形。机不可失。此真取將之船鈴也。
萬瑞調

陸宣公奏議

奉天奏李延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二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陸贄
右欽諫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其微
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伏以爵位者。天下之
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公熟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
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進獻人將
不重。朽失則國無所恃。起瑞雖微。流獎必大。緣路所獻。亦果。蓋是野人
微情。有之不足。先聖歆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
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
簡當。萬瑞調

陸宣公奏議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一

陸 費

又詢道不果人懸官狀一

13
14

人論進瓜果人擬官狀二

六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陸

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奉命。不可向此間。通播。今造一塔。安
置待收。復京城。即。將。以。禮。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故。小。都。不
合。是。軍。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
取。名。朕。本。拔。推。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仰。宜。商。量。如。何。處
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
希。希。順。誠。則。違。於。直。道。之。義。涉。嫌。止。昭。性。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倘。身
忘。君。臣。之。恥。也。別。無。獎。賞。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亦。願。陛下。明
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者。受。所。錄。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情。事
順。旨。而。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而。言。諫。一。言

陸宣公奏議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一

開。一。說。我。是。以。推。后。典。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博。國。諫。直。者
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怒。之。狂。狂。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
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銘。立。司。過。之。士。猶
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雖。是。有。史。為。書。替。為。詩。工。誦。盛。陳。大。夫
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通。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
警。之。官。師。相。親。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格
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指。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哀。亂
之。朝。開。或。之。主。則。必。諱。其。過。行。然。其。直。言。以。所。說。為。納。忠。以。諫。諍。為。揚
惡。怨。怨。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
猶。未。知。非。情。之。辱。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聞。者。獨。用。而。收。身

陸宣公奏議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二

成敗之途。千古相照。與敗同轍者。固不獲。與成同軌者。固不昌。陛下
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發殷。早。拒。諫。歸。非。之。惡。協。大。禹。成。湯。拜
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振。發。吐。哺。之。日。宵。衣
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指。廷。固。不。可。復。有。忤。逆
之。嫌。甘。平。之。忌。也。夫。君。人。者。以。眾。智。為。智。以。眾。心。為。心。恒。恐。一。夫。不。蓋
其。情。一。事。不。得。其。理。致。上。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第。而。已。哉。乃。至。求
詢。言。聽。與。誦。諫。非。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勇。義。不。以。則。品。而。不
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軍。衡。獻。替。備。論。乃。其。職。分。比。於
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具。是。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倚
愈。於。與。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詢。言。乎。晉。文。聽。與。人。之。誦。而。霸。業。興

與元齡解夢公輔快三

●

陸軍公奉表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四

五

○又答論姜公輔狀

陸 參

右欲徵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朕已對面許。先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欲移改。所以因論造塔事。責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惟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諸臣以難執務。在懷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容意玄妙。非凡所窺。如君情昧之材。且無希同之志。奏朕夫肯宜其間。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明主者可以理奪。人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性。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披瀝直道。而陳其前。言。陸宣公奏議

又答論姜公輔狀一

陛下留意。容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厚情。必不益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他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豈物理使無紕繆。是猶相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憶不信。豈非懼於人情。遲憾以至於夫中達通者哉。臣之區區。志欲述捕。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察。較。庶幾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言皆欲取名。則是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廢矣。故當疑下。臣見尤於弄意。謂之至當。則或不

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根諫。若彼言無是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使人難然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納。非詢。弱。莠。傳。誦。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弗。於。情。惟。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詔。意。亦。足。通。詞。此。則。推。原。病。根。令。人。主。心。服。使。中。才。遇。之。亦。當。降。改。矣。其。或。德。宗。之。不。復。難。悟。也。易。端。詞。

陸宣公奏議

又答論姜公輔狀二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陸贄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袖赴彼應機。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師。岐下則楚琳助亂。荊門則朱泚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於他土。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後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云彈。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鄰邦。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餘安。開難難。赴其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既有過人。但緣窮多時。窮困轉甚。懇陳章奏。言極酸辛。告及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夫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陳軍公奏議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將義徒。實在深惜。前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處之。方今將可。資唯有江左完寶。總須密勅。韓況切令。瞻恤此軍。罷甲衣糧。咸使聞之。因賜劉治手詔。亦要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且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極危之意。一忠獻為至。故能俯思孤隱。伴食者視此。直可付膜外耳。書瑞朝

○興元論解蕭復狀

陸贄

右欽叔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早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緣蕭復奏事官李元。朕適與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無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處。失中之求。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逆難已甚。况又不駐蹕。難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作就收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陳軍公奏議

興元論解蕭復狀一

況聖帝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此類。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元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足故福建觀察使。李稱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領通欽。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惡。伏愿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誑。好軍相善。於救忠良之患。善於解開主之疑。謝疊山

○又答論蕭復狀

陸

右欽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載。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近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如何。伏以特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與都邑。駕過都畿。陛下悔之。朕繁念。之困。降意。深示憫傷。特遣大臣。音詢。苦本。期。將。之。情。願。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遂。致。則。是。膏。澤。特。布。而。復。收。海。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未。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倘。慮。廢。事。平。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以。品。陸。宣。公。奏。議。人。各。論。蕭。復。狀。

音。促。其。歸。程。遠。近。歷。未。周。但。令。副。使。分。注。持。其。復。命。親。訪。訪。事。實。垂。恩。用。符。德。歸。使。務。既。非。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伸。朕。中。好。宰相。善。慶。事。善。保。全。謝。金。山。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

右欽奉宣聖旨。近日遣送有早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足窺覷。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早主其詳。薄尚。厥。平。務。近。細。是。以。練。嚴。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照。綱。而。衆。目。咸。舉。明。通。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於。職。廢。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委。統。難。續。而。默。其。聰。察。區。職。蔽。疾。而。務。於。包。含。不。示。成。而。人。民。之。如。雷。震。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中。陸。宣。公。奏。議。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一。

而僑用導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其難切而患輕。人不歸者。其憂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親物之自為也。知德化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盡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聰明。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後知彌精。失道彌速。故仲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竊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

舊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剗奪其陰計。光武
寬容博厚而為提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誓。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
之。雖骨肉結為仇讐。有矣。臣故曰。道得失所關。與亡伏惟陛下審擇
久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
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同萬機。有獨取區寓之意。陳奏略。有
過慎之防。明照屏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或制
方有以力。勝殘之志。錄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昔
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則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
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危。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

陳宣公奏議

與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二

六

茲股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微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聞陛下
奉若天意。追敘已故。凡所敘之。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
疑。今承德音。尚製流誤。若未悔禍。何緣解災。臣獲蒙過知。又斥下問。若
務順旨。是為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謹歲初舊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總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
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固人心之願盡。擬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
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
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
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戴爾光配。曾何
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孚幽貽而索義氣者。在

乎獨斯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悉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挽
敗者。猜其挾姦。致阻陳亮。黨強倭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討者。防其漏言。
進誅者。憚其宣揚。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
實於客者。或勞慰而延於館庭。雖可獎順。其辭然於國。則一也。既杜
出入。勢同修牢。解釋無期。元生莫測。守獲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禁維。動
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錄是歸化。漸稀而上。封貽絕矣。拘義之心。
既阻。骨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聖風。希辭恥。容。惟
樂聞。不要失實。咸言聖謀深遠。乘略如神。小寇孤危。成亡無日。陛下急
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背。寇亂愈熾。遂致
數下生戎。官聞不守。倘陛下能於此際。選數大將。謝過萬方。敘忠良。見

陳宣公奏議

與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三

六

忌之。寬而舉其尤顯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奸妄。
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誰有
不服。通而能改。亂亦遂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壞之遊矣。陛下既
開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而歸。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純終一言。
過差哉。今賊此未平。懷光總叛。都邑咸關。機密迭居。關輔郡縣。豺狼雜
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
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勅。且復同拘。使反者得辭。
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鳳麟方至。魚
豎咸成。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竊料邪建
等輩。必非助逆之徒。臣如過有張皇。涉疑以亦望。除惡。普體。臣法路

人並量罷能隨事甄貸武者惜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軍司大則授以
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
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離惠澤所
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就不欣戴昔趙鳴犢聖人轅行燕尊部既時
士總注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部
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
無益而不行小猶真之則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度中之微
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反反復復只從倖注昔寇時不盡不害提耳之切矣
葛瑞訓

陸宣公奏議

興元訪議從政中興行在官署狀四

五

陸宣公奏議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陸 贊
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
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
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討
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
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贊性
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
○或退歸乃是社稷之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
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孤鼠為心貪而多詐
而無恥威之不容撫之不懷雖或時有威義大抵常為邊患陰許羅
陸宣公奏議

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戒心難和固可明矣頃
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運而乃
求寢多翻覆靡定詎因細事稍有煩言皆足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
立碑絕界復請改移積端多端於斯可驗遠至監營都邑駕幸郊畿結
臂懸戎在邊同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迪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
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將將帥之心懷光遠至猖狂每頗絲茲促禍及
皇與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
事亦多料狼野心曾不知感報受未此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
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驛帥遲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
隙欲待之合勢則皆其失信倚延既在且難易使或待非在使或則

且又妨擾實深。我若未歸，恐終不減。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
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救
亂，嘉彼勤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遂降優招，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
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害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
勞，而畏蕃戎之害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我，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
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而於寇境
者，其勢不得不急。我之師堅寇之衆，我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
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恥耳。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憂。漢流聞
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倘或奉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時，輕
犯近郊，若升屋危難，兵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寇逆。而時誘脅
陸宣公奏議
與元帥止蕃戎誘脅抽軍還路狀二

之。其結納贈遺之資，易如糶糴。爭坐乘虛，莫如此則王師不得。臣
不得寧居，賊必耗。臣亦因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丘墟，得將安
用。是乃我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夕惕者
慮其乘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穴，觀機若瞬。遠厲自隨，實吳
寧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淺。何以知其然也。且賊
此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後之繁興，束衛禁之關備。誘扇羣愚，愛惡大甚。
逆天侮君，則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慨嘆。引伊志良，誠不痛憤。獨惡無
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政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和恤隱之懷。天下
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保授自歛。姦誑狂悖，久
合賊夷。須臾喪亡，不遑。復師養寇，以番干饒。生事惑人，致使義士無施。

屬階備機。今儀光利，保滿終吐。蕃遠避封疆，形勢絕。今腹背無患，咸成
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一革寵
任，已榮。界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危
惡，誠心可必。賊之不劣，前謀非難。執肯捨固而就危，遂寵而後辱。棄
成之業，臣將賊之庸。既幸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軍之之急，
勢難久居。勢理相疑，安能無戰。陣城統載，休頓解將環乘。其而此李晟
率賊元兇，尚可攻其東面。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
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
宜尚養。蕃於大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臣愚不任懇惓之至。
老謀深識，格言正論。易瑞頓首
陸宣公奏議
與元帥止蕃戎誘脅抽軍還路狀三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陸 頌
右欽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藩軍退歸及關中驛勢理皆切當甚慰朕
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
宜審細察議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謀軍機通則則失變戎
師棄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將選將而任分之於關將莫干也校之以
欽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或取或勝則策數不用利而師律負不勝
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並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並不精微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雖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斯
謀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命為良將猶交於原野而決其生
死重之中機會實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達令則失順從令則失

陸宣公奏議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宜大順則性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合相戰否成時山上有翠
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而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
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威國者繇此道也茲道得失
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茲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
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緣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利於
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
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奉聖謀直時樂於違忤裁亦難傳
聞與指責不同懸冥與臨事有異故也故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朕
下條於此時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
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足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

宜徒崇宣言低勢春原非惟無益其損日多何則時方艱危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熟業然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
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同而委之遂其所安獲其所病救以付授之義
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非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聞言所
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尤重則若道尊先
以城則人心感尊則不戰而衆服威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勝
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職將自効忠矣自樂其天
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嘗百倍哉大君上之臨時其下
者唯不自用乃能用入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與今之要契
願其於茲倘索究思或有可取

陸宣公奏議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物見人情無知事勢好宰相善處置真有撥亂寧相之才 謝靈運
人心國勢相懸胸中故言之更無纖毫遺憾請之亦樂 有生氣
端訓

○○○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陸 費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煩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懷不端、若不嚴防、恐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服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與議、以臣奏、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怙勢、下賊殺、或帥款結、充渠奉天之國、頗亦有功、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紛、一見之晚、耶但以未與未、復大慈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刻是、商、南、則道迂且遙、雖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襄、斜、此、各、又、阻、南、北、將、夏、純、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情、之、中、洵、洵、情、各、使、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誤、倘、或、楚、琳、發、憤、公、肆、猖、狂、南、塞、要

陸費公奏議

此元請撫循李楚琳狀一

奏

惟是、務、今、能、而、端、願、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途、將、所、大、重、臣、下、宜、深、以、為、念、原、加、撫、循、得、其、持、疑、便、是、集、事、倘、能、速、善、亦、可、濟、師、今、若、循、端、徒、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極、危、厄、未、必、皆、是、紮、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揚、揚、則、在、所、取、朝、稱、兇、悖、又、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釋、信、自、王、而、遂、封、關、通、以、析、理、獲、全、難、當、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財、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新、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難、罪、惡、不、得、不、容、遷、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違、快、宿、病、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

無疵瑕人皆省思、說免危疑、又況阻命之輩、積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輩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畧、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掩典、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初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張鑑、乃叛附朱泚、及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繇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楚琳上此奏、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守經達權、大儒之學、有用若此、彼拘拘小忠、真迂儒不曉時務耳、豈

陸費公奏議

此元請撫循李楚琳狀二

奏

不誤人家國、萬端調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敬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軍臣等商量
從中官辛吉至基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
重圍又似卿等作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
但經重圍又列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呈不穩便者陞
下惠書報却仁洽庶察余隨難之憂危恤從之勞苦擬賜將錫
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昔近同知街恩容肯降詳復前用惟
精惟慎先謂防微顧省何知無當下問臣若自貪榮祿傷懼恩賜因循
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
害似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慰庸名以彰行賞平其庸則忠實之
陸壹公奏議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一

效廢名浮於行則謂之獎與一足以挽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
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接先遣實賴武人選定難
之勳特賜功臣之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難多誰曰非允至如宮
闈近侍班列其臣雖奔走居各衙厥職而驅除翦伐諒非所任又屬
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易謂功自致勉方深誠云定難使使
飛國通敵後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芳或有矣其謂何大凡有生
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然與獎同亦是常性臣忝
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較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
之上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
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揚恩不在大崇皆自啟必將沮我士激勵之心

結○勳○臣○情○恨○之○氣○所○悅○於○家○所○溫○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目○下○之○志○所○病○者○國家○之○大○計○利害○故○然○不○為○難○辨○且○名○者○眾○之
所○評○也○是○曰○公○範○亦○為○爭○端○嚴○之○至○精○猶○患○相○軋○或○中○當○安○能○勿○論
以○漢○高○之○制○服○敵○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
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傳○子○孫○倫○猶○謂○豐○沛○故○人○刀○革○文○天○諸
將○不○服○顧○相○訐○揚○乃○至○懷○林○積○薪○創○擊○柱○偶○語○謀○反○豈○準○公○範○則○今
國○步○備○具○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珍○危○雖○蓋○非○恩○俸○執○道○之○時○久○偏○前
之○日○當○功○而○獎○尚○思○未○孚○獎○又○非○功○同○宜○見○請○倘○有○節○効○尤○者○理○當
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馳○驅○且○俟○賊○平○就○錄○其
陸壹公奏議

陸壹公奏議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二

六

推崇惟懼抑損武人是庸主故習請此奏可以增豪傑立功之氣并
可折近侍希寵之私 葛端泗

與天相勝，所就昭著，為取散失，以入尊鑑，此

六九

興元始見渾汝始者爲散失內人等議狀二

—

○ 鑒駕將還宮閣發日狀一

陸 幹

右先領教青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難
衆情同憂其散論奏今發日漸遠除雲尚繁小大收斂愁懼轉甚臣雖
聞此亦竊揣量生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
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從駕迴使霖潦為害人功可耗其備禦錄於
智能其役用止於繁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需
公私整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莫恤斯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後作成
命良以輿斜峻阻素常畏途緣側遙於巖巖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
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層峰樹流巨石而
奔劫險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
陸宣公奏議 案為將還宮閣發日狀一

之頃雖步之間含道遠缺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
千官景從而可謂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突乎如或登路漂崩開道淹圯
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散驚縱有德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慮其
可得乎又或雲滯更深路絕皆滋遙路既絕傳送無繇連山窮里道通
不可一日之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固萬
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現已深不幸罹災迫悔
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
以不達為慮耳倘迴慮介少俟開晴則發期雖遙涉路無滯不疾而速
先叶乾行知義其神是謂天監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愴懇誠冀冀
內○ 倫賈事不至霄霧真是天才獨勝 葛城詞

○ 請釋趙貴先罪狀

陸 幹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
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送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
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
難情則可恕陛下所議於有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
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
通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疎駁而無傷於謂
也往以策城告急詔令龍右發兵齊映率衆來行貴先即其部將於時
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殿前貴先獨守營幕進無絲紳退
聞亂兵遂為賊洗所招給以同迎鑒與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
陸宣公奏議 請釋趙貴先罪狀一

已受選留遂遭劫制身廢偽職兵謀免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有求事
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
受責之事惟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倘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復
喪旌其資寬捨凡所議獻蓋緣疑難輕實竊令典典費從國理亦豈聖
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遺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威更
始乃是汗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罰刑章尤宜審察一臣一重
理亂收生有之以恩則自新者或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生者亦
生叛心既偷賊勢愈固不思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德匪夫之誤
以興德衆之徒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貴者初胡亂華深汚必吏肅
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加破且

○ 亦○ 骨○ 汗○ 之○ 見○ 原○ 人○ 人○ 皆○ 自○ 怨○ 尤○ 各○ 悔○ 歸○ 國○ 之○ 說○ 及○ 乎○ 三○ 司○ 按○ 罪○ 總○ 用○ 嚴○
科○ 未○ 降○ 之○ 流○ 復○ 喜○ 得○ 計○ 慶○ 緒○ 將○ 稍○ 而○ 再○ 結○ 思○ 明○ 已○ 附○ 而○ 重○ 獲○ 浸○ 長○ 厲○ 附○
至○ 今○ 為○ 杖○ 豈○ 不○ 以○ 任○ 法○ 吏○ 而○ 虧○ 權○ 道○ 小○ 不○ 忍○ 而○ 亂○ 大○ 謀○ 者○ 乎○ 昔○ 漢○ 高○ 帝○
既○ 定○ 四○ 方○ 見○ 諸○ 將○ 往○ 往○ 偶○ 語○ 謀○ 反○ 乃○ 問○ 張○ 敖○ 良○ 曰○ 為○ 之○ 奈○ 何○ 良○ 曰○ 陛○ 下○ 所○
最○ 恨○ 者○ 為○ 誰○ 帝○ 曰○ 誰○ 敖○ 良○ 曰○ 我○ 有○ 舊○ 而○ 數○ 害○ 我○ 良○ 曰○ 今○ 急○ 封○ 誰○ 敖○ 則○ 人○ 人○
自○ 堅○ 矣○ 帝○ 用○ 良○ 計○ 諸○ 將○ 果○ 安○ 皆○ 云○ 雖○ 齒○ 且○ 戾○ 吾○ 屬○ 何○ 患○ 蓋○ 以○ 圖○ 霸○ 王○ 者○
不○ 幸○ 於○ 常○ 制○ 安○ 反○ 側○ 者○ 固○ 念○ 於○ 宿○ 瑕○ 今○ 陛○ 下○ 有○ 漢○ 高○ 之○ 英○ 貴○ 先○ 無○ 能○ 出○
之○ 譽○ 加○ 我○ 不○ 足○ 威○ 暴○ 逆○ 殆○ 全○ 可○ 以○ 定○ 危○ 疑○ 明○ 恕○ 而○ 行○ 威○ 德○ 斯○ 在○ 何○ 所○ 乎○
慮○ 尚○ 勞○ 依○ 違○ 微○ 臣○ 區○ 區○ 上○ 言○ 蓋○ 為○ 將○ 來○ 張○ 本○ 凡○ 非○ 首○ 惡○ 皆○ 願○ 從○ 寬○ 庶○ 使○
負○ 累○ 之○ 徒○ 莫○ 不○ 聞○ 風○ 而○ 化○ 消○ 滅○ 充○ 誘○ 惑○ 之○ 計○ 開○ 叛○ 亂○ 降○ 附○ 之○ 門○ 此○ 亦○ 大○
陸○ 宣○ 公○ 奏○ 議○ 請○ 釋○ 趙○ 貴○ 先○ 罪○ 狀○ 二○
機○ 不○ 可○ 失○ 也○ 陛下○ 前○ 意○ 固○ 為○ 善○ 矣○ 伏○ 惟○ 不○ 為○ 浮○ 議○ 所○ 移○
連○ 權○ 通○ 變○ 真○ 處○ 危○ 要○ 識○ 為○ 瑞○ 訓○

○ 論○ 督○ 撫○ 李○ 楚○ 琳○ 狀
右○ 欽○ 敬○ 奉○ 宣○ 聖○ 旨○ 李○ 楚○ 琳○ 不○ 可○ 久○ 任○ 鳳○ 翔○ 欲○ 候○ 朕○ 到○ 日○ 簡○ 擇○ 一○ 人○ 督○ 楚○
琳○ 克○ 節○ 度○ 使○ 楚○ 琳○ 別○ 與○ 一○ 官○ 便○ 隨○ 朕○ 歸○ 京○ 既○ 有○ 迎○ 駕○ 諸○ 軍○ 威○ 勢○ 甚○ 盛○ 因○
此○ 皆○ 換○ 亦○ 是○ 權○ 宜○ 卿○ 宜○ 商○ 量○ 穩○ 便○ 否○ 者○ 臣○ 聞○ 王○ 者○ 有○ 作○ 先○ 懷○ 永○ 固○ 謀○ 必○
可○ 傳○ 事○ 必○ 可○ 繼○ 不○ 因○ 利○ 以○ 求○ 得○ 不○ 求○ 便○ 而○ 幸○ 成○ 故○ 朕○ 上○ 下○ 相○ 安○ 而○ 理○ 可○
長○ 久○ 也○ 彼○ 楚○ 琳○ 者○ 固○ 是○ 亂○ 人○ 乘○ 國○ 難○ 而○ 肆○ 逞○ 其○ 姦○ 賊○ 邦○ 君○ 而○ 篡○ 居○ 其○ 位○
按○ 以○ 此○ 法○ 是○ 宜○ 濟○ 諸○ 屬○ 多○ 虞○ 不○ 遑○ 致○ 計○ 乃○ 今○ 之○ 以○ 楚○ 錢○ 又○ 繼○ 之○ 以○ 寵○
榮○ 逮○ 至○ 南○ 巡○ 顧○ 全○ 外○ 順○ 道○ 塗○ 無○ 虞○ 亦○ 有○ 賴○ 焉○ 雖○ 朝○ 令○ 累○ 加○ 蓋○ 非○ 復○ 已○ 然○
王○ 言○ 一○ 出○ 則○ 不○ 可○ 渝○ 繼○ 嗣○ 君○ 臣○ 之○ 恩○ 猶○ 須○ 遵○ 退○ 以○ 禮○ 今○ 若○ 因○ 行○ 幸○ 之○ 威○
勢○ 假○ 逆○ 危○ 之○ 甲○ 兵○ 易○ 置○ 以○ 歸○ 是○ 同○ 唐○ 執○ 以○ 言○ 乎○ 除○ 亂○ 則○ 不○ 武○ 以○ 言○ 乎○ 治○
陸○ 宣○ 公○ 奏○ 議○ 請○ 釋○ 趙○ 貴○ 先○ 罪○ 狀○ 一○

理○ 則○ 不○ 武○ 論○ 變○ 勢○ 與○ 為○ 日○ 久○ 矣○ 負○ 累○ 居○ 位○ 豈○ 唯○ 一○ 人○ 以○ 此○ 時○ 地○ 後○ 將○ 安○
恃○ 以○ 此○ 撫○ 御○ 誰○ 其○ 成○ 懷○ 昔○ 漢○ 高○ 帝○ 時○ 信○ 見○ 後○ 功○ 臣○ 總○ 叛○ 天○ 下○ 幾○ 危○ 殆○
伐○ 紛○ 紜○ 以○ 至○ 沒○ 代○ 其○ 微○ 偉○ 之○ 不○ 可○ 九○ 如○ 此○ 陛下○ 得○ 不○ 為○ 至○ 戒○ 哉○ 議○ 者○ 謂○
之○ 權○ 宜○ 臣○ 又○ 未○ 論○ 其○ 理○ 夫○ 權○ 之○ 為○ 義○ 既○ 顯○ 權○ 衡○ 衡○ 者○ 秤○ 也○ 權○ 者○ 錘○ 也○ 故○
權○ 在○ 於○ 衡○ 則○ 物○ 之○ 多○ 少○ 可○ 準○ 權○ 施○ 於○ 事○ 則○ 義○ 之○ 輕○ 重○ 不○ 差○ 其○ 理○ 也○ 必○
取○ 重○ 而○ 捨○ 輕○ 其○ 遠○ 補○ 也○ 必○ 擇○ 輕○ 而○ 過○ 重○ 苟○ 非○ 明○ 於○ 難○ 重○ 精○ 微○ 故○ 聖○ 人○ 青○
之○ 乃○ 曰○ 可○ 與○ 適○ 道○ 未○ 可○ 與○ 立○ 可○ 與○ 立○ 未○ 可○ 與○ 權○ 言○ 知○ 幾○ 之○ 難○ 也○ 今○ 者○ 甫○
平○ 大○ 亂○ 將○ 復○ 天○ 禍○ 筆○ 路○ 所○ 經○ 首○ 行○ 齊○ 奪○ 易○ 一○ 帥○ 而○ 虧○ 萬○ 衆○ 之○ 義○ 得○ 一○ 方○
而○ 結○ 四○ 海○ 之○ 疑○ 乃○ 是○ 重○ 其○ 所○ 輕○ 而○ 輕○ 其○ 所○ 重○ 謂○ 之○ 權○ 也○ 不○ 亦○ 反○ 乎○ 以○ 反○
道○ 為○ 權○ 以○ 任○ 數○ 為○ 智○ 君○ 上○ 行○ 之○ 必○ 失○ 衆○ 臣○ 下○ 用○ 之○ 必○ 傷○ 身○ 歷○ 代○ 之○ 所○ 以○

多○幾○亂○而○長○安○邪○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英○傳○且○負○嫌○情○已○遭○
告○許○縱○之○足○以○亂○區○宗○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
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況○楚○琳○幸○伍○凡○材○所○養○賤○品○因○時○機○獲○得○
輝○偶○狂○非○有○臨○堅○瓊○敢○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孤○旅○乘○夜○睢○眚○晨○光○
既○昇○勢○自○隆○縮○令○却○業○已○入○武○衛○方○嚴○汧○隴○鎮○歷○於○其○西○卻○至○扼○制○於○
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諸○
藩○何○患○能○為○顧○下○姑○務○令○引○善○安○反○側○從○駕○過○止○錄○功○稿○勳○數○輝○青○
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召○章○舉○楚○琳○俾○入○今○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
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復○介○蘆○營○殊○勳○惜○置○得○
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勤○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陳軍公奏議
論替極李楚琳狀二

陳軍公奏議
可垂經久
葛端調

○前許臺省長安奉薦屬吏狀
陸 賡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與○對○迴○奉○宣○家○旨○仰○先○奉○令○臺○省○長○官○各○奉○屬○
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奉○各○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
便○已○使○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聞○步○謬○當○大○任○果○
速○官○榜○上○胎○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咸○載○循○省○良○典○不○寧○緣○是○家○旨○
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訓○又○合○無○隱○苟○有○不○
違○安○敢○勿○言○雖○如○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
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違○其○才○故○考○考○則○巧○偽○繁○
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權○舉○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
交○親○備○詳○本○末○揆○其○志○行○聞○其○器○能○然○後○守○道○嚴○用○者○可○得○而○知○治○名○
陳軍公奏議
請許臺省長安奉薦屬吏狀一

飾○說○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錄○察○其○所○安○人○馬○虎○犬○
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卿○正○舉○選○之○
法○長○吏○辟○舉○之○制○以○明○歷○試○廣○旁○求○故○行○能○息○馳○騁○也○昔○周○以○伯○同○
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察○固○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
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察○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
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任○之○初○雖○居○三○署○
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先○選○此○其○明○驗○也○魏○晉○
已○後○雖○於○國○初○採○擇○庶○官○多○藉○選○部○唯○高○位○重○職○乃○藉○宰○相○考○察○官○之○
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替○後○宋○
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業○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

利不然則否。嚴之。答曰。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縣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到。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盡。開。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夫。郭。注。擬。從。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錄。綜。之。列。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泰。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拾。餘。議。而。重。已。權。廣。公。衆。而。行。私。惠。是。使。引。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敢。馬。任。衆。之。道。益。微。進。退。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立。

陸宣公奏議 請許臺省長安奉薦屬吏狀二

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竊思。一。無。所。堪。假。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衆。征。登。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本。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授。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吏。悉。副。或。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從。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任。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縣。示。衆。以。公。明。率。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並。得。則。褒。升。至。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聞。

試。大。官。前。志。所。謂。遠。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而。官。表。八。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諸。其。資。望。既。不。堪。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閣。下。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詢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與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雖言考實之方。則邪存誠備。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勿果。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既於素者。革其弊。而然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或其美。使父貴者。無所與讓。見然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

陸宣公奏議 請許臺省長安奉薦屬吏狀三

待。乃。才。才。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廣。納。知。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繇。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微。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況。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衆。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虛。聽。者。不。惑。無。得。失。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完。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

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同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
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錄之昔齊
桓公將營伯圖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任
賢不能固害伯也同始而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謀之
害伯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惡懷險詖故覆邪家益以其惡性險邪惡尚
快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群趣近利而昧遠圖動小信而傷大
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
惟以硜硜淺近不克知通宜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伯也人有
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
為外據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便
准宣公奏議
請詳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四

所言之人詳陳所紀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任
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問實
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惡不作懲一沮百
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
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臣正
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軍輔常制不過數人入之所知固有
極必不能偏諂多士備問詳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旋轉訪是則變
公舉為私薦易明歟以時授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
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軍
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致自行情亦錄私訪所記轉為所責其弊

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軍佐除吏宰臣不編請議雖前項
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則
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
委任吏官謹束察屬所束既少所求亦稍待外有整肅之名夫實需間
謬之貴人之常性莫不受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既肯徇私
妻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御史
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臺省則往往
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皆屬臺省
業賴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為吏居宰臣之位則可
百具容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
准宣公奏議
請詳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五

人於不遠專者領其要舉者任其詳先以人主擇輔臣輔臣
長擇佐僚所任愈繁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
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
選自早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其於周行既
任於事者於是軍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
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責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
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
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庸庸懼庸
職則苟取庸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
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廢微是以賢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船中使狀

陸 轍

嶺南即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場通奉事大寶體閣供
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向常庶免隱欺希
願奏宜置宜依者遠國商賈唯利是求經之斯來投之則去廣州地
當要會依就股繁交易之便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絕遠棄中而絕
若非候刻過溪則必招懷吳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與出位之思玉玆
中是將誰能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
如此其殊俗不歸况又將傷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化天下通曉
於朝廷諸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止嶺南安南莫
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可用可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
陸宜公奏議

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船中使狀

陸 轍

故關供蓋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意

謝安重而意愈微 謝安山

○謝安旨因論所宜事狀

陸 轍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
奏去冬屬人實錄對趙慤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
要便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家封進來卿又頗與苗綰進官朕未敢過
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法之言又
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錄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
不合今在朝廷卿宜察知此意苗綰兄弟並改與在外開辟度官仍不
得令近與馬者親蒙天慈屢降深旨慰養綰兄弟並改與在外開辟度官仍不
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公相勉臣雖愚微能不激厲至於獨給原籍保
卿官始終不渝風化非懈是皆常事為是酬恩自揣此庸之才人無
陸宜公奏議

謝安旨因論所宜事狀

陸 轍

唯之幼惟當勸導忠節建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
易溺且必不同同然正心持以上敬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惟明主
矜亮而保密之頃以去冬屬人頗於街衢被訴既共准制許集理合量
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封奏陳情於付量
推理輒費以茲慤與臣並命俱掌樞衡恭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
輕瀆宸嚴陛下時有念愚曲加獎進寵過逾等恩私倍常願惟何人叨
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中上報之今日聞王
之通坦然著明未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創無偏所謂三無私
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
日月之有缺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歲越人若

陸軍公奏稿

謝靈運論所宣事狀二

陸軍部

謝安晉國公卿書事狀三

0-76

謝表并因論所宣事狀四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五

却者或有疑者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聽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
則或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邊所服其心而誘其善漢何嫌阻之
有乎陛下若謂問通可以通物情聖聖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使
朕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即位
之初躬行節儉群臣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幸無賄貨之人通臣無
賄之事四方風動我政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
未甞泊大慈感矣皇運興漢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
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典師使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
私求是乃殘弊之餘亦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
整百毒不洽雍熙建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
陳宣公奏議
謝家言因論所宜事狀六
感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天下公忌也王綱大權也此大
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忌者不拘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念失之
權起徇私情以持公忌則姦亂之叢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酒濯其
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臨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收
錄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顯百官百官
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各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
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惟不務賄然後得之故
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

於來也則薄其贈送之禮則人口專讓亦人以不貪始於朝廷於
國廉恥之風漸廣假漁之害不萌聖問廣矣群臣新又群臣既又朝廷
蓋尊所謂化自上施理臻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
也及夫王綱窳壞德化陵夷然波瀾公議而徇私情歲誅求而崇饋獻
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親以貨相賂以私而天下之禮亂矣
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私者人莫大於利利者私利也利者私利
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其如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
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且以愛恩特汲汲志欲巨細詳補苟懷
不敢因循亦賴遠達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化作為
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
陳宣公奏議
謝家言因論所宜事狀七
隨事納忠理理大義令人想見大臣丰度
補

○請還四籍所寄撰碑文為額狀

陸 林

右四籍使節度隨軍劉曉送書與臣。臣等蒙恩。奉進。止。今為其父。不。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臣等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年。年。竟。未。撰。緝。良。以。勸。成。之。道。忠。義。故。先。撰。之。詞。春秋。所。重。許。臣。有。僉。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規。故。者。長。昭。憲。而。莫。論。情。者。願。情。而。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我。故。苟。明。亦。足。助。理。而。承。制。阻。兵。犯。命。原。惡。不。為。竟。遠。天。來。全。歸。土。境。丹。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悅。今。因。結。尚。干。宸。嚴。請。頒。遺。愛。碑。文。隨。謁。官。情。心。謀。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除。姦。惡。裨。益。大。版。而。人。飾。其。愧。詞。以。替。先。德。納。彼。重。賂。以。繫。介。風。情。所。未。安。事。同。難。強。足。以。榮。陸。宣。公。奏。議。一。請。還。四。籍。所。寄。撰。碑。文。為。額。狀。一。

常。統。帥。不。能。精。訓。戰。技。而。操。太。息。而。止。保。承。聖。誨。姑。務。優。柔。亦。已。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額。皆。未。德。音。既。異。私。情。雖。承。恩。候。稍。休。朕。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未。書。謹。封。進。送。馬。及。絹。等。今。劉。曉。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剛。方。杜。直。可。區。國。語。襄。王。不。許。得。文。請。隨。篇。焉。端。胡。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陸 費

京兆府先奏當管縣食稅正金。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正。奉敕。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稅。正。每。科。七。十。價。已。上。大。正。每。科。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正。替。稅。正。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莫。免。損。官。司。者。求。獲。救。災。國。之。令。典。求。廣。在。知。其。所。患。故。災。在。恤。其。所。無。只。如。填。城。為。決。稅。正。金。損。折。而。若。非。虛。課。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免。數。已。為。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錢。數。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止。稅。正。為。物。入。用。其。微。舊。例。所。支。准。免。為。計。準。數。回。給。大。正。諸。司。准。曰。不。然。計。價。利。微。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數。處。分。未。審。可。否。陸。宣。公。奏。議。一。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一。

訓明義政事。而。理。實。臣。焉。端。胡。

○○○論朝官副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大予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聞茲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歸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能惟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終實並豐列之於朝則五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養育人才書比得人之理付既動機斷惟施丹後積善之士易尚於時益以人皆自愛惟時訪致如王之在璞或則瓦石或則珠玉如

陸宣公奏議

及○其○雄○才○御○官○德○威○期○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臣○任○時○是○季○代○之○乘○才○在○季○而○思○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其○功○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漢○高○棄○大○度○故○其○時○多○難○保○不○獨○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璆○琕○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術○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呢○此○小○人○之○流○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固○極○變○成○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其○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繇○也○臣○每○指○中○夜○寫○自○深○惟○朝○之○人○其○患○有○七○不○隆○源○而○防○未○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勞○二○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大○甚○四○也○程○式○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偷○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

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

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領主吏平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羣才仕進之窮通唯係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尊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才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益務大者不拘於陸宣公奏議

論朝官副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二

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祿○辟○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理○易○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遇○惡○揚○善○非○小○人○所○能○若○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當○困○於○中○傷○先○士○登○譴○多○難○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傳○粉○之○患○也○夫○人○之○冠○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謀○結○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束○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專○也○如○或○錯○雜○任○庸○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故○獎○則○所○故○愈○失○所○求○愈○粗○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

首業挫哉。朕肱膺哉。庶事厥成。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倚職。員。致勞辱思。臣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新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固拘會請。或指白。旁求。不待公議。推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條實相反。此所謂求情。太過之患也。臣聞。維求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焉。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達而復。無祇悔為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髮膚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

陸軍公奏議

論朝官關員及判吏等改轉倫序狀

移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身。前史敘項羽之所以失天下。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無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大登進以懋庸。然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介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熙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難。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記過。亦漢一拔。趙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被棄擯。改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疾惡太

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呻吟寡言者。未必愚。喋利口者。未必智。却縠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雖合。繫異。同之。趣是。雖合。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有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必有所

陸軍公奏議

論朝官關員及判吏等改轉倫序狀

勝。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錫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桶之用。故。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驚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難。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棄。之。性。則。中。人。以。上。遂。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能。各。隨。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或。唐。虞。臣。佐。之。盛。莫。或。殷。周。後。為。之。比。無。非。大。矣。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曰。舜。禹。敷。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令。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變。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同。不

寧○然○然○率○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校○審○之○權○初○不○求○青○於○力○分○之○外○
不○且○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
下○切○綽○當○代○名○苑○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肯○未○異○趣○使○人○不○量○其○
能○與○人○不○錄○其○誠○以○一○言○稱○慝○為○條○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然○而○
不○考○忠○邪○其○稱○慝○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
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
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問○之○
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任○賦○聰○
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
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美○不○以○小○善○而○獲○升○不○以○一○青○而○罪○斥○故○
陸宣公奏議

論勅官勅員及刺史等改轉給序狀上

唐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通選然其所進者
或自創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
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
卿即遷為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
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繁今縣已有七等之異
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
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洵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
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或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若於乏人下
僚每望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
已○至於錄陞洪水靖用雁成儲終九年然後陞竄後代設有如縣之

此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
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
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
經十餘年豈得將順肅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
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愚意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
非是者不必論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升降之異哉先聖之
功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歷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
召臣構構姑務優游百事難滯其於遷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德
以疑阻成否至使委倫失序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易足為法夫核才取
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發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

論勅官勅員及刺史等改轉給序狀上

以說其守常如此則高第者雖升無庸者雖退其餘績非止於中
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材才不滯庶品有倫泰的古今此為中
道而議者時於通理一舉但曰宜以其任得無謂老生之常談而不推
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鮮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
小大開劇之殊而俱不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弱虞
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
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漢者昧於明微一舉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
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特陛下成言
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教改是乃循舊者既以
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滯能不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

從前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
修計日。思進而不淹。淹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嘆。殊異於
之。善且平。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
疎。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惟聖人降其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
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死。天地
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文必差。銖銖而
稱。至鈞必誤。職既久。寧無怨。或為其所持。或坐深文。所糾錫以
一。跌盡。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
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暢。後而獎
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困。官

陸宣公奏議
論朝官朝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此一

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易而職重
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然則其速與遲。其弊一也。昔下所
狗。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
必備。則才考何難。進益理。化就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
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數求法
。請法。天。后。不。以。人。為。之。事。
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成。人。之。功。未。允
。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慮。察。太。深。察。太。峻。常。人。才。能。易
。副。天。心。故。雖。獲。起。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碎。抑。斯。之。縣。而。議。者。莫。不。致
。獎。之。端。但。思。華。獎。之。榮。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
。建。請。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解。黜。紛。擯。美。惡。混。并。凡。有

遷升。必速。持撫。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散。陰。詐。以。是。成。目
。無。全。人。通。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
。罕。升。故。今。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背。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
。結。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至。蹟。宸。扆。祿。不。足。以。同。物。激。誠。不
。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然。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
。者。非。謂。利。之。所。生。必。怨。怨。之。所。聚。軍。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委。上。干。何。所
。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無。迫。於。威。恩。顧。初。之。誠。不。得。不。冒。昧。言
。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用人。即。所以。養。材。此。意。非。子。家。名。法。所。及。葛。端。訓

陸宣公奏議

論朝官朝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此八

陸
丸

海峽殖民地政府公報

9

前非此於茲書二

15

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近於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真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其餘悉令移入雜庫。以供教支用者。其時特宣進上。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卿輩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中奏。皆是現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其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明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誤。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詎敢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欺誣甚而延於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添度都也。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因。陸宣公奏議 論裴延齡奏書三

上無異。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約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陰稱舊。詭譎末竭。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項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剝奪私財。檢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核裁。延齡既恃寵私。益復放肆。遂緣積。久。連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緝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早涉傷敗。或西兵散失。或遭寇。賊。欺。或。詐。法。免。徵。或。隱。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虞。追。尋。或。細。典。拘。四。

不辨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推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豈。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責。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和。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實。愁。怨。於。丞。丞。於。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治。我。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殺。感。不。復。懼。惡。姦。威。既。沮。於。四。方。檢。能。復。行。於。內。府。絲。毫。誅。捕。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通。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刑。輸。送。布。帛。度。支。不。務。舉。平。抑。置。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不。徵。重。困。疲。此。展。轉。派。獎。既。甚。恐。且。示。不。誠。及。其。支。遣。遂。州。用。元。和。雜。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帝。第。陸宣公奏議 論裴延齡奏書四

不殊。發賤有異。則微同。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宜。而。指。交。賅。物。情。窮。邊。徼。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完。戶。微。於。身。受。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勝。利。所。謂。夫。人。心。而。聚。財。財。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不。悟。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雖。折。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美。夷。榛。蕪。前。運。對。狼。峙。岷。嶺。完。功。力。絕。畢。地。猶。蕞。絕。勢。頗。孤。危。斯。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賑。恤。俾。漸。安。頻。數。度。支。令。貯。軍。食。當。使。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穎。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穎。懼。其。推。五。邀。令。草。狀。自。陳。狀。上。如。言。畧。無。

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達中官。馳注簡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收散。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誤。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盡竭。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備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教化於列郡。舉措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執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辟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榮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亞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黨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風典。多開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隸省署之儀。從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家。且宣飲官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沒有諸郎恭詞。四方中請。決遣實其陸宣公奏議

論裴延齡在唐書五

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假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適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還。資糧罄於滯淹。助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閭閻。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雖次侵官。虐人致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九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纖毫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誰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細條之下。無亂繩。整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以狂疏滿盈。既惜且賄。事何絲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未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

而大吏。資路公行。苟操利權。實為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厚

為府縣所繩。稍其真誠。無不依藉。通結動達。於即將。交私匪止於色。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法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寵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喻而化。昔周之方處。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人。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秉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榮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懋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及于朱陸宣公奏議

論裴延齡在唐書六

陸宣公奏議。又曰。諛曰不可。慶符善言。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惡肆其。心以。而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籬。維濟師帥。咸欽至化。庶相威率。剋大和。而度支憑。憲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鎮。置闕資糧。將帥無使。中論。延齡率加毀。或指証隱盜。或誇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激。或億其心志。邪悖。到皆醜。媒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今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執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觀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繁。實難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闕貳。蔑彼。與。遂於充懷。氣吞。矣。諒昔。即吏。時有。而。不為。屈。守官。而。其。肯。遂。其。低。何。事。則。七。刺。或。所。其。

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問序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
端故示尤威使人憚憚人之狂陰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無
禮義之府境汚清明之朝此大罪之大者也度支總管牛驢三千餘頭
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造之倫又無科配之役旋於
苟延殘喘不務速則廢其緝修減其薪林車破畜耗既無才道每須裁
運軍資則令府縣差在或有卒承別省須赴便期遂於街市之間房
公私雜畜披括頗甚責損尤多夫固主燕人不堪令所成者則奉以為
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彼實何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官內及諸司使
薪薪薪灰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賄備官例每至秋
獲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履高價度支資人公私之困
陸軍公奏議
公議此弊再奏書七

頗謂無濟於時而積弊舊制但飾其情旋計其新價錢以為即成利計及
乎春夏之際索結已平露海之中焦蘇不絕軍廩雖官廚傳然亦關
頻頻於聖職微維終解於者署倚恒求買何暇計量廉損官錢不啻累
倍懸寒狼狽率以為常以則廉裝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憾事之外
爾緒皆然且愚以謂若斯之深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
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
也至如橋範之態詎因之詞遇事執行應口便發靡不有應時不為
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路方詐偽亂邦之罪七
而重之以耗散開通愚智共知士庶同情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
固非延路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拙極愚而謂之孤

貞○可○記○腹○心○以○其○好○道○說○使○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森○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得○欲○眾
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臣○竊○以○為
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
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浸○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
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
腹○心○以○信○其○則○端○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
明○也○是○以○明○無○不○察○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或○也○夫○不○腹
心○而○用○耳○目○與○天○下○之○心○不○同○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或○也○夫○不○腹
無○所○偏○私○殊○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誠○既○聞○古○德○逾○遠○故○廣○者○云○臣
陸軍公奏議
論懷延路延路書八

作○朕○朕○朕○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
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殊○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誠○既○聞○古○德○逾○遠○故○廣○者○云○臣
熾○故○商○書○云○崇○信○義○而○大○雅○云○流○言○以○對○冠○模○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
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
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
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
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
卒○至○顛○覆○微○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是○為○鑒○戒○趙○高○指○原○為○馬○愚
美○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
人○傷○心○於○其○主○臣○謂○康○之○與○馬○物○類○備○同○豈○若○延○路○掩○有○而○為○無○情○無

而為有陛下者不以時察得無使後代受誦又甚趙高者乎斯惡臣
所以為慮疾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切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
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或則其末自聚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
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費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
有也故曰不惠寡而惠不約不惠貧而惠不憂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
土有土必有財有財必有君君說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
立而利用充先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固以與邦同位亦未之有也故曰財
利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也度以
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
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易則紂之多藏通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
論東廷於其書九

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利親王師帶之金費以給
時從行將吏赴難師統答黃奔馳成未冬服漸窮近且無薪餼凍
內攻失居外迫盡則衝之奮迅夜則燭中吟凌風曉霜露霜露
而無無携成卒能走強賊全危域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
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費與眾同其憂患與士伍其共其有無乃能
軀命而扞寇讐侮之不離凍之不敵臨危而不易其守其死而不
君所罰罪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道稍
賦稅漸臻肯獻總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廣列棧林大盈之同未
勞運私賄玩其阻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與誦典義而軍
怨兵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燕賊內攻羣華南奔奉天所積財
論東廷於其書十

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鄙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
聚歛無厭所宜浴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初聖祖
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肅羣先師張紫與
征求寢廣推真使到無聊生是以淫原叛後乘人怨咨白晝犯關都
邑此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貴貴之性靡所
為然亦錄德澤未決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
如山竟資克染以餌貪幸此時陛下躬睹之矣是乃夫人而聚貨夫
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遂此旋肆圍逼一室之內萬象所屯若
涸流無物空虛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想以苦寒為辭跪奏乞
一為幸陛下下為之求危不致危聞然而達之又嘗官堂之中祇用有

設藏於氣軍既還成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後皇都天
得人為帝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
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歲於天子者天子之富也歲於境內者諸
之富也歲於國倉儲置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富而
富而散行諸侯之榮德威宰農商之郵業歲陛下若謂厚取可以
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甚矣若謂欲怨不
矣若謂欲不傷理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欲怨不致危
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
陛下有剛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罪息誅求款尚節儉發大
既與人更斯政重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禍化為

去。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永久可
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更縱恣邪。復行刻暴
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隨其毒計。以為得咎。擊
搜怨集。有司積聚。豐利歸君。上是大繆。所宜謹思。夫人主。暴明繁
於所任。欲。蘇。變。契。之道。長。而。虞。舜。事。滯。哲。之。名。皇。帝。南。極。之。德。行。而。周
厲。嬰。禍。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安。禍。不。及。邦。國。者。乎。群。奸。搢
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當。以。缺。物。天下。不
歸。咎。於。盜。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慮。陛下。以
逆。終。之。進。獨。出。聖。衷。逆。終。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真。罪。則。以。為。衆。所
擒。故。欲。保。持。用。彰。堅。斷。必。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

陳宣公奏議

論裴君與在嘉書十一

臣

不。各。去。邪。勿。疑。之。道。我。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者。自。得。古。武。可。乃。已。哉
於。典。謨。陛下。意。其。時。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
下。猶。未。知。惡。但。疑。見。稱。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真。之。士。所。資
考。要。而。絕。欺。誑。陛下。以。逆。終。為。能。愚。臣。以。逆。終。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
端。陛下。何。不。明。指。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致。虛。實
與。衆。同。辨。□□□若。能。跡。有。實。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真。之。驗。也
陛下。當。鑑。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微。而。能。跡。無。實。是。則。象。恭。挾。詐。之
驗。也。陛下。當。糾。其。包。袖。以。戒。亂。邪。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
於。上。絕。偏。欺。之。議。使。必。忠。邪。其。辨。枉。直。莫。分。黨。邪。同。惡。其。終。勝。此。則
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至。泰。安。危。之。所。係。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

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
所欲。莫。不。臨。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錫。相。須。不。為。是。取
過。作。非。不。足。刑。今。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迷。輔。或。幾。乎。息。矣。臣。謹
息。則。理。不。可。致。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達。也。事。關
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朕。浸。已。成。風。獎。之。使。言。情。懼。不。既。若。又。沮。抑。誰
當。肯。誠。伏。怨。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逆。終。山。妻。流。布。寰。區。上。自
公。卿。近。臣。下。逮。輿。賤。品。類。瑣。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
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整。人。間。情。偽。臣。以。半。部。任。事
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溫。澤。豈。不。知。觀。時。附。會。之。保。信。恩。隨。眾。沉。浮。免。罪
厚。資。謝。病。黜。退。獲。知。與。之。名。堂。存。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此

陳宣公奏議

論裴君與在嘉書十一

臣

上。達。懼。情。下。傾。逆。口。良。縣。內。頗。庸。昧。一。無。所。堪。風。素。恭。知。在。此。在。彼
細。察。帳。帳。一。紀。於。茲。聖。恩。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逆。陛下。歷。指
逆。之。醜。跪。視。陛下。致。興。漢。之。難。雖。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
駭。懼。慮。殿。室。而。悲。鳴。益。情。激。於。衷。雖。欲。罪。而。不。能。自。然。也。因。事。陳。執。難
已。頻。煩。天。聰。尚。高。未。垂。諒。察。輒。中。惻。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
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逆。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廉。能。奉。君。非。所。敢
邀。沽。名。樹。直。亦。不。忍。為。逆。迴。虛。聽。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惟。微。臣。不。勝
荷。恩。報。德。之。誠。
帝。得。奏。不。悅。乃。罪。公。宰。相。竟。立。斥。逐。嗚。呼。唐。運。之。不。復。也。宜。矣。 葛端

陳清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

縣志以市郭為額不計城數二

3

案為差兩漢以後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
資以常拘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
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銀
鈔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
資課之資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元某役
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
物其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其貴而私之所棄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
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而以供食有俸緡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
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
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餘糶用糧物價重輕是
陸軍公奏議

條請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三

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鹽材作布帛之貨
固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絲乎錢少則重則加
錢而散之使輕物貴絲乎錢多則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
之貴賤係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
人不得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
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用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竊在於斯誠宜
廣即山鹽貨之幼峻用銅為范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雖盛
以入其五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則可以
欲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地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
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

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
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
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遺舍垢之德而後於創紀
雖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總典別獻既行私賂諸長
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閒所謂取之極其者也今既
收極成之數定為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聞緣軍用不給
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此於大曆極其之數始將再
益其倍焉復幸年投厚費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
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制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照其情酌其用
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則
陸軍公奏議

條請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四

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如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久數人
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
足生物之豐收絲天用物之多少無人是以前王立經量入為出雖遇
災難下無困窮理此既矣則乃反是量出為人而不恤所無故秦哀公問
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盡徵然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
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
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並不甚於
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
接秦項積公傷英之禁雖高呂華制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
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七綈履革馬却駁焉而不御服家室而不

俗謂二稅一布帛為額不計錢銀五

五

陸宣公奏議

條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六

文
調

保衛長吏以增戶稅開田為課納一

15
16

卷之六

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鄉數、年別一中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既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納、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簡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稅、是以誘導種植、且免妨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籍產校量、而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替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良

陸宣公奏議

卷三

而行之
昔心雖盡、惻怛溢於言外、窮端綢

○○條論徵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備其職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即人所乏、借必以度、飲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徭徭賦繁多、責無所歸、於徵收迫促、亦不務其時。事繁賦重、農功未艾、遽歛其稅。之、雖責既嚴、下吏之虐、暴愈從有者、急索而耗其半、直無所存。其信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連、不為益、何急故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止、而陸宣公奏議
各處稅期迫促一
後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尚未均濟、望委轉、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開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假所宜、人得得耕、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收民者不可不知、窮端綢

陸 贊

○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費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歎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水旱為災堯湯被之矣陰陽相戕聖何禦哉所貴於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後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及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寡孤鰥寡之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難以權衡純用平糶之法漢唐常平之倉利與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餓貞觀初歲出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聚號為義倉

陸宣公奏議

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聖則欲歲終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因步中祿有制亦施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聖公庫不及編此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儲備慮之肯忘先王子愛之心所當權儲惟計康積大昆厭人之食而不知飲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人必不賸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

自遂務末則其本荒亡國不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冠戎為梗師旅並興患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終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恩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絕償還債歟獲始畢糶糧已空此與播糶行復休候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鄉里或鎔荒道塗天災流行四方代有奉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無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弘圖近者有司奏

陸宣公奏議

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元收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歲全以備賑前古聖王儲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錢使均分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歲末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管當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便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糶數糶無窮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亦以糶給小歛則隨事普賑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從微遠以為常如此則當財急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俾大和富不至修費不至饑農不至傷糶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

小休漸勸私積。平糶之法。斯在社會之制。無行不出十年之中。必有三
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饑乏。此堯湯所以見稱
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義倉之法。誠萬世良策也。嗚呼。法則良矣。安得良吏。盡心無私。以奉
行之乎。故曰。富國在於吏。吏良則民足。民足則國富。此理之所在。良吏
苟端。

陸宣公奏議

一 條請以稅茶錢至義倉以備水旱三

一 月六

陸宣公奏議

條請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條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專長。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
利。此王者所以節才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
理則其道存。而不紀代。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缺
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取訖。設是以威安其分。軍衛資
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廢。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樂共行
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惟貴者力
是。聘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則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厚。其
者之算。戶蓄聚。隸役同輩。既濟者。慈不虞。憲章肆其貪婪。乃
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陸宣公奏議
條請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得不足。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故
內空之。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此庶因窮
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以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若子
請又指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自
之地。稱曰一夫。蓋以一夫受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
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
均。斯謂制度。今制度紊。地疆理壞。黎庶人貪。墾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
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地。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貨其田廬。終年
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
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

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備半之。是十
倍於官稅也。夫以上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井之徒。居
受私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
貧。財貨安得不匱。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庶幾民
流亡。為日已久。積弊終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常有新望。今有官
不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公
平。不能深刻。務其制以便俗。裁其令以懲違。微捐有餘。稍減不足。不
富。使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快論六公論
為端調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李衛公

李德裕字文饒。宰相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
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授書郎。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
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顯。
德裕厚。帝怠荒於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詞。禁中語。關託大
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再進御史中丞。
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
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
新唐書本傳
李衛公一

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戚不合。去
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欲引僧孺益樹黨。乃由德
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敬宗立。侈
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盤粧具。德裕奏不報。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
復奏。優詔為停。自元和後。天下禁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約言天
子誕日。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
因牟擯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時帝昏荒。聽朝簡忽。德裕上
丹辰六歲。時亳州浮屠說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德裕嚴勅津邏。

捕絕之。且言晉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帝方惑佛老，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息元果誕謠。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帝政，出德裕爲鄆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凡德裕所善，悉逐去之。踰年，徙劍南西川。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蜀先主祠旁有篠村，其民剔髮，屠者膏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寢懼，南詔

新唐書本傳

李衛公三

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既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必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卽以兵部尚書召。俄拜平章事，封贊皇縣伯。建言朝廷惟邪正二塗，正必去邪，邪必害正。俄而宗閔罷，帝暴威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言：「訓小人，不宜引致左右。」訓注皆怒，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人見帝自陳顓留闕下，復拜兵

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遂貶德裕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乃徙滁州刺史。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武宗立，召同平章事。既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率宰相見延英，鳴咽流涕，因追還使者。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來塞下，種族大饑，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剽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時議者不一，武宗從德裕議而回鶻遂敗。進位司徒。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發諸道兵討之。澤潞平，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改衛國公。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延我者非太尉耶？每顧

新唐書本傳

李衛公三

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盡
讎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謀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
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
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乃貶爲崖州司戶叅軍事明
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
語其子高高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久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
畏不言禍將及因於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
文章其謀議援古爲質褒褒可喜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艸亭
新唐書本傳

李衛公傳

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
生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

李丞相文集序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榮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集
綸緯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則有教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成
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一之言皆三代之
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
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
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
斯實掌其言漢興常奏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人
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紀委於執翰者亦非
事文健集序

鄭亞序一

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特
是也厥後寢微寢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命文物大備在
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德崔公融出焉
燕許兩主於玄宗之朝常楊總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
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翔翔內署有密勿
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平諸侯國泰
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
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
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召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文機
光祿神慶每彤庭奏議別承天璽帝亦講伊訓克命之旨定元首朕朕

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馬會先太后懿統未立帝
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統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
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附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齊備
朝廷有禮華夷建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猷奉揚一德以示萬方
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俯然有求五之思乃
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夜日月
也公於是有所聖容之贊天街之北德勝攸居因饒憑凌佑衆強梁履之
以刀斗而初爾無惟申之以文告又坦然不奉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
獨運沉機上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大羊遂潰死聲放
扶腰解離適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所討北狄之詔天寶末劉門
北使集序

鄭亞序二

二

為首亂之也長安拉蒙榛棘世未平至是漁陽帥張仲武臨除隋亂
滅獲仇雠肅清威神乃成靖仍顧勒石於陰山之塞以顯聖功
開帝用允若公極海汗明命舒展格吉呼嘯神祇吐納萬華當畫而文
星現不寐而白鳳來彰諸侯不朽之勳廣元后無為之化公於是有所
州紀聖功之碑路帥劉從諒死其子回關河之險情甲兵之衆乃敢揚
聲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牙悅天聰帝疑思奮神武公思察奇謀且
曰重耳在魯不聞利父死難渠受戮故以拒君况明皇舊官天井內地
路連河北背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
小無疑誦是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族今漳水雄兵常
山勁卒是為唇齒實懼固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命其奏乃妙

選使臣以勞輸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勸力從命絕壘間之石
收涇水之上游復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轉門叛將橫水餘光竊上相之
檢旗監晉陽之先鋒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集衆尚同
罷兵者效聚請有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
是五祖勳商之邑后稷遺周之邦不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榮重不
既難則是獎禍年逐主之風長冒頓朕親之俗詩稱燕室于道書謂
謀勿成雖是同欲家裏大破草謀運籌制勝舉無遺冊防微慮遠必
神機授絃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固墓尚初曹參之飲酒方酣米有軍
書奏聞或投或廢周勃水淬鄭刀萬里來表尚之頭顱二塚英黃尤之
有聲歡聲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暴立功勳鎮定風俗居
事主使集序

鄭亞序三

三

是之重也公於是有所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教宗英可汗獻琛輸寶
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士脫呼韓谷羅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固或解
辭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冊光被明命公於是有所謝回鶴之命五慰
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周將優仰邸店之符微龜龜
之錄聞之者可以祛孽憤得之者可以弼邪闕每牙管既拔芝泥將
嘗於前席親校筆札公亦今陰可紀上聞如飛時有急宣閣於雲
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幾難終日宣室未召我恨其聞公則
於封章連拾說冠當乙夜觀書之暇未嘗不耕美再王此文豈可與
周蕭而擬於後庭閑手虛而究不同世者論功報德耶歲在乙丑華公
常伯以天子之道實將神機一舉而風雨散存於不傳三年歲既廣

頌北堂之詩。四年殊後。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屠之俗。僱兵反朴。四海齊定。思欲增鴻名。光神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而誌之。謀銷舒名。實蒸餅文。質類於上。常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大猷位既。畢華夷會同。方持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後採公。王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太子。盡王。之盛事。極巨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為書就掩。然備進先帝之藥。就為。手之齊。咸同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為大浩。析於吳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閎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與詩。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紙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故出為桂林。九月。公書。

鄭亞序四

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此郡。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味不完於化。咸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懼。幾移朝夕。援筆而後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塗。辭讓不及。周濟繁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書。而乏清峭。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春之為候也。則風。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北則。之為屬也。北則。或。之為患也。如。或。者。焉。不傳之。以。不校之。以。焉。如。者。仲尼。之宗也。位止於。司。師。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姐。旦。者。我。焉。是。以。保。衛。傳。記。左。右。族。宗。召。公。畢。公。寅。亮。同。宣。威。著。大。訓。克。為。元。龜。焉。與。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大。威。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聞。初。雷。先。聲。

有歎伐而不知儒術。杖卓嚴忌。善為文章。而不立廊廟。自是已降。其類。實煩。惟君。臨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緒維平。成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乎。厥。躬。華。夷。仰。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中。之。難。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近。自。應。制。文。字。涵。濡。成。風。全。書。不。規。氣。味。平。生。重。寶。一。臨。嘉。言。報。付。其。高。者。縱。能。徒。發。議。論。自。成。佳。篇。不。知。與。其。人。其。書。何。所。取。也。此。序。尚。有。古。人。序。體。可。擬。類。俗。葛。端。訓。

鄭亞序五

李文範集進目次

吳郡 萬 肅靖調甫 評輯 弟萬 肅靖調甫同評

集序

鄭亞一首

冊文

上尊號玉冊文

制詔

贈裴度太師制

授狄讓謨兼益王傳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李文範集

目次一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賜劉沔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賜石雄詔意

奏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狀

儀禮法寺大事

表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賦

畫桐花鳳扇賦 并序

白芙蓉賦 并序

姚姁賦 并序

振鶩賦 并序

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張公

神道碑銘 并序

李文範集

目次二

記

掌書記廳碑記

歲

丹辰歲 并序

舌歲 并序

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表蓋以周勃為功臣論

漢昭倫

簡悅表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得賈充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李元鏡集

目次三

臣友論

賓客論

謀議論

伐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近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近世民相論

近世郎士論

李元鏡集

目次四

臣聞。敬皇。首太古之。降。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年名。若古。昭。顯。玉。訓。為。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則。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吳。寧。所。以。開。至。聖。也。貴。者。明。而。未。定。帝。華。不。協。拾。胤。傳。聖。源。惟。至。公。先。唐。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克。終。於。唐。侯。文。興。於。代。郊。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降。下。清。明。薄。告。光。耿。四。海。玄。德。莫。邪。天。休。大。齊。日。角。見。表。志。氣。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矣。錄。是。昭。德。憲。運。算。賢。遠。任。為。不。自。滿。成。不。敢。康。罔。監。於。日。不。通。於。色。自。闔。壺。以。施。王。教。錄。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數。名。實。學。乾。綱。擇。聖。紀。修。上尊號玉冊文一

舊典。協誠。贊。乾。嘉。德。款。泰。一。道。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言。遠。無。歲。後。近。無。留。命。祈。玄。祖。而。帝。雨。降。祀。靈。歡。而。嘉。穀。登。省。刑。罰。而。達。字。消。谷。倉。康。而。餘。燠。息。去。歲。龍。祈。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饒。寶。昭。臨。然。猶。言。訓。且。為。所。昭。於。道。民。衣。城。煥。雲。漢。其。章。溫。恭。教。遞。承。大。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成。藩。之。心。德。風。偃。於。羣。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禘。宮。每。懷。嗣。徽。烝。烝。而。慕。所以。奉。茲。嘉。訓。討。越。而。儀。同。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嚴。劉。之。罪。與。例。隱。之。仁。回。電。收。霜。為。之。反。汗。及。軍。子。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戎。兵。謙。臨。是。受。五。教。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千。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仰。需。何。淺。斯。所。謂。神。威。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載。鵬。之。

倫。聖。唐。謝。邦。伯。黃。髮。耄。背。不。謀。而。違。曰。陛。下。玄。默。天。時。輝。光。日。新。大。矣。孝。德。四。極。美。殊。誠。宜。玉。版。溫。潤。鏤。陽。明。之。德。神。寶。耀。耀。萬。斯。之。年。不。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命。哉。夫。德。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變。夷。震。懾。之。謂。武。威。而。運。通。之。謂。神。無。思。不。朕。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與。戒。其。能。舍。戒。其。美。壽。乃。作。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昭。然。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崇。揚。休。命。有。陳。謨。發。榮。之。光。烈。葛。端。調。

○贈裴度太師制
 教苑之儒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
 產。賢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
 之。楊。素。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燭。然。周。史。輝。煌。好。邪。所。忌。龍。蛇。於。時。
 暨。氣。霧。既。胡。魚。水。將。叶。條。風。孰。見。其。喜。愠。零。雨。皆。美。其。來。遼。未。踐。明。廷。
 遽。嬰。沉。痼。威。風。莫。測。於。舊。沼。虛。舟。長。往。於。夜。川。祖。謝。之。初。朋。黨。異。義。將。
 典。不。解。人。情。辭。然。弱。骨。皆。類。上。玄。漢。流。大。統。載。懷。先。正。宜。有。褒。崇。龍。蛇。極。
 於。師。恩。有。加。於。在。皆。豈。必。望。鄧。侯。之。壘。方。金。茂。切。過。梁。道。之。祠。乃。思。
 道。美。以。諒。高。勳。可。不。稱。乎。
 湛。澤。六。經。風。非。皆。自。然。之。妙。焉。瑞。調。

李太能集

贈裴度太師制一

十二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李德裕
 教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張王好。畜。
 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
 淳。前。王。今。歡。百。代。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粵。區。朱。邱。初。開。黃。旗。是。憲。
 以。兼。謨。慷慨。納。說。有。爰。緣。正。席。之。志。以。東。之。不。捨。俟。時。有。貢。勇。彈。冠。之。
 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時。欺。愿。職。有。歸。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權。在。首。飾。爾。
 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敢。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
 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悞。歟。
 漢。彭。詞。高。然。意。不。無。能。展。此。却。字。字。深。穩。非。俳。體。所。致。也。焉。瑞。調。

李太能集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一

十三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子○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子○之○聞○所○以○分○在○右○而○備○其○缺○而○
○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
○厚○其○祿○也○朝○散○大○夫○守○諫○議○大○夫○策○和○大○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
○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祖○諫○每○竭○嘉○猷○况○朗○璜○近○因○陛○見○乃○能○庭○爭○
○執○以○言○責○本○性○忠○誠○昔○峻○坂○乘○危○爰○絲○攬○轡○期○門○近○出○次○况○當○車○偕○主○
○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總○前○良○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
○藉○之○願○已○諧○願○賜○愈○多○貢○希○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使○思○可○
○簡○而○德○萬○瑞○朝○

李文饒集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一

古

○賜劉沔茂元詔
○軟○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申○令○營○眾○令○則○其○
○時○况○每○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動○色○應○節○而○耀○芒○洛○爾○帥○臣○為○予○之○
○佑○得○不○敬○順○天○遂○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敵○五○道○齊○進○王○元○
○達○久○昔○忠○憤○為○國○除○殘○率○兵○先○詣○軍○深○入○其○險○阻○拔○宣○務○要○害○之○要○絕○
○先○山○應○援○之○兵○既○以○枕○甸○必○當○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時○
○彼○凡○為○將○帥○誰○不○樂○此○豈○然○適○之○安○重○致○樂○伯○之○遷○延○止○不○副○於○詔○書○
○以○後○期○於○成○德○善○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軍○速○臨○賊○境○樹○立○威○
○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戰○策○擇○猛○將○時○出○奔○奔○令○彼○一○方○疲○於○奔○
○命○如○此○之○分○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國○征○羌○漢○宣○帝○詔○曰○太○白○出○高○用○
○李文饒集
○賜劉沔茂元詔一

○李文饒集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一
○古

○賜李佐招意

李德裕

卿○當○大○任○實○抱○元○戎○既○行○節○制○之○師○須○務○緩○懷○之○德○養○威○特○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塞○旗○深○入○本○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况○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改○韓○信○伐○趙○張○耳○為○東○吳○漢○征○蜀○劉○尚○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勣○之○取○平○壤○索○以○道○宗○李○靖○之○服○陰○山○副○之○公○謹○近○者○劉○沔○金○師○北○伐○據○中○雲○州○委○石○雄○先○鋒○太○破○回○鶻○朕○以○后○雄○近○推○龍○虎○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請○練○士○卒○今○撥○自○天○德○與○卿○副○項○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三○千○人○便○令○先○入○關○其○猛○氣○必○立○奇○功○倘○能○挫○度○故○巢○亦○自○勳○輝○元○帥○勉○於○率○下○深○務○協○心○體○朕○至○懷○以○圖○丕○績

李文範集

賜李佐招意一

上

卿○行○陣○之○始○乃○能○溫○文○暖○至○可○令○武○人○消○冒○績○之○臥○生○而○泰○之○意

○賜石雄招意

李德裕

教○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師○朕○所○以○求○勢○易○於○黑○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招○初○無○辦○嚴○盤○大○八○之○矛○果○能○遠○寇○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延○津○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推○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展○已○及○戎○軍○之○候○龍○驤○建○旂○必○叶○渡○江○之○謀○舊○史○昭○然○實○符○可○驗○如○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和○方○舉○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郭○艾○絕○一○萬○衆○立○抵○成○都○只○在○決○機○豈○難○矣○卿○能○辦○故○論○此○懷○然○則○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阻○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身○侯○珍

李文範集

賜石雄招意一

上

才○口○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常○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馬○柳○家○魏○武○帝○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為○萬○人○之○帥○督○千○乘○之○行○舉○必○責○謀○勳○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於○身○為○將○本○於○主○等○軍○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恢○弘○有○休○無○愧○侯○吉○之○司○有○瑞○朝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李德裕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別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美臣等至愚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季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典禮樂之備其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所載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放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祭服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並列後十二季文德集請尊憲宗為不遷廟狀一

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中書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也又高皇帝廟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風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封不厭功德茂威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成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崇尊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張儀歸文龍靜其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苞苴合結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僉以不朝終世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亦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邊陲節制章卑因備邊之勢自懷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或舍卒易師甚於共其或陸

梁美兵同於拒敵憲宗感祖宗之宿情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師順天

行錄志年修惠琳暨開新季年集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誼請觀其各城制其愛子不可通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享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稱中興之君元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艱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中興也然議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興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晉元帝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葬在江左亦能慕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歟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人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後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宜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振夷狄請尊憲宗為不遷廟狀二

李德裕集

請尊憲宗為不遷廟狀二

秋後文武之境土又為民矣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為人江漢美宣王能興義振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也仲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仲德吳王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昭德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情中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開奏謹錄奉聞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宣卿等所論。至好。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準量百王。規摹當代。無議上之嫌。不獨文采之高雅。其體面亦可法。

李光德集

續弄萬宗為不通府狀三

三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李德裕

右金月十二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奏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視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而後與魯肉轉相引。不為此。則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臣嘗以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難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則不為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連為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開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約。陳司馬叔虞而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汲黯其布破為布。則

李光德集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一

三

知先於後。總不為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同車。曰。此何者。莫能等之。及極如將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同心。固不為黨也。何者。為黨。漢書稱朱博陳成相。為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鈞黨。總受誅矣。以王制言之。非下幸也。總朝何晏丁璠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起風俗。絲麻大壞。此皆為朋黨也。魯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克。子游子張之未仁。曾子羅卜尚喪。起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為火。惡阮不掩。蓋固宜稱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黨。魏徽。魏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魏黨而將。魏者以四豪為首。於是背公成黨之議。咸守職奉上之義。

廢矣。此而蒙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請詐。常以勢力相高。今未○知○元○和○以○奔○夫○獲○勢○之○徒○擅○智○名○利○之○單○凡○方○孔○門○上○格○實○同○聖○聰○臣○房○玄○終○之○道○可○得○行○矣○不○必○取○黨○成○羣○以○臣○觀○之○全○所○謂○黨○者○進○則○誣○害○忠○附○下○周○上○歛○歛○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除○附○者○則○異○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通○孔○門○顧○丹○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舉○事○則○庶○裨○益○明○伏○望○陛下○留○心○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終○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懇○之○至○謹○錄○奏○聞○

李德裕奏孔子門徒事狀二

三

用黨之禍自古已然。積至以久未聞。真可痛矣。為端訓。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李德裕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太宗二年。拜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按左氏傳云。褒貶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格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致其言。而用其道。況寒輝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坐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使與丞郎出入。選用。以重其選。

重諫官一秩。自是諫論。然朝廷不乏重品之官。重秩未闕。在崇言之。李德裕集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一

二

何評。評發口之報耶。吾又懼增秩之端。以三職也。昔人有言。三職。臣宜成。吾輩今日。略討古人。俯仰時事。不可謂中無勸戒也。立制之。目此語。當與諸君交勵之。為端訓。

議禮法等大事

李德裕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疑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為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得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差權。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公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議禮法等大事一

先據經義。次引史策。此漢廷章奏之準也。今日朝廷進封之文。所以不可讀者。皆傷於自為意見。遺却前段耳。
葛瑞州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李德裕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折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歸主客。戶大秦穆護。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若臣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弘聖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不遇大聖。孰能拯之。臣某等中謝。伏以三王之前。皆垂拱而理。不可得而言也。厥後周漢成康。漢魏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哲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嘗有外此之教。點中夜之氣。東漢楚王。英始威桑門之饒。淪於左道。桓帝更增奉益之。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晉太康。雖乃非大聖。臣等上言。尚老莊斯教。未行至東晉。因吳人之施。薄張。孫權之禁。政始建。臣等乃

李文範集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一

譯梵書。宋齊梁陳。其教浸盛。好人不經之說。陋乃詩書。因承後漢之隆。推仁孝。運祚浮促。纂承相尋。二百年間。五廢朝市。君無殷宗之福。臣無衛武之年。威廢寂寥。斯可明矣。高宗神堯皇帝。方欲剷除斯弊。掃中區。時屬宰臣蕭詠。本梁氏之子孫。尋覆車之軌。厥後昭明。詔以迄於今。遂使土木興妖。山林增構。一歲之秀。必極雕鐫。一川之腴。已布高刹。鬼功不可。人力宰堪。耗盡生靈。侵減征稅。國家大憲。千有餘年。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明紹於天。粹合於道。然霸圖而功成。入聖域而德優。常欲天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教。思必無邪。先定眾心。獨發英斷。欣逢此之教。皆列齊人。牧高墳之田。盡歸王祀。正羣生之大。咸遵六令。之。曉風。出前聖之模。為後王之法。龜範功。德。

煥炳圖書。臣竊低極衡。其能裨益。愧無將明之功。徒懷效顰之心。千古
未逢。百生何幸。不任忤贊。強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賈人功。振青壤。為通亡之鼓。是釋人實實。紀靈國家。慶數語折得。心
朕。易端。訓。

李元健集

賀表表諸書德書表二

共

○○○蒿桐華鳳。前賦并序。李德裕。
成。却。大。吼。江。磯。所。多。植。然。桐。每。至。暮。春。有。雲。禽。五。色。小。於。玄。鳥。未。集。何。
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而。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絹。以。償。
程。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今。綠。江。曙。榮。鮮。葩。芳。法。朝。露。掛。華。輝。芳。霞。舒。鳥。嘲。嘲。芳。星。布。彼。
嘉。桐。芳。貞。且。倚。常。春。子。發。其。枝。直。勝。離。之。綠。族。又。樓。於。子。環。於。彼。雲。
露。芳。甘。且。白。涵。晚。月。芳。酒。鮮。澤。直。青。鳥。之。靈。傳。希。飲。芳。玉。夜。有。嘉。枝。
而。不。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惟。人。間。之。羽。翮。遠。花。潔。而。春。歸。
忽。雨。散。而。川。奔。長。升。穴。之。何。遠。想。接。地。而。已。隔。天。有。妙。工。刻。其。象。容。宛。
宛。芳。若。含。珠。於。芳。葉。飄。飄。芳。疑。振。羽。於。先。風。應。紅。粧。之。素。扇。空。收。芳。
李。元。健。集。 五。回。芳。君。為。賦。
如。霞。不。有。美。人。增。華。然。約。雀。何。憚。而。輕。驚。南。朝。為。扇。女。來。寫。石。成。時。未。
若。繪。斯。禽。於。松。是。功。源。風。於。羅。屬。非。歌。終。長。缺。之。清。香。掩。馬。於。之。微。情。
庶。王。女。之。提。攜。列。昆。庭。之。瑤。宴。乃。為。歌。曰。
青。春。晚。芳。芳。即。蘭。敷。數。華。芳。陰。容。滿。美。斯。房。芳。類。鵲。鸞。具。體。微。子。容。色。
丹。彼。飛。翔。於。霄。藻。此。藻。給。於。水。流。難。清。秋。而。已。至。常。愛。玩。而。忘。餘。
擬。物。形。容。劉。應。請。公。頌。德。化。工。之。巧。乃。尺。幅。之。內。宛。然。而。都。四。詩。之。
風。格。則。非。大。手。不。能。矣。 葛。瑞。訓。

○○○白芙蓉賦 并序

李德裕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華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秋後風業甚。清溪舟楫。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度。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所作。因以抒思。廣得其場。第焉。

朱明夕霏。佳木映陰。蘭未歇其芳色。馬尚流其好音。之回塘。芳清素。環修渚。芳碧流。溪。誠有感於逝節。更新得於賞心。是時。黛雲已。紫霞英。始發。接瑞彩。作波上。提纖莖。於蘋末。忽疑巨珠。耀清。暫觀其明月。復似。晨子映松。遙觀其水。雪煥列宿。於其河。推良辰。於方折。照白雲。於霞。散飛鳴於林樾。余乃鼓枹。世入。澄瀛。七。中。日。楚。人。呼。度。柳。杞。處。蘭。荷。與。回。客。與。放。志。遠。禁。近。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萍。平。飛。離。鵲。起。鵲。鵲。作。水。

白芙蓉賦一

其

珠而。纖葉連波。紋而。抗莖傳羽。危而。適性。公金絲而。寫。竹。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渚。而。轉。清。既。而。稍。憩。川。陰。暫。遊。霄。外。極。望。將。闕。靜。無。夕。露。又。如。遊。女。解。佩。於。漢。曲。空。妃。採。蓮。於。滿。瀨。舒。藻。藻。以。為。席。倚。立。荷。以。為。蓋。發。巧。笑。之。芳。芳。感。佳。期。之。來。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葉。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沈。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華。容。縣。是。南。國。之。殊。以。為。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玄。寤。於。瑤。池。使。靈。根。於。天。漢。恨。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隱。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臨。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秋水。凋。兮。秋。露。濃。成。華。落。兮。歎。芙蓉。落。花。散。芳。君。不。識。萍。實。丹。子。君。不。建。想。佳。人。兮。密。靜。虛。額。如。玉。兮。無。治。容。

工巧妙。兼洗穢六朝。其轉處真可當蕭詠之春。蜀端詞。

李德裕集

白芙蓉賦二

○ 蚯蚓賦 并序

李德裕

此肥多蚯蚓所居臨流寶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樂之術因戲為此賦令稚子憚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蜷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簡或貴緣於食案余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編山阿無乃虞吾身而為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游齊師之芝亦開蟬德之燈視封穴而知雨驗中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併焉戴粒而進若匠楚之冠律岳絕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垣緣壁淫淫奔奔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暑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濺而自適生雖暗而

李德裕集 蚯蚓賦一

公慶明堂之仕有微遇而不能者故以蚯蚓喻之其言有後凌亂顯然譏刺之微詞至末乘便無勢四語則自傷之極矣 葛瑞詞

○ 振鷺賦 并序

李德裕

此郡帶江隈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群飛其於林杪余所居在峯岑之上晚眺一川龍其注來有以自適因為此賦

日之夕矣川陸載陰有羣羣之振鷺顧傍匹而弄奇始連渚以龍下若清起於清渚俄矯翼以歸來疑霰集於平林爾其進止有度不徐不疾散雪彩於江潭映霜容於寒日映楓葉而指見入蘆花而遙天欲其間之翩翩感余生之憂懷安乃不為鷺退常與鴻冥乍回合兮如絲忽家落乎如星恒汀渡之靡靡棲岵岵之青青又似素龍陳於曠野白華森於廣庭悲夫綠條弱葉非所據蕭瑟而多風亦扶疎而受露豈不知破澤可宿利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恩博秋之當路逮乎天清余收仍

李文德集 振鷺賦一

立道潛意態閒暇羽毛未成或暫注而得進條或終久而守空沙以延佇若回父之輕船重背曰振鷺于飛于彼涖洲即日適其本無心於去留思有客於微子愧植的於充丘信前禽之可玩何必從海上之羣鷗

詞詞清琢立言亦峻 葛瑞詞

神道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公
夫○臚○氏○長○必○備○明○堂○之○制○荆○璞○玉○終○為○大○國○之○寶○士○或○起○漢○釣○而○
還○時○會○亦○有○披○荆○榛○而○贊○王○業○求○之○古○何○伐○無○賢○大○和○六○年○開○府○儀○同○
三○司○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岐○山○公○實○封○三○百○戶○扶○風○馬○公○以○
侯○印○罷○歸○至○開○成○六○年○九○月○四○日○薨○於○永○嘉○里○第○享○年○六○十○三○詔○贈○
州○大○都○督○明○年○二○月○八○日○以○南○海○鼓○吹○奏○於○京○兆○蒲○陵○之○原○馬○公○即○國○
之○畫○忠○衛○主○之○臣○也○公○諱○存○亮○字○季○明○大○父○瑾○皇○銀○青○老○祿○大○考○
皇○朝○議○郎○房○州○長○史○公○之○先○族○隨○奔○嘗○以○百○萬○効○兵○號○為○馬○服○制○秦○
魏○因○而○氏○馬○厥○後○文○武○派○分○英○華○不○絕○武○則○仲○威○百○靈○歸○而○表○海○之○
華○文○範○集○

杜國馬公神道碑銘一

則○研○道○六○經○統○懷○而○授○業○公○總○前○業○蔚○為○俊○器○終○始○一○德○貞○明○公○
宗○時○弱○社○主○仕○風○儀○成○帝○欲○分○時○季○之○勞○翼○皇○儲○之○重○
惟○出○侍○龍○樓○贊○蘭○英○結○珎○之○精○規○桐○葉○剪○圭○之○戲○此○則○史○冊○之○保○
帝○欲○秩○出○納○之○司○糾○梯○航○之○貢○於○是○副○洪○羊○而○實○天○庫○
衡○此○又○孔○僅○之○方○畧○也○帝○欲○具○節○車○旂○宣○明○蒙○服○公○
立○規○模○疊○煙○霞○以○散○王○侯○卷○虹○蛇○而○給○妃○后○卿○
齋○於○九○游○此○又○孫○通○之○文○物○也○帝○欲○順○時○巡○以○察○風○俗○
園○陵○公○於○是○廣○靈○園○以○樹○農○功○采○蘋○宮○以○列○珍○饌○
齋○夫○授○給○之○詞○此○又○卜○式○之○理○上○林○也○帝○欲○
是○秩○視○王○鈴○榮○如○金○鈕○以○奇○謀○而○協○上○將○以○忠○
慈○而○暢○皇○猷○尺○籍○五○符○

之○勤○訓○馬○簡○士○之○要○雖○程○功○於○衛○霍○終○歸○美○於○程○李○此○又○許○
奢○也○元○和○十○三○年○公○自○神○策○軍○副○使○詔○受○雲○麾○將○軍○左○監○門○衛○
內○侍○省○事○兼○左○衛○功○德○使○公○於○是○金○湯○天○壘○雷○電○皇○威○
取○材○能○於○七○萃○備○牙○爪○則○數○逾○十○萬○竭○心○殫○則○必○九○
師○戴○鶴○魚○麗○之○訓○文○簡○貝○冑○之○威○羽○葆○靈○旗○之○飾○
於○殿○廷○侍○郎○丘○則○錦○繡○旄○於○原○野○公○珪○璋○提○器○禮○樂○資○身○
此○之○後○隸○門○多○溫○恭○之○士○知○呂○蒙○於○行○陣○重○郊○
授○趙○襄○之○奉○漢○朝○武○畧○多○孫○去○病○之○門○此○又○方○召○之○
宮○掖○無○虞○蜂○蟻○暴○起○塵○驚○王○座○熊○突○彤○闈○良○媛○以○
責○得○患○宸○慮○未○經○於○細○柳○天○行○俄○及○於○
李○文○範○集○

杜國馬公神道碑銘二

也○公○於○是○覽○義○皇○之○書○駐○豐○隆○之○暇○開○翠○屏○而○
六○龍○指○虎○於○冠○之○兵○調○停○太○官○之○膳○犀○兕○既○成○於○
與○公○通○率○玄○甲○而○清○紫○微○奉○翠○華○而○入○黃○道○此○又○
也○於○是○其○食○井○賦○紀○功○旂○常○文○錦○玉○帶○網○繆○
退○坐○樽○俎○而○監○淮○海○衛○璫○之○忠○勤○也○馳○輪○車○而○
捐○寵○綬○而○授○松○檟○楊○王○孫○之○達○命○也○歸○卿○里○而○
也○慶○忌○嫉○邪○之○心○萬○石○周○慎○之○志○保○貞○廣○而○
睹○漏○河○之○初○知○機○見○履○霜○之○漸○士○君○子○以○推○公○之○
南○監○軍○使○詔○除○內○飛○龍○使○在○一○紀○功○勞○六○
竊○害○詭○衛○之○患○通○趙○足○交○頸○之○安○瘁○精○爽○於○北○
展○播○芳○烈○於○來○代○旋○以○

股肱近地。河關要津。爰假信臣。再監戎旅。繡衣宣行於阡陌。金組募其
於松楸。為子為臣。忠孝備矣。既而以疾告老。乞還京師。累表抗辭。留中
未下。天子眷懷舊德。注意貞良。久而乃從。不奪其志。此又終始之大節。
古今之至人。長慶初。某忝職內庭。獲親公之儀表。玉山峻嶺。瓊樹高柯。
雲子孟清性端莊。進有常儀。張子鶴小心畏忌。每遠權勢。御北庭。凡天
香滿衣。膝八股。而幸玄洲。捧六鈎。而璫青兒。歎名光輝。當代真偽。夫人
岐周夫人王氏。寶劍蚤沉於清渭。珠光先闕於黃泉。嗣子瓊林使朝議。
大夫行內侍省。其官局令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襲重封。
一百五十戶。賜金魚袋。元某夙稟英才。蚤聞詩禮。守公法度。以紹家
風。次子幽州監軍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內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
李元健集 柱國馬公神通碑銘三

元朝議大夫其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償儒林郎守內侍省內
府局丞上柱國元真等。金貂相映。朱紫交輝。鳳毛歸美於一門。麟足皆
期於萬里。以其知公故事。見託斯文。刻石路隅。展紀佳績。俾後代知天
子聞駿驥而憶名將。鑒丹青而思蓋臣。乃為銘。
明堂巍巍。天如前施。木帝乘馬。是能星馳。鳴咽鈔鈔。車馬是司。趙秦同
出。後有帝枝。馬服生趙。秦原交馳。戰國更霸。造相威長。趙國長平。秦始
開基。劉黑諸孫。蕭索無遺。劉即范氏。累乃龍師。厥派絲絲。導源乃知。貞
元年。中公侍丹墀。一舉及物。知無不為。進退謬詳。行無越思。明明六聖。
信任不疑。赫然貞臣。顛危必持。理身清靜。成國雍熙。實本兵柄。左右皇
威。內則七萃。七萃如龍。外遇百蠻。百蠻以綏。冬有愛日。人心所趨。疾風

勃革。輿論欽之。始去禁衛。萬夫涕洟。遠總天庥。六閭化變。盡瘁事國。形
神久疲。監視諸侯。琴書自怡。金印組綬。去之若遺。陶徑潘園。優游在斯。
長慶六年。詔樹豐碑。上將刻字。文以好辭。後十六年。蓋臣其妻。原降松
檟。子霜露已滋。苑池臺榭。芳標蕪可悲。視塵根子。空嗟蔓州。象貞珉兮
收瑰色絲。
此擬古人。格律得之左氏。字句精琢。愈益高渾。有志於古而下筆大
之易。率者志以此種大集也。葛瑞詞

李元健集

柱國馬公神通碑銘四

五

○掌書記廳壁記

李德裕

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為從軍之職。故楊雄傳。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珠健學源。濟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操刀為之。滿志師文。鼓瑟初不可窮。則不能保是職也。昔安豐侯黃琬。出還京師。先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琬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及寶憲貴寵。班固傳教之。從皆置之。或慕以典文章。憲即文章之成。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皆記室。自東漢以後。大才高名之士。未有不錄於走選。其簡才之用。亦全焉。石渠之亞。以河東精甲十萬。封于千里。半羅胡。將選制。選期惟師旅之威。容為列藩之儀。表典茲用。微代有英。是則用者。李德裕集。掌書記廳壁記一。

兵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遜。咸有制作。存於邦。其所不知。蓋明如也。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外父。常典斯職。尋以才識。與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供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林公。以人文掌宸翰。因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總斯職。著不亦威歟。而中嚴。丞相高平公。始自樞密。以屏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為主記。明主惜其忠規。復拜舊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後接崔君之後。文學室。虛才術。其迨。總清塵。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蘇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於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統戎為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轉過。慶。絕。不。為。安。德。脫。堅。如。鐵。萬。萬。如。

升衣歲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為於事君者也。夫述陳而言。親者危也。述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倚寵光。若不受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詐。常獻大明賦。以佩願。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替張敖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還徵尚。謁誠盡規。不避尤悔。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疎遠。猶思。服替謹。稽首上丹衣六歲。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一宵衣歲。先王聰政。昧爽以俟。鷄鳴既至。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友不忌。無俾善后。猶去魯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李德裕集。升衣歲一。

正服歲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然亦識縹緲。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三深獻歲

漢文深賦。詔還驛。驛鑿。徐。驅。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爽。阮。焚。筒。布。則。毀。道。德。為。累。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四約論歲

惟后約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勢沉溺。舉白浮鍾。魏。秦。凌。霄。作。宮。中。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五祥邪歲

六防微歲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
孔臣倡厥○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作○
栢谷激行○豺豕塞路○覩貌獻殄○斯可戒懼○

李父健集

丹泉金二

舌
歲
并序

李德裕

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魏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未哉！君守東園，於公尊榮未減其處。觀金后之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獨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還於海曲，嘗竊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可以正人倫，明得失。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在位其所言而已矣。豈必緘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揚子稱訥有書不錄，筆言不存。舌張俄以舌存而交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魏公之夢，乃為口箴云：粵有帝舜，泊於殷宗。龍命惟允。舜命九官曰：高士龍允。宗夢傳範其代。龍亦內朕命故曰龍允。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生，陰汗乃發。傳以爲作。

古箴一

舌一

舌三寸而為帝師。徒見妻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將以可悲。雖言必有
 中而適其時。子房能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達不拔。無以免繫。繆
 衛無咎。夫其剗外向氣。於是士惟敬仲之難明。繇匠石之無質。揚子曰。
 重則有法。輕則招愛。言能如是。可以寡尤。
 涉歷之言。自必危悚。

三良論

李德裕

○移○之○殷○三○良○詩○人○刺○之○矣○秦○秋○說○之○矣○今○不○復○議○雅○三○良○許○之○以○死○
 而○前○代○無○識○何○也○且○臣○道○莫○順○於○故○君○孝○友○莫○感○於○周○官○故○孫○尚○不○拘○
 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拘○於○文○武○二○王○三○良○誰○可○許○之○乎○如○三○良○者○
 所○謂○殉○葬○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幾○矣○馬○得○謂○
 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恩○之○以○死○君○子○猶○嘆○斯○言○之○玷○不○可○
 磨○也○豈○得○以○生○同○葬○樂○歟○共○埃○塵○以○為○忠○乎○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
 或○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臣○唐○殺○身○成○仁○代○有○見○錄○莫○不○顯○一○身○
 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誰○楚○赴○丹○陽○而○存○漢○教○
 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餘○年○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

李文饒集

三良論一

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深○文○子○論○確○可○委○誠○然○三○良○所○以○同○殉○而○無○異○詞○者○或○孫○於○先○君○之○
 遺○命○有○不○可○違○是○以○舉○國○之○人○雖○欲○百○身○以○贖○之○而○不○可○也○夫○賢○者○
 誠○重○其○死○然○摧○不○自○我○此○固○與○匹○夫○匹○婦○之○為○諒○而○經○於○溝○瀆○者○異○
 矣○
 葛端訓

張辟疆論

李德裕

楊○子○美○辟○疆○之○覺○陳○平○非○也○第○以○童○子○庸○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
 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投○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
 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特○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
 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
 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
 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表○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死○
 其○幸○豈○能○為○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之○此○慮○
 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益○先○
 朝○慮○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歟○初○郡○商○以○給○呂○祿○計○亦○當○矣○

李文饒集

張辟疆論一

同○物○雖○入○此○中○尚○不○敢○言○誅○諸○呂○豈○不○與○我○賴○產○祿○皆○從○建○之○人○
 能○之○士○信○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唯○乎○與○其○國○之○於○難○豈○若○割○之○於○
 易○然○是○而○言○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為○謬○矣○留○孫○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報○
 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義○居○正○孫○此○知○不○尚○權○術○明○矣○
 辟○疆○之○策○不○過○為○曲○還○保○固○祿○位○計○耳○未○嘗○及○國○家○之○安○危○也○此○三○
 何○可○謂○之○權○術○此○篇○雖○駁○辟○疆○而○曲○還○聽○回○之○罪○隱○然○言○外○雖○老○吏○
 斯○獄○不○足○過○也○
 葛端訓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封文布曰終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亡亡與亡盡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為論此言足以激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傳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嘆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歿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王產祿終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繇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在呂氏用事權相王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濡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終侯繫累室盡雖明其無罪所謂陷至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由突之義揚子稱益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俞堂書文選集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四三

陸之俊高者難攀半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於人則心致君持議若表公者亦與並為仁矣袁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使忠於守奉害錯之罪○賈誼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引賈傳並論袁之陰陽傷於仁治罪益無所逃矣○葛瑞調

○○○漢昭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諸霍光者上報怒曰敢有諸級者坐之周成王有慈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說遂使周公猷然而東歸之詩作矣漢高祖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或季布使酒難近○蘇歸膝膝都疑費生擅權紛亂○欲珠賢士景帝信說誅罷錯兵解○漢三公所請執依疑之心未幾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信海賊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後宣統而孫權酷任忠臣之效也○魏弱冠而祖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昭論一

一

四三

帝車馬至張禹第待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終由禹有隙乃言新學小生○禹遂誤人主立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養之恭○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始國指鄭龜退於宋妖不基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鑒戒○范雎非實心尊恭者也而昭王聽之不疑遂能強公杜私以基霸業蓋有以辨其所言之理本不可易也故必審天下之我者然後能斷天下之事耳○葛瑞調

○○張衡論

李德裕

○○張衡論
 夫○說○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苦○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獨○不○得○自○
 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
 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仲○尼○聖○人○也○倘○美○穎○子○之○行○哉○與○我○同○志○
 稱○舜○武○愚○不○可○及○歎○遠○環○來○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
 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
 足○以○避○直○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衆○氣○之○世○而○通○道○多○懼○殆○於○危○
 亡○疎○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賢○薄○為○數○奇○救○生○
 命○大○為○多○福○樂○易○或○重○真○漢○相○容○貌○憚○單○子○而○遺○懸○於○時○遇○說○而○頌○宜○
 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令○之○泰○也○蛟○蟻○皆○得○保○其○生○余○又○聞○之○
 季○大○饒○集

荀悅集王商論一

○○張衡論
 夫○說○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苦○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獨○不○得○自○
 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
 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仲○尼○聖○人○也○倘○美○穎○子○之○行○哉○與○我○同○志○
 稱○舜○武○愚○不○可○及○歎○遠○環○來○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
 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
 足○以○避○直○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衆○氣○之○世○而○通○道○多○懼○殆○於○危○
 亡○疎○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賢○薄○為○數○奇○救○生○
 命○大○為○多○福○樂○易○或○重○真○漢○相○容○貌○憚○單○子○而○遺○懸○於○時○遇○說○而○頌○宜○
 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令○之○泰○也○蛟○蟻○皆○得○保○其○生○余○又○聞○之○
 季○大○饒○集

季大饒集

張衡論一

○○張衡論
 夫○說○論○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教○之○臣○然○臣○有○忠○
 邪○時○有○陰○陽○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小○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
 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臨○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
 國○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
 在○獨○益○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衆○斷○耳○
 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敖○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
 以○義○同○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大○非○衆○之○行○也○漢○文○帝○誅○薄○昭○斷○
 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中○伯○有○孔○碩○之○詩○晉○唐○送○文○公○此○如○存○
 之○感○况○太○后○尚○存○雅○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
 季○大○饒○集

○○張衡論
 夫○說○論○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教○之○臣○然○臣○有○忠○
 邪○時○有○陰○陽○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小○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
 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臨○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
 國○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
 在○獨○益○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衆○斷○耳○
 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敖○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
 以○義○同○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大○非○衆○之○行○也○漢○文○帝○誅○薄○昭○斷○
 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中○伯○有○孔○碩○之○詩○晉○唐○送○文○公○此○如○存○
 之○感○况○太○后○尚○存○雅○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
 季○大○饒○集

為瑞胡

手位

三國志

此種辯言公嘗聞焉。以至防非無端而為此靡術之言也。夫良臣
不計有英居不世出治亂所關事權為重一失則不可復得者可不
慎哉。○

李

羊祜對賈充論一

續編

李太僕集

十三
于
一

未數句當時必有可拘

荀端調

李德裕

李元鏡集

忠諫論一

之舌則全以權竊用事失之遠矣

萬端調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獲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常理雄辯不足
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諂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
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哉仲
大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
邪人破膽矣余歷仕六朝弼諧二主太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郭武宗
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人君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言如是
臣下亦當然也其有辭若波瀾詞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
聽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
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李德裕集

王言論一

此段議論可列講義 葛端訓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
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箴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嘆張華
顧優游而不獲以無功勳而後華谷傳亮辭職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
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倘有所恨況常
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忤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
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排者如荷戟以當殺然閉關以待暴客若
拾戟開關則危難立至退者不以去者以退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
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歸木必皆
斃祿而患去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諫司謝病辭免并即退還澤國自

李德裕集

退身論一

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為不問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錄於舊集思將
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臣浪而進肆去惟木而
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羅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
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惟有遵違善
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甌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孫去而不困其次
劉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却子以紓亂皆保
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
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觀公自道之言則知朋黨之流禍不獨害於爾國由於爾家矣可不
惕哉 葛端訓

○袁俠論

李德裕

袁盎汲黯皆袁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趙主之於英傑。常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用。駕馭之術。惟漢高祖盡之。察布歸漢。高祖方踞林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路側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漢而造章。躬殺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羽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降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路洗召之。不為薄矣。孫山夷狄之謠。詐者也。非將門英豪。不

袁俠論一

李德裕集

英傑論一

不能。或難求道。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學道。可得乎。徑山對曰。學道者。惟後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雖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分別精潔。可為無節人吐氣。葛瑞訓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於英傑。常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用。駕馭之術。惟漢高祖盡之。察布歸漢。高祖方踞林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路側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漢而造章。躬殺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羽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降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路洗召之。不為薄矣。孫山夷狄之謠。詐者也。非將門英豪。不

英傑論一

策奇傑。其戰鬪之氣。勢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記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鷄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此段屬階。至今為梗。蓋恩甚賄。盈。以至於此。德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慨與善論。葛瑞訓

宰相不能用在廷之臣。而別通賓客以參謀議。上疑下忌。解不孫之矣。此論可動左右。可而用

賓客論二

代國論

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為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士國之餘。而能
為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愈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妖美之色。盡
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患。鮮
不終此。災難所謂必有女。茂林喜姐已衰。如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余不
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推經之酷。禍及三世。得堅納慕容
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衛姬敗成。梁武取東昏。所幸至危
兩隋文廢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國敗之著明者也。又及婦人。則子
反廢於奔命。吳八始叛。楚矣。吳項至晉。世祖急在為政。戎狄乃息。幸天
李德裕

王述者。所謂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奇論也。格論。高第類

文章論

親文典論。得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
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
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絃奏。必有希聲
窮。眇眇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涸伏。遙遙觀之者。不厭從。凡常
言大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諸公。在
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
輕。為難。語雖甚工。則未達夫判辭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瑕。文音
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故其
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對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之
李文饒集 大車論一

音韻。所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觀。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音蓋以言妙
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言詩。有句。此語。四韻。三韻。皆用。有
助。色。四。舉。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雙。耦。三。韻。二。韻。七。韻。十。韻。十
信。是。也。至。百。故。篇。無。定。曲。辭。察。累。句。聲。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
韻。無。有。隻。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契。也。甚。矣。世。有。非。文
卒。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操。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聲。諸
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獻。今。載。於
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杆。軸。得。之。淡。而。無。味。琢
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
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肯。也。○此。論。在。當。時。與。韓。李。言。文。之。旨。頗。合。端

五

李德裕

人物志論

葛端綢

朋黨論

李德裕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變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譬足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衰。黨綱之士。始以議。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雖特。名教斥遠。佞邪雖垂天。道備不失。正合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將為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倖臣也。所謂教孫升。木必大害。人穴居。成社。不可黨。整漢之黨。綱為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綱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亮之羽翼。驍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則。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雀角。之。李又健集

朋黨論一

如。海。陰。夜。下。危。妖。露。為。霜。白。日。為。怪。異。大。道。之。行。當。公。和。矣。
朋。黨。論。一

近作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王。與小人。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君矣。元成二后。皆有。吹簫。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石。顯。所以得。竊。政。矣。唯。人。居。少。壯。其。者。則。能。反。是。如。次。帝。雖。有。郊。通。趙。談。所。信。者。貴。雖。張。讓。之。名。多。以。其。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知。他。實。上。六。十。年。有。明。也。故。君。聽。不。或。政。無。煩。煩。近。則。開。元。初。有。有。妻。妾。在。前。以。為。之。樂。外。有。姬。妾。蘇。宋。以。脩。天。下。之。政。行。元。成。之。欲。享。富。貴。之。樂。李。又。健。集

近作論一

李。又。健。集。其。欲。何。也。作。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此。之。理。哉。
致。此。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朋。黨。論。一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禘○漢武剪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鷄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齋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苟卿曰○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便殿言及方士○皆請詐多端○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予中無事○以此遺閭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也○事以

優笑者之耳。斯言信矣。大凡方士皆習靜者為之。隱身巖穴。衣木屨。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耄耋之召哉。敢自銜其術而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知。則公孫卿樂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銜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耶羅邇婆娑寢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謀論平正。却起潑駁發葛端調。

論人小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也穢也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也以怨報德
 其甚者也也背也本忘義抑又次之便僻者疎遠之則無患矣也穢也者不
 信之則無尤矣也惟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昔太
 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鵲食椹而懷恩以怨報德
 者不及傷蛇遠矣也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鵲遠矣也至於也公負四馬之惠
 宰嚭遺羅襪之恩陳餘棄公子之交田蚡忘范滂之禮此可也以也成
 子用誅豈止於知已之義也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矣也夫穿窬
 之盜迫於饑寒莫係性命於高城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也有何也以也既
 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誠廉恥而不為也是有也金

者之行矣。若能忍饑餓而不食，是有紫袂者之操也。所以此
 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鉞，執弓矢，以果
 寡人取財者，則得之盜止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人之父子
 兄弟有不相知者，有惡於人者，是已知之矣。馬得負之哉。
 平生杯酒相慰樂，遇事難則從而下石。此昌黎所嘆也。然不如此文
 深切著明，使此輩讀之，當魂魄俱悚。當端明

李德裕

近世良相論一

萬
人
心
中
有
一
個
王

杜補闕

杜補闕一

嘗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若以忠武寧
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
巢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
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
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
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賸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牧於
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杜樊川集序

裴迥論

長安南下杜樊川。鄭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迥翰外曾祖司徒公之
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休
別墅其墅。出中書直。亟召裴迥。法健其地。一旦談劇酒酣。願迥論曰。司
馬遷云。自古富貴其老廢。誠者不可勝紀。我適推走於此。得官受俸。再
治完具。俄及老焉。樊上翁。既不自期。百貴要有數百。首文章。吳日爾我
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願樊川一翁。無一草木。無一紙。幾千百年。未隨此
廢滅矣。明年適中書舍人。始少得。意。據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絕。屬。若
者十二三。迥翰自撰。裴讀書。學文。率承準。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立。太

裴迥翰序

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紫。醉。墨。碩。形。殘
屑。雖。逢。僻。阻。不。遠。數。千。里。送。獲。寓。示。以。是。在。迥。翰。久。藏。蓄。者。甲。乙。裁。日。
比。校。然。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孫。論。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為。二。十
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

杜樊川文集選目次

吳郡葛肅明調市評輯
葛肅端調市評輯
弟葛肅
甫校訂

集序

裴迥翰一首

賦

阿房宮賦

論

我論并序

守論并序

杜樊川文集

日次一

原

原十六衛

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周相公書

上澤潞劉司徒書

與人論諫書

序

上知已文謹啓

目次二

阿房宮賦一

補 49—134

人○不○暇○自○衰○而○後○人○衰○之○後○人○衰○之○而○不○繼○之○亦○使○後○人○而○復○衰○後○人○也○

全○以○戰○論○行○文○可○無○勸○百○戰○一○之○病○第○此○謂○

杜撰川文集

阿房宮賦二

五

○○戰論并序

杜牧

兵○非○脆○也○殺○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河○
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治○身○四○支○
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淳○巧○不○生○機○發○略○
強○果○於○戰○耕○名○城○堅○要○峯○巒○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錯○加○以○土○息○健○馬○
便○於○馳○驅○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
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庸○則○精○甲○銳○
卒○利○刀○長○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靡○鋒○鏑○出○表○裏○吾○何○以○禦○
之○是○天○下○一○支○兵○大○矣○河○東○盟○津○濟○臺○大○梁○鉅○城○東○平○孟○諸○軍○兵○以○塞○
虜○衝○是○六○郡○之○師○嚴○備○復○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
杜撰川文集 戰論一 六

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汾○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
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絕○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
屯○赫○呼○膺○脰○徹○於○帝○居○周○秦○罕○師○不○能○排○闕○於○是○盡○削○吳○越○荆○楚○之○銳○
以○啖○兵○成○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
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
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
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殷○閔○大○臣○偷○處○禁○逸○
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
雖○然○盜○發○則○疾○政○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
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換○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

○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
○索○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通○其○敗○二○也○夫○戰○報○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
○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
○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馬○肯○披○奇○外○功○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
○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跪○身○而○求○刺○邪○而○去○迴○視○刀○鋸○菜
○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拜○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三○也○夫○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嚴○然○將○技○一○則
○曰○必○為○假○月○一○則○曰○必○為○魚○腹○三○軍○第○夫○環○旋○翔○伴○恍○然○之○間○虜○騎○來
○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
○嚴○約○以○律○下○常○開○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益○五
杜○樊○川○文○集
我○論○二

敗○不○去○也○夫○虜○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其
人○休○息○未○幾○而○無○趙○甚○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先○驚○止
不○暇○復○馬○能○加○威○於○反○虜○我○今○者○誠○欲○調○持○干○戈○兼○掃○垢○污○以○為○萬○世
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詢○登
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唐○自○府○兵○既○弛○藩○鎮○跋○扈○要○君○者○皆○是○羈○靡○奉○命○者○十○二○三○耳○此○論
若○當○時○振○起○行○之○未○必○不○可○反○危○為○安○不○徒○文○字○嚴○卓○可○垂○也
為○瑞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賊○二○千○后○國○家○不○議○誅○通○東○兵○自○守○反○修
大○辱○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惠○福○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裁○干○戈○朽○鉄○鉞○純○舍○和○混○貨○賄○育○逆○孽○殆○為○故○常○而
執○事○大○人○曾○不○歷○其○周○思○以○為○宿○謀○方○且○薦○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
莫○已○善○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塞○頓○傾○而○後○為○之○交○計○乎○且○天○下○豈
里○列○郡○幾○所○而○自○何○以○北○藩○城○數○百○金○堅○蔓○鐵○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
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
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虞○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背
疽○根○此○後○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強○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衛○策○高
杜○樊○川○文○集
守○論○一

位○美○爵○高○其○賜○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恭○棲○虎○狼○而○不○勞○其○心○則
念○氣○不○萌○此○大○辱○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
快○也○愚○曰○大○辱○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百○平
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淵○絕○大○言○自○樹○一○家○破○削○削○法○角○為
算○奪○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
來○几○扶○扶○之○逆○息○虜○虜○皇○子○嬪○之○裝○綠○彩○飾○無○不○備○也○是○以○地○益○廣○兵
益○強○臂○挺○益○甚○修○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冠○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
畔○岸○遂○有○淫○名○越○牆○或○帝○或○王○盟○詎○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
志○者○也○是以○寇○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驕○而○和○之○其○餘○混○濁○軒○蓋
欲○相○效○者○遂○遂○而○是○運○遭○孝○武○宵○肝○不○忘○前○英○後○傑○久○思○朝○議○故○能○大

者誅鋤小者惠來不款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石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成之我

折畫禍亂本根皆必至之理文字嚴緊無矜張之氣萬端調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高養武臣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率方二三千為寇土數十萬人為敵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我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恭教消削軍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我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發有朱批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金功賞勞出於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乙千二百人凡有四百八十府三時

韓昌黎文集

卷十六衛

將府似散田畝力解勢破人自委難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亂暴交梓豈暇與略雖有蚩尤為師帥亦無能為數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我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與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華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華曰天下力強矣請擣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我臣兵伍滿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遠走蜀絲終萬里事五強寇雲與丹土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是大中乾成燕編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熒然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絲

此觀之○我○臣○兵○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九○居○外○
則○叛○韓○燕○七○國○近○者○居○內○則○集○車○馬○使○外○不○叛○內○不○集○兵○不○離○伍○
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系○拘○之○論○古○今○已○遠○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
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獎○復○為○其○也○人○嘗○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幸○
市○兒○輩○益○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券○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
履○履○無○懷○慨○感○聚○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故○者○則○抗○刑○法○
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達○已○力○一○勢○便○固○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
亦○能○家○其○口○欽○委○於○邪○倖○縣○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
一○夫○不○幸○而○壽○則○受○割○生○人○畧○市○天○下○是○以○天○下○每○兵○亂○滿○溢○齊○人○
耗○鄉○黨○風○俗○淫○奢○衰○薄○教○化○恩○澤○摧○抑○不○下○召○來○災○殄○破○及○牛○馬○
杜○樊○川○文○集
原○十○六○衛○二

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
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枉○文○武○是○革○受○錢○誅○暴○乎○曰○
於○是○乎○在○其○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害○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
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府○兵○之○法○為○有○唐○第○一○良○制○而○此○文○能○發○之○無○愧○憲○章○之○功○矣○
葛○瑞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羊。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
子弟。議不可退。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
潛鼠遁。無入仕路。其切感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
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匪。舉取於寒。秋豈計其所錄。來况
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錄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
任。以為治。則國家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
子弟。主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克已。降聖人
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道選取捨。無所依據。其所以憤激而不曉。也。
亮天子子也。為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支王子也。周公文王
杜樊川文集
上宣州高大夫書一

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
其往後。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
子叔孫穆子。孫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相也。滅文仲武仲。出於公子
區。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孫公子。公子之子。孫公子。公子
之良臣。多出於戴。栢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一衛之
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皆公
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竇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
子也。曹之子。滅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族也。舉
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都是也。楚之良臣。子
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康。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閭氏。生令尹子文。

後有開平閣果閣懷昭王通國為氏孫為貴孫叔敬遂收諸道一德
後漢屈臣生屈蕩屈到屈達木子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原諸侯
後中皆其祖光於武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
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孤氏中行氏
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欽公文公勤勞臣之用
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近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
信陵皆王子王孫也蘇復有司馬穰宜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
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齊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
殫論聖賢才傑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
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九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則名
杜樂川文集 上宣州高大夫書二

者部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
止未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
推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先胃戰死儀革廢武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
以位與武后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
應德士詔賜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而征兵不
食萬秋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來之亦進士也
年八十為相致政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
涼州僅十五年北郭突厥而北吐蕃制地一萬里振兵三十萬武士惕
息不敢移唇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

宗及平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
魏公乎魏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
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魏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
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後步誅韋氏立唐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人
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恩於韋
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已
弟賢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召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
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
牛僧孺馬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誦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
三八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使賊不
杜樂川文集 上宣州高大夫書三

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晉進士
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背叛齊蔡亦叛階此蜀六
叛與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然視朝廷希冀強弱而施其所為司
空始相憲宗履機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飲百職超於有司命鄭度使
出於朝廷不無兵士無事憲宗始信之自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事王
使大將軍拔取沉滯各還其官州取李愬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
元中皆十餘年遂遷其官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與
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前蔡刺賊於洛陽脇下招來常
山贊其二子以累其心凡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致周誅師道河
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興之存亡安危

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言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識之。傳說命禹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執道復興鴻雁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而藻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施宋佐宣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鮮彩道茂。故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使使前五六十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宜望柳營思一解布衣與下士。庶幾無殊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梓集川不集 上宜州高大夫書 四

幸不覺發憤。略言大略。于願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唐世選人無制。請託公行。此言使子弟舉不得與科第。亦是極枉。似太過耳。此書反復二千餘言。指陳今昔。議絕正大。其文變化錯綜。其可方物。真化氣勢為神妙者。日讀數遍。筆致當不窮矣。 第端胡

上周相公書 杜牧 其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剽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剽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剽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鋒。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闐闐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於其成以臨車衝鉤援其杜集川不集 上周相公書 一

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列於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我欲乘其過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逞。昨者誅討党羌微開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而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豈

短長得失。故曰。竭天下。不能滅。模倣之。虞。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其所以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折。雖為三編。無敢欺上。以偷閑。覽少希。繼慈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此為氣格似昌黎。○若端詞。

方今注意儒將。替撫之任。皆非武人崛起而得之。讀此可以自興矣。

杜樊川文集

上同相公書二

五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空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十里。料甲一百餘。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雖而不發。約在于孫。血戰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心茶之樊。天下銷耗。燕趙趙伏。用齊下。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國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聞。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步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吳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清臺。為尚書。守路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總錄

杜樊川文集

上澤潞劉司徒書一

六

雖乎。雖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顧魏。側肘。隨彼三虜。屠因天子。耆老。勅良。使叛。街屏。交頸。各婦。千里。不肯不親。私。瞻。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肥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而不五六日。與魏合於汲水。東。營太原。排飛。孤。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美。盡。攻。必。巧。我。表。負。能。使。萬。人。樂。或。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將。號。祿。位。需。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

待祿仕入臥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運。平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嫌。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其中。喧請令然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三。齊見利而動。今者安。路見義而止。若是以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通上黨之政。軍士無吏士。罕男子。婦人桑老。者養孤者。施上下一切。而有能事。豈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半諸侯之賜。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

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及。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哀之。自秦相倡。將終戒。視後。猶大唐太尉房公。忍死素止。伐遠。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程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視將軍威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並烈。去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已數千里。燕趙魏齊。蔡吳蜀。同叛共惡。手足相急。陳荆死。骸下死。圓惠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者一月。已至於盡。死曰忠。曰義。則

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牧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職。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再拜。立意務卑。但薄昭與淮南王書。葛瑞訓。

○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急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閒、與亡
 疎諍之道、遠想其人、紙筆和墨、則其人若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至
 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愚諫
 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通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詭妄、指射醜惡、足以激
 怒夫以詭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之者、殺之
 愈多、諫敗德者、敗德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
 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關、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
 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

與人論諫書一

世

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戒、必倍食之、甲若謂乙
 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為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
 險之言、則必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
 諫諍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
 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顧矣、上不悅、張
 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
 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天寶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
 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於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
 為犬戎所殺、秦始皇焚燒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幸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
 幸驪山、而李亨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

日、自驪山、迎諫諍、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

早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朋友相切、規諍之閒、尚
 宜引曲、曲諍、要聖釋、使與去、與不善、而與行、其善況於君臣、早
 之閒、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後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
 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張錫以幣帛、解左且速、莫知其故、近於進客、處
 一膳、閣下諫、草明白、辨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
 之不足、且仲且喜、且怒、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
 寵錫、功能諫者、斯乃免奔為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也、宜為吾君作也、
 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
 世德、某承閣下之厚愛、與抗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

杜華川文集

與人論諫書二

世

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
 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太祖武宗之業、窮天盡
 地、日出月入、皆可埽滅、以復厥初、其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並
 簿書之閒、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
 焉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作喜慰二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
 此也、無固而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明允諫論、亦是此意、文之體勢、亦似脫胎於華川、

上知已文謹啓

杜牧

某啟。某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
汚。伏以和功德。凡人盡當誦說。紀敘之。故作燕將錄。注年弔戍之遺
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難難以來。平伍庸從業。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
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
書。慶士之名。即古之巢繇伊呂輩。近者造造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
寶慶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虛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者。書
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約的。分其狀
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亦不
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村。當以未忘年
林樂川文集 上知已啓一

既歸其間。及畫髮。壯莫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
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蹟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士以
幸甚。

似序似贊。詳於叙已。而略於譽人。長公所謂大而誇夸。達者信之也。
葛端詞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誠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
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我愛
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
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遂
快。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維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
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所忘。素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
以給養。卽問常恨想其人。誦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蓋道
其所來。錄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
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子博且復盡知
林樂川文集 李賀歌詩集序一

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或能謝。極道所不
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叙。然其甚感皇
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
也。水之過。道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盡。盡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明不足
爲其格也。風搖陣馬。不足爲其勇也。元棺象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
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園陟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魚
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
騷有感。怨刺。怨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
賀休振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
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還開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成矣。世皆曰使質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豈可也。質死。後九十五季。京兆杜某為其序。文至曲折。奇險。惜雲煙一段。實開後來序文。油調。故特綴數言。以示戒焉。葛端胡。

蘇東坡文集

李賀歌詩集序二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後。實仲由丹有之事也。今者孫子。誠禁罪人。皆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殲其城郭。繫累其妻。子新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皆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散。輒有不。孫。我。而。自。忠。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孫。斯。也。子。貢。頌。大。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誠。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誠。其。小。者。近。者。孫。問。丹。有。曰。子。於。我。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丹。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通。聞。其。義。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今。為。二。道。曰。文。曰。武。雖。而。俱。行。固。使。指。紳。之。士。不。敢。言。兵。既。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廉。暴。異。人。久。不。比。數。嗚。呼。亡。夫。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誰。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象。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齊。侯。伏。於。大。庭。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而。漢。有。韓。信。趙。有。國。耿。奔。虞。翻。張。顯。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蘇。恭。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

勸○行○儉○節○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按○今○奇○機○
長○遠○泉○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捷○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
耳○豈○可○知○其○所○縣○來○哉○牧○幼○穉○禮○至○於○四○郊○多○聖○卿○大○夫○之○辱○也○謂○其○
書○其○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戰○將○相○族○誅○刺○史○及○其○
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馬○勢○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
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報○不○為○辱○非○
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事○非○成○策○而○當○知○牧○自○此○謂○卿○所○讀○禮○其○要○人○
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
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縣○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
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

林樂川文集

注孫子序二

卷

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修○其○事○苟○有○賊○滅○真○
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
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
有○成○者○有○敗○者○勤○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核○當○猶○印○圖○摹○刻○一○
不○差○誤○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
武帝○削○其○繁○刺○萃○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白○為○序○因○注○解○之○曰○
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
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
書○從○事○從○令○者○赴○捷○達○教○者○負○敗○意○曹○自○注○新○書○中○脫○漏○其○說○自○成○一○
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蓋○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

可○復○知○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
後○之○人○有○讀○武○書○子○解○者○固○而○學○之○猶○盤○之○走○丸○九○之○走○壁○橫○斜○圓○直○
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九○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席○廟○之○
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謀○祖○官○指○蹤○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
也○故○兩○相○者○曰○兵○非○善○事○吾○不○當○知○若○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與○川○本○長○於○謀○論○故○其○文○字○多○事○誤○兵○戰○之○事○若○端○胡○

林樂川文集

注孫子序二

六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惡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詢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範則克。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地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虛。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治治而得。若如此。則等荀未至。是而處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欺。其敢用此贈行。贈行也。却說得如此。可畏。今日山人盛行公卿之門。必曳其裾。果能

蘇軾文集

送薛處士序一

潛山隱市。固已難之矣。視此。得不却走耶。葛瑞胡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杜牧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純。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得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比有千人。皆以聖人為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工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無有不公者。比千人。我古之聖賢。業大事。雖通行則不肖。雖道不行則不肖。事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兩。喜懼寧不公耶。故進之甚易。身虛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飢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以得百錢。尺帛。囊而取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情之。能辭明敏。而知所

蘇軾文集

送盧秀才赴舉序一

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他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而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可矣。

葛健可誦。葛瑞胡

○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霽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
高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
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哇居兩京間皆億
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
派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除約束弟雲為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拾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傳

杜牧文集

盧秀才墓誌一

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換梓草為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九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閱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
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首首然九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顧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
易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惟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剽利與不利其所來縣明
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規開成四年客進代州南題其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畫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間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
生喪來長安以其年月日葬於城南其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
曾祖昌嗣承刺史祖顯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其常以生之材節

薦生於公卿間開生之先與之因誌其墓

生之文字功績都無可紀此誌只形容立志慷慨之意俾後可事動
人務惜良不寐寔耳焉

杜牧文集

盧秀才墓誌二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後與書坑而焚之曰後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泰為強曰彼仁義益官也○可以置之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遂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為黃金以解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僻四夷盡非凡主也○時其說耗天下筋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

韓川文集

書孔子廟碑陰一

二

為梁國者以筋肺頤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波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後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揚墨辨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

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生人己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湯湯濟濟信筆所至凌空執格是真奇絕之作○葛端訓

杜英川文集

書孔子廟碑陰二

三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無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爲生人常病。兵祖於山東，成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先。山東之地，爲重九土，一曰冀州，所以其分太。大雖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驕，多材力，重許，可能早苦。自魏晉已下，亂浮義，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其人益脆，唯唯。山東故五種木，兵化不能滿，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莫其必破。雖已破，其遺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懷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蚩尤今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旁）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卒，魏杜牧川大集

單言一

十五

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秦復得趙，同拾其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崩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先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始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寇，胡至於高齊，葉蕩宇大恥。得隋文固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宋爲霸。魏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霸者，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阜，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半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郭。自前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之望。之若迎，燕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固之，吐河脩障，成塞其衝，葉葉葉葉，其賊流固亦爲寇，以東。

杜表以表，擇東混，頤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安。四夷日昌熾，天子固之，幸陝卒，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違孝武，漸水一內，不改不樂，自罕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刷更革，固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其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蓋其人謀未至耶？何其難哉！何其難哉！今日天子聖明，越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氣結從過秦論得來，葛瑞綱。

杜牧川大集

單言二

十六

○○○燕將錄

社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冠。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
劉濟與二千人。陣白狼口。山名。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
門出禁兵。伐趙。魏牧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
越魏伐趙。趙成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財
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
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
蜀。取吳。莫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
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白為之謀。欲
將奪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
杜樂川文集

燕將錄一

能不恥於天下乎。既而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力再舉。
涉河。繼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
上下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
於是悉甲。歷境。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
謂魏責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責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
執事若能陰解。障還魏一城。魏得持之。秦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
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
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
是天恭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忠。歸燕謀欲激
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怒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成

代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

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禁。忠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
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彘。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
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飲召
忠曰。信如子。斯矣。何以知之。忠曰。路牧虛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
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忌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
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於
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
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
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燕人將燕。責

燕將錄二

恩於趙。收忠於上。而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深私趙之口。不見德
於趙人。惡聲後。噉噉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
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鈎。濟乃自將士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康
二縣。屬趙。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
獻城十二。次河陽。信。原。安。長。河。津。州。管。原。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
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
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此搏天子。符。歲。向。李希烈。僭於梁。王
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美兵者。低目而視。
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開。守。蜀。拔。道。倒
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卒卒三萬數月。見。事。變。鉅。橫。大。江。無。石。頭。

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未縛帳下。四季安守。絕虛從史。守洛陽。天下之
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絕壁五十里。萬我自護身。
如大醉。忽在樓車。季安以積行。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業之。甲。國。三
石之。強。持。九。尺。之。刀。突。前。跪。後。半。如。得。獨。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
北。二。三。可。為。強。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賊。人。經。地。數。千。里。倚。海。海。痛
泰山。望。大。河。精。甲。數。億。餘。其。既。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澤。國。地。名。邪。西。首
罕。拉。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益。上。帝。神。兵。下。未。誅。之。耳。
今天子。巨。謀。誠。計。必。平。章。於。大。臣。猶。然。從。從。未。嘗。戴。里。排。何。預。玩。之。臣。
願。恩。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宜。須。史。忌。於。天。下。哉。今。國。兵。疑。疑
北。未。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
盛。將。錄。三。

宋史本傳

韓忠獻王

韓琦字稚圭國華子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
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
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滯筦庫處之自若後歷右司諫連
疏宰執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罕建明仁宗從之四人同日罷
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前後七十餘疏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
遠邪佞為急王曾為相謂之曰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擢知制
誥值益利饑為體量安撫使活民百九十萬元吳反為陝西安撫
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遣使督出兵琦亦
欲先發以制賊而令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政守二策馳入
奏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
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
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
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於好水川
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自劾奪一官

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

琦受之不肯拜

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受之不辭未

幾還舊職屯涇州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稱為韓范元

昊既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

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者七事又陳救弊八事

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琦與范仲淹富弼同時登

用群小不便仲淹弼繼罷琦為群小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洛水

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同平章

事

韓忠獻王三

事帝既速失三王久疾不御殿琦乘間進曰陛下春秋高何不早

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英宗嗣位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

措或改常度遇官官尤少恩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琦即日出

○國○皆○時○權○在○中○書○政○事○行○○年○

空頭敕一道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責以罪即日押行安置斬

州他口又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泣語之故琦曰此病固爾子

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

稱辭之孝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

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

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

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數請益堅判相州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

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不可棄樞密院以

初議詰之琦具論所以卒存之熙寧初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

河決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亟言之辨

論愈切竟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

即從之六年遷判相州府事時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

奏言保甲戰車置將等事致契丹之疑而散青苗更免役置市易

韓忠獻王三

務以聚財歛怨非禦戎之策謂宜遣使報聘若果自敗盟則可一

振威武恢復故疆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

七百里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命忽大星隕治所次日卒年

六十八贈尚書令謚忠獻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

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

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

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

補 49—153

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在魏都久遂使每移牒必書名曰
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親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
外國如此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
之故得人為多王安石盛有名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謀
相安石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子忠
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至徽猷閣直學士
粹彥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終瀛海軍承宣使
宋史本傳

韓忠獻王附

忠彥及曾孫肖肖有傳孫浩在忠義傳

重刻安陽集序
功蓋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著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有
所託而傳也非傳之難也傳其全者之為難也英雄豪傑曠百世而相
感或輯其斷簡於散逸之餘或新其舊刻於漫漶之際是則有所託而
永其傳矣有宋忠獻韓魏王德善功烈載於國史者詳矣其大者經略
而夏虜寒心膽定策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咸慕其名而
其大無賴有經生皓首不及見者今以其全集觀之為家傳者十卷別
錄遺事各一卷詩記雜文表奏書牋制詞冊文祭挽墓誌諸體又五十
卷要皆經緯化機根柢理窟蓋肩於雖愚者哉數百年來其集不
幾易梓梓卿張公士隆復刻於河東之行臺殆所謂曠百世而
韓忠獻王安陽集序 曾大有序一

者乎河東都轉運使王君宣以故公命屬予引其首簡竝不容辭夫以
忠獻唱第而太史奏月下五色雲見須臾光映殿庭其功業文章可易
言哉至其自謂其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此
則公之志在茲世而其文有非人所及知者可想見矣張公按節巡
興利除害綽有餘地既建書院以正士習而斯集行焉他日以文章
業鳴於河汾追媲韓范者固有所感發而興起矣況同文之化迺於海
內讀其書論其世尚愛其人於千載之上又豈無望於天下士哉安陽
者忠獻鄉邑而張公其里人也其集之傳蓋有所自云
正德九年甲戌夏五月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齊魯曾大有書

韓忠獻王安陽集選目次

葛 嘉靖調市
吳郡 評輯
葛 嘉靖調市
弟葛 嘉靖調市同輯

集序

曾大有一首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定州衆泰園記

定州閔古堂記

韓忠獻王安陽集

目次一

并州新修廟學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新建晉太尉徐公廟記

重修五代祖塋記

序

諫垣存案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氏家集序

三朝聖政錄序

五賢贊序

錄附被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錄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經解

無交不如已解

書

與范文正公論師魯行狀書

祝文

北嶽謝雨文

墓誌銘

韓忠獻王安陽集

目次二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五兄著作墓誌銘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簡較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誌銘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吏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

安陽集目 畢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韓琦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後有祠。不知度
性何代。今廟在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
載。履遺之。故非實。於國志。人或不知。故之所。在焉。於禮記。莫大於天
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然後。後。而
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
嶽。然而。石。切。然而。谷。泉。焉。而。有。派。別。林。焉。而。萬。餘。推。嶽。之。形。也。修。露。陰
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仰。其。形。而。易
之。也。嶽。於是。政。於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一

韓忠獻王安陽集
廟。而。像。之。以。答。民。之。耳。目。致。其。發。奉。之。心。使。達。補。而。福。羅。文。於。其
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其。刻
撫。有。天。下。則。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記。后。土
嶽。絕。之。禮。無。所。不。講。絲。毫。尊。五。嶽。而。帝。之。後。以。安。天。元。聖。之。靈。表。於。成
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
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官。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若。於。定。今
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祀。以。漏。功。大。費。廣。久。焉。不
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邊。豆。洗
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額。簪。環。縣。之。間。退。而。安。然。固。以。為。恆。惟。神。清
禮。其。斯。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具。獲。鎮。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本

完也。縣市材弗給。役徒弗克。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
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蓋兵燹工。責成於邑
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
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獎。陋。朽
朽。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棄。於。神。而。神。益。以
尊。彩。繪。塗。堅。固。不。朽。極。宜。神。之。喜。勝。樂。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
訖。功。來。告。條。屑。請。以。鄰。文。誌。於。廟。石。而。弗。克。讓。夫。東。之。為。政。也。有。善。惡
焉。神。之。為。監。也。有。福。禍。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神。理。之。宜。也。或。反。是
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已
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福。禍。而。已。謹。記。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二

是在國文字。無宋人習氣。舊編訓

○定州新建州學記

韓琦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熟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怨。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之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卿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臣臣民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蓋究元本。思述三代之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新建州學記一

風。競自崇飾。莫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此邊。承詔者不而。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廢焉。又四年。某奉命來守。未幾。計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固其極廢而後興焉。後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心。故日廢。至是。室於垣。席於地。無絲毫之飾。以內鞠為污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歲穿散。泄落風雨。升降為歎。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詔傳土木之役。退而嘆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寧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侯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

均改作。凡百歲月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廩。生之具無不備。之。其。以告於先聖而。請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為人者。孰不。後。議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吾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霸諸侯。是。為。儒。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能。然。不。知。其。所以。竟。之。道。而。敗。辱。隨。之。其。味。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道。內。克。於。己。以。待。用。故。或。取。之。為。公。卿。大。夫。卿。縣。守。長。百。有。餘。年。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新建州學記二

能以其道佐吾君。宜乎民交修乎。小大之職。以至於海內大治。而。以。高。拱。而。無。為。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與。天。知。命。守。或。善。道。而。已。若。其。破。辟。經。史。持。撫。聲。病。專。以。家。刻。之。技。前。竊。仕。進。不。思。富。已。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述。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其。氣。瀾。博。故。無。事。閒。架。擬。古。篇。端。如。

○○○定州張春園記

輯
琦

天下郡縣無遠邇大小位畧之外必有國也臺榭遊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於其心惟己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耳滿歲則去之而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笑於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德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早濬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目是蠲一日之澤予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

文州聚春園記

天寶失御。盜據戎猶。兵革殘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育。不有時序觀將之所伴。足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適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潛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先始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造新畫。罔有漏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舊時。總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雖勝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用心焉。好議論。必得人情。真太平宰相語。獨

○○○定州聞古堂記

均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擇韓琦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澣鎮定四路悉用儒帥然未通安撫使而定以不肯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稱職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述古名臣之執綱以自策厲且慮其詞性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固有懷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閭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

五

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金遠。惟
 什路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
 競。亦必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
 其少進也。則雅。史。文之。棧。懷。邊。青。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康之。至。於。幅
 巾。坐。哺。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
 不離。几。席。如。閑。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
 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徇。身。享。富。貴。而。唐。流。家。宗。其。餘。風。遺
 烈。可以。被。於。齊。常。傳。於。簡。策。邈。於。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聲。藎。之。意。不
 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然。也。為。萬。萬。將。有。益。於
 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與。道。遂。娛。賞。而。已。乎。後。學。之。嚮。與。我。同。志。必。愛

尚而續井之。元夫致地。巧慢之患。共謹記。
大節作。用人。其自道。處必規。模宏遠。津津可樂。此文可想見。為編詞。

定州開古堂記二

○并州新修廟學記

韓琦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廢。固無損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加其尊。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邯鄲守長得純其教者。惟其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韓忠獻王安陽集。并州新修廟學記一。

平偽劉。一天下。懷太原故城。徙州於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堂。昔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為一道之本。此城。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荀勗。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為不急。置成之。東南隅。體陋而別。僅有祠所。景祐中。原靖李公若谷。首所廟建學。得賜田。賂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錫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員寢廣。至巧東西序。所圍諸弟子室。而廢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編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清。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元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獲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貢民廟北也。命。

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鈴轄張侯古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現後
撤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既然而雄峙宏嚴然而尊顯氏以降諸弟
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
復從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而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
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坐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約束稱
是為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遠塗法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
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為治之道竊有志遠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
乎今飾公齋奉公書潔公食日校經目課文味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輩
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宜
於諸生也夫精學而求仕未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務其本則不待

并州新修廟學記二

韓愈獻王安陽集
施其本故絲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為祿何哉且晉之
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久而習道
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廢吾學者其
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絲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
臣心陶唐乎其居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
月日記
今之學官能教人作藝取進士科以為賢矣安所望其誦學習道哉
此文後幅可味也 葛端綱

○ 相州新修園池記

韓 琦

相州河朔為近藩而地括形勝西走鎮定之衝也師備戰與邊鎮相左
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
廡間敗壞堆積真可憐聞郡署有後園北通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
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較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
苑之園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汶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遺
回環而上如環殿然故以抱環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緣予
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問牙城
而北之三小苑園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而為甲仗庫凡五十六間
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緣是園之南北

韓愈獻王安陽集

相州新修園池記一

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畫錦堂之東為建
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為園曰康樂
宜廣臺藝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親水井廢臺鐵梁四為之柱
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柏
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
接踵來遊吾園或過樂而留或擇勝而飲嗟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
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
園之意為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節而來故鄉得古人衣錦還遊
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堂者
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迤邐南北爭奇角秀不可殫盡朝哉暮哉

十四

定州縣志

新修晉太尉恭公廟記

韓琦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適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所動。以爲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恭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簡僭尊。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揖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戰御衣而頭墜。公之知義明。今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日月爭光。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蓋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

新修晉太尉恭公廟記

韓琦

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馬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乃以循不葺。庶於大壞。今令張君琳。至則首拜祠下。親其簡敝之患。而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今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惟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鄆邦。願志未竟。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孰之不同。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改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韓琦

唐鎮其溪趙守州。即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又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師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崇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景賊犯關。傳宗率劍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今鄰道兵入關。遂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銘。仍嗣父位。府事一咨於庶子。以義結鄰帥。內尊王室。朝廷嘉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啓二年八月十四日。終於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融。沂州司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莫漢韓忠獻王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堂城記一。

韓琦

[illegible]

補 49—165

○ 五賢贊序

韓琦

余既新夫子之官。乃繪諸弟子及右氏而下。釋雖諸儒。於東西序。又同
 孟荀楊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群遺人自國庠。得前人所謂孔子弟子
 登釋經諸儒之賢。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賢焉。諸生欲其遠備也。以
 鄭文以補之。余惜其缺。遂為而不取。讓。既而笑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
 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為之辭。而
 賴為言之世。且淡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先舜之德。而登卷
 之人。亦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曲折有韻。尚端加。

韓琦集

五賢贊序一

○ 錄附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韓琦

所聞家集。見其定主簿張度所撰四代祖鼓城府君墓誌。知曾祖公
 於晉天福中。為府君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然值五代之亂。
 天下以兵相賊。賊常趙並邊。漢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時源
 擇符。墓不能及。應祀既遠。遂忘所在。琦自歷祿仕。深惟祖考塋域之
 重。極意崇葺。而金府君之墓。幸知其州縣鄉里之名。雖近今。可有一
 苟得土人之耆舊。可倚者。使周訪之。則萬一可識。茲志未遂。不其心
 嘉祐三年冬。偶故吏鄭嗣宗者。自東川軍行。暇歸趙。過都請見。問其
 居。則曰。贊皇之邑外也。則北馬。則曰。所居之鄰村也。遂以府君墓誌
 之。嗣宗去不數月。馳來告曰。北馬有古塚。雖然。里人至今呼為韓家
 墓。乃遣男忠彥。與指使殷直李延慶。同往視之。且使祭而告。小
 隨視銘。則無以取泉之信。祭已。擇日開隧。先是開於邑。至今則得
 與夫近村之老幼婦女。環而觀者數千人。終及墓。則張度所為誌石在
 焉。門頗朽缺。自外窺之。瘡中一時安然。無所動。壁之丹腹。尚若新塗。
 者。忠彥即出誌石示於衆。皆驚呼。嗟異。今尉閱其文。亦相與歎為忠
 彥。頌。亟具墨纓。傳其本。置石於故處。而實其隧中。墳旁地。緣以垣。樹
 以松柏。得嗣宗之甥彭昂者。主守之。噫。祖先之墓。有餘年矣。數世已忘
 其所在。一旦求而得之。漢內外完固。無少犯者。實吾先積慶之報。而與
 世稱閭之事也。石本此家集。舊文有少刪。累處。蓋曾祖公削其煩也。
 韓琦集

○俾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勤賢者必能遇吾勤而不肖者亦當

○勤而自勉也
○墳此大德人永源木本之思焉

○安陽集

○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二

○錄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韓所

○靖之五代祖庶子而上世英於博野縣吾鄉之北原庶子生祠郭與
鼓城府君鼓城生永濟府君永濟始自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葬於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後之子孫奔吏薄官故於最吾之堂省
視不能及天聖中三元司封任庫牧判官有鄉貢進士韓可者自博野
赴舉來京師與司封兄相遇送且叙宗派慶曆八年琦知定州而可之
子并亦來請見稱從姪問其祖系相承之次第不能悉也而可之父行
疾未嘗一語及先塋之所在嘉祐三年琦既得鼓城之墳於北馬村嚴
封樹且念庶子之塋雖年祀尤遠苟訪之勤亦當得之今故吏國子博
子劉觀通判永寧遂以茲託已而得觀書言并嘗補葺舊塋得二墓文

○韓所撰主安陽集

○五代祖并其二弟墓誌序一

一碑文概并以墳圖來示詳二誌所載三代則皆庶子之親也八
春遣男忠彥走盡吾以詳辨之一墳廢諸塋之西北最大而高忠彥
若神威謂衆人曰此當是吾庶子之塋也於是祭而開墳及曉得其誌
石視之果然衆大驚異而庶子塋嘗為暴水所浸內甚沮洳遠達祖諸
塋皆久失治完遂一新崇其事具重修五代祖塋城記愈琦以區區奉
親之志而獲天之報也歟矣其所以答天之意者惟奉事先世益加其
勤至於瞑目而後已耳吾子孫輩視吾奉親之志如此而獲天之報如
此可無動心而思繼者哉今錄庶子與其二弟誌文附於家集以永其
傳云鼓城誌文曾祖登州錄事參軍當云諱沛而書以高祖沂州司戶
府君之名者當時填諱之誤也謹序 ○叙廢疎疎有法焉

○○○無友不如己解

韓 琦

或曰聖人之為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語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然則劣於己者。既不可以為友。優於己者。又安得而友。諸。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已若而不可與之為友矣。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交焉。何益。曾子。聖門之高弟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況其下者耶。曰。不然。韓忠獻王安陽集

無友不如己解一

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以幾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聖人之於人。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問。就者也。曾子之云者。蓋懼執之不一而失。其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預已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已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為。豈聖人教人之意乎。不如己。只在心術上辨。最是時解。將此節自作一項。不知人惟心有主而後能有所是非。去取。於人不然。則忠信之主。又何指耶。觀此可悟。韓琦調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 琦

某啟。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於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疑。及聞尹氏姓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限。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為文字。垂於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某遂何言。其又者。接師魯言。以為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今所撰書。若不先錄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訛。存以實。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度。不獨感於今世。且感於後世。是豈公許某之。意果不可朽耶。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耶。嗚呼。師魯有知。韓忠獻王安陽集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一

才生不得盡所蘊。論非其罪。而或又為平生相知者所誣。以必書之。必不瞑於地下矣。竇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為之者。不從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其揚善。以安孝子之心。况無假於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於地下。為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顧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遂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與世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時有所勸。公之召德。蓋重於世矣。幸甚。幸甚。○責人之文。理嚴而詞恕。不失忠厚之意。韓琦

○ ○ 北嶽謝雨文

韓琦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三月其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其覽載籍見堯湯水旱之事而說者多歸之天數以為常崇之禮蓋有國家者徇民志而安下情其言不可求也乃有守令自暴一御史決獄而能上動天意應時注雨則推二者之說不能感焉今則判然無惑矣其自承詔來定會河朔歲災比年而不時降為民之守察民之需而無所祈也則必走條屬乞靈於嶽祠之下或三日至五日神應響答甘澤大洽故北道歉瑾而定獨小康神既多矣今歲自正月至三月不雨民復震駭願貴者無告獨神之有以濟也於是裁加精禱幸紓民患既而雲容散散連日晝陰至七日雷電始發韓忠獻王安陽集

一雨止足則知至誠者必能感神而神必能為民之福也人何擇日具事酒以為報惟神靈佑終賜有年尚饗

溫壽善氣可令神聽和平萬端調

○ ○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韓琦

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大寧郡太夫人侍養馬棺櫛之制降等安神之次郊而不齊示不敢瀆也夫禮非天降地出本於情而已矣今夫人從太師於此域所以慰孝心而稱人情也夫人姓胡氏其先蜀郡成都人曾高以來世籍富貴豪於西土父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側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別於夫人還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遣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夫人生而淑明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工凡點綴繡像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造化性慈仁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達義理韓忠獻王安陽集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一

能誦者十數經閨門之內傳授教誨人人嚮善太師委以主事夫人上奉仁壽下睦宗姻內外無間言仁壽憂而禮之相待之意猶然夫人生二子曰琬曰琦琬終秘書省著作佐郎仁壽撫之義均所生在髫髻時夫人或咎之仁壽必奔走保救終日不與夫人語琦未成人仁壽已去世天聖五年春琦始與著作兄同擢進士第綵衣拜慶當時為榮琦初任通判淄州迎夫人之官下與婦崔氏晨昏侍膳蓋奉顏色孝養無違八年夏方受代而夫人宿疾作琦目討方書治湯劑躬自杵藥未嘗委人琦神訪醫卒不獲驗終於五月九日享年六十三旬琦登朝暨終二樞府夫人凡三追封至太寧郡太夫人嗚呼顧漢之恩如天地之大非言可紀也然刻塚微誌著於亡窮亦孝子之志焉臨終哀號

為之銘曰。哀哀蒼天。予有罪兮。當天余身。何佑余。以祥兮。反喪余親。使
余生不得盡與。榮兮。余豈榮乎。鼎。尚親。壽之。少延兮。敢謂天之不仁。
惟。勛勞之恩。同以報兮。余恨終天。而不改。
誌文有體。銘詞深新。葛瑞調。

五兄著作墓誌銘
大師第五子諱璠字子微。於琦同母兄也。天聖五年春。擢進士高第。初
任安化軍節度推官。丁母太孀郡太夫人憂去官。服除。再調。維。舒。州。開
判官。又為建昌軍判官。慶曆元年秋。吏部奏課。最。授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年二月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四十一。娶陳氏。生
一子。正彥。將作監主簿。四女。並在室。兄少負雋氣。
聰穎過人。每讀書。必。絕。外。慮。雖。左。右。贊。然。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
言。一。覽。即。能。誦。記。尤。通。左。氏。春。秋。為。文。敏。速。初。著。不。甚。經。心。及。成。詞。壯
理。備。雖。他。人。精。思。有。不。及。者。性。純。易。襟。量。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成。度
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波。隔。穿。之。險。有。時。意。樂。閑。放。與。朋。友。相。過。及。酒
醉。之。時。歌。王。安。陽。集。五兄著作墓誌銘一
笑。杯。酒。間。或。適。句。興。未。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惟。開。戶。以。填。典。自。限。
雖。在。寢。食。未。嘗。捨。卷。其。真。率。如。此。當。官。治。簿。書。斷。獄。訟。發。決。如。神。所。至
以。明。辟。稱。然。志。氣。益。落。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強。賴。曲。意。求。荐。舉。為。大。恥。
故。久。滯。賓。幕。兄。亦。壽。才。越。強。仕。不。得。盡。其。器。能。嗟。乎。二。年。間。司。封。兄。與
兄。相。繼。而。亡。惟。小。子。獨。承。門。戶。之。重。雖。叨。竊。寵。任。顧。先。生。行。無。一。存。者。
復。何。榮。哉。但。諸。孤。滿。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也。今。奉。考。妣。歸。厝。故
里。以。兄。送。奠。於。東。塋。之。壬。位。永。懷。友。愛。哀。不。自。勝。銘。曰。天。生。雋。奇。當。有
所。施。才。俊。宜。薄。惟。世。孔。悲。凌。奪。之。壽。天。豈。無。知。康。有。餘。者。嗣。人。是。宜。
雅。盡。葛。瑞。調。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始以材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都邑庶幾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郎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贊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應河南府戶曹參軍即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體不講以兵言者為妄人公乃著敘熙息成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而為韓忠獻王安陽集 尹師魯墓表一

存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公亦事之上論時政指其利病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故坐以朋黨逐職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諫有素義兼師友以請北廷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鄆州商稅歐陽公永祚移書諫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遂戰陷虜天子乃命文隆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以經畧招討之予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范公宗愈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遏防期以歲月卒之使還而賊寇寇鎮戎軍都將劉繼宗樂之為賊所敗

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議曰將在軍雖得自便然攻守大計當與朝廷共之乃重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關奏之唯上擇諸以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寇遣人似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來捷書即移文慶州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為專使通判涇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畧部署司事江原乘筭師懷敏復軍之役傷夷成缺千緡百漏公夙夜撫養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為陝西四路帥王靜邊寨主劉范謀遣其屬官者作佐即董士廉與范范在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糧兵公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韓忠獻王安陽集 尹師魯墓表二

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緣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糧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糧不勝計以與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使詔遣之會鄭以府器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繼範等替後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范范不肯至乃命元亨寨主張忠代范范遂不受伐部署秋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范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此奏本道沮范等功朝廷幸得范等罪徙公慶州而水洛為會慶師孫公請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終丹遣使報西戎元昊詔河決三路要郡時擇人徙知涇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欲為永叔輩並為諫官天下為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難責而公方物

上通達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當。時
欲因事斥逐之士。庶者即詣闕上書。以水係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還
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汚公。有部將孫用者。出於軍
較。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貪不能償。公與秋公惜其才。乃分假公使錢。
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於官。遂按問而錢先以輸官矣。坐此貶公。崇
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公牒至南陽。訪醫藥。疾平。對賓客
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監酒。怡然。隱凡而奉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
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則外和。凡事有小小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
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難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謀
勤愛士。雖悍夫。列特降意容接。故人。顧盡其力。所至郡邑。修政條
韓忠獻王安陽集 尹師魯墓表三

教務以實惠及下。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漸廢。寔以大
敵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後集
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
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
最多。初朝廷之將用公策也。命葛懷敏出師延道。勤兵緩右。間攻賊積
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未暇。則久而
易制。公曰。是行也不志。將卒無勇。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謀。懷敏行
督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公大夫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
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遂上免喪氣。奪百計。脫離以富
貴。誘之猶悍。而不顧。余居邊久。聞人多矣。如公。從然忘身。以為國家

者。天下不知有我人。嗚呼。以公大武之才。聲華然震。天下之如是。曾
不得一舒。而獲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遂終此官。
則當世有道之士。既以仰天嘆呼。疑為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為鑒。
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於而獲。詳
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
三年。間時。後顯官。慶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推可量哉。奈何。予天不
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虜邑縣君。
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於世。
中湘三班奉職。沖秀州華亭縣主簿。詩。冰未仕。並先公而卒。所資性淳
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
韓忠獻王安陽集 尹師魯墓表四

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
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叔尚名
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所村舉公夫人之喪。葬於維氏縣某
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
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
其遺序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於
墓曰。嗚呼。自古聖人。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貴以忠義。此天
之性。位不大顯。遭諫而跌。且不壽。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
尚一歸於默定。味者不思。而妄求。於徒自奔於邪。故公臨禍。禍生此
而曾不少變。方是能安性命。而歸正。惟大石赫然。日月之光。萬古

而增聲。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宜嗣人之家。慶
公文多簡渾朴。直獨此篇微詞曲致。慷慨悲烈。十分用意。可謂不負
死友。葛端詞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誌銘 并序 韓琦
公諱侑。字有可。祖光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為冠冕名族。曾祖真
祖錕。生五代間。恬晦不仕。父庸。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開封府
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徒居潁川。今為潁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
數千卷。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大名。公為少子。獨倜儻
任俠。好擊劍。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肯動。閱父書。暨二兄舉
進士。總為天下第一。於是刻意為學。而天性警拔。不數年。能讀二兄之
業。咸平三年。復一上中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
以自便。公獨請補威遠軍判官。冀乘時自奮。以見功業。已而契丹請和。
韓忠獻公。安陽集 孫有可墓誌銘一

公志不就。再調補刑軍事推官。用知已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
決政。開封府封丘縣。真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為相。通使表公知襄邑縣。
駕還。職辨。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惠王公隨出。知應天府。辟公通
判府事。王公政尚寬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
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濶達。特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已出。見
非義者。甚於世仇。處身至廉。而輕財好施。及公歿。無以為槨。其士以此
稱服之。所莅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歲一喪。其天道之常
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譽慕皆
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至。於父兄之刻。子弟必舉。孫氏以為勸。惟恨其
不及也。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表榮木。極

僅存嗣續獨公子同為比部員外郎知治州端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
○德學天頤孫氏而俾復興者其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
登朝累贈公光祿少卿母夫人進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成終太
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義次適大理寺丞楚
元卿次二人幼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
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
周不卒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記一二得舅撫大槩以移
之斯不朽矣銘曰倚公之為超然遠馳始慕古人功名自期志可尚
達也非時卒悲伯仲以文發基試才郡邑吏臨民熙壽壽于天用不大
施惟公之宗始盛中興而復興在公本支在子能孝下也符龜附公
葬忠獻王安陽集 孫有可墓誌銘二

先聖神考安之
叙論功業實無是取特文字典款感哀榮落之感有足動人者故存
之人以文傳附青雲之士以聲施後世詎不信哉 葛洪調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河南尹君名朴字康厚所舉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
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踈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
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察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於康厚
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兼資漸積而至於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
為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舉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
益廣所學益深師舉每嘆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處厚
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得紳草澤上書以方
暮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自不趙仁濟者為第一然
怪其所論時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康厚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
君康厚主安陽集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一

氏有子矣氏有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家其
才必為朝廷所用不意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舉諱洙官至起居
舍人直龍圖閣以諫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康厚娶王氏再娶
宋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康厚將送師舉之喪其性慈仁也其從弟材
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康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
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惟壽惟夭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大而傳焉
呼處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於天惡乎不折善乎不年天果主邪
胡為而然 葛洪調
筆勁而致自婉 葛洪調

〇〇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韓琦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於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優加。將不以常比。天下正人。即士知公之亡。罔不耿耿相痛。失依仰。其孤亦承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賡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出公門下。不廢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志。謂能直筆。足信後世耶。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為漢。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同家焉。曾祖諱柳。安福六世孫也。考諱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

韓琦墓誌銘

歐陽公墓誌銘

三

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僊。強學善屬文。南唐時。歐所為文。十餘萬言。諫補南京衛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節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漢吉水析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公為學。公亦天資聰絕。終日一覽。則能誦。已為天下筆。出人意外。及冠。舉進士。然天賦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進崇政殿中書舍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伊。文原王公。知非常才。賜符。於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

館閣較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臨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道館閣較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閣。日成。改集賢殿。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政。重以兩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秉忠義。適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閒延見。振誠容。訪上。浸開。天章閣。宴召諸公。詢

韓琦墓誌銘

歐陽公墓誌銘

三

究治本。長策大議。稍施用。紀綱日舉。僉倖類絕。小人始大。不喜相。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依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報自不之。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奇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戎雖備。虜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遺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已沮。境久之。其後奉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遂從。以去。四年秋。北虜寇。兵雲州。韓公西討。朝廷疑其有偽。遣文

武材臣、家為經書二府請報公以注、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使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清運、造鎖板船以絕侵盜、軍都作院於磁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誤說、而勝相繼罷去、一時運用者皆指之為黨、公旋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黨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是正、是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并公為廢宗人、最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廢、繼言者乘此欲并中公、遂招張氏、資產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為命內臣監勅、并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決、擬勅官與監勅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逾年徙知穎州事、皇祐初、

韓學獻王安陽集

歐陽公墓誌銘三

四

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應天府舊年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精於書、白剛然、自無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偽為公疏、請流內臣、以激眾怒、有從人胡宗亮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備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恥言上欣然、令改官、官者楊永德、密奏曰、宗亮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判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官修撰、勿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新林學士、判太常寺、燕祀嚴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召、都下震恐、而公動必

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為言、公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於此、惡可勉其短、短以拘人耶、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厚收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廢二府、益思報稱、後然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辦、或在上前、必區別是非、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其事可行、其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至於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遂送正色折之、其徒无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臣、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

韓學獻王安陽集

歐陽公墓誌銘四

五

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廢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上議院典兩制官同議、如制詔下、眾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懇乞、必留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為誣說、欲惑眾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諭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恥、窺伺愈急、令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還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開封府事、熙寧元年秋、遣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

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誠公猶請於上之分之息令民止
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
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
公累上章辭曰易蔡州大畧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遂曰時多喜新奇
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
官知蔡州事公在毫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渡中
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
聞公勇退無不驚嘆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
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
一長之得力爲稱荐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奸邪嫉若仇讎至前

韓忠獻王公集

歐陽公墓誌銘五

奮擊不問權貴凌難陰被謀遂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爲朋友
如尹師魯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侍侍以日給
又表其族於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五代
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率不遵景祐
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於衆
莫能及辟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
其功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後幾千年而唐韓愈
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融相傳莫較高低何其盛哉所造
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多所得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未
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義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

務爲除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凡其平澤連理者即預奏名初
雖恐諸終結而大抵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通勁自成一家人有
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
受賜既去追思不已除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
押宴出於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
陳恭公爲相欲塞而胡決河使歸懷腹故道公言橫隴也已高仰功大
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遂上言
六塔素隄供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
不用公言遂六塔堤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恨公先識
在待選八年賜試補蓋前漢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
韓忠獻王公集 歐陽公墓誌銘六

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
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奏定大議方其廟過自攝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
衆患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痊臨崩慈壽預
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注來兩宮鎮安內外車漢明碑人無間言嘗被
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
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
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
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
以校正傳記詠謠人傳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乙千卷
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

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齊氏翰林學士繼之女繼室楊氏某賢院學士
諱議大夫雅之女今夫人諱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全之女
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英並光祿寺丞次崇大理評事次祥
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
喪哭於某地銘曰嗚公之即其則烈烈獨遠斥奸義不可折噫公之文
天爵不羣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愛以諫登車籍勿知惟帝之
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謀宰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故他焉
鼓及退不吝較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以壽矣也胡為公文在人公
近在史冊惟不窮亘千萬祀

吳矣
韓忠獻王安陽集

陽公集卷七

○○故樞密直學士禮吏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

韓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
智畧神出勲業赫一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其向守太名其孫克
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先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內
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英聖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
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其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
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天道愛之迹較然著於人聽者猶未定志公
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於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詠字汝之世
本鄆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其先於鄆城故為鄆之鄆城人曾祖

韓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一

諱立祖諱鐸遠唐末與五代之亂時潛養德業以度無間父諱某
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側倖有大志
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惠
公同赴大名舉議將有存公公以同郡張璠素有文行即率冠公上書
請以璠為第一府欽嘆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推進士第授大理
評事知鄆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行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
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初恩轉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
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開封府後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
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洙連荐其才推荆湖北路轉運使
化初執政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諸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

起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通旬程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鑑事司馬
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較犯法杖之而永
昭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較逐客辱之臣恐即
體輕而小人惕上矣不納既而果營卒訴其大較者上始寤公言而
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收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
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遣命公知成都
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
訪知鹽價素高而庫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起
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
韓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二

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雖收
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遠出兵日以娛樂為事軍不戰
遂遂剽奪民財公於是悲憤拾安司素用事吏至延面數其過將盡斬
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無白
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更呼曰惟公可命兵不令顧就賊公釋之繼恩
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賊城中兵半既而計軍請
食馬為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始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指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易粟民
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難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
萬斛乃奏罷決而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諭月已

有二歲備此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
脅從遽聞其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
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
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遂縱之繼恩素而聞公曰前日李順脅
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目橫不能改並以狀聞
顧還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
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先務為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詔以副
門關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招討於外再周
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喪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
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簡使韓景佑為所部廣武卒劉行所逐卒
韓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三

東原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繼如故舉咸豐之
賊又據印蜀將趙益公遣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久始召上官正
謂曰賊始終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所傳掠氣驕故過
吾城乃送或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授教及行公
為出送於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首餘黨盡平眾益
服公料敵制勝人取不及真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
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
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賊亂
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
萬家餓殍如此若禁禁益嚴則賊而為盜患益甚矣僕秋成敢爾常痛

以法繩之。境內幸以無檢時。歲滿杭人詣闕請為。有詔褒其善政。五年
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
之。曰。是非。非。才。其能。緩。手。始。年。果。致。神。街。大。較。王。均。之。亂。遂。見
獲。益。州。浚。隄。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使。延。安。上。以。公。前
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
事。蜀。民。聞。之。時。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
信。已。易。嚴。以。易。凡。一。今。之。下。入。情。無。不。感。惟。蜀。郡。遠。大。治。轉。運。使。黃。觀
以。政。迹。聞。賜。詔。加。獎。詔。改。吏。部。侍郎。命。謝。濟。巡。撫。於。蜀。上。還。濟。論。公。曰。
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濟。議。鑄。景。德。大。鐵。錢。於。嘉。印
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還。還。掌。三。班。院。監。判
轉。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四

登開檢院中藏。癘生於腦。不能中柳。求知穎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而
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於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徙公自擇。
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
丞。時金陵多火。灾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析
其。胙。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
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
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秋。滿。昇。民。請。留。運。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
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病。疾。基。上。章。求。分。司
西。京。上。聞。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邸。差。知。陳。州。事。終。於。八。年。八。月
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

官。仁宗朝。進。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始。終。挺。然。無。所。屈。撓。即。力
學。益。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造。人。傳。雲。高。誦。之。士。與。公
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郡。多。病。瘡。者。一。夕。頃。愈。還。登。第。與。傳。詩。有
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梅。一
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
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而。河。間。人。無。敢。者。
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義。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
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淺。卒。有。大。利。民。咸。無。窮。至。自。奉
養。逮。於。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則。靜。室。焚。香。燕。坐。
聚。書。萬。卷。選。選。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於。人。意。外。凡。所。罪
錄。忠。獻。王。安。陽。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五

以。祥。若。人。時。集。錄。於。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二。歲。乃。命。其
母。主。其。喪。而。與。諸。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得
子。侍。長。立。果。以。財。為。訟。塔。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聞。之。以。酒。醉。他
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屈。汝。不。然。子。必。汝。手。矣。乃。命。以
其。財。三。與。得。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斯。前。後。治。益。愛。利。之。政
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罕。之。法。主。其。日
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
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成。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雖。之。泰。為。永
制。建。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饑。色。者。公。之。賜。也。蜀
風。尚。侈。好。遊。樂。公。送。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寄

為常法。後人謹而遵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以累其去。其去其
自號華崖子。或為贊曰。華則違眾。崖不利物。華崖之名。即以表其
之亡也。蜀民間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齊
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若此。公於下
成勿剪伐。年公在襄陽。立碑。見者民感。德過輒墮。決凌歷千餘載。能
維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識人物。凡所符錄
皆方廣。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行之。何足為公。公不貢士者
幾二十年。學校。賴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政。張在。皆有學行。即且所
遠。延其加。禮。光宗。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
文風。自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惟健有氣。骨稱其為人。當為學。公
韓忠獻王公集 僕射張公神道碑銘六

周翰覽而嘆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於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終於陳之私第。
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逾月。氣雖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
偁。子奉禮郎。嘉祐。孫。我人。其為某官。銘曰。大行時朝。洪河。隔天。河山之
間。實生大賢。賢不徒出。惟聖偶焉。終為事業。文武之全。兩治兩蜀。存
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管。肅。尚足王霸。如公之材。不宰天下。而
碑。惠。澤。止。濡。一。方。錫。氏。父。母。遺。國。棟。梁。有。碑。公。績。日。星。之。光。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某。馬。治。盜。方。畧。緩。急。得。宜。可。為。今。日。冠。冕。焉。哉。調。

范文正公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淹既長。
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
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
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以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真府
學上書。凡萬餘言。後以殊薦。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
繇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
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
宋史本傳 范文正公一

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
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及。初。
太后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
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
得。俄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
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
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以進。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
以為宜修洛陽。帝問夷簡。對曰。此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

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貶知饒州。歐陽修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以書責之。三人皆坐貶。歷徙越州。元昊反，夏竦為陝西經略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蓋論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於是羌漢民相踵歸業，屬任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

宋史本傳

范文正公二

斬仲淹。帝不聽。降秩知耀州。為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諸羌嘗陰助元昊為寇，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聞人馬為立條約，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侍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與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胡蘆諸砦，為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六千，繇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慶曆二年，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手

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值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警，因與樞密使富弼請行邊，知邠州。在中書所施為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徙青州，病甚，請頴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雅以天下為己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妻子衣食僅自克。

宋史本傳

范文正公三

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純祐字天成，方十歲能文章。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末盡行其規，諸生遂不敢犯。仲淹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才否。繇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料策。及仲淹以纓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年四十九卒。純禮字幾叟，以蔭曆比部員外郎。

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以靜待之。歷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官，竝自內批勿錄。三省進擬，右相曾布乞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不附已者。」爾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或有失當，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誡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誡誣以事罷。卒年六十七。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為京東轉運使，與蘇軾同建募役之

宋史本傳

范文正公四

議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元祐中，召為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秩歷鄧州、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奪職，久之復徵，猷閑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

范文正公集敘

慶曆三年，執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象人石守道所作歷聖德詩示鄉先生，執從旁竊聽，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誦十一人者，何人？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執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執言，盡以告之，且曰：「韓愈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樞密歐陽公，公以執辭富貴，以國士待執，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亮夫，又六年始見其叔，真雙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孫同僚，此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序一

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為叙，又十三年，乃為之序，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言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嗜奇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款款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反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使倖其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推為執

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悉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
 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美翰戲
 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多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
 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加統
 州軍州事。蘇軾叙。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序二

范文正公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羅端訓市 評輯 弟葛 謝安訓市公訂

集序

蘇子瞻一首

賦

明堂賦

今樂備古樂賦

論

近名論

范文正公文集

目次一

推委臣下論

議

各篇議

讚

楊文公寫真讚

序

里諸資聖頌序

太清宮九詠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唐異詩序

說春秋序

記

桐廬邵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岳陽樓記

邵州建學記

書

奏上時務書

上張右丞書

上執政書制中

范文正公文集

目次二

上資政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賡推官書

答趙元吳書

表

謀觀察使第一表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宋歐陽晦充經略掌書記狀

爲李觀并錄進理論子狀

碑

唐狄梁公碑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雜著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四德說

尺牘

與韓魏公

范文正公文集

目次三

五

范文正公文集目

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睇睇以陳五常之席奕奕而倫惟太
室之位乃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博學維維玉帛華草桂
牢之舉既通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同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
於是出齊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贊躬百拜以表寅司
儀賓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筮畢奠薦之粉固六樂咸在既美乎列
皇八風相協同和乎大約下舞上歌昭德詠仁非常之盛及者萬國
莫大之孝儀懷者德民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
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
之若夫元朔會同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闕斯斯乎宣德之發帝時
待旦而久求衣以先行黃紐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龍為進
范文正公文集 明堂賦三

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龍馬負衣而
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
然應門之外九采案馬降階之東諸侯以同而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
北面者子之位門而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塔木九夷之
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
之外則有朱狼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掌粥幽陵五
狄之種唯東是向於是執執旅進銑銑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
受之以晉居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
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
冕絳兮霞集玉帛兮川歸威乎王庭之赫明煥乎天家之光輝若北辰

之會眾星咸榮集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著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
梓於上臣載拜於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誠窮寡人易曲而履盆賢
易側而遠野於以威名冠於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國闕地神教於方夏
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德施之純報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
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開闢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
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道使朝廷茫然有遺遠之嘆惘
然有中報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治樂而興三王豈崇禮而至焉明堂之
道不必尚其與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家者待意大
樂同天地之和豈乾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
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
范文正公文集 明堂賦四

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改教之烈斯焉帝問是
則帝道不殆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
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此靈祭之安危
絲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存名懼魏魏之弗逮迺孜孜於鷄鳴唯
至平之德代思年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缺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
寶德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於格恥惟下武之太寧亦
省躬於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
賢者蓋舉一於卑陶乃連茹於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惡與物而為春懼
幽陋之靡及常咨命於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
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益持

范文正公文集

家之論可謂灼見大原書瑞

+

○今集猶古樂賦

范仲淹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波一以。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謀猷。徵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樽枌實厠洽於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庶庶。蓋在乎君臣交泰。民物茲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寶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鏘曷異聞韶之美。顧茲乾土。究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唯前聖之所餘。春誦夏弦。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契倫倫之管。五絳范丈正公文集。今樂猶古樂賦一。

范大正公文集

今樂猶古樂賦一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愛其身為名。不如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非全身。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昨爵祿可加。實野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蓋棺。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固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君臣受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仁名三王身之也。行五霸假之也。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致

范仲淹公集

近名論一

十三

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行忠孝者次也。彼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欲父教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用世之論 第講訓

○推委臣下論

范仲淹

天生兆人。得三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脩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郭。修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綱緝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牧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推委臣下論一

范仲淹公集

推委臣下論一

十三

注云。制之。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而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竊維龍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獨開而明皇不知。一旦喪

天下元解唐德遠哀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則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提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之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然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親親者眾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競壙者眾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政政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貪諂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

范文正公文集

推委臣下論二

五

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目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業勝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說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實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須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攝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敕無得悞者此又推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矣留意遠豫不致致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難

有疎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人主親擇純駁以居清要雄劇之任是真去私竭化朋黨之大端然欲觀自擇賢非召對從容不拘內外不分文武亦何難知天下士哉
葛瑞綱

范文正公文集

推委臣下論三

十五

○答竊議

范仲淹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祖將
新李靖而起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
幼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
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算聽其召募曉勇以為爪
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
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
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辭是
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先知
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威武

范文正公文集

答竊議一

六

功益世。孫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為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
公用錢迴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首豪或將遣官員將士而梁隆彈
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沒有所
歸無分毫入己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
目擊軍民蕃部等情得滕族遮墮於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
不深罪宗諒張元二人仍降詔赦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
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
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免滕將公
用錢并酒糴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
下責成保庇此人固不敢從自古文法常事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

之憂孜孜求人以待大患師位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朝者固當
竭力辨明恐候朝廷機事為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降
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持節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名近郊
良佐使於元昊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
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真驛而至又遣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
既而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頗順
於爾爾去號稱臣又能減散節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測之地既能忘
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
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真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謂不
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之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囂然

范文正公文集

答竊議二

七

聚議以為過優何薄之甚耶

大儒方畧之言非書生所辨萬端詞

楊文公寫真贊

范仲淹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於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薦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已任雖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益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冠裳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我秋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紀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映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遺其心可知矣庶幾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常避權臣之網歸

范文正公文集

楊文公寫真贊一

陽羅山再起會真室不豫中外為憂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典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公親公之真而為讚云嗚呼楊公兩朝清風威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為之像為之神似昌黎諸頌葛端詞

皇儲寶聖頌序

范仲淹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仙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太寶之選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龍神浴以朝先固心之至也聖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老官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馬武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瑞極康心

范文正公文集

皇儲寶聖頌序一

物有載天之安金鑑凝明人成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興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各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義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養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召注師傳馬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初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視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肅肅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避燭女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易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乾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繫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

○美究詳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尤大之政則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
令思以敷天下之祐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慨然有不
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士則必慨然有好直之心使何暗而進矣
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尊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
以安靜而弗擾也期於無盜責之於衣食期於無利求之於禮義禮義
既充而無成風然天下熙熙而還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
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易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字矣
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聽
指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後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
辨實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
范正公文集 皇儲資聖頌序二

居○前○少○傳○居○後○而○能○終○應○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
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絲○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哉○而○後○著
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燦○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於○一○德○昔○陶○唐○氏
之○與○帝○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克○德○蓋○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其○若
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觀○觀○乎○皇○之○有○成○功○也○我○郁○郁○乎○嗣○之
有○成○德○也○我○樂○聖○者○係○之○頌○云
此種文最難下手此序不獨不難頗似說命伊訓 葛端訓

○太清宮九詠序 范仲淹
燕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宮也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繁所存若
靈溪渴河九龍井左細再生昇天檜皆附於園牆發乎詠歌而風人之
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詩詠覽靈
仙之區異其八物蓋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
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乎矧
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文孝之靈光孫
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戲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
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
亦動天下之頌辭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范正公文集 太清宮九詠序一

簡潔有風霜肅穆之氣 葛端訓

范仲淹

范文正公文集

尹師魯河南集序二

۷۰

范文正公文集

尹師魯河南集序二

۷۰

有○永○升○為○之○墓○銘○雅○主○為○之○墓○表○此○不○備○載○意○師○尊○有○心○於○時○而○多○難○
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
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范仲淹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平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而氣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謫神於墨妙一見而嘆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論德在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從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皆於風雅援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嗚呼詩之為意也範園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嘯嘯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錯如鼎府羽翰乎於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

范文正公文集

唐異詩序一

動天地而成鬼神者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夫志之人其辭皆得真之入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閑之人其辭怨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懣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氣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興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此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勝奮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情惜相監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戒杞鄭衛之奏責發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牙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

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其無方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通無憤惋之作賡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固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風音爾雅一去跟說 葛瑞詞

范文正公文集

唐異詩序二

上

說春秋序

范仲淹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大。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
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表。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
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
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義。其無律涯。今褒貶者。流感志於道。以天
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
無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屑詞比。
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錄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親
與必有人焉。君子哉。無虞。
簡淨之極。葛端調

說文正公文集

說春秋序一

共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幄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
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
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之。禮下之。在壺之上。九方有為。而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於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
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貧
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其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復其
為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滄滄。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說文正公文集

嚴先生祠堂記

公成此記。末歌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時旣江亭。記泰伯在江。曰。公
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風字。代
公欣然命改。蓋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孟子。聞伯夷柳下
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一言之易。遂關全旨。此文固疏。然能代
而虛懷。從善之誠。尤可想見。慨慕耳。葛端調

○ 南京書院題名記

范仲淹

皇宋開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華座積。講誦風布。乃有唯
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青桂丘園。教育為樂。門弟子孫文行
而遠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曠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
維樞。密直學士。給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青而能貧。祥符中
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校。於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
在私庭。俾幹其務。故太原奉常博士。清時。奉賢良。始掌其教。政清可職。
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其宗皇帝。為之嘉
嘆。而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戚公。仲度。文其記。前蒙預政事。陳公。侍
郎。允佐。通其榜。縣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學。梁。固。歸。歟。蘇。堂。重。甫。○
范文正公文集 南京書院題名記一

星。健。振。如。雲。講。誦。千。經。誦。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輝。六。合。為。文。以
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為。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不。可
百。谷。我。尊。淳。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冠。天。成。不。一。
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於。層。雲。或。深。於。重。淵。至。於。通。易。之。神。則
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
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不。有。人。焉。若。夫。廊。廟。其。有。憂。天。下。之。心。進
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張。學。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
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差。謝。朝。馬。未。見。其。止。
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繼。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
忘。朋。簪。之。善。導。政。教。仁。義。惟。日。不。是。庶。幾。乎。刊。金。石。而。無。竭。也。抑。又。使

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羣髦。咸成於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
成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唯陽先生者。
當又附此焉。
寶慶正可玩。葛瑞訓

范文正公文集

南京書院題名記二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望遠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森然欲搏人則有去國懷鄉憂遘興廢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則有去國懷鄉憂遘興廢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范文正公文集

岳陽樓記一

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樓近齋

邠州建學記

范仲淹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乏哉。天地靈粹賦於萬物非皆醇而全焉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後人所係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功矣慶曆甲申歲予參知政事親奉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繇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此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詳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於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某同

范文正公文集

邠州建學記一

掌校事博士胡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該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然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度之頗明士人洋洋其未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陽吾道之盛仰歎敢不率奉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左冠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朴音健筆非老手不能措此葛瑞胡

○奏上時務書

范仲淹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請開門拜
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恥而易進直言者有
恥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
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
恩取任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
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
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詢未克果行臣請言
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虞夏
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哀靡之化故聖人之
范文正公文集 奏上時務書一

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勝而不
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宋者
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
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
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
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
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教諭詞臣。與復古道。更延博雅
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
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
時。孔子曰。桓桓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夫夫谷之會。孔子則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校在若。司馬。其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
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
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
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禍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
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御宣方藥之備。為善安國者。當
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為我國家文經武緯。
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
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武者。今已盡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
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
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太平同類。孤鼠為心。貪而多防。後而無備。威
范文正公文集 奏上時務書二

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有時威。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
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慮。而乃進求浸多。翻覆不定。
託因細事。責有煩言。猜嫌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景德
邊並無關。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
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戎戰而無功。再扣澠淵。豈必尋好。未知果
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謹議。與大臣
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
次命武臣。密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選其奇。差壯士。家知必懷報
効。列於邊塞。是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
之安。邊患忽來。人精大。顧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關之

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信
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直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
知任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在右此國家之可
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
邪敗德國侵則害加於黎庶德敗則禍起於蕭牆乃知姦邪之患甚於夷狄
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
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
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鎮萬國之意况
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
幸之貴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
文正公文集 奏上時務書五

大哉天道降康不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
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
成王道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遠大之謀
豈有未至然刑罰之吏言絲毫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
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
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遠大之
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
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
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
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

而彌遠故先王務公與共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
采聲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
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
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
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
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聖鑒之下能無惑
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
論可不然後施行僅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說
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
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
文正公文集 奏上時務書六

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
如此則人皆慕從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
西廂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舍因政務而陳之伏
望聖慈詳擇一二千化天成臣無任欣幸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
言
疏暢條達深切時事不多援引經傳以為高博真大儒實心憂國之
文件件皆有入手處雖中主亦當默識之矣 葛瑞訓

○ 上張右丞書

范仲淹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
泰州西溪鎮監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於右丞閣下、某聞先聖
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
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逸乎無傳、則賢賢相與、來代以降、豈復
有致君克辟、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道而將傳其傳
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時、而未預其傳者、可無
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維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
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悉、
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瞻顧於天
范文正公文集 上張右丞書一

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於台宰、那侯之間、繫乎慘舒、
非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與而道不可屈、懷
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
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萬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聖與周比、隆
賢人之業、宜得杜稷、當復正焚壇之座、為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
右丞之才、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瞻顧、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
之階、雖為其升、爾其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
學文、為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通、知忠孝可以奉上、仁
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於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
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哲人云、一奏之書必

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其所以勸鳴孜孜、
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其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
其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於海隅、茂英之中、與國家補錫銖之
利、緩則罹俗、猛且賊民、窮策絕鳥、人不堪其憂、出何道之可、進自惜、屬
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為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
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
矜其不肖、以一言置於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前
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後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
於前、視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教有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
心、可得而傳、使其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遺傳
范文正公文集 上張右丞書二

傳而不朽矣、昔郭既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於今猶存、而天下
人也、有以疏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鴟子而拾諸、智慧不同、人則然
矣、先代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第一、然千祀台殿、無任
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平格易吉、自見大家、葛端調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於相公某賢相公
恭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卷上書言事論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
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
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假使異日校一美衣對一饌饌
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凡越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
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
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主室長
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某之賢之
別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烏鳶之義而成大業者多矣
范文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一

侯某引而贊之此儒者之學非道不談其敢企仰第一司職以言之
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
鍾之厚風興夜寐未始不欽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
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
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
百年則當時後居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興蓋雄競起使天下為富為壽
數百年則當時後居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興也亦周
漢焉自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於太平累聖之功
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
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

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
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
入天下久平則倚仗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降材不
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
聰矣倚仗可畏則姦雄成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降
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
本不固矣姦雄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賂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
為富為壽數百年絲今相府致君之功僅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
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
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安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僅此今天下
范文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二

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亂而正
人無從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
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緊固之道哉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
功心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
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將散去冗僭以
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教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
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
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
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
識之士氣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拘已少壯者恥州縣之

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忠從後不均
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錄案不恤游惰不禁播種不增幸憐不
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
難乎其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赦其獎之過矣如之何斯
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
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
世之策哉僕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
原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郡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
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典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
錄事參軍則縣令中丞過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
范正公文集 上魏改書三

不甚親民為害亦如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
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曉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慈薦
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
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令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
入令者詳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丞三考以上具理績舉
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使人
便若此後諸處縣令持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選一官更留三載庶其
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
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固基本而思之不以
聽易為嫌而察之則天下幸甚其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

尚逆送之勞有會燕射之遠或慮患於當清之援或致政於子孫之計
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欲訟稍簡為政或欲以授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
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鴈而不為貪黷之輩
非寒素而不紀縱骨徒之姦起寵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禮
傾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
民則菜色有恤錄案則指為近名有抑權索則目為撥禍苟且之弊積
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其恐來代之書論得
失者亦謂聖朝有不赦其獎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
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連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
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歸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
范正公文集 上魏改書四

之德於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
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肆之日與而春
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難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
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賦致罪者數人
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
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難敢發
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親命於今六載
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
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四方豈同常務可
命御史歲諭百條與出使之官絕書刺注運之禮仍翼日首塗以禁請

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者儒者介者庸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達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歲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庶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教養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啓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易為嫌而棄之天下幸甚矣其前所謂官有定制不致動搖懼其招怨而速僥倖者而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

范史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五

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旋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將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我其觀天下穀帛廉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其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素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害也士有不稽古而操農有不竭力而饒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蠲黃湯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仰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肯予如之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賤其播藝不增而貨取者衆也金銀之貴賤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

此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其所收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舉一動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纖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責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群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元於溝壑矣斯亦養悌獨助孝悌之風也其策師奇觀多指四方之人宜給本責恩錄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將最之要也其天下奇觀每建穀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資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諸將

范史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六

級尚資儲然國家至仁肯在存活若諸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簡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數萬之計其耗萬億以其觀之自係四鄉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簡路分頗多而卒伍至歲補換無劫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有之虛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冠蓋如取況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應星霜不至騷擾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墾溝洫復須舉揮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徵什一之稅總以百萬之額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悅

舟之平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不之奇能收先王之度商之
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傳上下得以賜華寧乎大變洗滌中嚴
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威朝之代何事
而不可行乎貴者國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
作於今天下無散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
播藝之家古皆督青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
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播報於縣縣播報於郡郡播報於
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
書丁寧復游散之派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同禮司
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獲者以時以度勤者惜者有勸有戒然後致
海東耳公文集 上執政書七

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同邦本
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豈
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
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
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
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
嗣之其謂用而不擇賢進焉擇而不教賢孰能為宜乎慎選舉之方
則政無虛授故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闕患不精古要先王
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纖士惟偷漢書不及道心無存誠暨於入官
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洋洋必矣至於明經之士全

時指歸講義未嘗明成儀未嘗學官指氏上瞻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
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於郡國王風云道師道不
振斯文銷散縣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
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難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泰詔下禮闈凡
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選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
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聞人持安信僕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
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謂貴
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部曹
之郡復其學較之制約同官之法與閭里之俗辟大學振以專其事故
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冠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
范文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八

夫庠序之興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一樂也豈偶言哉我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人
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亦士學經綸之盛業
為邦家之大冠亦乘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務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
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剛士總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
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教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僕國家行此教
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咸焉前代亂離雖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
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
本一之日國之二之日行之以不以聽得聽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

甚至於歲穴草澤之士或即其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
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耆舊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
士適以為辱何敢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墜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
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論不與衆心知勸不善孰仍舊之制加獎
之方自薄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
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
無適逢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
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選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
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
使夷不亂邊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劫邊
范本五公文集 上魏政書九

不乏原則城固而不下敵疑且畏固疎深八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
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細圍之則下敵無疑畏乘虛深入
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收
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老矣今之壯者賢而未戰聞名之將注
注哀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開沿邊諸將不謀
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調固求寵一且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
豐邊康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乏如也夫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
夷益深入之虞未可量也於時廟堂之上雖有畢簡之謀伯益之贊
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積善敗於積惡聖朝豈恃其本
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問坐受其弊蓋備之弗備

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今國安
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後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
法繁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
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
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
有言焉今將家子弟歲聞鈴鈴無所用心賄奢而已大有武備此能備
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
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惑顯沛十得三四不云盛
乎至於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
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
范本五公文集 上魏政書十

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校
知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
郡既實師戰而不劫城固而不下敵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倏動朝廷
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
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當今之北邊
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於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
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焉河朔生靈思之景德
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繼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斯羈之馬
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聖人曰激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
曰民到於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

來代。况朝廷之或德乎。其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萌者何哉。蓋天下森羅。無代無之。或窮為友。或起為大盜。同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成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隆水。或成近。或遠。或上木耗。或祿賞未均。或網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其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威近之人。不可不約。徐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惟乎致寇。若乃小臣重則。執權亂法。增朝廷之過。或森羅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危。盜思穿之矣。所謂盜者。其森羅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蠲黃之流。或術無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通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執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

范文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十一

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以為大業。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其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取之積之。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諂媚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赫之災。一夕遽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報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或莫無狀之禍。豈不誤哉。一旦有急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累加奉飲。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僕謂內帑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歛。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革五代

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達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獎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於羣臣。格免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達於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匪謂天下受獎。職此之終。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迄於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藉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憚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

范文正公文集

上執政書十二

庶序之人。寔於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登革。然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宜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惜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或在重儒。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林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網紀未修之類也。斯獎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森羅之人。同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咸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虞尚乏。苟有振動。饋運

所難。武備未暇。志可聘。既捷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饒。饒。生靈窮而。盡。雄奮迅。致。薛。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奸。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親。明。威。如。子。得。母。樂。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蓋。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披。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言。人。未。之。病。則。治。口。之。藥。難。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難。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解。放。

范文正公文集

上魏政書十三

五

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至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僕弗懼於心。弗修於政。漸盈於禍。漸絕於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難應難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顧然。衛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宜。

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試推行事。人馬度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頃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僕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禍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誅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於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笑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志不立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紀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

范文正公文集

上魏政書十四

五

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或怒。或好或惡。邪正則疎疎之。除為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僕相府聽其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命越典禮。進通耳之說。求終身之樂。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典。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果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顧後之。

史臣收拾簡策。為來代之鑒。任斐之人。殊故惟命。以廟堂深崇。恐不得
上乃校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化台嚴。下情無任惶
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此書中慎擇令長。有將才實邊備三事。尤切中今日。當事者可不深
者詳覽。以為進告。吾君吾相之助乎。
竊端明

○○上資政晏侍郎書

范仲淹

天聖八年甲子。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於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
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
家之事。何敢欺欺。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連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
眾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避名而已。苟卑易不已。無乃為奉者之
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強辭。其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
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后之堅。直不如藥后
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
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然不辨。則恐
縉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為第一
書。上資政郎書一

范太正公文集

上資政郎書一

五

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其進不為小人之疑。退
不為賤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其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
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然
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且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
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謏。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
旌立諫。故格於易。采謏。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
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
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達。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
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
有益於君。則為之。無顧曰。非彼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

詳建一言我亦忠臣之分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其登進士第。縣幕府。歷宰字。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六遠不當諫。則何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於額考叔。曹刿。杜養。紇。高。象。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其於近。開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咸於前。則其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樂。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

范東華公集 上卷侍郎書二

聖躬之過失。軍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其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其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秦夷。吾就縲絏而霸齊。蘭相如。齊辟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地崇辭。鷹於渭上。此皆代聖。略而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其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辱。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士占聖賢。何

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避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上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食言。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榮。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歛。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種之。獲之。歛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僕其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腹。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某今職在較。警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取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未敢未辨。青肯奈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冀枚斯文之禁。下無庇斯人之條。故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

范東華公集 上卷侍郎書三

撫既濟之。防未然之。幾。兢兢。時。盈。肝。晏。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將。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浚。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克。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主。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觀。之。輩。爭。為。煩。言。或。求。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胃。上。之。寵。而。竭。其。辭。上。疑。下。之。誠。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梓。斧。命。為。拜。恒。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奉。時。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以。行。為。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

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其有憂天下之心者
不底其道焉然後下不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提下之操而重其說
此政教大利也其亦常聞長者之餘論鬱於胸中而莫敢發者耶與
浮淺使親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其昨報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
斯言有罪必有疑其使親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
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暨壽諸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
實無減皇太后尊榮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
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體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
之儀非致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
奈何後代必有賢族強橫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

卷之五

上書侍郎書四

六

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哉先生制禮之心非為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
不相沿樂三公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其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
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其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
以謂晉文公弱而不正以君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
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收苟誠為
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任言大臣之未思也其天祐之功
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僕進用於時必有其於今者庶幾
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其之
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
何用由為其一曰我避言易入避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

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僕危言危行復難於
時其後皆結舌而去則人主殺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
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
速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
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
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
患日大起大亂之下怵然可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
得乎九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指
人最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其今進危言於君親端危機於朝廷
不備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僕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
范才正公文集

上書侍郎書五

七

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其之辭求其之志
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其登誠於當時無光
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僕察其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
絕其進前奏既已免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為賤人之累則
其退藏其身省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
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明其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
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其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
天下如其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紀
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其再拜
理明氣昌精決沉快此誠大儒
不動心之驗非僅僅作與口文字觀也
葛端綱

○上時相議制舉書

范仲淹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閣下。某昨日伏蒙聖恩優賜差任。益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猶止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欲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瀆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畫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和諸子獵學史。所以觀異同。贊

范才正公文集

上時相議制舉書一

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忠之心。未可與適道。然作願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庫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其聞前代盛衰。與夫消息觀虞夏之統。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弊。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教。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教。其弊與頌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玉燮。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雖以

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同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為我冠用。輔成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泣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同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發達。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人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赴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冠。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

范才正公文集

上時相議制舉書二

矣。顧相府為此一舉。當昌言於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移移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充。風化不興乎。故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紀台嚴。無庸備載。戰汗之至。某再拜。取士祇以脩國家之器。用耳。議論關心。見城。錄錄正文體。錄士習者。無異夏蟲之見矣。 范仲淹

〇〇與歐靜書

范仲淹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於伯起足下近勝從事子京編李唐制
語之文成三十卷各按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令為唐典以
備觀之似所未安與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
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則其次
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
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
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海
下詔命多有弊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
殺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於今究之僅亦以典為名跡於唐

范文正公文集

與歐靜書一

三

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攸百代之下竟何
足尚禁封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
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允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
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
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豎於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
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宣敕聖旨
之類達者皆得達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
為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視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
足下文謂呂不韋著春秋賈誼之法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識其
得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

例之文書者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
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
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
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為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又
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
為今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沿革禮
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別二書之作非經聖
人筆削又何足仰希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
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繫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
別為其目與之為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范文正公文集

與歐靜書一

三

只一意序去自有層折有含蘊 黃瑞綱

與周駿推官書

范仲淹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於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書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之目。以典為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凡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海內五公大集

與周駿推官書一

范

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大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舊篇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梁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到之於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於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後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敢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蓋尊堯舜為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耶。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限於文。不曰典

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然伯起非唐人也。反其佞乎。以其冊制持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跡於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二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豈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特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已積學於書。得道於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伯起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筆力老健。一去伏虎之迹。絕無文士之態。葛端訓

范文正公文集

與周駿推官書二

○答趙元吳書

范仲淹

正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朝延心。如金石。成真宗皇帝命為同姓。侍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就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綢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樂火。各。終大年。使蕃漢之民。為先帝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呼。遣使行吊。聘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復謀。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贈其殯。則廷中。

范文正公文集

卷之元吳書一

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遂一朝之失。而曠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舍容之。若此乎。若。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紜。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樊耶。使戡守之人。日夜豺虎。虎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習士為之扼腕。天子遣某經度。而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風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其與大王雖未嘗為會。而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太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太王一二而陳之。傳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

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倖擬。名雖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尊。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后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使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皆在唐。末。天下物物。羣雄屯據。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范我。

范文正公文集

卷之元吳書二

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繇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受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熙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造謀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

於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播之驗也。與夫問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
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
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玉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
獲司馬公子。蔡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
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其不
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若其律曰。生降者賞。
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
取。可城則城。雖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元者。所失多矣。是大
德。元。正。公。文。集。卷。之。三。三。

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
之計。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眾。
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玉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
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讎。為妖為災。大玉其可忽諸。朝廷以王
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
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玉。計而決之。重人
命也。其美利甚眾。大玉如能以愛民為意。陛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
王之志。天下就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
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稱於本國語言。為使。復不失其尊大。二
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啻天下之怨。不遠天下之兵。使蕃漢邊

人。復見康樂。無大傷相。祝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大玉之國。府用成關。
朝廷亦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玉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
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
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玉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
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深。大玉告諭諸蕃首領。不煩去父母之
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道
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殺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
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
軍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利。八也。大玉從之。則上下同
其美利。生民之惠。幾乎息矣。不遠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惠。何時而
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玉。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
地之仁而已。惟大玉擇焉。不宜其再拜。
有體有詞。良可法式。 當端詞。

德。元。正。公。文。集。卷。之。四。四。

○讓觀察使第一表

范仲淹

臣聞先王時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者為其近於君也。諸道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即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位。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格置。廉察刺史之位。遂為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為之。謂之缺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僕默然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略安撫副使。范公亦公之集。讓觀察使第一表。

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為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安撫。指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閫。以節制諸將。執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睹指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即度留後之上。今降指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為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軍機違事。並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備其闕之理。縱降指下。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貽元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視之體。此則減

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要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獗。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為國家之用。故士未飽而不散言。渴士未食而不散言。飢今邊兵請給粗糲。糶糴監之費。食必盡。糶經歲。年不露肉。味至有軍行之時。歲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為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陷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餘眾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范公亦公之集。讓觀察使第一表。

細然改圖。勅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實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鬻爾。臣恐此輩一。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為國家之用。而能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眾。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偽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絲斯以往。必敗

乃事寧不貽一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
專儒素遠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幸龍圖
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輩者
不能練事。効賈生勸哭。長太息之說。讀於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
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
而朝廷容之。直以臣無事之秋。先為之言。故天下指之為狂矣。而臣
自進其父。未嘗怏怏。此播紳之所諒也。前奉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
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達臣至於延安。竭心悉力。而處
置之閒。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
數四矣。臣自知才不稱。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臣
范文正公文集 諫觀察使第一表三

鄙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辱國。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立
國詭譎。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
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立國。非臣之
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膂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
事。精其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為私心而
辭之也。伏望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
內朝廷。臣經畧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
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華。必不願
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
不樂。意氣神祇。則事有曠墮。豈復能據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然

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陸贄三。公雖已行之。命京
陛下特命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
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効無功。冒賞之咎。又効違制不受
之罪。以聽於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
敗名遠禍。先於冠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唯天鑒厥
之臣無任云云。
以館閣為成帥。誠為盛典。公之辭。辭將為後來者激功也。此舉凡三
上表乃得請。茲錄其一。首端細

范文正公文集

諫觀察使第一表四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范仲淹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
暇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禮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
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於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於外則有
移風易俗之善故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
古右文教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常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
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登
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克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自天聖十年即
前進士及第素習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
小授常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集是
范文正公文集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一

之人日聞於典藉士務稽古人知慙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雅詞和伎 葛端胡

○舉歐陽脩充經畧掌書記狀

范仲淹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
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盡
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為而或奏議上聞軍書發委情須可達
貴得宜當藉微條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脩不可文學
才識為衆所伏法者緣臣之罪有黜朝貶謫本入素好議論開於樞紳
只如臣為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曾嘗移書責臣等欲無訛
非獨有為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然亦常追悔
臣切於集事不之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
累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之私若
范文正公文集 舉歐陽脩狀一

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云云
此奏入歐公辭不赴尋召入知制誥 葛端胡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范仲淹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嘗求後人。○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刻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佐。○輒慕前脩之為。○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中。○李觀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益。○楊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近年。○廣州。○州。○澤。○周。○啓。○明。○校。○於。○詞。○藻。○又。○江。○寧。○府。○州。○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州。○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係。○富。○今。○州。○澤。○中。○未。○見。○其。○比。○非。○范。○文。○正。○公。○文。○集。○為。○李。○觀。○等。○狀。○一。○

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為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通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泰伯只是經術用世之學。○故諸經之中。○尤長於禮。○其文狀中。○辨博明達。○四字評盡。○為端朝

○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開。○孰將開焉。○日月缺。○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來焉。○巍巍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共。○公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探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地。○傷君子於役。○弗忘其親之深。○於梁公。○孝之至也。○忠之至也。○而孫生乎公。○嘗以同府探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耽睡。○不協。○威公之義。○歡如平生。○於嗟乎。○與人交。○而無其憂。○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第七千人。○天下服其下。○代衛范。○文。○正。○公。○文。○集。○唐。○狄。○梁。○公。○碑。○一。○

將軍惟善才。○坐伐昭陵柝。○高宗命職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故致我。○不孝。○左右梁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既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臨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免死。○於嗟乎。○執法之官。○德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速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姑女祠下。○彼俗謂感服過者。○必有風雷。○○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嗟命罹其役。○又公為江南巡簡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秦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於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祀之碑。○及遷豫州。○會趙王。○亂。○係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

表以開曰、臣言似理、送人、不言則事陛下好生之意、長成復毀、意不能
定、波成非本心、唯陛下矜焉、救貸之、深於九原、郡道出寧州、得治父老
迎而勞之曰、我使君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於兗乎
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
張先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先輔怒曰、州將忽元
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背逆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
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
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先輔不能屈、奏公不違、左遷復州刺史、於嗟乎五
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誅、唐秋梁公碑二

唐秋梁公碑二

六

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居澤令、微吏嘗抑公誣引楊執事、公曰、
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於嗟乎、陷軍之中、不
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與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
震動、咸驅民保鄆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前當之、秋間風
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疏勤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
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煙之、北狄再寇、趙定開、出公為河北道元
帥、秋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安撫所脅從者、咸遣散、山谷公詩也
教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於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
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
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違有異議乎、對曰、有一

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閒、數百人、及命廢陵王代之、數日之閒、
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萊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
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後命萊出、又一日、則天
有疾、公入問、則天曰、我夢鸛鵲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
相王廢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
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索召廢陵王、綈衣而入、人無知者、乃
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
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
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
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普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亦有

唐秋梁公碑二

唐秋梁公碑二

七

神苑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說、親子與孫說、近
立廢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附姑之禮、臣
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寮簾使廢陵王拜公曰、今
日國老與汝天子、公笑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
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執為太子、後置廢陵王於龍門、備禮以
迎、中外大悅、於嗟乎、定天下之業、斯天下之疑、其至哉、如神靈之威、
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
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是矣、豈文士輩哉、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
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故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
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遠洛州、猶未用焉、

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求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後則天為皇太后。於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熟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馬。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廢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待薦紳之中。顯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其貶守鄆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連馬。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木真。嗚呼。武暴如火。李黨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極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露。愍大州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蔭拔擢。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

唐秋梁公碑

十

世發露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剪裁史傳。勇以歌體。篇法絕佳。葛端調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范仲淹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鶴。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志。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郊。督府文學。歷郡縣。奉府政。臺憲。為郎官。判鹽鐵院。待禮入貢。授少監。終於太府少監。公諱雲。郎軍年八十。英於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乃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回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歸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齊。以道之。既而嘆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

太府少卿孫公墓表一

子二。一詞明。一經綏。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稱紳生。宜樂斯時。甯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治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寄意極深遠。動人感慨。歐公五代史一行傳意。亦如此。葛端調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范仲淹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啟
秉鈞之猷。而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克乎天地。誠明之際。無
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無
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我六籍以收本。發四科以敷
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鄉里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立國初秀。
關閭令嗣。奉化集。漸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獨先講
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將命。就學果知。向方窮以革。而有文鴻亦漸
而無。後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乃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
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氣。請字

范仲淹

朱從道名述一

三

曰復之庶。左右子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緣道之謂也。
臣則繇乎忠。子則繇乎孝。行已繇乎禮。制事繇乎義。保民繇乎信。待物
繇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
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桓乎天
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視之哉。抑
文與學者。道之冠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
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喜子未預於教也。弗樂而志窮。如玉之
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洞焉。而莫朝於宗子。既預於教也。
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焉騰焉。可致乎
夷路者也。其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歎歎。名不登。解紳之職。目弗

接軒冕之安。彼何不過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
列通被廣。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繫滿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
論者曰。公之有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較勝休都。邑
俾人多士。澤善庶。邦成。格其俗。作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
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成德乎。朱生振迹於成德之下。發名於善教
之始。何必中。繇之刺。論豈異。夫子之榮。榮者哉。當風夜懷。之不墜。我公
之全訓也。其庶幾乎。

詞格嚴整。字字深練。葛瑞綱

范仲淹

朱從道名述二

三

范仲淹

范大士公文集

四練說一

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豐財為富其都於物為賜虞為得食勤其逆其
道同純而言之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為行健於地
為厚載於人為正直為忠毅於國為典則為桓桓於家為男男女女正位為
長子主冠於物為金玉為解勞其逆異其道同純而言之則道之幹也
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
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違不行地微四德坤儀不
行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亂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
生惟乾坤之德純其四者焉餘卦則群充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
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克辟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
國除亂履其亨而開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

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桀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踐履而勤行矣。履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波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難回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詞格體調極似文中子。葛端綱

蓮女正公文集

附錄二

○與韓魏公書

范仲淹

某再拜伏。崇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尊行狀。未精。更須修。後送。孔林作誌。足見大君子金后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銘佩。風。音。蓋其意然。始以之翰。如師尊景深。又少與之。將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村所撰。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升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翰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明公以爲。如何。幸恕而寬之。敘得簡。足。萬端。調。

范文正公文集

與韓魏公書一

范文正公文集

司馬溫公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稱一世名臣。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羣兒戲於庭。一兒

傳○見○人○手○段○

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年十五。書無所不通。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一

吐貢異獸。謂之麟。光言其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軾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軾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人不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再遣書勸鎮。以效爭之。至是復奏。乞檢會臣管所上三狀。夾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知諫院以三劄子上。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光首上疏。又上疏。英宗。

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臯孫光武起布衣得天
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其父祖時光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
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典故
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光乃
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任守忠反
覆交構兩宮以光言遠竄天下快之時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光
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
爭之相繼降黜治平四年知貢舉神宗卽位首擢爲翰林學士光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二

力辭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
協物望帝不從復以光爲翰林學士英宗山陵光爲儀仗使賜金
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步將鬼名山
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監
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
十萬兩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上問光可爲諫
官者光薦呂誨王安石行新法光上疏逆諫其害適英進讀至蕭
何曹參事光曰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

變法光面折惠卿惠卿不能對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
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日
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曰必
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光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
惠卿也光求補外上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
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詔移知許州不赴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
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市利此尤病民也安先罷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三

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公
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
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遽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遣使勞光
問所當先者詔除光知陳州且過闕入見至則拜門下侍郎時議
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道光慨然非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
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
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

乃定。或謂光熙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元祐元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光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所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瘳。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四

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武門下尚書省。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光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晚節尤好禮。爲冠

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時要務。要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紹聖初。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

宋史本傳

司馬溫公五

安民二字於石。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序

公出於去聖數千載之後，其公忠直亮，根於性實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修身踐言，則孝悌忠信，雖變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愧，至其施諸政事，則闢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而發為文章，則振陰陽造化之暗，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常，酌聖賢出處之正，以厲其操，通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虛言也。是文也，君天下得之，是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是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是以檢身厲行，為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悲歌流詠，斟酌厥飲，隨取隨足，夫丹青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金石可磨，而公之文不可殫也。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久愈新，與世而無疆。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劉隨序一

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與其理亂興亡之故，別為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鼓吹六經，羽翼名教，則律曆、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木有水而水有波，雖有更之，無奈之何。韓子以仁義之人，其言諒如也。昔顏淵歿，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無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勳庸，凜凜在人耳目，公雖云亡，斯文未喪，學者傳之，非徒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凡八十卷，為二十八門，其間詩賦章句，制誥表啓雜文，書傳無所不備，劉隨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選目次

吳郡葛 竊端調甫評輯

第 葛 竊端調甫 全訂

集序

劉隨一首

奏疏

上諫習疏

論財利疏

上體要疏

上皇帝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錄一

奏劄

陳三德上殿劄子

言棟與上殿劄子

乞施行制策劄子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論設置豐州劄子

論正家上殿劄子

乞優老上殿劄子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闕聖覽上殿劄子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

乞罷判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乞罷判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乞罷判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言北邊上殿劄子	乞經筵訪問工殿劄子	留呂誨等劄子	請不受尊號劄子	辭賜金第二劄子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乞改求東宮劄子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二	乞停封事劄子	乞省罷農民封事劄子	乞罷新政事劄子	狀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論夏竦罷狀	乞復陳忠第一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	---------------	-------------	---------	-----------	--------	---------	---------	-------------	---------	-------------	--------	-----------	---------	---	-----------	-------	---------	--------------	--------------	--------------

論赦及疎決狀	進五規狀	一保業	二惜時	三遠謀	四重儆	五務實	論張方平第二狀	論以公使酒食道人刑名狀	乞罷將官狀 後開文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三	不以卑臨尊議	配天議	表	遺表	奏彈王安石表	策問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	賢良策問一首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致知在格物論

功名論

才德論

知人論

四豪論

管仲論

荀息論

廉頗論

賈生論

邵吉論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次四

英論

書

與薛子立秀才書

與范景仁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明太叔端書

答劉賡良蒙書

答孔司戶文仲書

與王介甫書

答范景仁書

附范景仁答書

與范景仁第四書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與呂晦叔第二簡

序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顏大初雜文序

張共字大成序

送郎景微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次五

送李揆序

送孟鉉宰宜君序

送胡完夫序

送李公明序

記

諫院題名記

開禧縣修文宣王廟記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珍膳堂記

獨樂園記

原

原天道

說

說玄

史評

子會

張巡

馮道為四氏相

傳

范景仁傳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次六

田人傳

雜著

訓儉示康

釋迂

辨庸

士則

言戒

飯中

拾遺

絕四

官失

投壺新格

情辭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目次七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日月其位臣先謹昧死上疏尊稱皇帝陛下臣以爲寒之質再爲陳言
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風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忠以報
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清聖聰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
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降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
飲食不同有至或莫能相爲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
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
有司矣衣冠爲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
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謹習疏一

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
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論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
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智弗能諭也雖教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
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
履之衆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
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勸戒王綱紀四方此體之本也昔三代
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

之強不敢暴蔑王室蓋其力不足我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
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
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衆子服回如晉
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遠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
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
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故尚名節以行義取
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尊立
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稱名氏而燕趙舉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
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
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謹習疏二

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
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人於偷薄
君不以爲恥臣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天下
之士有屠豕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鉞鉞其始
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
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恣睢爲畏其下在下者睚眦爲伺其上平
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鉅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
屠戮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
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
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猶生於無禮

也。於是武聰明躬勸萬幾。在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蕭何鎮鎮。齊以法度。釋文吏為之佐。以奪其發生之柄。俾其金穀之富。遂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膠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特寵之。原塞於於是。即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繼於縣。又今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減否。後漢鄧州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縣。州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可之。教正而紀綱立矣。於共申明軍法。使自柳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絕小有違化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聖之大節也。故能四行不庭。莫不率服。汎埽九州。以涉禹之迹。至於真宗。司馬文正公傳家集。上疏言三。

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而民終無怨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昔也。臣竊見陛下有宗廟之嚴。恭主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譴讓不決。委之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邪有奸邪在焉。豈不危其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荒陬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萬緣。廣置殺生。奪不慈也。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有作。威作福。官於而家。以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而部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變。其可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鼎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

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誦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收。灼敘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與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致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皆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德以來。國家急於久安。樂因循而矜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輩。而漸逐御史中丞。羣官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山逆而伏。不窮奸。遂加於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持重。而久已停之。幸復收善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者。亦不復司馬文正公傳家集。上疏言三。

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士卒畏法。儒之臣。至有前省教閱使之驕情。保庇羣老。使之繁冗。而正法使之縱恣。欲業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命然。聚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勅之下。既言之。則止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裝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明林南貴。千餘人焚其第。殺其父子。官為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

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雖是龍之紀。綱不立。則廢維生心矣。夫祖宗告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無間深恩。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順。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廣遠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戚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僅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中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廷。經略安撫使。或轉運使。規畫節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遵之。不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卷習疏五

從者。朝廷當將其曲直。若事理宜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乃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恃。慢無禮者。則若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殊寬嚴。公正無私。却求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倚南

而坐平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謹論學識。皆自十分精熟。而出快誦一通。臨文對卷。瞻視宏壯。昔端

○○論財利疏 司馬光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稱皇帝陛下。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道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飢。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則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雖相慶。不復以民食為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變夷猶夏。為賊盜。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卒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為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為必無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之五

不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難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獲太公以為輔佐。臣以為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時。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奈何日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可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反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跡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為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哀為歌。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蕞蕞。宜於道謀。是用不濟於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為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

之性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
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庫府庫又虛陛下
不深以為憂而早為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
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枝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今令
有年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
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意益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
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猶損上益下王者之
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
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
開其源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
利而害其民也。臣聞利源二

利源二

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
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
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
也。然則為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
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
所宜。雖同孔之材不能偏為人之所為。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
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敘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
故在兩禁則欲其為嚴。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得。晉霍去病與
州郡則欲其為武。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
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繇朝廷不

擇專曉錢穀之人為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為之
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為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錢穀用
人。文辭之士真之館閣曉錢穀者為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為開封府推
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最其真偽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
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宣其用而為
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世
相承以為民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
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
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廟而財

利源三

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
辭之士為之以為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
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為煩而不省
以錢穀為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進退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
吏人之而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上
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備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格勅之人風
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網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
則鄰之所為一皆廢壞况急情之人因循苟且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
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
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為甚何則二十七年畊然後有九年之食

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為朝廷宜精選
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
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効頗
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為正三司判官。其
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終身相歷。使之
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為正。自轉運副使為轉運使。無實效者。亦
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
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
使用度豐。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
日財用之豐。耗不難於已。不得議之也。人必務為永久之規矣。其文辭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

之士。則自有資途。不必使為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資途。夫天下
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民。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
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
而穀有餘。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
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
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使入者也。括
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為殺攘者
也。其巧薄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
以為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情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
獲利。浮偽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拾其細。而取其大。散

近而取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
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非獨輕
之。又困苦其先。馬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赭食糠。官之百賦。出
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買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農
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顧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
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一
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庫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
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
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
則。保利趨惡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為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五
雖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索籍。明曉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
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徵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
時俗為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濫浮偽。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
在上之人為心者也。在上好朴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
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為工。華靡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
良。若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
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秦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
而徙他縣。官要能止之哉。是以茶鹽桑柘。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
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務利。而務於民之利。此之謂也。故曰
計之不遠。而歲計之有餘。此乃曰至術。慎之。所為國家選賢擇能以

盜財利從大

4

論財利疏七

十

四海之主。不行無功。散車之賞。狂塞甘。悲辭之請。則厚虞之治。何造
之有。我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下。凍餒其老。
弱。銖銖寸寸。而珠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
下一朝之恩澤。而賜青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
而思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
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
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
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
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東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
軍中士伍。馴詛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

二

解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賴
日繁。耕者。歲寡而將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
乎。我及府吏胥徒之屬。居無康保。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上自
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胡以追呼。租稅催役。出
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問其手者。非賄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
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平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
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廢弛。在上者簡倨。而不知省察。在下者
侵盜。而恣為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買賣。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
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
國家因廢勸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盛。無復限極。是以一官止數百人。

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
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養稀。是以不足者豈惟
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者也。
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
患。汲自抑損。先難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賜
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端緒常令安有干求
者。一皆塞絕。今老幼待養。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誅。以警其餘。凡文思
院後苑作所。為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
自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靡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
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天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

三

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於公直。消除姦惡。澄清庶官。選鍊
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
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爛漫而不可蓋。歲農夫棄糧於畝。商賈讓
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慄慄以憂將來之困乎。夫
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己之
職故也。臣願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
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
長專達。大事則謀於樞府。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
使。總計使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
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為儲蓄。備禦不

虞凡三司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賢選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雖經國文簡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殍殍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冒犯忌諱惟陛下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財利疏

十二

矯語清虛者今日且束置高閣焉端綱

上體要疏

司馬光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然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金革懷寶待哺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我異議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勸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言善而不用朕有厭故導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任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萬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固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倘將故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率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

上體要疏一

十三

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
政曰文王罔敢盤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
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虞詡曰
庸庸故祖咸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
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擇公
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至惡
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
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休要疏二

帝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事羣臣
章疏達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
寧文王之日其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
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
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
知州知縣等眾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經紀者也。今陛下好使
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謬
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為
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
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

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
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何可
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平條
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
為三司使則刑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以於其任以盡其能有裨則道無
功則過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慮之有道用之
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制別置一局
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
勝於其舊而後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遵今則非宜矣。緣為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休要疏三

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眾心離叛將不旋振
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
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圍苑主課利
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圍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
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
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
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
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
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悉以休戚所歸之人使之信
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

成故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統有煩擾。之與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閥賤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平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改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蒙非已。則媚嫉沮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休要疏四

懷。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快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送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令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達通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惡貪穢。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

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感。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謀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到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雖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到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福。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果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休要疏五

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於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見之。使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陰放私。獨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選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到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謫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時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

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合謀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以此觀之。而參陛下聰明。則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言。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 宋 要 疏 六

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三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後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而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而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由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欲如匪行。謀是用不得於道。哀我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此言是聽。雖過言是事。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得於成。此言同室之衆。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事近小之事。人君不修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其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辯。至於三。互相反復。無有極。臣愚深恐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 宋 要 疏 七
則錯。錯。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如木匠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愆。在理甚明。已傷不肯。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斯為先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縣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

謀為所困、不為所困、此竹察數統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時
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
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棄其本根之所致耶、若
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
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死再
拜上疏、

以目前近事為綱、然後從而發之、使人君自返而知體要之是、而此
從來溯本之法、知能絕詰頭無少益矣、為端詞

○上皇帝疏

司馬光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為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為本、言王者當祇順
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
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暄之來、以
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
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
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廩舍沈於深淵、浮菰棲於
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願之間、親戚相食、積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上皇帝疏一

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瘟疫大作、
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
未反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為
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舟、城闕摧圯、官府倉庫、軍
壘民居、覆沒殆盡、或於歷溺者、不可勝紀、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
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
以致此之故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
災異之來、不在於彼、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臺臺文王、令
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見其令名而能行

其政於天下者也。自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軍輔，以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厮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為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偽，而倫受物，則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已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為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謙恭，百姓宮僉，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民民樂，誦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苟親入，慈未必不為天意福祐社稷，而先聖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致身為牲，粉骨為藥，庶祈早瘳，以現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室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謫言，不專稱美，遠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謫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上皇帝疏二

不勝悵悵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自三馬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美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令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擇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日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曠，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

屏居閑宮，希冀省見，臣請以小喻大，故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毋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為何如人哉？以此匹夫而為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花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障門，遂拔所愛，趨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廢孤寒，無所伸屈。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綱，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惡，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願更進。於此而

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幸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過言，弗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已，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蓋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異，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之心之所好者。視聽以為美。所惡者。視善以為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詭譎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

上皇帝集

四

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鵲卵。乃欲相與較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敢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猶致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為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大戊。武丁。周之成王。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為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上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體

心。諸長公主。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操勝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備貴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則塞弊倖。一新大政。迄納諫言。虛心從善。行之。以至誠。非特為室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通。人之所為。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今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變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默。復有所陳。唯陛下裁察。臣光祿死。再拜上疏。數暢明達。易於聽覽。則雖切直而不賴激矣。葛端詞

司馬文正公集

上皇帝集五

○陳三德上駁劄子

司馬光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蒙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其愚心、使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忘、觸犯忌悔、陛下皆含容寬宥、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軀肺腑、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姬姬姑息之謂也、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猛虎暴虎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猛虎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東三德上駁劄子一

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耕、明而不武、猶視防之機、而不能振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闢、一馬則衰、二馬則危、三者無一、馬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閻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背廢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待黜辱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

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消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勦、善者懈、惡者勦、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樸詞坦衷、非好諂者比、 萬福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東三德上駁劄子二

○言棟兵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棟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中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疎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事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惜無用之兵，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何如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急，填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棟兵上殿劄子一

元

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瑤珪為京兆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若無實，及涇師犯關，德宗命瑤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踵，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契丹能何微所部先奔，蹄而大開，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為侍衛親軍，雖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剽淮甸，北取關南，羣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

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見胡之墜子，智勇變換之微種，乃敢煽誘河，西橫行，顧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迎鋒沮潰，致辱天威，為四夷笑，雖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且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師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遲遲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然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棟上分配，諸軍者，無知之何，其未棟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應係棟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臂力，及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棟兵上殿劄子二

元

得等樣，別無羸弱，方得棟上，如已經棟中後，朝廷別差不干得官，復棟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棟軍臣僚，伏乞重行賑寬，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棟兵士，並須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棟，方得聞奏施行，并戒約棟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指揮，取進止。

故唐季五代棟軍之弊，疏警可聽。萬端綱

○ ○ 已施行制策劄子
右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臺狀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
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
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
正未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教加省覽以為微戒其到本下之中書令擇
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
士非以飾虛名為務其言用也臣臣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
陋然皆臣風亮忠懇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
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際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虧分
之益取道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已施行制策劄子一

開下誠廣上益公視朝廷來論之舉其指歸與事如此 葛瑞調

○ ○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
府推鞠時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死獲不肯交付臣
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
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第一有挾私誣枉
者則斧鉞隨之是以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逾百年
上下安閑人無怨望世變風移宜有整革而固猶舊貫更成大禁乃至
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慮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
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劾語言皆見持操臣等常病國家擇天
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賴任此屬使小人以為耳目豈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一

○ ○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特哉今乃安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出禁固圍橫能楚毒而不引誣
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
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惜其手足此豈祖宗之意哉
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鞠本情或別有
仇嫌或察訪由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
欺罔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道正

葛瑞調

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急者以補其缺仍戒勅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冠若果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如此彈文直為天子規正家法豈徒不畏權貴已耶 為端胡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正家上殿劄子二

○○○已優老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爵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若君使臣補庸遂廢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為老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為名從而攻之此豈為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常為國家進退不肯使其人無可取難少壯何為果有為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昇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為人忠厚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達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譏隱忠不言以得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宿宰之老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賜度臣等亦身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已優老上殿劄子一
陛下慎選德望材幹為衆所服知治體曉兵革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叙而為之也取進止
古人老而致休此君子知止引分之義若夫人主求賢自輔人臣以人事君則常為朝廷保祐為君側留典型矣近世乃以高年為搏擊之端豈保躬傳德皆須少年新進者為之而老成人則一舉去之為愉快耶 為端胡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隨聖覽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聞。聖。覽。於。舜。曰。元。有。明。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肅。朕。股。肱。情。哉。萬。事。隳。我。茲。言。人。君。細。碎。無。大。器。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繁。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庶。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知。三。司。職。一。胥。史。開。封。府。尉。一。廂。鎮。之。類。任。法。皆。須。司。馬。本。年。不。傳。家。集。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隨。聖。覽。上。殿。劄。子。一。

司馬光

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務。雜。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履。政。惟。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奉。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品。簡。敘。庶。拜。之。無。爲。哉。天。下。幸。甚。取。進。止。負。觀。政。要。無。其。純。簡。司。馬。光。

言治所先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深。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纖。祿。養。年。推。國。家。大。政。備。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每。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尊。命。之。嫌。猶。恐。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裁。目。頃。耳。以。瞻。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未。始。不。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衛。室。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人。主。即。政。之。初。亦。崇。尊。安。危。之。衡。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司。馬。本。年。不。傳。家。集。言。治。所。先。上。殿。劄。子。一。

司馬光

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悖。德。而。能。成。治。國。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皇。太。后。之。後。育。而。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自。盡。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雖。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此。委。去。政。柄。臣。竊。慮。有。不。識。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然。有。則。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刊。撥。動。靜。松。楸。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寵。以。相。撓。聞。者。臣。願。陛。下。逆。推。其。辭。就。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適。

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
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凡拾賜
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官。勿有所爭。如此
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歌於下。矣。不然。皇
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謗邪。
妄興離間。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
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
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一
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當發宮中。入禁庭。履自潛。雖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二

四

至於天職。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不可置於配慮。以
害至正也。凡人居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
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
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
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
有惡。此肩接迹。難遐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
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當管轄。勿棄也。有能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
之。雖親姻姻。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惜。勿
廢也。有懷姦犯禁。為眾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
遺賢。朝無廢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

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凡遇日
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賞。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
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
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
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賁
賁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威德美譽。洋溢洋溢。近者傳
誦。遠者褒嘆。不遇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火
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外事務之親決。內事則初之稟於太后。一無所專。在聽政之初。尤為
先著。葛端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三

四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為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脩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為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畧。勝勇之人。以為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從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改政。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騷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已過。官軍不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利已曾磨陝西之民。以為鄉方手。始者明出勅榜云。但欲使之守邊。鄉里必不刻克。正軍屯戍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痛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遁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帶膏而囚。以充贖賞。暨刺而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餘。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藥。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驢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走。退走不惟自恐其身。更畏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

月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憤將已久。不復肯服。緣繙之勞。無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是以為後來之戒。而不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成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雖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公繁。怨望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令更有益于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為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矜念生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不知揀將材以修簡軍政。徒增兵數。以圖上旨。此生敵致寇之原。不可不知也。第瑞詞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近者已曾四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
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畧無
拯救之意。臣職在歲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
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
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
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
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練刺義勇。只求
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
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一

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為真可戰
敵。殊不知彼皆虛糜廩之類。若聞胡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
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
富足。少則精銳。今既徵農民之粟。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
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
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
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
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既
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
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

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
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為無用之兵。
乎。天生聖君。以為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不為之動心乎。臣之所
言。盡于此矣。陛下若以為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
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為教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俟
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拯救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
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矣。不可
久汙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取進止。
懇切之至。 葛端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二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司馬光

臣昨日上殿為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慙愧終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其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出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唯近歲大目自知思慮不熟常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一

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于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敕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于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待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流徙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

今已行不當復改耶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于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耶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為是為非若其是款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款即乞如目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言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取進止

嚴正中白得告君之體 葛瑞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二

○言北邊上殿劄子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成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橫暴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我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欲持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于高宣北狄之隙起於隨詒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庭棄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材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取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司馬光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我狄有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指百萬之財分遣二虜真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柞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遷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鼎為法且殺虜民則戰聞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盈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求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北邊上殿劄子二

款且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相侵如換船柳截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兵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于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于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取進止
葛端朝

○乞從延訪問上殿劄子

司馬光

目以驚朽得待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且愚意陛下欲護羣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獨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辯無繇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試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司馬光集

乞從延訪問上殿劄子一

和坑善誘如此真能使人主知對儒臣勤學問之樂與張大其詞以自高者迥異葛瑞調

○劄呂誨等劄子

司馬光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也忠直敢言之臣國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柔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袁行呂大防因言漢王典禮事盡放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害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為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拘政府一二人情遠舉朝公議尊崇漢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慨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

司馬光集

劄呂誨等劄子一

不細問里之間腹非竊欺者有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于衆人之中以任以為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自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雍和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異過矣不則止為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車意所失自爾即達

葛瑞調

請不受尊號劄子

司馬光

臣聞王者受天母地子育養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禦
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通朝夕不離王者
左右慎言逆山逆谷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
知而爾忽不顧我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
晦冬溫無冰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影見先災
降蟻朝東萊而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之
雨未既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慙惶流離滿路而或內侮邊鄙未安當此
之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祇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艱約博求至道以
消復變故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關人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不受尊號劄子一

事或以為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倭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為欺
蔽上天罔誣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佛譴不憚自拜表以來陛
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詭譎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
哉臣不勝區區忘生願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表章却尊
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勉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
轉災為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
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取還威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勿豫有
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況陛下雖者却祀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
盛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
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為諱人則拜手

稽首請加賜名出則錯立旗鼓腹非竊矣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
可者臣竊痛之是敢無選任恭惟聖明采察取進止
簡直詳盡不為枝葉 葛端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不受尊號劄子二

○賜金第二劄子

司馬光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聞北昭陵禮儀使范鎮知傳則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雖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獎券命歲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歲之昭侯曰吾聞則主愛一類一矣類有為類矣有為矣今祿豈特類矣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獎券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可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雄光啟大業夫明主之不安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邀寵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眾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辭體誰肯竭其智力竭其力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類一矣直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滋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人子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在祔內歲奉宸寶庫帑皆空竭當此之時

賜金第二劄子

三

○賜金第二劄子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聞北昭陵禮儀使范鎮知傳則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雖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獎券命歲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歲之昭侯曰吾聞則主愛一類一矣類有為類矣有為矣今祿豈特類矣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獎券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可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雄光啟大業夫明主之不安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邀寵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眾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辭體誰肯竭其智力竭其力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類一矣直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滋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人子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在祔內歲奉宸寶庫帑皆空竭當此之時

舊例所有猶宜銷滅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

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備遺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生臣之物及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况府庫之物乃天下萬民之物也非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于再三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取進止
賜金亦細事乃能推此取下之術真可謂同事約忠者
司馬光

賜金第二劄子

賜金第二劄子

三

乞賜軍臣等辭免却賜制子

司馬光

臣伏視軍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舊珍、國用繁冗、欲望將來大建舉、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奇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體太薄、願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家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不樂明君上下皆當減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鄰者廢廬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難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飢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為災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

乞賜軍臣等辭免却賜制子

必大困、其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成棟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宜布惠澤、則宜在下、為先、構即用度、則宜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于貴者、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教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財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拜裁之何損乎、臣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願裁損乘與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

安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困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獲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裁之可獲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禮、大春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大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佗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陋、識慮庸淺、所言者皆月滿之弊、非

乞賜軍臣等辭免却賜制子

乞賜軍臣等辭免却賜制子

乞賜軍臣等辭免却賜制子

奇偉之為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眾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逐層取裁、極其深遠、
葛端綱

司馬光

身殉主平公傳家集

乞彼求煉然者別子二

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貶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道止
於求言詔中先設疑忌之款此皆奸人自固之術得此疏一照破之
快絕葛瑞訓

快絕

〇〇乞降封事案帖劄子

司馬光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隱微、未嘗身親而目睹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難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繇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竊者執政請聽臣察上殿、陛下謙退、以為國家政事多可、馬光正公傳家集 乞降封事案帖劄子一

未習知、臣察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集於前、非陛下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繇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恭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為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取進止、觀此疏、可想見一時盛事、葛端朝

〇〇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司馬光

臣伏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復外、俱已簽帖、送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大寒耕、無秋、霜雪足、歲星而作、數星而息、蠶婦有積、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或之、其勤極矣、而久水旱霜雹、蝗或間為之灾、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拾此之外、更有可生之絲、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睛威嚴、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笑、鄙視可哀也、又況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剝削窮民、收養浮食、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一

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悲感、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與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數至、今稱為精常、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

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當於春秋。自非今者。際茲德春。大開言路。使獻獻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緣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我其文。辭鄙俚。語言荒雜。皆身受實惠。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大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省覽農氏封事劄子二

七

○乞裁斷政事劄子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理物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為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間。訟弱不勝。強寡不勝。衆寡不勝。則需同。隨尸位竊祿。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精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繇此塗出也。夫人之心。不同。各如其面。難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悅。況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且竊惟皇帝當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從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而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取進止。

一端之事。必自全理說來。當端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裁斷政事劄子一

三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樂情而不故進、又況震之以威、歷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亮佐事、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却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信、見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亮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人聞之、人有種瓜而其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萎敗、其愛之甚不勤也、然灌

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
 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灋火也。臣竊為堯
 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
 得對之日。陰霧冥冥。陛下相失。寒水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
 傳。陰之不聰。是為不謀。厥外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
 陰氣太盛。或蔽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
 道之人。皆知其意。陛下性資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
 臣之說。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
 而不從。輕祖宗之爵祿。遺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議
 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祿高犬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

安食不能飽。況為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
 獲大過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唯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
 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開忠諫之路。塞寵倖
 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
 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
 帝非不欲為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
 今臺諫官前後言克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為未減。以慰其
 心。夫人主所欲為人臣。豈能強變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克佐
 者在。則之臣。樂獻於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備朽
 木陛下猶需靈安。可以力救我。唯陛下察之而已矣。

詠喻層疊。蓋言聯析異詞之美。莫尚於斯。葛倫調。

○○○論夏竦謹狀

司馬光

臣等伏觀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義禮曰謚者行之述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謹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默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請功勳較下太常禮院擬謚范仲淹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高如天知地來思舊臣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羣望不欲委之有司竦以公謚且將檢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等謂竦宜擇中流以謚使與行實相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義之至美無以復加難以周公之材不取無取以知竦者宜易名當所謂

計助文正公傳家集

論夏竦謹狀一

名與實俱隆其行遠傳之永久何以法伏以陛下取智聰明見微遠如疎野為不素問而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難副士大夫是疎子孫方居美任以飲酒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捨義必曰夏竦之為如是而謚文正非以竦為公謚也竦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議許國家之失竦云知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然竦之拘狂僭妄言正為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為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用意深妙可悟隨事建言以回上意無貴表揚廢利也

司馬光

○○○論夏竦謹第一狀

司馬光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等竊以凡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居住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教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然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述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開見雜博之謂也蓋以詩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請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媚之謂也蓋義於閭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諱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竊恐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夏竦謹第一狀一

士哉止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宮之臣故也竦者求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一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猶不然豈非竦所為不合衆心耶陛下必以竦為正直無疑則何不妄之有司付以公謚然則陛下捨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為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取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為善者生事其禍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或蒙其辱子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咸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為害可勝道哉漢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

之微。大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誰得治之。况天下之人。所如。殊
為大邪。陛下雖盛之以正。此不足以揅。揅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
公耳。且。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
而敗之。使忠良偽傑之士。蒙美惡者。後世皆疑之。則法將安用。故臣
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止大法。不
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誅。誅。天
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再得。吉。改。議。文。莊
論事。求其。聽耳。何樂乎。盡言。以。招。名。哉。夫。諫。而不。入。則。莫。之。總。士。率
之。所。患。也。觀。此。文。合。前。疏。解。之。前。和。後。峻。于。以。納。忠。思。過。半。矣。為。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夏竦第一狀二

請建儲副或選用宗室第一狀一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若之
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
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
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前奉以來。聖體小有不安。天下之人。側
足而立。累氣而息。惴惴憂懼。若蹈冰炭。聞者雖已瘖平。而民間猶有
為此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稱言。而心中惶惶。何
不慮耶。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副未定。天下之根。本
未定。則衆心不安。也。曾讀有言。抱大措之積薪之下。而救其上。火未
及。然。固謂之安。當此之時。漢孝文帝春秋將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慮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
問。博覽經史。欲以前古之事。自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熟思。則
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今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如
日月得失之機。胡不容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詎先於此。而陛下安
然不以為憂。臣竊愛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
陳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望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
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
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
親者猶不可信。則疎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
無大小。淵於祖宗者。未嘗不動身營。雖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

宗○光○明○威○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其○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利○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肆○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慮○意○早○定○大○議○則○歸○時○純○孝○魏○魏○之○德○皆○無○矣○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二

六

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關○美○神○靈○之○大○寶○念○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然○勿○疑○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進○居○藩○服○謹○服○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能○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秦○漢○之○女○憂○難○兄○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秦○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之○典○冊○之○府○比○於○秦○漢○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默○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徇○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辟○如○蟬○蟻○而○

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故○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生○賤○謂○之○狂○猖○而○忽○之○誠○以○臣○言○自○為○聖○意○追○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為○非○臣○請○伏○奏○言○之○誅○儻○以○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使○臣○此○奏○勿○以○示○外○更○以○明○臣○非○敢○微○冀○聖○鑒○之○幸○也○虞○書○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犯○兇○疏○伏○地○待○罪○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兄○歲○仁○宗○違○慈○不○臨○朝○者○累○月○因○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時○言○言○惟○范○景○仁○時○為○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悲○之○第○一○決○計○中○第○二○狀○第○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三

七

伏降付中書 臣公自記
建儲恒論乃復深切人情非誠意乎也何能致此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稱以赫言、干犯聖德、伏地頓耳、以俟明詔。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微、細、言、語、乞、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為國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況溢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污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款塞、若之、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必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一

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款塞、若之、是又不然、夫或秋侵盜、不過能終侵盜、即、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收、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為、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以、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款、塞、之、人、出、於、意、外、豈、非、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體、雖、安、危、榮、辱、已、之、而、

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密或如此、則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望而、立、扶、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遺、決、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與、宿、衛、或、尹、京、邑、亦、是、以、通、翰、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容、臆、日、失、一、日、皆、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過、此、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款、動、有、效、又、能、報、起、深、危、之、論、此、篇、奇、格、最、為、永、萬、端、謝、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二

請建儲副或選用宗室第三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
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
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耶、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耶、
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校則已於滄海、
之中、有然其如其所之豈疎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肝膽、陳
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
大諫、凡國家之興、在於樂同、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後為長遠之
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
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

司馬光正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選用宗室第三狀一

三

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
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
復振、殊不知本強則枝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
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
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無此為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
愛大馬之軀、為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耶、臣嘗歷
觀春秋以來、迄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
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英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
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
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

尺布、未嘗不嚴固為儲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開茂之業、豈可不謹
擇親戚可信任者、使監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為陛下重惜
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願指如意、不早決、臣采以固萬世不拔之基、倘不
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肅衣肝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
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
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
愚以為、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曠曠
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
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
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

司馬光正傳家集

請建儲副或選用宗室第三狀二

三

世矣、先且其以廉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權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
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歸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
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拾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
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子之見危而不告其父
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
所奏、略賜省覽、其中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宜
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
於下、而姦宄消、至於州縣、木石、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
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一沉摯之款、無以復加、萬端頓

○論赦及疎決狀

司馬光

古○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青○災○肆○赦○恤○終○
賊○刑○謂○遇○誤○有○害○則○赦○之○情○惡○自○終○則○赦○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
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先○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
已○王○符○亦○曰○今○日○賊○民○之○甚○者○其○大○於○數○赦○贖○救○續○數○則○惡○人○昌○而○
善○人○傷○矣○男○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
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則○家○承○順○天○心○子○受○百○姓○發○揚○出○公○必○
先○至○仁○然○數○赦○之○禁○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
詐○知○茲○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郎○未○嘗○無○赦○每○歲○或○夏○皆○
有○疎○決○稍○吏○貪○黷○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
有○疎○決○稍○吏○貪○黷○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

司馬光奏為傳家集

論赦及疎決狀

疎決、水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恃以自寬、有所戒懼、
刑賞忠厚、自吾儒經術正論、不為鏡刻、若端朝

幸○而○發○露○率○皆○亡○區○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性○性○
精○望○謂○之○無○勅○使○原○惡○之○民○憤○邑○慙○恐○山○後○之○羣○志○滿○氣○揚○宜○為○民○父○
毋○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處○暑○之○際○恐○困○圉○之○中○有○滯○積○
完○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步○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亦○無○
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
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犯○罪○以○下○
皆○逆○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旬○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
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舉○未○能○盡○
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早○或○
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

○進五規狀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漠而無
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瑣瑣委瑣。徒足以煩泥聖
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
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統治之尤美。難得而
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條業隆平之基。固而安之者。易為功。損壞之勢
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焚。焚。懷山之水。流於涓。涓。故作
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
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願陛下採納。謹
司馬光止公傳家集 進五規狀一

忘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將像之閒。無時留神。
特賜省覽。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可為上書之則。萬幸。調

○保業

司馬光

天下重危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戴
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稱而
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
非智力皆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
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
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武
窮泰。極修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廢。秦隋之事。是也。豈
亦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救。漢唐
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
司馬光止公傳家集 保業一

臣竊觀自周宣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
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
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
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
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並。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
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統二十二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機。
濁亂中原。最為六七。聚為二十。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
下。統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
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
疾。於是漢陽竊發。而四海橫流。共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

司馬文正公集

司馬光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難諱若昧之未遠是用大諫昔
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
井裨販之人猶知早則資車水則資楸夏則儲糶冬則儲綿絲彼彼
安苟生之徒刻期解餓而蘇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作矣今
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
而徹彼桑土綢繆繡戶今此下民或放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而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
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繡戶者脩政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龜
鶴所以固其室也賢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一 九

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衛或一方御寇賊俘盈野
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常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
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入以其備禦之無
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臣百官歌太平
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
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備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
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
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甲兵之利純金
穀之盈虛皆不可不預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
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此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

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履往以害此言遠謀之難知近害之
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
患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概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
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卒節恭以待
遇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
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
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
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熾大憂又告漢
又類羣且病靡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此與漢大
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二 遠謀二

及矣治之之術非有從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否而
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于萬世治安而已矣
反復曲折詞致婉而意陡發誠失謨陳象之作 葛端訓

○○重微

司馬光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成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成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成。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銷惡於未萌。解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發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蔡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時與以興。正

重微一

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詔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官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佗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士。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早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實氏大

咸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由與使。無恩澤。焦贛。顯為上客。故未就之言。常見素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聲華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說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逆之源。假借威福。陵辱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仰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此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想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笑。則可以修之于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于今日。而福流萬世。慶將道遠。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重微二 以疏筆引經而參之近事。使無庸贅休聞之惠。 尚瑞調

○○○務實

司馬光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勸模斲。惟其塗丹膜。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通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陣。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次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微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斯竹數黍。敬叩古說。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務實一

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散而鈎較。簿書訪尋。此則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繩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滯州野。而考較文辭。指決捧病。其于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達。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于審官。不亦遠乎。大之謀。素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于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于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板為舟。搏土為楫。敗布為帆。枘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與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

觀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無用。使野無遺時。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謫。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聒眩耀愚俗之耳目哉。開陳時政。教如到。若文體健梓。不加緣飾。而有漢典之藻。雅鳴之則。隋書調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務實二

九

○○○論張方平第二狀

司馬光

右臣先於今月十四日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已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輕脫、震駭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幸灼如此、而朝廷猶掩覆包含、一無所問、臣恐戎狄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睹之、皆有輕侮之心、是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而任之、如故臣誠恐難保、所未達者、或以為方平雖失於倉猝、然止於過為備禦、若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聞有危至、皆不敢為備也、臣竊以為不然、所謂為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佐、訓其士卒、嚴其鋒鏑、利其器械、審其間諜、建其斥候、使朝

司馬光平公傳家集 論張方平第二狀一

夕之間、常若寇至、如是則雖有猛將之敵、不能犯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貴寵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牆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或狄之情偽、方平安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虛聲、惶惑失據、內驚諸郡、上動朝廷、此而不責與刑、安用臣所以區區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責其為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謫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豫為備禦、不敢驕傲懈弛、如方平所為也、○凡領邊關之責者、處常必當如臨變、臨變又當如處常、若無事高坐鎮之名、以幾一旦之倖、或可藉手後人、有事則周章失措、雖重辱殺之、國事已何及矣、請此文知處置邊鎮者、必使自奏其績、而久任以觀之、則幾矣、司馬光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司馬光

臣聞聖王之教、尚忠厚而貴慚、故詩有麻葛、伐木既醉、行葦其好、之相與、刺乾侯之失德、禮有幣帛、饗餼行於邦國、饋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者、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為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發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利、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

司馬光平公傳家集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一

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故以峻法、罪聞知、鎮戍軍營、修受郡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贖罪、陝西都轉運使趙鼎、承秦鳳密院、劉子貢、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置買金帛、作土風贈遺、并者司恭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珍異、手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已准盜論、今嘗修因陳首、雖免責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未議至今未決、臣竊謂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饋、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今嘗修所受、止于樽酒、隨而自首、已為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割析一條、以為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為禁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偷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

是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為實除雪賊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于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准律文處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送答人己者。准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餽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會吏不能為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在大臣為盛世之言。不妨有此寬平之論。若新進小臣。奉上法。立嚴。賜正須一切絕之。以整建風采。無容以此自寬也。萬端固。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二

六

○七罷將官狀

司馬光

石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給弱枝強之弊。既滅六國。以為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雖名威。稍兵。冠束以苛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縣其殘虐。而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嘉。以後。賊寇蜂起。州郡無備。不能拾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能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元罷將官狀一

七

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且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悉知州郡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勸訓練。士卒懈弛。于是有建議者。請今河北陝西河東京東。東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副員。以充本州官。而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賊事修舉。在于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縣之為總管等者。也。直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

事實非惟無益。兼滋有害。凡設官分職。常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衛。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路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充。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進。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稱令其眾。制禦姦宄。或人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腹月減。出入尊從。大為蕭條。供承衙務。有暇不給。視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睹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十里。卑薄頽缺。大豕可踰。又源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局鎖難嚴。而灘派之口。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扇水而北。則蘭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來往。防範倉司馬。亦不令傳家集 乞罷將官狀二

庫守宿衛市巡邏盡出其間。竊者先帝建豫教。西京以守親詣萬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克白直者。于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放留者。刺員七八人而已。而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軍相重官也。其侍衛軍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待衛之衆。可知矣。第一有凶狡之賊。驅馬合之衆。突入城邑。或劫掠我賊。畏吏以焚燒廬舍。徒掠吏民。將何以制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為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不為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腹內州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窺遁。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歛民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尚爾。況戎狄傾內。大賊之

魁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革不試。而不忘戒。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即日平安。晏然高枕。不以為虞。謂其必不敢來乎。且愚以為河北陝西河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候。暨年農閒之役。毋承平日久。鮮能為腹內州縣注意武備者。觀此可鑒。 乞罷將官狀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乞罷將官狀三

○不以卑臨尊

司馬光

大傳以為武王克商祀於牧室進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父子之間尊猶天地之體殊君臣之位絕尊卑之分天性自然是以子雖為天子無害父之尊父雖為士子不敢先之人道之大倫古今之通義也武王慕紹前迹登隆基緒進尊先世告成王業蓋以推功歸美崇戴前人非謂身臨四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為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深于聖人之旨失之何則大王王季文王追遠既感則太王之前公劉不啻之倫尚為以卑臨尊未得謂之順也然則追稱德號終已無窮豈可行哉謹案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又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太雅曰維此王季受祿無喪全有四方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不以卑臨尊議一

至言文王受命非一不可悉著然則周之王迹肇于太王茂于王季成于文王終于武王武王既有四海追思王迹之所繇與積功開業之難是故推三世而王之以明非已切藉祖宗之餘烈也聖人之志昭晰若此而謂之不欲以卑臨尊其為失也大矣且夫以太王之仁愛勤勞王季之孝友光明文王之布德行化討叛懷柔三今天下之諸侯而有其二無畏天命不輯大勳以授聖子武王罔累世之基用既王之周推已止之商而取天位昭昭四海朝諸侯難以中庸之君廢之猶不敢蓋其祖宗之勲謂天祿歸已而成就以私意進王祖宗不使諸侯臨天子之尊而已況于武王大聖豈得爾哉秦誓曰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夫武王歸美前人之意如此

進王之理豈不明與
禮重尊卑獨非所論於父子之間得此立破矣
葛端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不以卑臨尊議二

○配天議

司馬光

伏准中書劄子翰林學士王珪及知制誥錢公輔等奏季秋大饗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奉聖旨令臺諫及經筵臣寮與兩制禮院同共再詳定聞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專傳訪羣臣使各陳其意臣等愚情不達古今但據所聞正禮以對至於瓦捨繫自聖明當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逾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釐于祀孔子與孟懿子問存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者於得禮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宗皆祭也以司馬光平公傳家集 配天議一

配食也傳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以其於天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於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帝章帝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為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証配天之德莫大於孝孝周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十一月禮部言案典籍辨崇

配之序定二祫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皇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祫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繼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傳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繼祖而進父乎必若此有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為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序萬世若總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別也凡為國家者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不可專徇目前而已臣等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行之為便

司馬光平公傳家集

配天議二

正大宏遠允為配食定議 葛瑞訓

○○遺表

司馬光

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陋、不合聖心、是以比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侵、將填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聰、庶幾陛下知臣無求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天聰廣而格、燭物精敏、設祚以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樂毅、蜀先王之信諸葛亮、治無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濟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愎、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之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怒、

司馬光上公傳家集

遺表一

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臺、怒則驟逐擯斥、終身沈抑、果凡人之情、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屏、諛諂進為之腹心、朋黨以干祿、微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黨與、不得廢也、深疾諫者、過於仇讐、嚴禁誹謗、其於盜賊、然後還其胸臆、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於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今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販民求利、以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虛、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徵富強後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徙、凡農家所有不滿數百與力自占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資以錢、錢非私家所儲、要須貿易外求、豐歲殺賊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半價賣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振懼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

又無穀可糶、人賣田無生可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半止計、安敢復議、用此在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為盜、急則逃竄、虞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穀帛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戎陳、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罷巡捕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欲飲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四曰市易、道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販賣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於民、恐其所死、使無

司馬光上公傳家集

遺表二

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家破產、十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違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行之、彼十惡盜賊、累更赦令、備得寬除、獨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元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狼心、無顧治體、其屬階至今為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種諤、薛向、王祐、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幸、懷譖罔上、輕動干戈、妄授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典存亡、於是乎在、而諤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疾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旬、消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露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昔王恢為馬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亡、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為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潰敗失亡、狼籍如此、而建議行

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
同。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官吏皆坐停廢。奈何使數十萬人。無罪
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悖貪冒之人。競為嘗試之說。而無所懲
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可不憂乎。臣聞堂上不訴。則郊州
不瞻曠。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
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尚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下至齊桓晉文。
亦先富教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羣臣之
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遽從事於四夷。此臣
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為。借
使能踰蔥嶺。絕大漠。蹙衆。蘭。焚龍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遺表三

疲弊百姓。致內盜蜂起。或外寇觀釁者多矣。中丞剛曰。未之豫言。固常
為慮。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
之。固已晚矣。夫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罔弗
視。地廣足用。傷。設有人閉目塞耳。聽而疾趨。前遇險阻。必有不顧瞻者。
我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為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
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控告。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為寒心。人無
賢愚貴賤。莫不知之。而能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統日聞
說。臣之言。以為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
憤懣。為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
發日月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遐忠直。

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寤端言之難信。罷苗後。廢保甲。以寬農。除市
易。絕稱。係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分
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是
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衆庶各安其業。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梓
無窮。則臣沒膝於存。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瞻
聖之至。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遺表四

元豐五年秋。吾苦語濕。疑為中風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乃預
作遺表。自書之。常置卧內。俟且死。以授范堯夫。范夢得。使上之。八年
三月五日。官車晏駕。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知吾事君臣臣之
心耳。溫公日記

臣陳時事之失。贊而不察。忠誠所失。無非老成典刑也。觀其月
臣虞心。真千古如鏡。萬端調。

○○○奏彈王安后表

司馬光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金臺上疏。知政事王安后不合妄生
姦詐。變惑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嘗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
以易喻。值霜示為君制。臣之術。書成作福。明山園害家之常。易書之
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若無過失。而臣不盡欺。蓋知
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日。開通則事。從諫如流。
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其以用安后為相。斯見陛下
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后備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
之道。致時為堯舜之民。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后有倡邪僻。欲生亂
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舉非言偽。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而又

奏彈王安后表一

三

率合義也。文飾姦言。徒有當夫之辨。談拒塞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
集。親舊星攢。式備近畿。或居重任。竊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
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則安后為禍不小。夫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
下以安后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為相。臣使預政事。皆漢尊極榮。徒
聞設几燕。膏鄒新。惟見禁宮。豈有伴居。願重而安。使改為若。不止其罪
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為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
禁。蓋以立君朝者。常勵己以去邪。貪君祿者。必輕身而為國。臣之與安
后。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
心。既為國寧。復憂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勝異日死賊臣之手。伏願陛
下獨奮乾剛。專行大決。一遵祖憲。無用邪謀。誅逆亂。臣延糾正士。上以

順皇太后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自古庸重。非近世彈文所有。○余嘗謂彈擊大臣。但當舉其大端。不
當羅及苛細。此非徒營模稜。亦以重國體也。賈傳廉遠堂高之論。欲
人主自豫速不敬。則崇尚端揆。自當以尊君之念推之耳。 竊謂

司馬光上奏彈安后表

奏彈王安后表二

三

○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

司馬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而稽天若。蓋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為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曰。有廣有典。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解蓋言與眾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懼。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終紘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迹。不可盡信耶。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

傷之解。或未得其肯耶。前聞所以辨之。

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甫言於上。以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皆於所試者。范景仁復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為策目矣。遂刊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以公自記。不避時忌。又不矜詡。鈞名。扭為高老。為論調。

○ 賢良策問一首

司馬光

問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為賢良。文辭之舉為方正。服義思歸。先古之至道。當今之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此主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然為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之意。而不愧乎其召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滅。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以。延者。豈世有若王以守其業。後之所以。感者。豈繼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繼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周。密子孫。不能敗耶。至治之世。耕者讓畔。讓者讓。全國家修明禮義。以切勵天下久矣。而追慕之風。未甚行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賢良策問一首

朝爭奪之俗。未盡絕於野。秋毫之利。稍仁廢。誼為之。而不取。上下為之。而不能革也。又內外百吏。或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相為。創直為曲。完痛失職。吁。嗟滿道。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茲二者。豈世俗流偽。不可復振。將教之禁之之道。有所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纔三十年。而帛朽於庫。采流於庫。國家平定。宇內騫風。九十載而公。秋之積。日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能明也。憂者雖衆。而莫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而今猶未息者也。將何道以息之。至于朝政之善。有所未盡。恭虞之病。有所未聞。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之焉。毋俾後害。以枉執事。邑忠隱知。而不自盡。以貶美。

極榮名而已。先其大綱。後其節目。如此策問。固足以極才人之致矣。無取瀕博錄飾也。葛瑞綱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之四 策問一首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之四 策問一首二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禁紂亦知禹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回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執之民。非不知。穿窬機索之可羞也。而宵行之通。雖於饑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惡處之通。於刑拘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赴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勸色之惑。未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狗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無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之四 策問一首二

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沾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飽而不見其影。場誠明矣。衆掌暗之。則咫尺不辨人。若目見富貴之汨。其智昏。賤之賤。其心惑。惟好學君子。為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如之以燕膏。如梁肉。臨之以鼎饈。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路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時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去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奇快端

功名論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忤天。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主。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雖是視之天下。為有無士之國。或患在人主知之不用。用之不同。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禁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當之者。名譽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功名論一

之曰。難矣。昔百里奚。秦人也。餘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百里奚。秦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而惡。公曰。善。而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而不能行。惡。而不能去。所以也。公歸以告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

不遇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奸於而宗。時人斯其。此所謂知賢不能知。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燕頗為趙將。拒秦。以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破秦諸侯軍。漢王榮陽。拔其間。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為漢禽。夫駕車者。既服駟驥矣。又以驛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藥田者。既耕嘉穀矣。又以穠糞播之。欲其孳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安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觀其肘。書不善。則逆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安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居而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功名論二

孔安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遂哉。所愛之使告安子。曰。自今以還。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安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為讚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樂勿戚。有忠信。然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群之。是猶立直木而思其影之枉也。或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尊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然。賊而求其無偏。得

乎哉。譬之是猶立柱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惑人主苟不知其
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直行其道
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故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
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
進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燕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
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
良愈怨。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雖處易。遇辭貴。就戰。彼優倖
狂。進。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
不然。需求天下之大賢。而並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焉。之。雖有
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技巧。不能間也。雖有怨讎。終
不害也。此所謂家集
功名論三

之相合。施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愛怨
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說。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
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
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早者。昔蘇桓公。得管仲。三
而三浴之。解其綬。繼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
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舉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
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
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
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
信亡卒也。高祖同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

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為先
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交。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
過於關張。關張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妄言。
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於
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殺之。謂太子宗。及長樂公。
至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
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遂今日親之。皆英傑之才也。邇使四君
知之。不期用之。不同信之不專。則管仲。臨於齊。陳平。富於楚。諸
侯性。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
為有。嗚呼。功烈施於後世。如此。我。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皆
司馬文正公集
功名論四

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仲子對曰。
阻朋善。則能霸。齊桓公之霸。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即。即。即。
仲善。斯則之。服。用。善。則。能。之。實。齊。無。善。齊。和。之。美。已。然。矣。矣。矣。矣。
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
拔之。還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
君之力也。魏文侯曰。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人臣無能自立功。皆君能用而任之也。立論已竟。引我。說。文。特。勇。
暢。葛端。明。

才德論

司馬光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才者。德之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者。才也。愚者。不可強智。快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德。善惡逆順。德也。人為善惡。而元善變逆。而就順。就德之。故曰。存諸人智。之。在物。金可以為種。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鍾。鼎不可以為釜。珪不可以為珪。璧不可以為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用之。雖。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存於才者。或薄於德。德者。或狹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鄒紆有三高才。恃之而不務德。辱成之。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宵一也。

才德論

美。德大則賢。射。是力則賢。後。獲。卑。給。則賢。巧。文。辭。慧。則賢。德。果。致。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後。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致。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賢。才。守。成。莫。若。德。道。既。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與。皆。屠。者。而。解。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雖。秦。什。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開。治。民。時。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惟。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

以。為。策。神。之。而。為。德。者。從。也。然。則。德。者。尊。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曰。也。國。者。苗。也。才。未。報。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未。報。而。耕。也。雖。勤。澆。洗。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稿。無。日。矣。故。人。主。利。其。未。報。以。聖。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既。之。使。其。本。根。固。而。枝。葉。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獲。而。食。之。而。已。沒。何。為。哉。

說。精。奇。深。確。集。中。無。如。此。篇。葛。端。訓。

司馬光公傳家集

才德論二

司馬光

考制度、習威儀、辨字節之等、詳通互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律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教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強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掌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祿祥、相吉凶、視祲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不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群吏、正

羣吏以和爲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孟程曰：元首明，我股肱良，我庶事
 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也。孔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茲唯律矣。又曰：文王唯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終。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謂用達，庶獄庶慎。文
 王罔敢知於茲，此爲人君急於知之。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
 文侯曰：鍾磬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
 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弊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
 道，人主有職。若夫貴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
 爲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
 莫不賓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

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顧得以爲帝焉夫是之謂
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
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
一人兼職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夫南天下小第一國
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欲獲不肯與天子易
爵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者長夫之道也墨子
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
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
分土而守三公桓方而議則天子恭己而已矣諒是言之人君之事也
真大知人也昔者舜禹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
司馬文正公伴家孫 知人論二

聽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未能知其人而任使此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群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豺狼閭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其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惲之賢忠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主威權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虐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

人而用之。大者以伯。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
上良之御六驥。遠蒙之開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遠而不達。何射而不
中。何舉而不斲。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
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
夫射者必志於的。乃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其大
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皋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純而
嘯。廉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風
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去。

人海三

為貴視其所不恥。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筆耕錄。滿敘列有次。皆自得之致也。高瑞詞。

○曰。素論。

我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倍信之
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受□貨。以樹聲名者。齊有五等。趙有信
陵。越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收牧和。其民合於至
公。樂於大道。然自秦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賁。於四人。
滅吾優劣。亦可開。然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
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為誅首。孟嘗君養士。較遜
已命。廣公法。樹以恩。輸米名。舉以竊國相之任。遂其行事。時為身耳。非
能為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扶仇敵。以覆宗國。保障中立。自此諸侯
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遺書春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繼楚太子而

自馬文正公傳家集

四素錄一

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往石楚國。惟寵無幾。則
江東之封。窮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知邪人之言。遂為仇。之
謀。亂其國。嗣濟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為李園所殺。身首異處。
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做孟嘗。至其會。上堂。之。田。致
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九
於趙。奔。幾。平原君之客。者。論。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香。於。朝。卒。葬。切。名。
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丹
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駟而事之。雖而不和。勞而不休。
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齊庸人。公子雖事之如
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誠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

悔懼之哀○常○秦○秦○十○倍○之○兵○一○我○却○之○却○却○全○六○國○去○信○度○君○之○功○
 也○秦○秦○公○子○之○去○程○惠○政○大○梁○公○牛○一○悟○毛○薛○之○言○朝○然○易○慮○歸○枝○宗○
 國○道○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德○精○阻○公○子○公○子○遠○滅○連○附○
 飲○金○身○遠○害○以○其○奔○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有○六○以○仁○行○之○以○恭○
 必○若○秦○善○終○亂○世○倫○特○快○將○則○彼○三○人○者○後○以○其○上○矣○故○較○其○誠○
 否○當○以○信○度○為○首○平○原○次○之○蓋○常○又○次○之○秦○中○為○其○下○矣○或○曰○無○忌○也○
 國○兵○待○魏○殺○晉○耶○以○赴○平○原○居○之○私○交○雖○有○切○於○魏○非○忠○臣○也○何○以○將○
 於○三○子○對○曰○趙○魏○存○而○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焚○理○
 魏○然○矣○魏○王○不○遠○事○宜○徒○畏○魏○秦○之○害○言○坐○權○或○兵○以○而○敗○敗○計○之○大○
 夫○無○道○於○此○故○無○忌○焉○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為○魏○謀○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四卷之二

其不忠○我漢高祖○迨大梁○報祠信陵君○為置守家○於三子○則皆其
 異高祖矣○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引新致柳楊便見優劣文之錯綜變化○酷似史遷○
 晉瑞刻

○○管仲論

司馬光

孔子稱管仲之節○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
 于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亦
 之莫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願欲其為之耶○夫大人者○預時不預
 則已○周昭○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大章○繁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
 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為述所及○冠帶所加○未嘗伏之臂
 平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已者○也○朱紱而鏤盤反帖而三之其
 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之矣
 之矣○
 可入大全 晉瑞刻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管仲論一

○○○荀息論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傳兵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惡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以嬖寵廢其立少荀息為同正卿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成許之是荀息之敗荀息而非所以為君也敗之中自具惜之意非此敗發不能透也荀息論一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荀息論一

○廉頗論

司馬光

世稱廉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強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辭銜命而往秦王欲強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為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者玩得之不足以為重失之不足以為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誠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雖相如移兵攻趙是為趙王受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會無用之能昭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洧水之會秦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廉頗論一

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示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為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臨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能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技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振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僅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什之濟黔首于塗炭救赤子于虎狼其功烈豈不煒燁光遠哉而於樽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賞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殲刀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較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廉

使于廉非通論也

相如始歸趙。蘇繼抗秦王。而秦卒不敢即有加于趙。豈非以廉頗在內。為之治兵哉。親厥後長平之戰。詐稱畏馬服君子。而遭閉金以拒廉將軍復用。則秦之懾服有素。豈可親矣。且相如智士。引車避劍。會亦是心服。致功之本。不獨能急國家之事。而後私仇也。公此文能推見古人心事如此。又何患以道學氣論律古事乎。昔端胡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廉頗論二

〇〇賈生論

司馬光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疎廢早終。可為痛惜。愚以為賈生學不純正。雖有傑才。任之為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最上疏陳得失。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謂侯太強也。以為指大於股。股大於腰。腰大於要。久而不制。必為剛。剛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惠。諸侯之太強。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釐錯不昧其情。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旋踵。收亡不救。惡能為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奴素外之。則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禁而得之。不為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策。爾之金絮。忘其仁討之大費。然其意則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策。爾之金絮。忘其仁討之大費。然其意則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賈生論一

禮節忍其勤民之罪。害惡在其為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既已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疆場不虞。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難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于後。以為餘事。捨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為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末末之統。謀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緩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欲疎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為虛。惡操利法。為利。炳周孔之夷塗。樹中商之險術。雖此觀之所學。豈得為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繇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咄咄可

觀而不得施于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賊隘刻深。非吾黨也。夫惟材惡。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此等高止之論。非公不能發。亦不敢發。第端調。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賈士論二

○○○邵吉論

司馬光

邵吉為丞相。出逢羣盜格闕。夾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若無所施。詠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勿陽周達。浸潤滲漉。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邵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于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就其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邵吉論一

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推辭。皆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逸奔於秦。子產為政。槐李垂於街者。莫振。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則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邵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命智諸問。以檢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精練無一字不深切。第端調。

○莖論

司馬光

莖者。歲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莖不厚。柱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附諸龜筮。庶無後報耳。無常也。與常日也。今之莖書。乃相山川。同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皆繫焉。非此也。非此時。不可莖也。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莖。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辦。莖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莖。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嘆息哉。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火於道路。猶

司馬光公傳家集

莖論一

百四

有仁者見而理之。耶。先王制禮。莖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諸公。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莖。又禮未莖。不變服。食粥居倚廬。氣絕之未有所歸也。既莖。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莖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於莖。然莖能使皆如莖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莖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錫鉢入于壙中。將莖。太尉公族人皆曰。莖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莖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喪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

為莖師。時人莖。所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與君莖。不用吾言。將來作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莖書。兄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享年六十六。吾簡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莖。用莖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廣成而莖。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佗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世。于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莖書。當時執政莫以為然。今吾論度。俾後之子孫。莖必以時。欲知莖具之不必厚。視吾祖。知莖之不足信。此吾家之幸也。

司馬光公傳家集

莖論二

此文可附孝經之卒。可勒石學宮。并可作葬書序。

○與薛子立秀才書

司馬光

先願首前日承不賜來外辱以所為文示之使得竊觀亦盡數為不覺
謂然置之而嘆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為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後其道
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榮富寵其人成亦欲得
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願其私也亦民
而已矣近世為士者頗修古往法以讀書為資身之貨耳彼人與
所謂利民者耶觀是下之文上以薦之推宰輔下以貶之令長亦豈
吏未嘗不以民為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豈切磨而使其
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事重矣已
能尊奉念民若此况得位耶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為名臣使天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薛子立秀才書一

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待之亦異于前朝
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于政而不達者矣光先用是然喜於今之
世而復見古之士且誅首領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
久留謹奉而歸之
寄意超遠 萬瑞調

○與范景仁書

司馬光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
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
者在位下與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得者得忠信之
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為臣景仁以為友明主方則身求求而
景仁以言事為官光又可以默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賸諫蓋以士職
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雖者不自知其賤且愚故
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獨能
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
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庭之前明主或肯聽采自以寵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范景仁書一

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遂就鼎鑊如蒙黜散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及
秋雲書三上皆香然若投沙磧於倉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中
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領於天下而光于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
若幸而得聞聖聰則光所言是耶當采而行之非耶當明治其罪豈有
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關之設或棄或遺而
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者蓋為言已施行不可揆君之美
以為已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素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
起坐涕泣濡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
旋日久知光素心事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
且景仁以為天子耳目之臣得先之言傳于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

先是敢輒取。昨上奏。素獻于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于義理。合于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為明主開陳。故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上所上三奏。略賜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然。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從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效也。今先官於千里之外。為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禁闥。登降升陞。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先。皆在景仁。先雖言之。終不能有益于國家。止于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懇。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先之幸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范景仁書二

是何等用心。如此方不愧信友。獲上之語。葛瑞調

〇〇與范景仁書

司馬光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鄙者景仁初為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此如先者。其喜固不在眾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為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污。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鄙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眾人。則其來也。人不為之喜。其去也。人不為之戚。默然不言。人不以為責。今景仁之名。雖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則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眾人。烏可得哉。此先所以為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為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皆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取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先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而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為肯及此也。不宣。

葛瑞發。極手溫。最之致。葛瑞調

○答范景仁書

司馬光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北都道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傾軼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先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廣樂之是非。則非先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先亦恥之。不願景仁為也。先所謂良玉易瑕。清水易汚者。謂其金之難有。瑕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碎也。司馬文正公傳家集。答范景仁書一。

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不異哉。景仁或末之思耳。凡論者當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辨之有哉。必說隨需。則然後景仁之耶。屬部役者之全。既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筆致幽宕。全乎昌黎家數矣。然非作意得之者。葛端詞。

○答明太祝端書

司馬光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為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為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先之不肯而辱賜之書。適云。非為名也。非為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是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當能克之。聖賢之道。近在肩日之前矣。如先者將改仰。頌歎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泥以師道自處哉。是下之志。則誠美矣。其兩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齊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貴之。愚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是下儼然二司馬文正公傳家集。答明太祝端書一。

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先何人也。是下推後之。而背責之。重辟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曲折。葛端詞。

○○○答劉賢良家書

司馬光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洛陽名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致子。亦收矣。馬文淵。我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愛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初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教。長而為吏。則請律令。守繩墨。既為郡縣之人。則足於庸俗之間。不為倖倖。倖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竊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深。論今則

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人子。終月環繞。愛之。皆

傳布。訖無一錢散。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

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養。弟妹嫂姪之無以養。策馬載書。千里渡河。指

光以為慰。且曰。以需一下婢之資。五十萬。與之。是以周事。何足下見朝。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疑。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克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肯。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竊竊託。連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囊桂狀。王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諸舊物。皆竭矣。而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輒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

過。而。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

先家居。食不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以五十萬。市一婢。子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毀薪飲水。足以盡歡。於親。單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遽違焉。以資之。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為。若老者何。以敢望韓退之。哉。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為。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錄。妄取於人。此眾人所知也。取之也。廣則其施之人也。斯亦其理宜也。

若既求其取之。廣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人。欲

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其求。者。孔

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飲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免承。又肯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潤左右之匱急。稠載而往。典索。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宣。以溫公之廉儉。著聞朝野。而乃從之。乞五十萬。且云以需一下婢之。資。光不倫。劉生可謂不相知之至者矣。為拙詞。

○ ○ 答孔司文仲書

司馬光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領首。後書司戶。秘致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
門人而文學。處曰科之末。所以然之理。非其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
見。處於士大夫。足下傳以生之。榮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
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
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
之所以為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固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答孔司戶文仲書一

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抒誠其民。是亦學之有為於
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
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為末者也。然則古之所
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結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
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
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為辭。則屈宋唐景莊列楊
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賴子不達。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
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
也。淳與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然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
其文。則文成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魚魯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為之無倦。將
與淵塞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尚矣。足慕。光方歎服。止仰之不暇。自視一
無所有。其何以為獻。不宣。光頓首。
高古朗潔。以發德實之理。惟公能之。 葛瑞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答孔司戶文仲書二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先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是以不得通名。杜將命者。春暖伏惟
機政餘暇。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
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
也。雖愧多聞。至其真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收為也。
孔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而和。若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
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而介甫與介甫。最論
朝廷事。數相違。未始知介甫之容。然於光。則慕慕之心。未始絕矣。也。
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
士。咸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一

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為大政。豈非亦欲它家之。而
介甫。亦即今介甫。後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
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然。歎人人歸於
介甫。而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登
威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
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禍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
故將自敗。若此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
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泰簡
交遊之末。不敢苟遊。雖怨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
甚。若其誠。誠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杜用心太

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
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過者。
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
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
晚財利之人。使之謀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與須請學稼
孔子猶鄙之。以為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本利乎。使彼彼君子。邪則
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微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
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性違暴得。其官。作是
利之人。所據。皆周視。所爭。進退。各圖。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
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一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二

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
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
之所違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既無州縣。縣
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賈業。論議沸騰。怨嗟盈庭。迹其本原。成
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
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常自思。所以致其
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使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
之。皆息錢郵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後復自古皆從民出。介
甫更欲歛民錢。領市廛。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
為可。法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且欲求非常之切。而忽常人之所。知。斥

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介甫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先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難進。而缺之士。何難遠。方正日疎。而偏狹日見。而聖事之得其宜。今名之施。四遠難矣。夫送諫納善。不傷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皆鄙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守焉。為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三

楚介甫有寵於漢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中叔豫以子南。豫之弟。嘗之。進子懼。辭八人。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曰。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秋。周舍。大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郭郭。吾是以憂也。子孫人。幸之以有。近則喜。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火。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摩。下曰。達覆而得中。猶乘與。而復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壽七年。事有不。至於十反。孔明嘗自執簿書。主簿楊顯。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公明。以作家。解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贖。所求皆足。思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後。不復什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鵠狗哉。夫為家主之法也。

孔明謝之。及顯平。孔明無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即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責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氏之益友。今不幸。你復往何。聞過。我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藉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先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文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雅希意。迎合。曲從。如侯者親而禮之。我所以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四

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執。然如怒。或語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乃不。於怒乎。昔王子維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似乎此。先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先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覽。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時。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議財利之事。又令詳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令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死而為窮日力。然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夫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靜。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擅竊書白頭東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廟。師虞無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五

五

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運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諸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憚憚然不與。引疾臥家。光被有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折介甫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橫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發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衆天子之盛德。令則不然。更加恣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結責使之介甫呂司封傳語。得知縣未敢青苗錢。勅奉乞行取勘。觀

介甫之意。然欲力戰天下之人。真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恥也。光近蒙聖恩。過臨使。到武樞府。先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敢中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而合。惟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天下之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五

五

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然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先與介甫。越語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先書。僕未賜。棄擲卒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論說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故論說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而。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驟直進行者也。介甫奈何。拘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杜介甫當改之時。或粗語可憎。及失勢之後。必於

得其力。○其○之○主○。○於○今○有○當○時○。○故○有○順○之○。○一○旦○失○。○其○必○有○。○介○有○以○自○售○者○矣○。○介○有○特○何○擇○焉○。○國○或○子○好○直○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先○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屈○以○辭○。○還○恩○命○未○得○請○。○易○病○。○膝○瘡○不○可○出○。○不○從○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懷○懼○。○先○介○有○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先○侯○命○而○已○。○劉○方○正○直○大○義○凜○凜○。○葛○瑞○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王介甫書七

○ ○ 答范景仁書

司馬光

近於夢得處。連得兩書。聞泛西湖。浮溪水。登香林樓。望隱山。起居甚適。老懶。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錢周輔。漢斛已成。欲令先至。願易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士各言爾志。竊不自揆。輒敢以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辟猶嘉歎。既殖。必使孺後。從而耘耨之。大厦既構。必使賤工從而葺斲之。然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都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閣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傷中寒暑者。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答范景仁書一

耳。千人皆以為民之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大。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洄洑。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收之以取禍。今成子情素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大矣。至矣。無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修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彼飽寒煖勞逸。喜怒哀。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陰

國馬太王公傳家集

答范景仁書二

3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答范景仁書三

4

—

景仁答書附

其原。厚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源。不可不復。竊謂律延
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聖人之於
尺量權衡。特以為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條。以考其和。此
樂之所繇作也。周之誦。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
蓋繇橫黍縱黍所為。而不稟於律也。然卒不能作樂。止用舊條。終唐之
世。無變改者。至周王模始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為黃鍾。太祖皇
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上仙。太宗猶以
李照胡援所鑄銅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今太府其律又
應古樂。而鍾磬才中太簇。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援之樂。君實詳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景仁答書一

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按太常鍾。皆有大小輕重。非三代不能為然。
最大者。今為林鍾。而仲呂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後言者
相符。雖經錫鑿。尚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照之樂。
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簇商。宋子京所謂君實寄於注管是也。
是大不可。又況十二律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以薦郊
廟可乎。考工記世以為漢儒所為。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其亦於
二書深疑之。近因黼黻。考其制作。不復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
古之樂於律者。在量出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
以為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誰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實來。協
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為後世之傳。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

若朝夕來。不致奉迎。候歸陝。散首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原公為
極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黃帝莫能為者。某至
穎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之晚。病源乃中素問之說。易為觀覽。
若君實不倦。亦不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
焚燒。補斛實銅炭則然。亦不可錯。素情念不宣。某再拜。
正樂是吾儒第一大難事。留此質問之。篇以發考索之志。其亦可也。
第端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景仁答書二

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閑遠。無所不同。無所不容。人
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蝦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
尤重複反覆言之。猶溫以助春。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可為哉。正
身過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
道聽而塗說。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深。未中和之益。著於南山。
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鄙者所蒙教。何敢忘之。但景
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集原。然猶難免以出。
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平。至平。至平。
至感。不宣。尤再拜。
切實平確。葛端調。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二

○○○此○呂○晦○辨○第○二○簡○
介○亦○文○章○即○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說○佞○
物○德○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事○其○終○不○幸○介○亦○謝○世○反○舊○之○
徒○必○誠○毀○百○端○尤○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
所得○報○以○上○聞○不○識○悔○叔○以○為○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廢○前○力○言○則○全○
仗○晦○非○也○
忠厚鯁直之性。雖露百餘字。則。葛端調。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與呂晦辨第二簡一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司馬光

皇祐初，光為直學士，時有詔士能詳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道原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光其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未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登朝，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先以是薦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恨更下。周子監試講經，復第一。祥符中，康主簿，遷和川令。陸介人為廣西帥，奉檄宜前世史自太史公而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雖傳而於科舉亦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道原為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無不記，無所不覽，坐聽其談，哀哀無窮。上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一

下數千載之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余嘗下雅好稽古，欲編前代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讀通。況天子一日萬幾，誠無暇周覽之。自我國以還，訖於顯德，凡開國家之興衰，繫繫庶之休戚，焉可為法要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便，上甚喜，尋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遂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即以誦之道原，光贊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奉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二

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克弊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嘗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者，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血虛，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拜，痛告備至。每中今之隙，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求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死後，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雖以沒國宜，然何為獲病而夭之耶？此蓋使人痛惋。怙怙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嘗學方其諸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時，以公事適野，見到陳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原有碑請之，乃五代刻，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後於舊史信然。字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曰：其酒醪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廣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門盡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驚。道原致疾亦繇學之苦耶？方介甫用事，呼及成禍，福元有施，置奉天下莫能尋，高論之士始異。

而終附之。而譽而背。錢之口。眼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極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賢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鮮因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中帳以多怨不得為副。微生高以乞醢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肯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其衣。以衣機。一。一事及舊。恥。賄。賂。之。國。辭。強。此。之。行。及。穎。州。悉。封。而。返。之。於。先。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上。同。治。年。四。十。二。卷。包。義。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諸。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縣。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請。以。汲。借。人。書。以。參。較。已。之。書。是。非。其。失。氣。無。盡。乃。口。授。其。子。義。仲。為。書。屬。先。使。誤。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先。不。為。人。誤。銘。文。已。累。年。所。拒。耳。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弟。為。睦。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徙。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為。筠。州。人。父。煥。字。凝。

司馬文正公傳實集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三

之進士及第。為顯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止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後仕云。

矜惜奇士之意。溢於言表。 葛端四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四

○○顏太初雜文序

司馬也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於言必曰儒。曰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耶。就簡伏冊。中吟不息。謂之儒。耶。又。墨。濡。翰。織。製。綺。紅。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拾。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孫。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歆。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衆。人。顏。太。初。字。醇。之。常。憤。其。然。請。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使。誦。之。以。誇。於。人。必。也。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先。王。之。道。猶。賢。知。乃。天。下。自。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詩。而。大。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自。以。爲。在。牧。爲。事。慕。衛。康。阮。藉。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收。之。焉。會。相。弗。不。主。公。傳。家。集。顏。太。初。雜。文。序。一

然。故。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通。志。以。爲。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鄭。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出。是。歲。於。時。或。薦。大。初。博。學。有。文。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卿。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僭。不。可。任。學。官。詔。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大。初。爲。人。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率。於。雕。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者。無。殿。負。例。爲。令。錄。雖。愚。懦。昏。老。無。所。恥。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益。年。四。十。餘。意。天。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大。火。所。怪。繫。繫。者。必。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

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賦。而。天。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時。則。不。忘。慕。成。矣。觀。其。逸。業。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不。事。爵。傳。矣。終。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筆力孤寒。適古之甚。葛端調

司馬文正公集

顏太初雜文序二

司馬光

張氏學大成卷一

文似禮運樂記諸篇手法爲楊朝

司馬光

送郎景初序一

司馬光序

終端訓

○送李揆之序

司馬光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處也近世多為之序序者其亦贈與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相欺譽者無一言以為規是豈管人贈與之道哉愚以為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專譽而不規於人而與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先於揆之非真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不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釋矣然為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或欲就其全也大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至聖之不世出也故短長難者舉世化育是也足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過求其五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自成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送李揆之序一

然則然而而辭辭操末而骨靡者尚未可輕辱而易視也而曰人則惟惟其難之矣烏以為難則凡人安待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夫知操末者不為阿諛而骨靡者不為傳說若之何其可以心日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操末常於至微著而操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區以成鑿鑿之禍以智伯之強人美之害火一言於傅紇之際其禍章章如此況其口勢取侮易矣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是下行矣慎之智或召災或實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也之哉時思鄙言先之贈畫此而已未知之下復何以處我地慶曆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送李揆之序

○送孟卿宰宜君序

司馬光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智而已矣故他可能也必智之微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為夏縣尉封城之內山澤之夷險道途之遠邇邑落之疎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斷萬室性行之善惡家業之豐約居處之里閭倉之數皆能條例而詮次之凡人居官則歲不能悉史卒之名氏而仲習小大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明而強識矣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族也以資秩久次為之甚無謂乃詔二千石舉明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實糾紛而不治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送孟卿宰宜君序一

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居相府主天下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如響畫地成圖亦難行居其右域以實歲與仲習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遊睹其強識未嘗不咨嗟駭服故行其行也書以贈之

語致堅果

為瑞胡

○送胡完夫序

司馬光

舜之取士。數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
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已不為。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
一決之於文辭。意久辭盡。取士之道耶。天下病是久矣。則天子知
之。通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為下之勞。而熟於民
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置以為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非發
乃大舜之業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庭。
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尤
不倖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古人之
源。叶於古而通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耶。既中於道。自今日以
司馬光年公傳家集 送胡完夫序一

注。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完夫能擴其道。以克其言。則天子將引而
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
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乃巍巍如是。豈不偉歟。意是道也不難至。在完
夫勉之而已矣。
純理發以淡遠。葛瑞詞

○送李公明序

司馬光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明。得謝於朝。以
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往雖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
朝。清慎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侔。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
特置饌宴於資善堂。唯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此終宴
天子六達使者存問。勅加賜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殿。不
欲自為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附自前世
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疎。常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
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壽。優崇有德。勸學。固豈
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為丞相子。長為臺閣顯官。迄今老而益壯。其
司馬光年公傳家集 送李公明序一

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為九卿牧宰。而性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
二疎所不能備也。然則公卿福祿。完美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况
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先嘗侍坐從容。曰。近年雖七十而康
寧。如是。獨不可強為天子少留耶。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
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與疾而歸。是不待已。豈止足之謂
耶。光忻然服其言。蓋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
第。先相國為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先以新去經席。不
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
與焉。其恨恨可言耶。故聊序其事。以為別。從來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涑水司馬光序。○潤澤有法。葛瑞詞

○○○陳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大夫。以天下之政。四時之衆。得失利病。革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板。光恐久而浸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屈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某也。呼可不懼哉。詞體莊敬。誠格有泰山巖巖之意。葛洪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陳院題名記一

開善縣修文宣王廟記

司馬光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饑食。食生而思成。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畏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飲水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碑木日益。種人日益生。物日益富。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死守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應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智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經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導之。猶有狂愚傲狠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嚴朴以威之。法戢以戰之。甲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終而後久。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開善縣修文宣王廟記一。

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蕩覆崩壞。幾無餘矣。其不能者。雖若堯舜自非孔子起而振之。靡而引之。使闕大綱。融以遠。於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為禽夷也。今國家所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饗之。自天子之貴。起北而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為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朴為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輒廢為餘事。置之。曾不誰何。故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吾自前世。同耆紳大夫之林。數也。陳有孔子廟。歲平中。武夫慈釋曰。修之。尉李垂為之記。厥後繼而為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曰。於是廟屋頹圯。垣墉圯缺。州樹某樹。碑石斷仆。況於鄉飲酒之客。誦誦之者。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嘆曰。嗚呼。為州者知防而

不知。則。橫。潰。而。不。禁。為。民。者。知。想。而。不。知。教。則。怨。而。不。從。故。善。為。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為。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為。者。遠。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為。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為。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穿。侯。之。也。不。仁。就。大。鳥。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而。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舉。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飲。材。聚。工。葺。屋。之。隳。而。壯。大。之。修。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櫺。而。改。封。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前。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朝。夕。誦。堯。舜。之。訓。而。大。正。公。傳。家。集。 開。善。縣。縣。志。文。宣。王。廟。記。二

書。永。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鄉。象。之。風。矣。德。焉。君。之。性。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公。賢。焉。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奉。成。焉。君。之。志。而。振。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命。其。祠。誦。其。文。也。同。將。明。其。道。循。其。法。心。論。而。力。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繇。是。及。於。鄉。繇。鄉。及。於。家。父。康。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為。益。大。也。夫。道。之。污。隆。豈。有。常。耶。人。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塗。獄。訟。不。興。盜。賊。不。作。故。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而。今。不。可。為。耶。繇。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耶。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今。民。偽。薄。故。不。可。教。是。皆

或之言。不。是。稽。也。於。廟。之。成。焉。君。謂。先。廟。縣。之。人。也。宜。其。之。記。先。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道。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反。復。今。古。之。故。真。是。數。思。無。窮。焉。端。詞。

司馬大正公傳家集 開善縣志文宣王廟記三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司馬光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寺僧也真如故有講堂庫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街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貽來者先謝曰先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佗人曰佗人清辨所不敢請也故惟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先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為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為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欽而師之又為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擊自今以及於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決之師決則自為之至公傳家集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一

補之以至於金石可獎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先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先難不習佛書亦嘗聞佛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敝蒲之衣食蔬糲之食嚴居焚廬斥棄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舛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陵仲子焦先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同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未流之人猶不免棄本而背原況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欺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廢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為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

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堂將以開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源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堂之為益也豈其細哉

吾輩為釋子作記序者皆當以是理告之○又特深推工妙當自稱情之作焉焉調

司馬光公傳家集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二

司馬光

行博堂記一

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為士者。頒一守令。且猶秉宰不欺。況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此。乃僅如先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愧乎。而都縉紳之闕數。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肯之求。能無慙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他。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於何選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遭滄海者。固不能窮其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先既不待辭。乃曰。先傷居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舉公者。如出一口。暇問公之前後沿洛。其規為施置。如何而得民心。若是願條以告我。得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為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仁。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

六、

得乎下也。書曰：「臣弑上為逆，下弑上為得。」此上下得也。上下得其道，則天下歸之。如殷紂失其德，天下歸之。如父母功，感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先曰：「然則請書此為之記。」

○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正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鵲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葦簪坊北、開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大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北若兩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為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美水軒、堂北為沼、中大有島、島上植竹、周圍三大、大者五、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獨樂園記一

一

決攪、結其杪如、漢人之、唐、命之曰釣魚臺、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墻、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前後多植美竹、為清音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沿東治地、為石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稱、而楊之畦北、植竹、方徑大、狀若拱、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采藥園、園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木、識其名稱、狀而巳、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洗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報棘、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振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

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親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剡竹、濯熱盪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腑、悉為己有、臨鵲巢、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欲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史遷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史之所樂者、雖隨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取、豈得強之乎、不也、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獨樂園記二

二

原天道

司馬光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莊蓋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擅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既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為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劉璽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兩朱氏滅。而不知滅兩朱者為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者。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為戮沒。又況下此者哉。夫天道實冥惚。若有若無。雖有端地示人。而不可盡知也。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原天道一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知天。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記異。而不知書。惟恐民冒沒得任以趨於亂也。

天道作如許解。殊妙有歸着。若臨調

說玄

司馬光

予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成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玄。皆疑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造。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宜有以加之。乃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為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幸易若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言。較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泰山者。必踐於峻。涉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說玄一

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迨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謂然。蓋嘆曰。嗚呼。楊子雲真大儒者。非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哉。與荀悅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制。其根柢。亦人所出。胎育萬物。而盡為之。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遠。雖有善者。莫以易此矣。考之於經。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卒。而玄不可止。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歸。則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舉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擇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

有能通之者比老徐且學焉
太玄爲通儒所非久矣得此味氣

南島文正公傳家集

○○○張巡

司馬光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於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奉
 捷。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敵賊。不可勝守。則
 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保之。使。天下
 之大義。守。成。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後。輒。寬。捕。虜。之。多。非
 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救。全。天下之太半。使。其。國家。定。於。一。條。存。存。既
 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
 俗。之。毀。況。其。暖。昧。者。耶。
 嚴重之論。可服功名自謂者。 蘇軾 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張巡一

下

○ 馮道為四代相

司馬光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
 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者。有
 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禮義。禁暴
 亂。義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羣臣猶。安。死。而忘其君。況。相。耶。將。即。以。官。叛
 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故。而。庸。愚。之。人。往往。猶。得。其。官。蓋。二。代。故。張
 人主。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察。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
 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謂。忠。
 即。道。一。人。便。推。得。五。季。不。死。之。故。確。論。 葛端 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馮道為四代相一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口之、為人和易、修故、
故參知政事、諱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冠重之、簡子監生、
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執、
自陳以祈恩、雖考較在下、天子必擢其、上列、以吳泰卿、歐陽永年之、
介、猶不免從、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
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眾皆服其安恬、
自是人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祥符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
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園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
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范景仁傳一

召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此約郊居賦、雖霓霓讀霓為入、
謂景仁為失韻、雖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釋律便美、非實不、
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
為數動十年、應選較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
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皆為激訐、以采、
名、或緣愛憎、汚人以惟簡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
危、繁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為相、屢要張氏、皆殺婢、御史劾奏、
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使人除、
謬、惡非使之為、諛、惡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
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然、

當體是、其、者、建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
自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
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捨此不言、而惟快極細微以塞職、
是其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真宗取、
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
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崇上、寢不報、景仁因圖門家、
居、自求休、執政或論以奈何、初于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
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
之時、尚安暇顧乎、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
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第一、二、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范景仁傳二

宦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臣、
職、與其或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
聞者為之股栗、再除、使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
也、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為之甚難、
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
則不及、此聖時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今日不難、
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再作、今日可作乎、見上而陳者三、奏、
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并知制誥、
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
皇伯高曾大國、極其尊崇、大違執改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

司馬光

司馬光

○國人傳
所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國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所侯使養馬。數月。馬益馴。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所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圉師。衆竊疾之。謂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遂用。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國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養國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秣。策之以宜。其材。之以策其遠。鞭策以警其怠。恩德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馬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所侯曰。善。國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檢之。則不能以興功。策之。則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策之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怨。怒。而。驕。心。故。明。君。者。御。其。爵。祿。裁。其。恩。渥。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此。責。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悍。何。憂。哉。所。侯。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所。國。大。治。○深。快。過。於。韓。非。焉。瑞。詞。

司馬光

司馬光

○國人傳
所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國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所侯使養馬。數月。馬益馴。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所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圉師。衆竊疾之。謂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遂用。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國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養國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秣。策之以宜。其材。之以策其遠。鞭策以警其怠。恩德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馬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所侯曰。善。國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檢之。則不能以興功。策之。則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策之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怨。怒。而。驕。心。故。明。君。者。御。其。爵。祿。裁。其。恩。渥。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此。責。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悍。何。憂。哉。所。侯。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所。國。大。治。○深。快。過。於。韓。非。焉。瑞。詞。

司馬光

司馬光

○訓儉示康
吾本寒賤。世以清約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服。服。是。報。素。去。之。二十。科。名。聞。喜。宴。獨。不。戴。冠。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解。一。冠。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脂。粉。以。飾。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康。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害。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織。屨。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敢。止。於。脯。醢。菜。羹。若。用。藥。材。者。其。不。公。傳。家。集。訓。儉。示。康。一。

司馬光

司馬光

○訓儉示康
吾本寒賤。世以清約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服。服。是。報。素。去。之。二十。科。名。聞。喜。宴。獨。不。戴。冠。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解。一。冠。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脂。粉。以。飾。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康。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害。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織。屨。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敢。止。於。脯。醢。菜。羹。若。用。藥。材。者。其。不。公。傳。家。集。訓。儉。示。康。一。

公孫布被之錢。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休。雖舉家錦衣玉食。行
患不能。顧人之常情。雖入奇易。難奔入。儉難。吾今日之休。豈能常有。
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是若
吾居位去位。身在身止。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賸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
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儉者。皆緣儉來也。
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
身。即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
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
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饁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事
文子相三君。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饁糗米。結小索。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訓儉示廉二

稅。孔子鄙其小冠。公孫文子享衛靈公。史猶知其及禍。及成。米以富得
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后崇以奢靡。許人。卒以此疾
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
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偏執。聊舉數人以訓
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人家子弟。只令常知前輩風俗。自然即儉。端方。此文亦家訓之一助。
葛瑞詞

○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
其為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為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
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桶
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棺。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棟。夫豈非收功愈遠
而為利愈大乎。古之人。唯其通闊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遠具而不能通
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造雖鉅而或常為市人食賤。因苦以
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為法。蘇使其人。涉遠以求
家。而志以配合。庫言以復功。雖當時貴為卿相。利止於其躬。後世
止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幾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所損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釋迂一

葛瑞詞

○ ○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
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惛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
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
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
為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原常而好新辟夫之徒者不之南而之北
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無所求信不
愈遠耶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
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愈顯淺愈深快焉端調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辨庸一

百六

○ ○ 士則
或曰為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墮
而已矣或曰為士者亦事天子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
子不敢違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
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違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
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
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
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
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
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倖然而白首猶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士則一

或負之臣極格而廢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其
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數然謹司其分不敢失墮而
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慧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
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
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魯食瓢飲
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經如此其遠也何嘗捨其分而妄為哉
警遠 葛端調

○○言戒

司馬光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鏜勺鏜鏜。人不以為異也。若叩自鳴。人既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金人三賊。只欲重其所獲耳。非皆使之效立仗馬也。觀此可悟。若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言戒一

二

○○飯車

司馬光

天而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攆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問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滑。而僕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為有量其力。用扶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為有量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無資才而久據要津者。可為鑑省。若端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飯車一

三

○ ○ 拾遺

司馬光

迂夫見童子拾遺於道。約曰。見樵先呼者得之。後母得爭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至。雖也。暗然見橫芥於道。其一先呼而衆童子爭之。遂相撻擊。有傷者。迂夫惕然亟歸而嘆曰。必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驕而信其約。一旦有先呼而聞者。能無傷乎。一時落陳惡。只是見利忘義耳。於此喻言。過於痛哭。葛端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拾遺一

○○ 德四

司馬光

或問子德四。何以始於母意。迂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源。惡其自而至哉。或曰。母意於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母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至有意乎其間。或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為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然則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耳。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既而復發。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聖人之心亦然。其心以持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哉。灰死則不復然矣。其所以成曰。母固母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為固。在人為必。聖人出處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其固成敗禍福。繫命而遭。誰得而知之。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母哉。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私。私實生殺。是故泰山觸頤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生不遠哉。葛端訓

○ 德四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 德四一 ○ 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聖人之心亦然。其心以持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哉。灰死則不復然矣。其所以成曰。母固母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為固。在人為必。聖人出處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其固成敗禍福。繫命而遭。誰得而知之。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母哉。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私。私實生殺。是故泰山觸頤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生不遠哉。葛端訓

官夫

司馬光

遷客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曰。何謂也。遷客曰。夫
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
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餅而利。健
之。朱標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篇按。宛。就。子。路。口。簡。篇。瑞。樹。

司馬光正公傳家集

官夫一

○按。查。新。格。

司馬光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
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休。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為
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同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
歡。且寓其教焉。夫按。查。新。格。事。道。廣。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節。索。
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按。查。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
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按。查。亦。猶。是。矣。未。審。度。折。此
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情。悞。則。失。義。方。采。焉。左。右。前。却。過。分
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或。功。盡。素。誠。慎。明。焉。是。故。按。查。可。以。自。心。可
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說。人。何。以。言。之。夫。按。查。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
用。焉。夫。正。公。傳。家。集。按。查。新。格。一。

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
人作禮。樂。時。刑。政。立。教。也。垂。典。謨。此。所。施。為。不。當。第。端。要。在。幼。民。心。於
中。正。而。已。然。雖。行。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
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按。查。與
其。一。焉。觀。夫。臨。堂。祭。天。之。際。性。無。儀。容。莫。不。靜。然。恭。謹。志。存。中。正。難。不
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
之。道。乎。乾。乾。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
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待。之。而。不。懈。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
俯。身。引。臂。扶。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總。是。言。之。聖。人。取
以。為。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說。諸。相。而。以。殘。賊。相。殘。孔。子。猶。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以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擇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為難得者為右。是亦投壺探闔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激詐者無所措其手。馬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簣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簣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擇其指意焉。

詳表 葛瑞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投壺格二

○○○情辨 司馬光
應錢有子。生十年而喪之。應錢悲求甚。既而自諭曰。是何益哉。昔者子嘗聞於有道者矣。曰。死而悲者。情也。死生有時。短長有命。知其物理之常。不足悲者。道也。故其始也。悲不自制。情勝道也。及其久也。悲日益衰。而理可以奪。道勝情也。子常以為知言。光辨之曰。是非有道者之言也。夫情與道。一體也。何嘗相離哉。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衰者。亦道當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他時順人情而為之也。夫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馬也。道者。御也。水不防則汎溢。溺溺無所不收也。馬不御則騰突奔放。無所不之也。防之御之。然則馬文正公傳家集 情辨一

後洋洋焉。注夫海。駭駭焉。就夫道。雖是觀之。情與道何嘗交勝哉。快辨雋奇。何遜郭象之解莊。葛瑞訓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終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論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爲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純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神宗以陝西城郭兵食爲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功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格克財利民心不寧因論

宋史本傳

范忠宣公一

尚書怨登在明不見是圖之語作尚書解以進又論安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鐘非所顧也哲宗立召爲右諫議大夫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先去其泰甚者可也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確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哲宗人司諫吳安詩正言

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賴昌府歷拜右僕射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奏稱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純仁從容言之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帝既召相章惇純仁堅請去出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上疏爲申理惇不悅詆爲同罪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水盡濕顧諸子曰此後章惇

宋史本傳

范忠宣公二

純仁乃有此下言

爲之哉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役法與光異議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卽位卽日授光祿卿促入朝純仁乞歸許養疾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疆場未解嚴爲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謚忠宣常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子正平正思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蔣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總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公言行錄。反覆終始。正學大節。偉議宏度。費數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第一而不可得。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康成德之訓。又若避奸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綸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猶存。此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所赴郡。以家藏本為之。既已刊。

范忠宣公文集序

按綸序一

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綸謹謝之。且曰。記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願年義學。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恥而伏讀。越兩月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為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瑛。但保石守道。所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受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美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綸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力。自其立朝出鎮。廟議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二者之切用。深以吾夫子闡成。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鄉人。遇有當為。勇決過於育。此其大過人者。然思

范忠宣公文集序

按綸序二

而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充伐怨欲。不於不行。包含木犀。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十二言之。鄧綰嘗奏保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疑。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黃門。頡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它日指宗廟。黃門。道容為解。黃門謂公。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即公言當置注。然而公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後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表明。責知隨州。尋寬永州。蓋子厚必欲寬之。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故僅免。試而而語家人曰。此

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替瘴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嗚呼。天乎。僕所以三數年之壽。使存。存。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只又為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愈長憤。而愈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讀而力行之。以代張聿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去。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紹世科。寔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刊。公奉大夫。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范忠宣公文集序

樓鑰序三

范忠宣公文集選目次

吳郡葛 蘇靖調甫 評輯 弟葛 融發調甫同評

集序

樓鑰一首

經解

進尚書解

記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王尊道先生講堂記

范忠宣公文集

目次一

序

司馬公詩序

完美集序

墓表

尹判官墓誌

范忠宣公文集同 畢

○ ○ 進尚書解

范純仁

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錄爭之言。編而進呈。臣以史籍浩繁。采摭未備。遽統而君臣之際。莫或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闡於治道者。錄為三十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幸陛下赦其謬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堯曰咨四岳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天下民其
俾人姁曰於繇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某曰。堯知縣方命紀族而終。聽四岳之言而用之。至於九族。俊。迪。之。可。以。見。聖。人。不。以。己。之。智。儀。出。倫。過。人。而。達。衆。獨。用。也。不。以。一。錄。不。職。而。遠。易。三。考。黜。陟。之。法。也。蓋。人。以。久。則。可。責。其。成。功。若。歲。月。不。久。而。中。易。不。唯。大。功。不。成。而。黜。者。亦。得。以。爲。辭。然。非。堯。德。之。大。孰。能。容。之。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

大船誤

禹言于舜曰后克艱難后臣克艱難臣政乃又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註云帝謂允也

且某曰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又君牙曰思其難以圖其易氏乃掌故雖奔而在上而不敢忽天下之務復相戒以難難信乎君臣之不易也善言不隱則賢者皆進用衆捨已則君上無過困窮不廢則不困窮者可知以舜之大聖而稱此克難惟堯為能又見乎君道之難也

蓋曰吁戒哉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夫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虞曰夷來王

臣某曰、有憂虞而後戒、愴決度而自任、謂心於樂、遂任人以疑、戒忘道以求名、違衆以徇己、皆中主之所不為、而益以戒、舜可見占

之君臣相

進尚書解二

之君臣相戒深切而益能盡言舜能善聽也匹庶不以善聞朕部
里王者不以善戰朕戎狄唯無怠荒庶政修舉則夷狄自貢
卑陶稱舜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定于世有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難輕功疑唯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臣其曰、孔子曰、寬則得衆、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有以見居上不以寬、則刻急而鮮仁、臨下不以簡、則褻慢而害政、唯好生之德、可以服民心、民心服則有恥而從化、自不犯于有司矣。

舜曰咨禹唯時有苗弗率汝但心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威

民無不保。天降之。故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
勳。三旬苗民。逆命。汝將予。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茲
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日號泣于。吳天子父母。罪引。恩。祇。也。
終。變。變。齊。懷。林。懷。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拜。昌。言。曰。命。班。師。
振旅。帝乃。旋。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某曰。禹受命。但。有。苗。聞。益。之。言。遂。拜。而。班。師。信。乎。能。取。事。
而不。以。己。智。自。任。矣。舜。位。兩。階。而。有。苗。遠。格。信。乎。文。教。之。可。以。服。
遠。至。誠。之。可。以。感。物。矣。後。之。人。君。有。與。中。兵。危。士。民。與。異。類。爭。
且。之。命。使。生。靈。肝。腦。塗。也。而。欲。安。民。阜。俗。不。亦。遠。哉。

皇陶讓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三

卑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敬。教。九。族。庶。民。勵。翼。通。可。達。在。茲。高。拜。昌。言。
曰。命。卑。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或。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能。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格。而。事。何。憂。乎。雖。光。何。遠。乎。有。苗。何。從。
乎。巧。言。令。色。孔。壬。卑。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我。采。
采。禹。曰。何。卑。陶。曰。寬。而。柔。柔。而。立。愿。而。恭。取。而。敬。擾。而。致。直。而。溫。蘭。而。
廣。利。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日。報。社。敬。
六。德。亮。采。有。邦。俞。受。敷。施。九。德。成。事。
臣某曰。夫修身。惟在慎思。久行。慎思。則無悔。久行。則人信。然後可
以厚族人。而善人皆勉。思翼。然。自。近。及。遠。之。道。在。此。而。已。知。人。
之。難。宜。察。以。事。而。衆。恭。臨。天。巧。言。令。色。者。聖。人。尚。或。畏。之。取。人。之。

道不可不廣。故。九。德。各。取。其。所。長。但。人。君。能。合。而。用。之。則。九。德。
皆。見。於。事。為。矣。

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某曰。夫。幾。微。之。不。可。以。不。慎。也。以。舜。為。之。聖。尚。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而。至。萬。幾。矧。後。世。之。君。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臣某曰。聖。人。以。民。之。視。聽。為。天。之。視。聽。故。萬。事。不。可。不。察。於。民。也。
則。民。之。可。畏。如。畏。天。矣。故。曰。可。畏。非。民。則。君。之。施。於。民。者。可。畏。哉。

益稷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四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躬。在。難。而。不。
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帝。曰。吁。臣。茲。鄰。哉。鄰。哉。臣。茲。鄰。哉。臣。茲。鄰。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臣某曰。夫。止。者。所。以。制。動。也。人。君。不。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
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明。事。
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拜。之。再。言。而。喻。以。手。足。
耳。目。也。
禹曰。命。我。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黎。共。惟。帝。臣。惟。帝。時。來。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數。同。日。大。
罔。功。

臣某曰萬國衆賢皆帝之臣在帝能舉而用之則進之以言試之以功然後賞之以車服既明試之有法則羣臣孰敢爭先而進乎孰敢不謹奉於職乎向若拜不如此施為使賢愚同進則宜其無成功矣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朕朕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卑陶拜乎稽首聽言曰念哉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齊我歌曰元首明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耄壯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某曰朕肱之臣喜於任事則君德日起而百官安職矣卑陶履戒舜以典作宜慎法度而屢加省察乃有所成君有明德則臣臣

范忠宣公文集

通尚書解五

獲進君道煩細則萬事隨情此有虞君臣相親之言萬世之成憲也可不慎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載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誅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內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是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危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某曰五子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則民為邦本也宜矣又曰得

其心斯得民矣則可近而不可下也明矣夫人居處於德之上而安者非力能制德也之人也所恃者上下之分居位之義耳以分義之微而取他人何異朽索之馭馬哉苟君夫其道則匹夫匹婦可以勝之矣大凡不明之怨其怨必甚故杜牧言秦民不敢言而敢怒也故聖人達民之情而宣之使言所以開怨於未見之前也為不獨行於其身又以訓後嗣慎哉

仲也之語

惟王不遷赫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仁彰信昭氏

臣某曰夫赫色貨利人皆好之惟聖人為能無欲用人如已則心

范忠宣公文集

通尚書解六

一而無疑間故動有成功夫以成湯之德不以無道為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法令服民而以克仁彰信於民則聖王所行與大中韓維家之說異矣

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無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止好則則裕自用則小

臣某曰聞善不懈則德日新矣謂人莫已若則志自滿矣以義制事則不自任矣以禮制心則無暴慢矣居已取人則能自得師矣故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若謂人莫已若則人之言皆不可入矣人之言不可入則過失難多而不聞矣然

雖盈而不恤矣。如此者不止何待。好問而行。則合於衆智。而過不

湯

湯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臣某曰。孟子謂治人不治。反其智。夫金不。成。龜。罔。治。之。不。受。也。民不為善。縣。教。化。之。未。至。也。故。萬。方。有。罪。罪。不。在。民。而。縣。上。之。德。有。所。未。孚。爾。然。則。為。湯。罪。已。亦。其。誠。矣。

伊訓

伊尹訓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而下克

范忠宣公文集

通尚書解七

于爾後嗣

臣某曰。夫從諫弗弗。而古人是若。則君道明矣。與人不求。何則。能任人之長。於身若不及。則喜聞己之短。任人之長。則人盡其才。聞己之短。則已將無過。天為人上。使已無過。而人盡其才。天下安有不治者哉。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某曰。君不厭小。善則可以成大德。故為天下之慶。不恤小惡。則可以成大禍。故墜厥宗。有以見人君不可以小。忽於聽納。而憚於更張也。

甲中

伊尹曰。修厥身。克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某曰。傳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人君不修身。則百姓不信。其命。今故須先修身。使己之德信於天下。則民從而化之。便為明主。

又曰。無時豫怠。來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臆。朕承王之休。無敢。

臣某曰。見近效而怠。遠圖。視不明矣。聽近習而疑。君子。聽不聰矣。惟能見遠大者為明。能聽有德者為聰。則君道之美。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訓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涉。遐必自迺。無輕民事。惟難無安。

范忠宣公文集

通尚書解八

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辟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臣某曰。升。高自下。涉。遠自迺。基。言人君之德。以積累而成。庶事皆有漸也。夫民事至重。不可以輕舉。尊位至危。不可以安處。凡人之情。喜於合己。故迎合之人易進。惡於異己。故忠直之言難入。苟非明君。以道而求其心。則邪正亂矣。若好以辯言拒臣下。則臣下之情不能盡。臣下之情不盡。則政斯亂矣。

成有一德

伊尹曰。嗚呼。天難。維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

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登迪有命春求一德得作神
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夏
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任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
無常主協于克一

臣某曰聖人必於其道則為常德在易常卦之初則曰浚常王人
象曰浚常之凶始求浚也故入君欲行常久之道不宜深求於其
初則人情不擾而位可保也夫君臣一德則動而獲吉能常天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九

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
一之道在人主惟誠待下無偏無黨則衆心咸服故能一矣
字遊詳

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臣某曰人君自處以狹人則羣下之情不通一夫一婦不能自盡
其情人君猶不能成功况士大夫乎

說命上

高宗命說曰惟壹乃僚罔不同心以迄乃辟俾率先王迪戒高后以康
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覺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臣某曰人君不以納諫為難而以從諫為難能從諫則羣臣之善
皆歸於君矣合天下之善以為政安有不聖子

說命中

說進于王曰嗚呼朋王奉若天道達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
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
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
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庸
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
無敢寵納侮無和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醇于祭祀時謂弗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十

頃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昔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臣某曰天之聰明廣大含容故人君當法則之夫律令不慎則貽
羞辱甲兵不慎則召寇讐衣裳當擇人而後賜干戈必省已而後
動若能信此則無不休美夫官及私愛則士不勸爵及惡德則民
不安慮事不可以不善舉動不可以不時矜能眩智者自滿之道
事事有備者消息之木寵小人者欺罔之言日進非納侮而何志
欲革俗而嗜好不先同俗非恥過作非而何傳說陳此言高宗信
而服行之猶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可見賢臣戒君之深切也行
此數事而中興商祚可見王道之簡易也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達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說收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有指俊乂列于庶位

臣某曰夫人君不可不學不學則聞見狹而智不明聞見狹則達
大之言不能用智不明則邪佞之說易以欺况天下之廣窮極之
衆不可事已意而治之必當稽先王之成法其大者堯舜禹湯之
武周孔之道人君信懷此道積其身使邪說異行不能惑亂則
後廣用賢俊列于衆職而王道成矣

范滂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十一

十一

洪範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焉
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齔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
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臣某曰人君立大中之道則教化平均民不窮大而俗皆好善是

錫五福於天下也上無偏政則人無朋比而成德大中雖有不
於中但未入於邪惡皆可容而納於中道故孟子曰中也者不
此之謂矣夫有才有為之士患在行不羞進行不羞退則挾才為
真足以亂國違其行則其才可用足以與邦人君又當修德使正
人好於我家然後人陶善化而下無罪辜人君之心當如止水不
作好惡偏黨其邪正自辨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旅藝

召公作旅藝訓于成王曰德威不狎侮仰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仰侮小
人罔以盡其力不後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
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
范滂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十二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
安鳴乎風夜罔或不動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臣某曰孔子謂使民如承大祭則君之威德在不狎侮而成也人
之聰明志意惟可用之於道不後於無之事則百廢斯止當以
賢者為寶不以珍奇為寶又能不忽細微則大功可成君或不郵
小過而憚於改為終將虧損大德九仞之山起於累土或闕一簣
則妨成功况甚於一簣者乎

無逸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該四
人迪哲厥成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德曰朕之愆允若

時不齊不教。金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皆汝則信之。

臣某曰。聖人欲聞其過。如此之急也。其反身克己。如此之深也。雖聞怨詈之言。不止不怒。而又自脩恭德。曰朕之過信如此。宜其見美於周公。而為法於後世也。有不信此道之君。為人譁張。幻惑則信而怨之矣。

君陳

成王命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艸。爾厥政。莫或不報。有虞有典。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綏。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爾厥修。亦簡其戒。不修厥德。以范。惠堂公未集。進尚書解十三。

乘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上所命。從厥攸好。

臣某曰。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則上之所向。不可不慎也。凡有虞興。小納之命。必與衆人虞度。俟其議同。而後行之。夫思小則可以成大。容衆則可以成德。衆直而錯枉。則使枉者直。民之從上。惟迫其所好。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以命令驅之。而身不自行。則民終亦不從也。

周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具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詭于伶人。克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臣某曰。僕臣。王之賤官。而皆必用正人。可見人君存心。不可以使辟邪媚之人。為僕侍也。後世官官僕侍。既乏正人。吉士。而人君又與處。或諂以事。則以說快憎愛之言。開導人主。又豈止非邪。不之典也。可不戒哉。

石臣竊觀二帝三代。君臣議論之際。皆言切而意遠。宜於後世治亂。不關也。而輒釋以愚臣淺陋之事。固不能發明與義。惟陛下稽古博考。深求其旨。則益遠益大。將可以比隆虞夏商周之盛矣。惟陛下留神。恐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言雖悃悃無華。然大臣告君之道。於斯云備矣。進尚書解十四。

○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范純仁

蒲澤部也。秦分為河東郡。地沃人富。自漢唐至今。為秦晉之都會。固宜人物之多。薛氏為河東著姓。世有顯人。皇朝樞密直學士樂安公。以清德直道事太宗及其宗皇帝。門族尤盛。今中大夫公。即其弟。幾子也。象賢繼世。詔封五都三領部使。與臣鎮高。識行。為時名臣。六十。馬。閉七十。請老。以三品歸第。乃於郡之東北。披岡帶河。擇典樞之。造城市之宜。築室以居。為園。所封之郡。名之曰樂安莊。前修重門。內。合幽。閑。開。却。掃。非。此。人。佳。客。履。運。罕。至。南北分為二園。其一徑杏。桃。柳。中曰靜居。內外重寢。妍華芳卉。交植於庭。疎竹蕭蕭。青石雪頂。開軒對之。各以為名。其北曰遠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其東曰三經室。以

范忠宣公文集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一

九

歲。儒道釋氏之書。公以字懷於簡冊也。其西曰無憂堂。公自以無欲。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東南構亭。築址數仞。中條太平。列峙如屏。其最近者有五老峰。因名曰五老榭。次東為臺。登覽曠迥。清宵月明。千里如畫。名曰日月臺。北。隔。樓。垣。東。高。下。列。繚。圍。時。使。老。圃。村。重。引水溉畦。名曰瞻蔬臺。積土為尺。周植美楸。春花夏陰。如恆如益。名曰楸壇。芳條雲布。繁英玉折。無繁醴香。深若洞戶。名曰醴醴塢。條豈雅徑。翠影蒙密。新筠解緯。嘉色如深。名曰猗猗塢。泉木交陰。晝不見日。清風自來。好鳥時下。名曰翠陰塢。鑿井轉車。以汲甘泉。或沉浮瓜李。揮弄水雪。或烹茶煮茗。飲吸醴醴。外設客舍。庀康庀庫。殆將百楹。其締構製作。餘而適用。潔而不華。夏無煙燠之苦。冬無風霰之患。其服用皆陶范樂

床。褐。裘。葛。衣。俾。君。子。有。以。取。沐。心。人。無。所。可。欲。蓋。書。得。夫。郊。居。之。道。或。蘇。色。澄。明。開。軒。極。望。或。落。花。滿。徑。曳。杖。行。吟。或。解。榻。而。賓。壺。觴。共。醉。或。焚。香。啓。閣。圖書。自。娛。逍。遙。遂。性。不。覺。歲。月。之。改。而。年。壽。之。長。也。此。其。進。適。之。樂。居。處。之。安。又。稱。其。莊。之。名。集。令。士。大。夫。或。身。老。食。貧。而。退。無。以。居。或。高。門。大。第。而。勢。不。得。歸。自。非。厚。積。累。之。德。種。清。閒。之。福。安。能。享。此。樂。哉。愚。將。老。矣。固。將。飲。公。而。道。也。以。人。事。之。難。必。姑。識。公。之。善。處。以。自。勉。云。公。名。休。字。肅。之。

范忠宣公文集

為瑞訓

范忠宣公文集

華大集重校園亭記二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范純仁

古之哲王、一道德以同俗、故自鄉黨至於國都、皆設學校以教其人。凡為士者、自少至長、必處於學。其所學者、惟先王之道。則在乎先誠身修己、而後有施於人。故其仕而立於人之朝也、則用其所學以事其君而治其民。故其君之所聞者、皆先王之道。德民之所服者、皆先王之教。化然後君得以為堯舜之君、而民得以為唐虞之民矣。自周衰秦漢而後、學校養士之法既廢、則士之所學、不必誠身修己、而各務肆其所為。是以邪說怪行、得以眩亂乎其間。故仕於朝者、非一道也。致其君者、非一術也。施於民者、無定法也。其則至於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而欲致其時於堯舜三代、不亦難哉。今之為士而知斯者、有矣。患無位而不得言也。

范忠宣公文集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一

有位而言者有矣。患乎不能行也。若其林野丘園之士、能自奮勵為信先王之道、不待上之教化而推其所學以教導於閭里、如古之所謂庠序者、則見夫滑之昨城尊道先生焉。先生讀聖人書、窮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為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實、亦未嘗有學於道。故滑之學者多歸之。先生乃為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居之、而名曰講堂。俯堂之北、則其先君之墓也。或者以為非弦誦之地。先生曰：吾聞立身揚名、所以顯揚也。吾孜孜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為君子之親也。顯親大焉。苟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況使鄉里之人瞻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益亦不朽矣。先生以是言語予而欲記焉。予昔先生之青衿也、其

言雖不足發明先生之道、而且不敢以辭。故因感學校之廢、復樂先生能自奮勵、以先王之道教導其鄉里、而為之記云。先生姓王氏、名大中、尊道即其字也。時治平四年九月記。

古文辭養大雅而雅之、其則純也。此文可當一純字。雖歐與曾亦足擬之。葛臨明。

司馬公詩序

范純仁

古之君子修身以齊家。然後刑於國。典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勿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為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為君子。弟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書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此道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修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言之教矣。又仲之以詩。章。俾有誦誦簡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至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苟尚不能自修。而入於君子之室者。則其人可知矣。宏子之子。惜也。持公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熙寧八年月日。高平范某序。

范忠宣公文集

司馬公詩序一

皆格殊自貴重。以家風教子弟。固是文正。其真前賢切至。為人之道。論。高。瑞。詞。

完美集序

范純仁

自古國家將興。隆平之運。建不拔之基者。則必上天為生。降降之佐。佑其主。或翼其世。而成非常之功。故有商之興也。湯得伊尹。高宗得傅。周之興也。文王得呂尚。宣王得中。甫。漢之興也。高祖得三傑。光武得寇。鄴。唐之興也。太宗得房。杜。肅宗得郭。李。故皆能光啟皇圖。或中興王。業。至我朝。仁宗皇帝。享壽綿久。道冠百王。澤被四海。純誠敦德。格於皇天。故天將錫我宋以無窮之祚。是生良弼。以贊襄大議。宋宗元嗣。道天下於泰山之安。神龍有覆孟之固。時則有若康節張公。以清德直道。奮於寒儒。歷職試位。絲河東轉運使。入為御史知雜。正色抗論。以肅朝政。仁宗從諫。知臣。恭公甚厚。公感上知遇。夙夜思報。於時國本未立。公范忠宣公文集。完美集序一。

因啓達儲之議。事未果。出典外藩。及拜御史中丞。復進前說。仁宗益愛其言。而將行之。遂用公為執政。至嘉祐末。公既為樞密使。長而府。會韓魏公為元宰。二府協力以贊丕命。英宗皇帝。遂繼大統。公之勲烈。輝映萬世。乃還身養道。十有餘年。康寧壽考。薨于正寢。而朝廷將有詔。說有議士大夫慕公之德者。哀有詞。祭有文。及銘於壙。紀于碑。而狀於太史者。皆所以述公之功德。然尚得其勢。第而未之盡也。至今上特題其碑之額。曰清忠簡德之碑。然後公之大節。於是乎稱矣。國家崇德報功之道。於是乎備矣。天下修己為善之人。於是乎勸矣。一舉而三善從之。可不謂之美歟。在管人臣立大節。成大功。為天下士民之所稱愛者。未必見知于時君。居高位。席盛寵。蒙遇于時君者。未必見稱於士大夫。善止。

初者未必能保其終。或其名者未必能安其身。如公者兼得而無下之。可不謂之完欤。嗣子○耶君集公之贈誥。謚義。辭祭文。行狀。碑誌。為上下二卷。以上之朝。以傳于世。蓋君子德志。述事之一端矣。自其集而為之序。其以先君文正公有同榜之契。而知公行事為詳。義不待辭。請名其集曰完美。因以公之大節而敘其說云。
意法嚴古。葛瑞調。

范忠宣公文集

尹判官墓誌

○尹判官墓誌

范純仁

○尹判官墓誌。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洙。師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師魯自鄆鄉與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於卧內。見嬰。兒扶牀。方二三歲。若字。秀與。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年。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深痛大。時之失。其後也。君初以翰林諸公屬名臣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范。忠宣公文集。尹判官墓誌一。

公奉為相州安陽縣主簿。然吏易君少。而為善。君得其情。皆按以法。一。邑。務。暇。親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秋滿。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為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畫。善談論。有時揚榷古今。一坐皆傾。英宗初即位。魏公以碩命元勳。求解。机務。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于魏公曰。功成身退。乃天之。道。公今奉養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以持大權。讓。候。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逞。一旦禍機潛發。今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公笑。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言。性至孝。十歲侍母喪。哀。林。如禮。見者嗟嘆。為人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成。

府受朋友規切。疎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且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是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辭。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為薦舉。公卿大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男。次司農少卿諱希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煥。奉君之志。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岡里先塋之次。而求銘于子。為之銘曰。

忠宣公文集
終古其存
極簡質自有體段
高陽調

鄒文忠公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潁昌府教授。元祐中。上疏論事。蘇頌為相。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宗親擢右正言。賢妃劉氏立。浩言郭后向與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望陛下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明日。章惇誅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竄昭州。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卒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宋史本傳

鄒文忠公一

道鄉集序

文章以氣為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則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此中自然。則發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終與夫小辯曲說。締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猶為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故以為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為之本。在明宗朝。秦詠論宮市。張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州。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鄧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即襟風流。已為有識者之所推許。至

李綱序一

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艱論。驚動四方。遠隔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為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及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朗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非栗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柯。初集公平生所為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雜著。澌制草合為一十卷。將鐫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網。義不得辭。且為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此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而天下改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

竄逐。朋黨之論。浸興。一始以言為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其員欲類皆老。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干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頑逆。辯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疏鳳鳴。朝陽。然遠謫流離。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慙。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絀默為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後。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則彼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為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錄是視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讀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為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李綱謹序。

李綱序二

鄉道卿文集選目次

吳郡葛 爾編詞甫評輯

葛雲蘭湘九甫 全評

集序

李綱一首

奏疏

陳希宗立劉后疏 附蔡象公偽疏

論宰相章惇疏 其一

論宰相章惇疏 其二

論宰相章惇疏 其三

鄉道卿文集

目次一

三

序

送劉歸美序

張舜諧字序

論

侯贏論

劇孟論

荀彧論

曹參論

鄉道卿文集目 畢

鄉道卿文集選

邵 浩

○陳希宗立劉后疏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其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為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后與廢郭后實無異焉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然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其誘丘之會載書備首曰無以妾為妻况陛下之聖高以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之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

鄉道卿文集

陳希宗立劉后疏一

陳煇宗立劉后疏二

五

陳昌宗泣劉后疏

3
20

開之曰觀儀疏軒小

○論宰相章惇疏三首 其一

鄒浩

臣聞人主之職其大於論相相之得失天下之危安係焉不可不深察也臣觀丞相章惇方陛下躬親之初亟從祠官擢登相位委以政事於今五年所宜夙宵竭誠輔佐以副陛下屬任之意而乃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鈔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相應惇雖不動聲色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雖此沮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欲來者忠言也雖此壅閉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雖此難於進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惇之奸惡莫不畢逞惇雖傲然自若以為人莫能窺而不知致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變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

解道卿文集 論宰相章惇疏一

則詭譎相習之風彌扇論其苟格則非隨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凌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橫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而是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慶不引咎臣願觀前古苟為相者有一於此輕猶罪免况兼有之如惇者乎此天下公議所以久滯不平而切有望於廢斷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付託之計下思休戚之原斷以乾剛而力行之責天下幸甚

語語懇切 苛端調

○其二

鄒浩

臣聞大臣之罪其大於不忠不忠之罪尤在慢上而凌下此而可畧何以師長百僚何以鎮撫四夷何以副人主至誠篤信之意臣竊觀章惇獨相陛下久已六年天下不聞其勳德可稱而惟見其罪不可掩蓋威福者人主之至權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恃以八柄詔王而已不敢輕預惇自獨相以來陰傾陛下威福以快其愛憎之私不知幾日而幾人矣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主猶不可以名器假人而況假人主之名器以濟其私乎其罪一也禮不放齒君之路馬楚其勇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東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故也又况君之士大夫乎尤宜以尊君之故待之矣惇則不然不

解道卿文集 論宰相章惇疏二

問如何率以鄙惡之語侮罵摧毀借令士大夫誠有罪焉以其罪聞於朝廣之可也誅之可也安有陛下所置之羣臣而專以辱之為事惇果有尊君之心獨不念按鼠忌器之喻乎其罪二也漢以變異免司空唐以積雨罷左相為其不能變理陰陽以克其職比年以來諸路水旱薦臻聖慮不於惇而責之將誰責而可雖陛下曲賜包容不以此罪免惇惇會因此恐懼有避位之請乎陛下方且側躬以應天而惇直傲然畧不引咎其罪三也違却用人尤當謹擇惇曾不以朝廷休戚為恤惟力引親舊分布要路表裏相應以為持據保寵之計其如所引之人欺誑自取何若非陛下灼見同上之姦嚴行震逐則誤違鄙事貽朝廷憂且不甚乎其罪四也惇不務同心同德陪輔聖政惟以口舌執勝負於廟

堂之上。故人不問其志。邪事不究其利害。但同列以為是者。停必以為
非。同列以為非者。停必以為是。於是是非疑似之際。則有私焉。存於其
間。遂使國是其克有定。而希合趨附之徒。乘以射利。是以元祐之朋黨
方絕。而後來之朋黨又熾矣。其罪五也。停之罪惡。雖不知之。然自京師
至於四方。莫不更相戒曰。謹不可出口。一出口則禍至矣。夫陛下明日
建聰。所以求天下之忠言者。非不切也。天下不知此。陛下求言之誠。而
敢言乃畏停獨相之勢。而不敢言。則停何所為而不可乎。其罪六也。慢
上凌下。一至於此。不忠孰甚焉。陛下以其六年之閒。凡所教陳於前者。
徐思而詳察之。則臣言驗矣。人蓋止六罪而已哉。傳曰。論一相以兼十
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嚮方。而務是人主之職。又曰。為人君者。正心

御道集
論宰相章傳第三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伏望陛下深念正朝廷
之本。無先論於一相。斯自宸衷行之。以時上以慰宗廟。臨照之威。科
以釋海寓。歸結之公。端
責以大端。略其細小。復得舉劾相臣之體。葛端綱

〇〇其二

臣近以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曾具章惇罪狀奏聞。乞賜省察施行。
外。天下公議。又有大不平於惇者。謂惇在元祐初。故斥先帝保甲之法。
以為非是。其言甚力。若以保甲誠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為執
政矣。於政事無不可論者。何不為先帝言而羅之乎。安忍先帝陵土未
乾。遽改以為非耶。其背負恩德。可謂甚矣。伏自皇帝陛下躬覽以來。凡
語及先帝者。遂行竄逐。惟惇久置不問。獨相如初。蓋朝廷之典刑。不可
以行於惇乎。蓋自編類章疏。及看詳詳理文字以來。其因語言上及先
帝。有傷陛下繼述之孝者。陛下亦不得而赦之。不知惇人矣。其欲先帝
知過者。不知惇之深。其受先帝委任者。不知惇之重。然惇有所見。不建

御道集

論宰相章傳第四

言於先帝。臨御之時。乃力欲於元祐紛更之際。則其時恩負德。不
可與餘人一縣定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於三省。檢惇前項欲斥先
帝法度。語言文字。進呈。出自磨斷施行。以示天下。以釋公議。以慰先帝
在天之靈。
深文快旨。葛端綱

○送劉歸美序

余職歸美舊矣。比官淮南。乃得而友之。余職在泮宮。固無簿書期會之擾。而歸美又從辟常平司。於法得不出。故相從獨余二人。為黃呢馬。畫帶夜燈。簡編滿前。發聞文論。窮詩根柢。問以暇日。杞酒共奉。或從意。所如。尋訪景物。物情才思。適然相值。則援筆而賦之。雅樂而不蕪。如是者數年。庶幾前哲所謂美逆於心者。於其解官而行。我舌分袂。非義也。夫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不繇色。而娛。不山林。而窅。不功名。富貴。而環視。無欲然之恨。微於言行。形於事業。遠蹤古今。而稱頌於無窮。皆其緒餘耳。世之所謂讀書者。我冠博帶。周旋於規矩之中。所在而紛。反刻察之。則能造其樂者。何其鮮耶。非其志不為。則其才不美。或有

送劉歸美序

十二

以累之也。簡編之多。無慮數萬。祕府之所藏。學官之所布。其次如麟。其富如海。欲飽觀。欲覽。而靡有孑遺。非可以朝夕期也。其志不為。可乎。道德性命。有不說之妙。典治亂。有難詳之迹。探賾解蔽。或有不至。則非習造。識緣際而梗之。欲理與事同編。而無餘蘊。猶北旅以適越。終不到也。其才不美。可乎。才美而志為矣。不幸家惟四壁。室如懸磬。俯仰所須。不繼朝夕。而曾為之累。親賓往來。吉山虞中。情義所存。不可報已。而私為之累。以智勸官。以能任職。早出暮歸。後復終日。而公為之累。乘乘束金。氣奪寒暑。後。○頌於前。靡受將迎。於側。而富貴為之累。其於。○末如之何也。已。嗚呼。璧碎編滿。以資其勤。懸梁刺股。以警其怠。陸步。家園。久而不覩者。欲何大哉。歸美曰。悟過人。初不經意。頃刻千言。格新。

鄭浩

而辭暢如春。○紫如滿流。自上而下。與人談論。決終遂疑。如素講而備者。陳者。其亦為屈。其才之美者也。四累之中。君既不要。其外三者。預在所履。履之以道。而為其志於書。以柔其氣。以擴其量。以致。自持而成。其才。然後立言。制行。無俾古人。擅前我之傳。豈難也哉。乃若事業之顯。勝則有數存焉。余不能以語君矣。歸美既問。除治一室。焚香危坐。收心而味。余言。以為何如。此中甘苦。非身歷不曉。此文當在荀氏勸學之上。葛瑞岡

鄭浩

送劉歸美序

十二

張舜字序

鄭浩

舜諸名無字虞臣弟之善也。屬其易之曰舜諸。蓋取舜命舜而曰位。裁汝諸之義也。夫舜之治至矣。其命官也。以共工。其非所先。故五命而後及之。然其事非聖莫之能作。非明莫之能述。則委任可以非其人乎。為素與泉陶。聖人也。垂與之比肩。接武於朝。舜之為人可知矣。舜命之之際。方且欲其身以自避。推其類以自代。而不故當。故舜訓之曰。俞。注。我汝諸。且舜作漆冠。而犀臣咸諫。漆器耳。非若後世。恣其侈心。於百工之事。而漫無限制者也。犀臣以紛然諫矣。迨想其時。茅茨土階之制。當不少改。彼共工者。肯不信其度乎。所為於夫。歷代猶寶而傳之。則其佐舜而凝庶績。固無愧乎。佳哉。汝諸之訓也。嗚呼。舜諸。取是以為字。豈徒

張舜字序一

十一

便稱諸於交友之間而已耶。昔司馬長卿慕蔭相如之為人。故名相如。李文紀慕張綱之為人。故名綱。舜諸其亦有意乎慕其之為人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為禹。況舜諸之於堯乎。舜諸故天章閣待制。溫之之孫。新知洛朝奉郎次元之子。其視之外祖行也。今年夏四月。舜諸侍朝。奉待次於廣慶。所居與洋宮連牆焉。得其承之。敬授之職。朝奉。忘其不肖。又忘其親列之早。命舜諸即廳之西齋。而相與講習。自夏徂冬。如一日也。舜諸家素富貴。乃能焚衣惡食。泊然不以外好移其志。今陋巷之下。尋丈之地。而寄焉。晝日一食。夜燈一枝。誦書求義。節文繼文。疏疏如寒士。視世之輕儉子弟。憑藉流澤。謂天下莫已若者。性質相什百矣。夫待制以直道事仁宗。被遇甚渥。推稱名臣輔世。

其民之績。至今為萬世所仰。而朝奉亦方以材見用。於時。舜諸獨不為紹揚之乎。夫學不惟其文。惟其行。博如惠施。詞如史遷。行不掩焉。君子賤之。此其平日所與舜諸評論。而然謀者也。踐其言而終始之。性賢之。其美惠不成。一日立朝。是然岳峙。富貴不可得。而誘或武不可得。而屈。以其所學。發於云為。俾人主爭治乎。帝舜之威。是亦舜而已矣。世之識者。必曰。魯陵張公之後。不為人如此。其承命易字已。同受其說。而為之序。舜諸隨侍赴洛。所無日矣。并以為贈。平衍中有挺勁之氣。以貫之。萬端細。

張舜字序二

張舜字序二

十二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當寒之具哉。
 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窺身海濱。日以漁
 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
 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此王之所汲
 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
 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解。如振囊中物耶。夫兩符所在。至深至
 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趣也。況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侯嬴
 何以知之。晉鄙唯惜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關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
 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同足

以辨大事。方且陸沈於技力之肆。果國莫知也。而侯嬴何以知之。侯嬴
 無數家財。處占候之術。以振賄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
 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徒是也。非其謀之有漸。虞之有素。而能若是
 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
 不以貴自賤也。久居于市。不以市人竊罵為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
 相賓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偽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為者
 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侯不
 為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則亦無侯嬴。雖然。處於信陵同志矣。於魏得
 為忠乎。秦拔趙。必移弊魏。無乃賢於國乎。是不然。其為信陵謀者。乃
 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

魏與國也。唇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救趙而必弊魏之
 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實禍也。蓋秦伐魏。趙拔亦
 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是
 言之。侯嬴所以奪其兵。特耶。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不
 輕用其兵。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與乎。賀長雄者。將不在
 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其兵。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嬴
 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義已若也。
 非哉。歟。蓋可以死而義。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
 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義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不為不為田
 先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為于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

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觀其辨論。博學正真。可為天下有心人吐棄。氣長見識。〇熱於世
 政。精於道理。非泛泛然以論古為高者。焉。焉。焉。

○ ○ ○ 刺孟論

鄒浩

刺孟、匹夫耳、其提舉大事而不知來、條侯前知其無能為、以為天下後
 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處、則閭里之微、問其所為、則豪俠之
 事、問其所與、則關雎走狗、務為少年之戲者也。昔季良在洛而楚武
 為之戢兵、得臣在楚而晉文為之側席、孟蓋斯人之徒歟、其若一敵國
 何也。表蓋曰、後惡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止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刺孟、意是乃孟之所以吃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強
 弱之勢、然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
 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浸弱。武王曰、受有
 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受有億萬、失人離心、雖億萬
 臣、亦不足恃也。

刺孟論一

十六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萬、雖坐視之子
 你其必敗矣。而卒固有敵於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雖是
 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為重同、無足怪者。然語乎緩急之際、不疑不徙、
 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千變萬化、而不辭惟高義、是以收之使一
 歸於我、群猶形動而影赴、聲發而響應、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孟母氏送
 孟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賄耶、而使吳楚之君、聘以厚幣、納以至誠、
 表之三軍之上、被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
 聽、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凡有一於者、各為之盡、願雖真將軍、殆亦
 未知稅駕之所、惟其不求而條侯得之、是以三月而破。孔璋謂以一什
 敵七國之衆、豈虛語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既處

章而達矣。既成范而動矣。既無可往而不利矣。明王委已而任之。斯無
 敵於天下。詎止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二者者天下之
 大者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當
 以焉。謂過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贊為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為
 豪俠之士。豪傑豪俠之相去。邈乎其天地矣。書曰。惟任克念作聖。惜孟
 為氣俗所移。而終不免念也。悲夫。

律古人以聖賢之道。便自長短互見。無所逃遁。然不可謂非厚望古
人也。葛瑞綱

鄒浩集

刺孟論二

十八

○○苟或論

郭浩

余嘗怪曹氏潛不臣之心。既扶漢以自媒。自以為天之曆數不在德。繼之豪傑而在其躬。當時之人。誰不知苟或智士也。司馬仲達謂自耳。目所見。未有及之者。其委身曹氏而為謀主。凡二十餘載。至並昭帝。安以九錫。諸之乃獨以義興兵。為言。而是不知耶。抑亦半途而悔。將以自贖於識者之議。故以此以自明乎。世之策士。固有工於料事而拙於料人者。固有與人同事。初不悟其謀心。為何如者。終亦必亡而已矣。然而或必不出於此也。何則。其大策。袁紹董卓呂布。其次。策田豐許攸。密配。連紀。穎兒。文醜。始如朝夕。握手吐情。相與周旋。而均見其底裏。所謂。松於料人者。果如是耶。其勸曹氏定先徐。迎獻帝。係官渡。勿置九州。既。雖連綿。亦集。苟或論一。

計其利。又指其害。曲折反覆。迄有成功。皆曹氏聰明之所不及。所謂。初不悟其謀心。為何如者。果如是耶。又其勸定先制也。說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而濟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為義帝。而素而天下。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而起。遂有天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或言必。稱之。使。其。所。為。是。欲。曹。氏。為。高。祖。光。武。耳。就。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搖。蕩。轉。履。以。惑。不。臣。之。慮。兄。其。本。自。異。心。重。開。順。適。容。與。之。言。解。備。決。積。水。於。千。仞。之。懸。其。孰。能。禦。之。如。此。而。復。與。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信。也。劉。備。指。以。為。賊。其。有。言。哉。焉。乎。且。此。而。後。悔。亦。晚。矣。曹。氏。不。志。其。族。而。止。使。自。殺。其。幸。乎。嘗。謂。之。不。得。其。成。終。不。可。逃。苟。不。自。殺。則。曹。氏。必。殺。之。蓋。其。所。殺。非。守。正。不。回。則。必。用。知。不。窮。也。守。正。不。回。者。畏。其。

曹氏之論。論。是。也。用。智。不。窮。者。其。移。所以。為。我。謀。者。謀。我。也。楊。修。亦。難。乎。至。乎。謂。金。成。格。曰。小。有。才。木。蘭。君。子。之。大。道。則。是。以。殺。其。軀。而。已。矣。答。於。魏。亦。云。斷。難。盡。毀。雖。巧。就。者。不。能。增。補。苟。或。論。

雖連綿大集

苟或論二

二十

○○○曹參論

部浩

讀漢書見班固贊而魏曰高祖開基蕭何為冠又讀唐書見敬宗以上
廷議之札恨無蕭何使臣改危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迄南面有
天下恃之如左右手其獨冠乎當時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何
比又運籌不如張良將兵不如韓信其間關攻戰之中被七十創而功
以成持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帝帝嘗按春秋且承高祖棄羣臣之初
來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羣吏及賓客舉知其非而後之君止與
何一視而同稱焉其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完
天下法令既明其陛下委授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不以前
日之陳一毫置胸中於是釋然知稱之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隱者私
解連卿之語

曹參論一

怨也舉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蕭相
如所以回車於廣順而冠恂所以郊迎於賈復者也參實能之故心平
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
為緩判焉如黑白之在目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之有也且相業之
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體而才智不與焉蓋才者可與有為
也而不能不為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心偶
之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附百姓且離散
矣將以鎮撫四夷且反叛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
成賴雖有作之世備見其害不見其利况乎成帝之初如疾病方愈
之人用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甚切者乎若參者可謂

然其然則參而居位者其必出于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解制
約而王諸呂產祿顯兵秉政視天盡地日以睥睨神冠為心劉氏幾不
復漢於此時恬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無乃假途人以徑捷
溺於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
則國必有內作之患惟蕭何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
不以其後惟參欽才素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
此大詞妙格妙度妙總參居位一段尤補得好公真知體者為中所
共益自道耳

部浩論七上

曹參論二

三

二程夫子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珣。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珣獨抗議未便，卒年八十五。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之孫，顥第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歿，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爲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

宋史本傳

二程夫子一

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改舊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秉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獨以誠意感動上，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

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時內侍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顥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歷年不敘伐，聞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潁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內侍王中正按閭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不數月，以薦除判武

宋史本傳

二程夫子二

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因還，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赴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條例司官，屬顥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諡曰純公，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頤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志

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願力學好古，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見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官中盥避蟻，願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願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願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願臨因願

宋史本傳

二程夫子三

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願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紹聖追貶元祐諸臣，日爲姦黨。願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徽宗立，移峽州。俄叙復，又奪于崇寧。卒于家。年七十五。願之學，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願晚年著易春秋傳世，稱伊川先生。同顯賜諡曰正公。

重刊二程全書序
先王有言，文火之後，不得不生仲尼。仲尼之後，不得不生孟軻。於是有孟子。孟子之後，不得不生二程子。於乎，軻死，天下無傳，實百十載而二夫子出，後然以道自任，續不傳於道，繼而重發明之。上極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孟之精微，下若陰陽事物，神仙怪誕，無一而不歸諸正。有以破千載之惑，救二夫子則道卒喪，而書卒湮矣。千鈞一髮之際，天生無意耶？故曰孟軻之後，不得不生二程子。當時一言一行，門人爭相記錄，各自爲書，傳之於人人。若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在下時，則已板行，猶程氏四書，自時迄今，幾四十年，書在人間，各相珍護，好事者往往刻其而藏之。天機開，國子監丞洛陽周子與求得四書及臨川遺文之所

三程全書本

大略

寬輯遺文遺事，今爲一書。太師南陽李文達公題曰二程全書而爲之序。今學士必陽焦君爲編修時，常爲執正。南陽知府西陽段君可久實刊行之。二先生之書，至是亦易矣。然板留編修，字多漫漶，行亦不廣。學者嫌其自志學，即好觀二先生之書，竊以爲是書與六經相古今，六經傳海內外，無虛無之，而是書之全者，既不可盡見，其僅存者，又不得編海宇而人觀之。當欲取南陽本與家藏舊本參訂梓之，而力有所未逮。頃者奉命來按河南，親歷先生故址，謀酬初志，訪得各本，遠屬來儀。康君孝隆重爲編輯，金事赴君性仁，復從而校正焉。人林程氏家譜，暨揭於前，俾學者開卷起敬，并取宋史程傳傳及程氏諸文，係於後，以見二先生之道。前有所啟，生雖見，積年而後卒大行也。書凡六

十三卷、繕寫此完、河南知府東嘉陳君夫德、無承續木之任、河南、二光
生鄉鄰、居四方之中、素稱多士、書得梓於足、其不與六經相遠、久偏於
人人也哉、是素也、未易其永之時、和治戊午冬十月朔。

王德安書序

失名

二

二程全書選目次

集序

失名一首

明道先生

奏論

論王霸之辨

論遺張載按飲

論君道

平權全書

目一

三

請修學校

論新法

論新法乞降責

論十事

論養賢別子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論

南顧欽九教惟歌論

宋

南廟狀東第二道

南廟狀東第五道

祭文

祭富鄭公文

行狀

故戶部侍郎致仕趙公行狀

墓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二程全書

明道

程邵公墓誌

明道先生文集

二程全書

明道先生

程

明道先生文集

論王伯一

五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心依仁義之
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
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
王。則王矣。誠之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則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
若毫釐。終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志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
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猶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
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辭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
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
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艱難之政。乃以臺曲之見。幸致小康。
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民
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
察其小。思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
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
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誠以為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
事。君子所不能同。蓋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學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

庸人參之。則其命孔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
志意惑矣。今將較千古深細之義。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聰覽之明。盡
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
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預理時常耳。其動若機。古賢
義而行。則為謹。其大焉。若周脩。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嘗有
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亂者乎。願陛下奮天錫
之勇。智。體乾剛。斷。獨斷。常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高論宏規。羽翼經傳。不當作文字觀也。萬端調

○○論連張載按使

程頤

臣伏聞著作郎張載。明州推勸苗根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公為士
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展形天
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
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禁。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
體。者。使使之講求。議論。則更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欲非謂儒者之不
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欲雖足以見其鈞深
練熟之能。攻摘斯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
四方之人。謂朝廷。但儒術。所棄。遂之以欲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
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
明道先生文集 論連張載按使 七

責全事體

得大體 萬端調

賢傑、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聽聞。如是則聖賢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克、無復廉恥、養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爲誠忠厚之教尚弊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嚴切方正使人整肅。萬端調。

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康飫、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保厚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漸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摩成就之道、皆有即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自授其業、稍以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郡、擇士之穎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勸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皆通其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後漸自太學及州郡縣之學、擇其道學之成、可為人師者、悉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是制、其自則十室

之鄉達於憲臺、皆當修其序之制、為之立師、學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叙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
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策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
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
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
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之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
時還鄉里、復采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錄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
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詳論其差等而命之秩、凡處郡縣
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
有學行超卓、服所信服者、雖未滿三歲、或廢學而未久、亦得備教諭薦、

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十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
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眾推之、在太學者、先使
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
其懷奸固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二官、勿以教及
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罷學、者歲否之分數
為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
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
職、每歲諸路列官一級、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
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才幹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
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或上子已

上、所學不成者、輒而為二等、上者聽候以覓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將
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改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
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政大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
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
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
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
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條律小弊、糊名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
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寢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
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或議也、勿以迂而置之、
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十二

論新法

程頤

日近累上言乞罷黜陳希亮、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
 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殊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而易知、若不因
 機立決、必貽後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
 之機係於事始、衆心既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和叶、則所為必成、固不可
 以威力取強、言侮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既駁
 大臣之奏、勅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
 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獨
 見事理、究知是非、在聖心非本改張、絲柄臣尚持同公、是故與情大驚
 衆論益難、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
 明達先生去集

論新法一

十三

與其進一失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慢、亞推
 去息之仁、況釋權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則
 議論何因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心和理明則言自簡、葛端詞

論新法已降責

程頤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
 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至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
 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補弼之臣、人各有心、於庚不一、致國
 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詬、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
 沮廢公事、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朕凌責、以邪好正者乎、凡此皆天下
 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設令錄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與
 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時未順、地震連年、
 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
 不肖、議論無補、望乞前奏早賜降責、
 明達先生去集

論新法已降責一

十三

樸而雅、葛端詞

○論十事

每後 六官 民食 四民 山澤 小數 程 穎

國窮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雖事增損之制。然互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厥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僕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總使目前。不務焉。通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冠用之類。苟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甚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明。通先生文集 卷十 事一

為者。固可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歲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後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煩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詩書文武之賦。亦時有所從事。今師傳之職。不修。文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運。官放天。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廢。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備位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清。職業廢。地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官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世有口分。後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得州縣而莫止。貧者流離饑餓而莫之恤。率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幾絕。極生

齒日盛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成。轉此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

化。原取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功。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紳士而禮義不與。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於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驍兵耗。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徒。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

為固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眾。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監賊縱橫。飢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率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歲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同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數度。視其窮賤。辛苦孤貧。疾病廢詐。乃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處之。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焉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耨斧斤焚傷而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涸竭之弊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持籌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衣服器用各異其制其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之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教不足以尊利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橫奪人人求厥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謀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持其端緒耳臣特論其

明道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六

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故古任意不立款例自成條
此漢疏格也
葛瑞綱

論養賢則子

程頤

臣竊以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求於外而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雖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要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愚觀古先哲王所以處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龍藏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歲久之賢必極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而有政治則委之擇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

明道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七

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換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今然後使賢者就任能者補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焉輔弼焉公卿施之無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朝廷欲羅真賢舍此更無良法
葛瑞綱

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為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或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夫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苗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序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錄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他乎天成人。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何如。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早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

南唐書九教章論二

二十

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領力行何如耳。謹論。
精至 葛端調

○南唐書第一道

程頤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深察孤獨皆
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
轉危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
可聞矣。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虞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
載見。虞行之宜。而所聞。參著於篇。
野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
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而純王之心。純王之心。純王之心。純王之心。純王之心。
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所。此純王之
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

南唐書第一道一

南唐書第一道一

十二

民陶其化。既有急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孫是道也。人
倫以正。風俗以厚。深察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
播棄棄老。饑寒轉危。者。道遠而足。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
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諸陸典。以風
天下。明執事欲於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
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
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耳。大夫士之以
年致仕者。亦必有養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虞則有虞氏國者。養於上
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者。養於東序。廣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者。養
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者。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

則汲汲焉。元之。木。四代。所。服。也。而。食。則。繁。燕。食。之。和。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無。用。之。一。載。所。行。之。數。則。禮。昭。而。春。繁。孤。子。秋。聚。耆。老。其。大。澤。美。稱。其。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未。聞。作。之。則。存。乎。時。矣。謹。對。

引經為對。始。重。百。代。若。編。網。

明遠先生集

卷之十

十二

南顧欽策第五道

程頤

問。子曰。尚。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功。之。疾。與。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功。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初。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必。世。顧。以。前。代。已。然。之。迹。皆。於。此。三。者。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功。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殘。跡。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備。前。人。之。德。而。守。之。又。不。備。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之。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崇。

明遠先生集

南顧欽策第五道一

廿

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雍。上。之。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功。所。以。遠。善。人。之。功。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為。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功。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會。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訓。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餘。孝。景。繼。之。以。恭。惠。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刑。措。亦。勝。殘。去。殺。之。功。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五。世。後。仁。之。功。乎。謹。對。

真切自是醇儒之見。易端訓

明遠先生文集

南陽武東第五道二

十

○祭富鄭公文

程頤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
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甥張敦以清酌庶羞之奠敬昭
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非變契出乎唐虞之
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濟一時之險難真儒大
聖多處非其位而孤憂就如我公通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
富安榮之完事體天下之重任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將
歷七紀膺太平之安敷素揚乎日月開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
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可謂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
聞之說不齊咨而涕洟尚以公之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尚於
爾遠先生文集 祭富鄭公文一

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承。屏伏者以要責。不及而急。爾休。老者以血。既
既氣而志。還惟公年。獨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憂國憂民
之通。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續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而
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謹典。終為撫實。祭冊之
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豈非偶然。其愚不肖。辱公
禮遇。顧其於義理。非見私於附公。憂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
路。餘不望棺。莫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我寓鄆文。祭陳菲具。恭崇
通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察。

讀此文。知論定金德大。臣尤嚴於年。為退休之日。易端訓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頤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為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為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待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樸明重林質瑰秀孩提時即異於常兒未嘗為戲弄之事數歲已知為學每撫其背曰與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嘆終喪孟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監撫當路蓋知其賢文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監務移知廣州海南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

行狀一

其

公之誠相戒以母化法至於無訛既又通判睦州會洛水大上夜收台州城郡人多災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泣於道悉心款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瘁溺死者為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疲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為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民貧不能營葬者令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全畢漢人安其居公退故城庫僅有移第思為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以防水所以為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復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通為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與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瞻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湖州民歲苦脩堤之役吏緣為奸貧者尤被其害公為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後遷知常州時為都官員外郎尋召為侍

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獎以謂糾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初明堂前一日有傳故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盛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他議進王守忠以親侍惟極被寵恭和政事關員先佐朝兼侍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物議譏動公時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改則為朝廷去遺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舉恩無意不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堯佐東攻內用事皆非國家之福取入仁宗震怒人皆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刃復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勣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獨以此恩重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

行狀二

其

州前守以賊敗郡政廢弛歲發大獄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餓殍卒無凍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為諸州之最僕智高連陷州郡積表用兵饋餉仰於荆湖除北路轉運至部奏出守今之殘蒸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下溪蠻酋彭仕義恃險而驕將帥群蠻為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州仕義即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盛公推諉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後革邊患遷息時大司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民取費吾不忍為通無所獻而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為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為益州路轉運使始置大館賜三品祿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接撫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關守張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實

夫法度至有失遺官錢千紙付獄已三年猶從其出入自若者公爭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文子貿易皆從於腰間盜善以小刀取之於稠人中如已物民病告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取其黨類得十餘輩悉照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人而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我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至數百萬緡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遣兵部郎中召還為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拜給事中時在承平用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為甚公為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驍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為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獲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

明道先生文集

行狀三

六

之利而歲增益在二年邊圉帖服人民決和公患邊臣之邀功好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疎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為江南官使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為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近崇議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為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未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作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山陵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甚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拔公為助乃曰嘗

言之公亦謂惟循之私非外人所知故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端言一與西人以為信且其首為國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實昧不可贊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重罰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固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從太平州却杞推恩渡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還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推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遠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熟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

明道先生文集

行狀四

九

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其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之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為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為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默出其處以俟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其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吾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史嘆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資惟持金釵數隻棲於旅舍同來者過之眾請出釵為號號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及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眾服公之量撫眾族有恩意外姻有孤女收視之如已子為擇善士而

嫁之。守常一不妄。遇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純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為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怪色。奇巧之說。其氣宇高。真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勤必難。禮未嘗有惰慢之色。威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期夷曠。不可澄。抗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權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即之溫然。大雅之德。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眾。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軍府。多所奏論。未嘗以語人或。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矜。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教歲時。冬。廣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深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

行狀五

三

朝。廷。至。於。庶。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還。奪。喜。言。嫉。惡。勇。於。斷。決。不。為。勢。利。誘。不。可。以。威。武。移。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且。無。寧。慶。者。公。迄。去。未。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大。夫。也。故。恩。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吳。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為。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衡。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離。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舒。俊。敏。有。為。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長。適。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即。顯。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郎。齊。域。而。歸。李。氏。孫。氏。者。皆。承。世。孫。四。人。曰。該。曰。誥。並。試。將。作。監。主。簿。詢。斯。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其。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

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顯而視矣。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形容盛德。周詳純備。存此為狀文之式。葛端綱。

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顯而視矣。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形容盛德。周詳純備。存此為狀文之式。葛端綱。

行狀六

三

○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頤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先夫先生病終於家。洛中人。弗者相屬於塗。其元
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年。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
者。必以屬吾伯淳。意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姓
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遷事。獲祖始家衡澤。祖新
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
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
惟先生之名而亮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
舉遺逸。試將作監。後又以為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
源。勤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衡人呼之先生。其曰百
源。先生生年未集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一

三

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運可已乎。於是走其遠。過其家。梁
晉父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推其才。頗
慨有大志。既學力慕而遠。遂謂先王之事。為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
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造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頓然
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設風雨。躬費以恭其
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
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冠粹然
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裏。不設防。吟正而不諛。通而不污。清明坦
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
願吾四樂何如。耳病長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

倒提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

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
成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告子
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
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
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以
遠。有端緒。今李穆之言。及其行事。舉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
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各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
入者歟。語成德者。皆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
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
明道先生生年未集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二

三

之。蔡。附於先。營實其終之年。孟冬季而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素力樞。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振幽隱。曲暢而通。在古
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既以望。天不慙遺。指人之凶。寓卒在南
伊。保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亮夫先生天機渾忘。泊乎自得之致。躍躍畢端。易端調。

李奇丞墓誌銘

程頤

子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宗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獲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聽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整齊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情情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演說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俗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純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城獲使令者眾雖賦之

明道先生文集

李奇丞墓誌銘一

古

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漸恨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亡僕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是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祀齋郎調慶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之與其令謀曰劉古鵬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為也當就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吾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戍然召我有以為信乎仲通即以符詰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眾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

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戾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固其立切原以完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寧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其前惡其害已共為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者人皆為仲通危仲通堅意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縣是二即則為明之見劉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况使得古之人並而觀矣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

明道先生文集

李奇丞墓誌銘二

世

果不後曾聞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三月庚寅葬於濮州鄆城縣道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家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益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二氣交運五行順施劉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賦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雅可學兮所貴者資使倏倏焉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焉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考者觀銘辭詳略得宜而加以潤澤雖微功績不至空寂也葛洪詞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程頤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宣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洞
鑑不爲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爲志爲學初寒暑未嘗廢業博
極羣書林間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遠隔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以書幣
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吳盜
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
祿養雖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大知之事止於是
乎會變首懷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教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
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秦蜀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
調知巴州化城縣已俗尚鬼而廣賢惟正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
明道先生文集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一

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其禁戒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已人娶婦必
寸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
之約曰適是者有誅未聞歲已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
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事之數十卒得均之旁
處境多虎豹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荒穢發
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
避之遠去不復爲害再調權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
貧民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憤出券召其
主而歸之夫業者須安其生卿胥隨至誠食後山暴持郡吏短長而爲
盡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置於獄自守而下

長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師府而謀之聞者快服用薦者
監慶州折衝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寵就改大理評
事部使者以爲還復簽書本官事諱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
鑿小卽泉以廣灌漑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閣下得對便殿始命計
工典役旋專總其事邀功宰能之人疾其不自已出渠功有緒而說毀
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後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
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
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而數意其人改而
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過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已
也博物強記貫澈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
明道先生文集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二

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勇於
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惻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愛人
之憂謀其通不謀其利忘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謂能者先生安而行
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穎爲友易衣互出謀食以養二家
如一類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頓歎矣其曰不瞑人曰其待
侯君乎未飲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其先世而未能顏歿無子久
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圓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葬其事時方天寒先生
與其子厚服以居遂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已遂
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頑波
而起廢疾先生家無餘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死者必以先生爲歸非

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宴告。友人郭行詣門曰。吾父
病亟。醫須百千乃為治。資吾廩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
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師
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利。嘗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
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瘳。貧無以為車乘。先
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固。因推其馬與之。蹶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
是者多矣。少喜模畫。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山
川道路。郡縣郡族。悉備其聽之。省宛如在目前。熙河未開之時。韓忠
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也。先生馳至境上。召其前聚六百人。諭以朝廷
恩德。為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翼日詣軍門。輸土納命。願為藩籬。一壘不
明。道先生文集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三

驚而開地。八百頃。因成聚。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成。考時
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安舉。互言於朝。時
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所行人。皆為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
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
行。虜循環聞見。疑以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告蕃酋反。遂繫其
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雖羌離怨益
甚。其後釋而歸之。戎人感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任。
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興弦誦。其所以
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
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積貨。徵福覬利。

非番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當五代
之亂。皆隱德弗耀。父道濟。刺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曰氏。進
封福昌縣太君。妻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
曰孚。曰津。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勳賢
都尉。服賜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薨於華陰縣保德鄉祖塋之次。
舉前夫人附焉。顯。先生女弟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故得論數行治
之美。以詔後人。銘曰。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官。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詞意則通高古。讀之如春風被體。 著德詞

明道先生文集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四

○程邵公墓誌

程穎

邵公、廣平程頤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歿於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之於伊闕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功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自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不復忘。去雖聲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語。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所守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日視羣兒相與狎弄。笑詠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善相。較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欲。是明道先生本集 程邵公墓誌一

豈特異於常人哉。時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順亦以斯文為己任。當意是兒當世吾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難操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得其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利刻之不暇。惟恐書於墳以誌其墓。

墓誌明收不為悲氣所動。真有道氣象。萬端詞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

上書

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

代太中上皇帝書

上太皇太后書

又上太皇太后書

上仁宗皇帝書

奏疏

代程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代呂晦休應詔疏

二程全書 伊川

目一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論經筵第三劄子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論

顏子所好何學論

漢文帝殺薄昭論

賑濟論

二程全書 伊川先生

○為大中上皇帝應詔書

程頤

臣珣言伏觀八月八日詔敕以比年以來水潦為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實封言時政缺失及當時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祖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見知孰不願披忠源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即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而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陰陽之不和陰陽之不和繫政治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災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扈之祥高伊川先生文集 為大中上皇帝應詔書一

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下世而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為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從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務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與王道相契者乎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僞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時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今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持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皆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務天下

之治如網之有綱。綱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宜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無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他行政肅。無奸宄盜賊之患。設有不足為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庫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變夷戎狄無不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兵甲利而儲備豐。將善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汙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者乎。尋常苟安。但以成俗。舉世以為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

伊川先生文集

為大中上皇帝應詔書二

五

皆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天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可知也。有司竊感。日以加重。欲繁賦削。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蓋寡。司牧者治其事耳。非有以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適利避害。或陳而反之。一從其自便。而陷之之道。又非一途。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以亂。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要勸。乘間隙則生奸。充過凍餒。則為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不過

二三因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好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為之。未如何矣。戎狄盜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厥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舒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儲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曠恤之矣。家無奔潰之患。繼日持久。必有窮極之虞。又況征伐興發。而民轉死。盜賊繼起。而奸雄起。事至此。興衰可知。以今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末至於此。是者不識朝廷制置。使然耶。抑天幸而偶然耶。幸之事其可常乎。皇帝至仁格天地。保

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三

六

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為果不足憂也。可也。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為動也。烏虜貽天下之患。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通。不然。臣恐有前之禍。陳者一事至則為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不取。不取不金。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猶未知其本也。臣所以為所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謨。陳善策。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責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行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志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

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必可信。先王之治為必可行。不徇情於近規。不遺或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人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統劉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親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為。或惑於眾論之多。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舉薦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故詔以訓條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所舉未得其人乎。嘗嘗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教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伊川先生文集

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四

七

言。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善政耶。苟或無之。朝廷責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政而行之。易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必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為陛下之志先立。奮英斷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況州郡之吏乎。政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舉舊為難。勿以眾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為。不可以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不熱。稽古而行。非為易也。層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典訓。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勤不師古。苟安於

其幸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可無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
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
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
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
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
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國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
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
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
其誠。任之專。則必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
任。而有力。是故惟誠任之。待以師傳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
理。則先生文集。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五。

如是其能自任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難。知之惟難。且何以知其賢
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所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或難。亦
係取之之道何如耳。卑昉為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
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馬度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
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即見於事。為其言合聖
人之道。其施治經典之訓。及用之於前。反致敗壞者乎。用是而求其有
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述其繇。蓋取
之不以道也。大率以言以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
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
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泉壤伊周。之比。不可必有賢德。
則先生文集。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六。

夫道之士。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乞。既求治之志。則以責任
宰相為先。行之盡其道。禮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
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益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
求而能。唯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
肯自盡。此繇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
責任而已。臣願陛下召廷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
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顧示之以
必為之勢。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失。事不可緩也。如
曰。非不為也。豈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
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

達哉病不求耳。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專。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為治矣。史冊之書。可以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勿以臣之疎賤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治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願取之之道何如耳。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敢

伊川先生文集 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七

十

其辭而大與投名自薦。託寄聲律。非求賢之道耳。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聞或得才。適繇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會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耶。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繇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勞心焦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也。願觀前史。自古以來。所稱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責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難。

得人者乎。繇此言之。用人之難。不其甚。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為不然。夫以人年之勢。心之所尚。天下風靡。設若珍禽奇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遊方殊域之所有。溪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好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也。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榮。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遠所恥。大率以為已任可矣。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是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食。恐失天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

伊川先生文集 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八

十一

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愚何其用心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係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拔能者。登進之。致賢自任者。疏退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上及下。就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務。校羅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遁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人情淺近。積情成俗。朝廷用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五而用。庸愚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亦撫小差。眾論譁沸。如其廟推神效。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為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

則是疏簡潔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願三者不言。徒虛
 言耳。三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往稷為心、以生民為念、鑒
 前代之失、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
 臣雖死無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有世
 之下為譏。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
 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兢皇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所陳皆根本之論、行文亦自有煙波縹緲之致。葛端調。

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宣之望。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舄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志若之暴。無異光自為之。為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塋。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耳。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適辱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持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典廢之言為忌諱。莫敢及於此。苟拘人

情事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切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同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事。有累於後非所上。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為遠慮。奉承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為並依魏文帝之制。明苑所須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純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惠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歲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且常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化。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素飭之事。此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天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之乎。先生文集 代太中上皇帝書二

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跡隨履尚當窮而藏之。不致不泰沈於園陵可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初即位方初聲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矣。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表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踴躍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格論不嫌詬謔 葛端調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聖神宗之初。屢為常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何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 伊川先生文集 上太皇太后書一

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志於仕也。進至薦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推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益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介賁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枉委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殫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塵

下特達之知。通如此。類物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下撫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先王之訓。為必可行。勿徇滯於近規。勿遺或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左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背。以為知恤。茲者。群一屬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且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固匪正人。以旦夕承綱。厥辟出入起居。固有不

伊川先生文集

十六

伊川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先古人之意。人主謹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使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主就學。所以涉書史。其古今也。不知涉書史。曉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諫。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結有道之人。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陛下。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講。雖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止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

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生。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達。且當重誨。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難以他言。惑之。不教。人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繼於外。欲其純正。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成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遠近。不煩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英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止僻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為而不知乎。蓋虞崇禹之位。傲成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患所賜侈靡。改其居觀。殿不六七十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哉。我況冲幼之

伊川先生文集

十七

伊川先生文集
卷之六
君聞即弗達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綱。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談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眾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就。是輔導官都不為力。持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五日。所責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勿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虞人所謂必無不當。真廟使蔡希伯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

上所請之書亦使讀之。祥色則入。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羊官人內侍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星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饒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膝坐而已。又開日講。讀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張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出言報書。使上欲將其志。得乎欲發其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其律。年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官因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

世宗先生文集

上太皇太后書四

十六

今衛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過英皇後。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汗流。況主上氣體微弱。豈得為宜。臣及之。除人氣熱。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臣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極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適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將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闕。爾又以為難。然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皆君之過。只

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勵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陳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紜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常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守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伴臣以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放也。陛下擢臣於州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

世宗先生文集

上太皇太后書五

十九

人。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古將區區。其說以示學者。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備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臣不任懇惓惓懼待罪之至。

布帛菽粟之語。自有誤細入微處。爲端詞

○又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日月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嘗過英講讀漸
然乞移寬京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殿延和殿
閣中事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通英熱恐於聖體非
宜今聞修展過兵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
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言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
臣百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崇政殿上知見臣職當輔
安得不辯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
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通
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
下

伊川先生文集

二

下世前史請陛下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
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
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維
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恭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詔孫謀於久大治
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新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通
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
稽古為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
卑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
乃陵替之端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悖折為尊主以隨俗
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眾則人君雖有高

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是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

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
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
者所當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
易真宗今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
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
以為法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
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通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
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
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
伊川先生文集

又上太皇太后書二

二

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
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殿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
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
重於此者臣今不敢言然心中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
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
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
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
則不可大於義苟常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既
既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
者亦或有之各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

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久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極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蓋造不合理之言。曰。明雖人主。聖明見開。習熟亦忌。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蓋乎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緣此論。易信而待行。周先生之遺。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伊川先生未集。又上太皇太后書三。

之事。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道之道。今臨之。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厭納如是。使勸諫之官。稍思職。不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任其安之。諫不敢進也。第一以臣言為先。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愚獲即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崇風日華。為益既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惟待罪之至。如此辨論。真是尊朝廷。激士氣。正學術。葛端綱。

○○上仁宗皇帝書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羣策。故親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逆言。忽棄正言。故親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繇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從寬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禁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常言。亦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然而不言哉。臣今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眾。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固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

伊川先生文集
上仁宗皇帝書一
故心後。歷肝胆。不見有寬。祇成徒為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人賢者繇之為賢者。先舜用之為堯。仲尼述之為仲尼。其為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繇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以不醇。自古學之者眾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先於己。而後施於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顧回魯參之徒是也。失之大本。命在夫子矣。故欲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

之義。閉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
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
陛下。我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職陛下以今天
下為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為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
矣。則臣請明其未熟。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惟固本之道
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
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為固也。臣料陛下
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此。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
下。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
司責於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樂。
伊川先生文集 上仁宗皇帝書二

可傷痛。陛下為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
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
之。坐食之卒。計諭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
隙。於外。恣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汲可虞也。太宰之世。聖人猶
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
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
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
可不懼哉。我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

欲乎。能必料其常為今日之計乎。則夫公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
足。省其成。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而無用兵數年
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猶甚。及多巡散
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機。不敢以聞。聖
聰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彼庶民者。
微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
秦中寇盜。屢起。僅得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稷之
福。而虜亦疲。彼知未可速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
內憂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後有加。曩時之役。臣
愚知恐不能堪矣。況為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
伊川先生文集 上仁宗皇帝書三

議者以為何如。亦常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
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
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
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握陛下之聖
明。臨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為陛下陳王道者。以
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聽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充
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恐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從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
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常以一喜怒。故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
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

整壯者散而之四方為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氣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取。則教化聖人之責。言邪。天下之治。縣得賢也。天下不治。縣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未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與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利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伊川先生文集 上仁宗皇帝書四

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此皆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舉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竊之。其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輪墨。同以墨為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縣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謂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還。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王工曰。玉也。示眾人曰。石也。則將以王工

為是乎。以眾人為然乎。必以王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為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後眾人之言。乎。謂眾人以王道可行。則猶詰者。以五色之鮮。詢辭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惜五色而惡八音。聞見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尚行王政。與齊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

之終也。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先帝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正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而天。類。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勅。當服固上之誅。而不慮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群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不可使近上。則自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明太祖。朝年六十餘。為縣令。一言遇。聖祖。特加拔擢。舉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願遇之厚。群臣無比。陳存家。牒不敢贅述。臣曾祖希。既以父任。後祖通。度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

熟。臣父幼又蒙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名祿四世。一。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為國家盡。或。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為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熙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通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各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願昧死頓首。謹言。

伊川先生文集

上仁宗皇帝書六

六

詞勢雄烈。白先生感時思勸。所發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葛端綱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

程頤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上。中外議論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侍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人生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伊川先生文集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一

元

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其大。使絕其等類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榮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說。上累濮王。又致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禍之。故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榮之正理。使濮王與諸父夷等。而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蓋。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蓋其思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

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而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漢主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然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為孔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半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豈非當考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竊於所尊。體屬不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哀。而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如珠名。無

伊川先生文集

代彭中丞論漢王稱親疏二

十

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撥置事體。則必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慙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漢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漢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漢王焉。贊國大王如此。則自然殊絕。異寄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譬如既置嗣報。必仲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漢國大王。自然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無嫌二之失。天理人心。政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後世之法。漢廷議者。以太子爲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漢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

奪勢不可過。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之日。海宇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漢王爲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漢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漢王既後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群情洵懼。異論喧天。王者之孝在乎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譏。致漢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无如事生事。七如事存。設如仁廟在位。漢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黨源。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

伊川先生文集

代彭中丞論漢王稱親疏二

一

漢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積王之靈。交歡於上。當無佑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回徨。百計搜求。務爲巧歸欺罔。聖德支吾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辭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繇而悟。伏乞將臣此章。有覽數過。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除贊陛下者。乃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得情得理。溫敬皆適其度。葛端調

○○○代呂晦叔應詔疏

程順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敕以華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
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
陛下寅畏天命有所警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當悉効其忠懇況臣世
荷國恩久參近侍雖罪戾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
所載華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
有警畏之心當思消解之道且以今日之變觀之而來書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德自我民聽豈非政令之所從與如曰非政之歸則經為誣矣
臣復何言詔之所未亦為虛設若以為政之所從則改而順天在陛下
而已矣子所謂可視而來亦可視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堯以除桀也又

御用先生文集

代呂晦叔應詔疏一

三

臣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視若天戒忠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
臣曰舊政无善無可除則天為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為當求自新則
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曷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
蓋寡大率發於所欲或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為非以邪而
為正改以至於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止憎治而喜亂哉
亦或而不能辨耳臣以為辨之非艱獨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
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或之不可辨
哉能辨其或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為陛下辨之所謂省己
之存心者人君因德施以為尊其德之治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
心視之如傷動哉不憤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

御用先生文集

代呂晦叔應詔疏二

三

理如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據之勢苛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綱條
為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為自得銳於作為快於自任貪或至於如此
迷錯正能自知如是者以天下循其私欲者也動心勞力遠足以致貪
敗風興夜寐適足以指後悔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
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成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
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
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避志者察其非乃孜孜焉懼其失也此王者任
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
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其惡而不察怒欺而不悟惟是而往原可以
為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
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
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者有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
不合而去吏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
所賢者皆愚拙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天下之公乎意之私乎自議論
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
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
令則為不世之賢暮墮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
改而明矣所謂察己之為政者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
本以安而不擾為末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歡悅乎
為愁怨乎民生為阜足乎為窮蹙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德施之

○非不能言也。願察之不審耳。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廢者。聖人謂此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為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為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知陛下今日自廢以天下將為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任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降之矣。或以為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為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賢人之言者。當有其方。其方之於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為之。以一人之心。養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

何川先生文集

代呂晦林應詔疏三

四

是以因其後爾。臣以為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皆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體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問之於有為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豈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為唯至誠可以動天心。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鳴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而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謀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為。思商宗之休實。然後代之虛辭。不

獨須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純說理而不指事。使人主反思而自得之。此幼誠之大致也。 肯綮訓

何川先生文集

代呂晦林應詔疏四

五

○代富樹上神宗皇帝諭永昭陵疏

程頤

臣竊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書。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榮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固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后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墜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脊。大止數十。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損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從高而墜。其將奈何。愚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為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成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為后藏。臣嘗謂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傷陛下未知之。而今也不幸。太皇

代富樹上神宗皇帝諭永昭陵疏一

十六

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喪之禮。仲尼為魯人之制。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當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起於萬古。昭陵太后亦合昭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無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附昭陵。因得徹去幾單。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故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考。諒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為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聖聰者。在陛下斷之。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為賢乎。為愚乎。且陰陽之說。故為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

莫不同穴。未聞以為忌也。獨國家忌之。有無義理。唐中宗承嗣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族善。思惡。載之論。卒附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承。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昔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謫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為非者。若以臣言為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為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為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華髮之發。不能早知而救之。始已為大罪。今還可

伊川先生文集

代富樹上神宗皇帝諭永昭陵疏二

十七

為之時。若更惜情願。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此何面目見仁宗。臣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為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當公見說為此奏。願以拙拙大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世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為忠孝罪人。此國家疑難重反之事。非賢具忠愛。無肯言論至此者。竊揣測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緣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若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瑞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冠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在日夜側。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伊川先生文集 論經筵第一劄子一

臣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此亦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則侍儼然而退。情意累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沖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盛接。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熟。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教此所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道止。貼黃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謂此也。老成名論 葛端綱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官。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冠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靡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修飾之物。不接於口。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伊川先生文集 論經筵第二劄子一

成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道止。貼黃今不設保傳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深切 葛端綱

○○○論經筵第三劄子

程順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覩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此黃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併用先生文集。論經筵第三劄子一。

官稱遠卿案生講。

此黃臣竊意朝廷循沿舊禮。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青經筵。雖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

翼經之論。首端明。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程順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養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且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繇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略如此。臣欲乞未御經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周匝隱憂。為端明。

一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四一

○○○顧子所好何學先生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冠為冠以學為履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顧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顧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可學而至然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覺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聖其情而至於邪僻格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

伊川先生文集

顧子所好何學一

四二

則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處語費必於是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顧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為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與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顧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顧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顧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所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者也孟子則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辭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子所好異矣

伊川先生文集

顧子所好何學二

四三

○ 漢文帝殺薄昭論

程頤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孝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為法者天下之公。能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為公。若也。不得於義。則非忠也。正恩之正。則不得為義。使昭長陵。則太后雖不食。而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執昭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救也。后若必喪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金事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

漢文帝殺薄昭論

四

知法者也。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

溪而正。葛瑞詞

○○○ 賑濟論

程頤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故目前之死。以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救責之時。何人不顧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憐其用心。而嘆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閭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中而之。公米者午而止。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此

賑濟論一

五

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而給。勿使飽。俟氣稍充。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須官自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將隨至。其饑餓氣。除之一也。先生自以為未論也。濟世之思。亦大無聊矣。葛瑞詞

程順

易上卜補遺一

四六

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感也。雖
 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而衆陰主也。王弼云陰爲之王。非
 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乾則居下
 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
 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感也。皆在上篇。屯蒙睽習坎也。陽生於下
 而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于終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上或得正位
 也。生於下而上達陽陽之感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

易上下義二

四

下篇此片。漢師此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為陽。陽二體皆坎。反為陽。陽二體皆坎。陽生於下。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又重於陰也。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通理之常。未為盛也。互若。失其位。而陰反居尊。則弱矣。故恆損。歸妹。聖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女非女。賤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位。而上行。坎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也。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為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女也。乃二少相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誠。困雖女少於男。

乃陽居而為陰陰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感中
孚二陽居四陰之中而不為不感何也。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順中
四陰不為虛乎。曰順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感之至也。中孚二體皆
陰卦也。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感可知也。
然於左公說乃能有此。是理境絕奇。文字非諷誦百遍則終妙變化
之乃不出。有端調。

伊川先生集

易上下篇義三

四

○○易序

程頤

易之為書。卦爻象氣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求也
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
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
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最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
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
窮。形一受其生。種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
萬物。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
同。而用者奇耦。爻雖不同。而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
十四爻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
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
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因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
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
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氣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氣之
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
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
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卦有序卦。此文於繫辭亦可謂之序辭也。葛端調。

易序一

四

○禮序

程頤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矯飾情也。鄙夫野人率然加敬違
巡避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伸馬彼非青有
於教與要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
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隨而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
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後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
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居曰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
者其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極無其之微衆人勉之皆
人行之聖人勉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天下禮治則治
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固不縣

伊川先生文集

禮序一

五

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
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問禮之本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
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
文大壞漢興賈誼書禮禮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
攷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
珎冠帛隨其所取如將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
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
幼之習而終於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
能得其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皆者穎子之所從事不出
乎視聽言動之間而卿黨之記孔子多在行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

○撰飲詩序

程頤

上已禋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實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
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
顧川陳公廩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撰事公
廩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
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
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疎曠之比。道藝當筆削之工。故不
懼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自有別趣非專以方嚴殺風景也。 葛瑞訓

伊川先生文集

撰飲詩序一

五

○○禘說 程頤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不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後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後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殷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象之祖社非禮周公其哀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後

禘說一

三

伊川先生文集 禘說一 三 後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舉惡於出廟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禘亦是堯之子約非其子雖授以天下之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堯是堯舜之父為養男也禘讓之事蓋無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烝豆烝用烝饗烝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祭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祀於闕丘以禘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帝吳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吳天上帝以禘配之太

亦當祀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建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高文快筆史書言郊禘之說者未嘗有此只妙在不沿襲便不舍糊不羅列便不游移 葛端朝

伊川先生文集

禘說二

五

○為家君上宰相書

程順

珣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勝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為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絲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古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

伊川先生文集

為家君上宰相書一

五

命首赴開庭一言適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推伴之輔佑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碩過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奸臣虛多遜惡其方正皆回四方之事薦之使行聖於運朝後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懇懇辭避乃特為改置文昭殿學士之職伴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凌示然用為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始終一節存沒被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紀浸遠遂至淹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為善者未必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

沈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某切感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此於朝宗誠亦無愧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慈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德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悔而不顧其心愧恥若已捨之今閣下居明成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

伊川先生文集

為家君上宰相書二

五

今閣下上以至孝即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冠一玩弗必恭而舊恩之佳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推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重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流泉底先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惟與善辭 葛端綱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程頤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士進者顧榮守道者沈晦顧慶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鮮克知其所有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愧不足以當之意公卿不下士久矣願晦於賤賈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翼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伊川先生文集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一

七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程頤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宗室遠近皆育教之之地民生八歲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繇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人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愚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治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繇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實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

伊川先生文集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一

六

之意非不至也願州縣之吏奉承之如何爾爾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為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為政之道不敢斷斷如公吏之為專以簿書期會為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為時所推仕不介則奉身而退不為榮利屈其志歸安田園道義為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之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為義也卷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揮其素蘊則

推其道以游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抑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輶。來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以及人者固已博矣。蓋予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定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應洛超忽。可想心境之曠。葛瑞詞

伊川先生文集

萬家君請字文命兄與陳州學書二

元

○再書

程頤

近者書其郵懇。陳於左右。輒欲邀復軒從。內者不度。方負愧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與。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說。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寮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為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過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卿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至。賢彼賢豈我屑哉。既又曰。賢者雖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有後進。曰。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為子。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此也。事未賜深亮。珣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

伊川先生文集

再書一

六

○伊川先生文集
○卷之四
○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從道德而不居其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仰。則不行安於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元○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後賢如是之深。瞻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矣。今執事居是鄉。為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為意乎。見論曰。近多敬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耆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頌宣之祝。則其○歲歲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宜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久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婉辭曲勸何執禮之恭也葛瑞胡

伊川先生文集

再書二

六一

○ ○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草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可朝廷哀憐。因懼將為亂。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將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恥。惟公裁之。
老到

伊川先生文集

答人示奏草書一

書一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
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述、
綜屏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
幾曰不忌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
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
得為至當之言也、其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忘也、以足下廢疾、
罕與人接、獨開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
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
之言、不待已也、豈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
伊川先生文集 卷之六 答朱長文書一

夫楊陶治之說、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
然其已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
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莫盛於唐、唐人
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
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
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其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
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
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忌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
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世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

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述、綜屏
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
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
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
衡而酌輕重、竭其用力勞其心、志難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
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
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昌黎論文之旨亦如此、然此文較沉複、
葛瑞胡

伊川先生文集

卷之六 答朱長文書二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程頤

頤。稱情願。遇之厚。敢以哀誠。上頌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世所重。自期
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數千。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
相知者雖多。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
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
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
形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
早世。當蒙哀惻。願其通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深
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無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
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後季得顯於東國。
伊川先生文集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一 六五

先生死。受賜于孫。敢忘捐軀殞命。未之為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但往直却安頓。苟端訓

答張問中書

程頤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則
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弟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
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
理。繇象而知數。則象數在其中矣。公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
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繇辭以觀象。故曰得
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數言可總括傳義。苟端訓

伊川先生文集

答張問中書一

六六

○ 四歲并序

程頤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日。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絲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於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歲以自勉。

視歲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幾交於前。其中則運。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歲

人有秉其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伊川先生文集

四歲一

六七

言歲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新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謏。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歲

能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宜列座右。葛端訓

○ 養魚記 時年二十二歲

程頤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月其煦沫也。不忍。四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以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是困耶。推是魚。說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鈞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烙且嚼。吾元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使爾遂其性。思量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更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

伊川先生文集

養魚記一

六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葉中偶見之。竊自嘆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為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牕書。少筆也。乃如許純簡。便非大賢以下氣象。葛端訓

○○○明道先生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築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慈。遺於人。早世。紳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為。而後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伊川先生墓表一

六元

遺之名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言發乎情。詞當乎理。溫美高舉。自無所用之矣。葛瑞調

○遺金剛志

程頤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維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難。以語與井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井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曰。書而志之。後十五子。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閑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涕下。伊川先生墓表一

遺金剛志一

七十

筆致簡妙。葛瑞調

伊川先生文集終

李直講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常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宋史本傳

李直講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序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微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揀微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爲而任刑以政其民將納於治通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爲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未幾文也吁江李泰伯其有五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微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無明於當世之務悉著於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就道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於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武

李時江文集序

祖無擇序一

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耶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耶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暮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李時江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縣端調甫 評輯 侄葛雲芝瑞五甫同評

集序

祖無擇一首

禮論

禮論序

禮論第一

禮論第二

禮論第三

禮論第四

禮論第五

禮論第六

禮論第七

禮論後語

周禮致太平論

內治第一

內治第二

內治第三

內治第四

目次一

二

內治第五

內治第六

內治第七

國用第一

國用第二

國用第三

國用第四

國用第五

國用第六

國用第七

李時江文集

目次二

國用第九

國用第十

國用第十一

國用第十二

國用第十三

國用第十四

國用第十五

國用第十六

軍衛第一

軍衛第二

三

軍衛第三	
軍衛第四	
刑禁第一	
刑禁第二	
刑禁第三	
刑禁第四	
刑禁第五	
刑禁第六	
官人第一	
官人第二	
李時江文集	目次三
官人第三	
官人第四	
官人第七	
教道第一	
教道第二	
教道第三	
教道第四	
教道第五	
教道第六	
教道第七	

教道第八	
教道第九	
余	
富國策第一	
富國策第二	
強兵策第一	
強兵策第四	
強兵策第六	
強兵策第七	
強兵策第八	
李時江文集	目次四
強兵策第九	
強兵策第十	
安民策第一	
安民策第二	
安民策第三	
安民策第四	
安民策第六	
安民策第七	
安民策第八	
安民策第九	

安民策第十

公屬民言

備亂

審姦

防殺

教實

謹聽

廣意

記

建昌軍儀門記

李時江文集

目次五

啟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啟

書

上富舍人書

上宋舍人書

寄富樞密書

說

復說

敘陳公燮字說

雜著

廣潛書

野記二篇并序

常語

李時江文集

目次六

七

予幼而好古。誦味經籍。窺測教意。然卒未能語其綱條。至於今茲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此固多病。退伏廬下。身無他役。得近紙筆。故作禮論七篇。推其本以見其末。正其名以責其實。崇先聖之遺制。攻後世之乖缺。邦國之龜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

為學之始。便思語其綱條。非思熟不敢下筆。豈是小儒氣象。余生二十四年矣。執管徒事此偶之義。心馳前哲。能不悵然。葛瑞胡

或問聖人之言禮。奚如是之大也。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曰。嘗聞之。禮樂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義禮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並用。傳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於禮。無乃不可乎。曰。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宮室器血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皆皆禮矣。故問何謂禮。曰。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饑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饑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州木之實。鳥獸之內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

肌膚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為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醢。以為飲食。藝麻為布。絲絲為帛。以為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顛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腿之疾。於是為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為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范金斷木。或為陶瓦。脂膠丹漆。以為器血。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於是為之婚姻。以正夫婦。為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為之伯仲。并序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羣黨爭。於是為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懵也。於是為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為之燕享。苞苴以交賓客。

○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於是為之衣衾棺槨。裏麻哭踊。以奉死
○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為之禘嘗郊社。山川中霤。以修
○祭祀。豈徒有等。疎數有度。費有常。奉賤有常。守賤者不敢。不敢。不肯者不
○敢。不及。此禮之大本也。飲食既得。衣服既備。宮室既成。範圍既利。夫婦
○既正。父子既親。長幼既分。君臣既辨。上下既列。師友既立。賓客既交。死
○喪既厚。祭既修。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義也。於是因其義而節
○之。和必急也。於是率其急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
○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也不別。不異。不從。以大
○行。於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急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
○之曰刑。禮之三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
禮論第一二

○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於是為之衣衾棺槨。裏麻哭踊。以奉死
○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為之禘嘗郊社。山川中霤。以修
○祭祀。豈徒有等。疎數有度。費有常。奉賤有常。守賤者不敢。不敢。不肯者不
○敢。不及。此禮之大本也。飲食既得。衣服既備。宮室既成。範圍既利。夫婦
○既正。父子既親。長幼既分。君臣既辨。上下既列。師友既立。賓客既交。死
○喪既厚。祭既修。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義也。於是因其義而節
○之。和必急也。於是率其急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
○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也不別。不異。不從。以大
○行。於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急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
○之曰刑。禮之三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
禮論第一二

○禮論第二
或人不諭。曰。節其和者。謂之樂。行其急者。謂之政。威其不從者。謂之刑。
信然矣。其所以統於禮者。願聞其指。曰。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因十二月
之氣分。而為律呂。因六律六呂。作為十二管。因其清濁。與其輕重。配而
為五聲。因其五聲。變而為八音。或為歌。詩。或為被。於金石絲竹。乾
土草木之器。及于戚。羽。旄。以導人之和心。以彝人之手足。小大有正。
終始有經。倡和有秩。節奏有聲。詠仰俯仰。必有舞也。綴行。列必有正。
也。宮軒特縣。各當其位。四六八。羽。各昭其數。以範五行。以調八風。以均
百度。以象德。行以明功業。以觀政治。以和人神。此禮之一支。樂著矣。出
師令。立官府。制軍旅。聚貨。歸令。所以明約。束官府。所以正職。掌軍旅。
禮論第一二

○禮論第二
或人不諭。曰。節其和者。謂之樂。行其急者。謂之政。威其不從者。謂之刑。
信然矣。其所以統於禮者。願聞其指。曰。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因十二月
之氣分。而為律呂。因六律六呂。作為十二管。因其清濁。與其輕重。配而
為五聲。因其五聲。變而為八音。或為歌。詩。或為被。於金石絲竹。乾
土草木之器。及于戚。羽。旄。以導人之和心。以彝人之手足。小大有正。
終始有經。倡和有秩。節奏有聲。詠仰俯仰。必有舞也。綴行。列必有正。
也。宮軒特縣。各當其位。四六八。羽。各昭其數。以範五行。以調八風。以均
百度。以象德。行以明功業。以觀政治。以和人神。此禮之一支。樂著矣。出
師令。立官府。制軍旅。聚貨。歸令。所以明約。束官府。所以正職。掌軍旅。
禮論第一二

禮論第二

留
錄
加

子觀

道論第三

卷之四

言而必中。行而必果者。謂之非禮可乎。既曰仁矣。曰義矣。曰智矣。曰信矣。總而言之。大皆禮矣。若是則仁義智信果禮之別名也。
舉大綱末。言虛實明體應用。確可指陳。勿止玩其詞教之錯綜而
增柏視之也。葛洪

禮論第三二

禮論第四一

禮論第四一

六

○○○禮論第四 幸 純
或曰。仁義智信。疑若根諸性者也。以吾子之言。必學禮而後能乎。曰。聖
人者。根諸性者也。野人者。學禮而後能者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
會而為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者。
聖人之法制也。性高於內。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以為法。則隱昧而不
章。今夫木大者。可以為棟梁。小者。可以為椳。櫨。不以為屋室。則朽於泥
土之中。與椳。櫨。同安。得為棟梁。椳。櫨。也。溫厚。可以為仁。斷決。可以為義。
疏達。可以為智。固守。可以為信。不以為禮。則滯於心胸之內。與無識同。
安得謂之仁義智信也。屋既成。雖椳。櫨。者。必指之曰。此棟也。此梁也。此椳。
此櫨也。禮既行。雖愚者。必知之曰。此仁也。此義也。此智也。此信也。賢
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舉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
可見矣。聖與賢。其終一也。始之所以異者。性與學之謂也。中庸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誠明者。聖人也。自明
誠者。賢人也。然則賢人之性。果無仁義智信乎。曰。賢人之性中。也。揚雄
所謂善惡混者也。安有仁。智。信。哉。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學而自能者。
也。聖人。七下。愚雖學而不能者也。具人之體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為
三。鳥。學而得其本者。為賢人。與上智同學。而失其本者。為迷惑。守於中
人而已矣。元。誠。而不學。稱為庸。陋。與下愚同。是則性之品三。而人之類
五也。請。問。學之得失。曰。所謂本者。禮也。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不知求
之於禮。率私意。附和說。蕩然而不反。此失其本者也。故世有非禮之仁。

矣○有○非○禮○之○義○矣○有○非○禮○之○智○矣○有○非○禮○之○信○矣○是○皆○失○其○本○而○然○也○
敢○問○其○目○曰○有○其○常○產○廢○其○農○時○重○其○賦○稅○以○至○饑○寒○餓○殍○而○時○賜○米○
帛○以○為○哀○人○之○困○憲○章○煩○密○官○吏○枉○酷○殺○戮○無○數○而○時○發○救○宥○以○為○愛○
人○之○命○軍○旅○屢○動○流○血○滿○野○民○人○疲○極○不○知○寒○慙○而○收○歛○骸○骨○以○為○惠○
及○死○者○若○是○類○者○非○禮○之○仁○也○背○其○君○親○疏○其○兄○弟○而○連○結○私○黨○以○為○
相○赴○以○為○共○人○之○患○詭○譎○機○巧○以○動○上○心○而○數○辭○其○爵○位○及○其○貨○財○以○為○
為○讓○讓○若○有○過○失○而○不○能○諫○正○而○暴○揚○於○外○身○有○隱○惡○不○能○自○改○而○專○
攻○人○之○短○以○為○強○直○賢○才○果○勇○不○能○用○於○公○家○而○私○相○援○舉○以○為○已○力○
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訓○陷○之○於○惡○然○後○峻○刑○以○誅○之○以○為○奉○法○若○是○類○
者○非○禮○之○義○也○為○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治○人○齊○師○旅○以○

車軒江文集 禮論第四二 七

樂○以○為○天○下○國○家○久○長○之○榮○而○專○為○姦○詐○巧○辨○以○微○一○時○之○利○若○是○
類○者○非○禮○之○智○也○為○信○不○能○以○一○號○令○重○班○爵○明○車○服○以○辨○等○守○職○業○
以○興○事○使○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專○為○固○循○顧○望○以○死○兒○女○之○言○若○
是○類○者○非○禮○之○信○也○今○有○欲○為○仁○義○智○信○而○不○知○求○之○於○禮○是○將○失○其○
本○者○矣○
泰○伯○生○平○不○喜○孟○子○故○其○論○性○廢○或○於○揚○子○善○惡○混○之○記○文○字○便○委○
歸○無○理○至○其○言○非○禮○之○仁○義○一○段○實○本○孟○子○大○人○弗○為○之○意○而○勝○言○
一○文○字○使○奇○確○可○重○聖○賢○之○言○不○可○背○謬○如○此○夫○葛○瑞○明○

車軒江文集 禮論第五 八

○ 禮論第五
或○人○請○問○樂○刑○政○亦○有○非○禮○者○乎○曰○善○哉○爾○之○問○也○夫○樂○變○或○狄○荒○淫○
靡○曼○之○音○謀○其○倡○優○輔○以○于○女○諧○笑○頹○亂○以○動○人○耳○目○移○人○心○氣○若○是○
類○者○非○禮○之○樂○也○或○重○刑○辟○變○法○律○伺○人○小○過○鉤○人○微○隱○以○為○明○察○或○
悲○哀○怆○悽○容○貸○姦○究○以○為○慈○愛○或○急○征○橫○賦○多○方○標○索○杯○聚○蓄○積○以○為○
強○國○或○時○起○上○功○毆○人○為○卒○用○於○無○用○以○為○豫○備○若○是○類○者○非○禮○之○政○也○
也○或○為○罽○裂○鴻○鏑○炮○烙○菹○醢○利○而○失○族○以○威○天○下○若○是○類○者○非○禮○之○刑○也○
也○曰○子○所○謂○禮○者○為○之○御○之○者○也○若○是○三○者○豈○無○為○之○者○乎○豈○盡○無○其○
御○乎○曰○夫○所○謂○為○者○先○王○之○為○也○所○謂○御○者○先○王○之○節○也○先○王○之○所○以○
為○而○御○之○者○非○妄○也○必○有○仁○義○智○信○之○善○存○乎○其○間○矣○不○念○古○昔○不○師○

車軒江文集 禮論第五 八

先○王○是○皆○妄○為○也○其○御○也○君○子○不○以○為○禮○也○或○曰○樂○刑○政○皆○禮○也○先○儒○
之○述○何○以○不○止○於○禮○而○言○樂○刑○政○曰○樂○刑○政○雖○統○於○禮○蓋○以○聖○人○既○
別○其○名○世○傳○已○久○止○言○禮○則○人○不○知○樂○刑○政○故○並○列○之○使○人○得○以○兼○
用○然○有○之○以○禮○而○樂○刑○政○次○之○意○者○謂○樂○刑○政○成○統○於○禮○故○皆○指○孔○門○
四○教○曰○文○行○忠○信○忠○信○豈○非○行○乎○蓋○以○止○言○行○則○人○不○知○忠○信○故○並○列○
之○然○先○之○以○行○而○次○以○忠○信○謂○忠○信○成○統○於○行○也○然○則○所○謂○仁○義○禮○智○
信○者○亦○猶○是○哉○曰○非○矣○樂○刑○政○者○禮○之○文○也○未○盡○於○禮○之○道○也○其○本○存○
焉○亦○猶○忠○信○者○未○盡○於○行○也○舉○禮○之○本○而○與○樂○刑○政○並○列○可○矣○今○言○乎○
仁○義○智○信○則○禮○之○道○靡○有○遺○焉○禮○與○仁○義○智○信○並○列○之○物○歟○仁○義○智○
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然○而○所○以○與○仁○義○智○信○並○列○

而其決在三者。意者謂雖有仁義智信。必須以禮制中而行之乎。曰。則
氏注中庸性命之說。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三神
則智。疑若五者並生於聖人之性。然後會而為法制。法制既成。則禮為
主。而仁義智信統乎其間。若君臣之類焉。曰。爾謂禮之性果何如也。曰。
豈非能節者乎。有溫厚斷決疎達固守之性。而加之以節。遂成法制焉。
曰。節之為義之性也。義斷決而從宜。豈非能節者哉。法制之作。其本在
太古之時。其法則藏。藏則惠。惠固有教。止天生聖人。而後之以仁義智
信之性。仁則愛之。智則謀之。謀之既得。不可以不節也。於是乎義以節
之。節之既成。不可以有變也。於是乎信以守之。四者大備。而法制立矣。
法制既立。而命其總名曰禮。安有禮之性哉。鄭氏之學。其不能諒禮

律行江天集

禮論第五二

七

之本。但隨事句而解之。句東則東。句西則西。百端千緒。莫有統率。故至
乎性命之說。而廣求人事。以配五行。不究其端。不揣其末。是豈知禮也。
哉。或曰。月令之推五性亦然矣。何如。曰。月令之書。蓋本于戰國之時。呂
氏門人所作。至唐增修之。未足以觀聖人之旨也。後之人見仁義禮智
信列名而齊書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于禮。而
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辨仁義智信。但以應酬物色。升降辭語。為玩以
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覽而已矣。行其事。不知其本。
觀其象。不知其意。固謂禮有實文。可隨時而用。先王有作。我。可以作。先
王有。我。可以。變。而不知先王之所。以作。而變者。有所為。也。此之
所以作。而變者。復何以哉。苟禮之所。止於器服物色。升降辭語。而無

仁義智信之大。則是環瑱有司之職耳。何聖人奉之。若是乎。即特牲
曰。禮之所尊。三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教。祝史之事也。故其教可陳也。其
義難知也。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吾子所稱先
儒並列禮樂刑政及仁義禮智信之意。曷以知先儒之意。果若吾子之
言乎。曰。以予度之。先儒之意。當若是也。若是則善矣。或異於此。則先儒
之言者。皆不知禮而妄言也。予何能哉。曰。先儒既並列之。而吾子乃論
而為一。敢問何謂也。曰。並列之。使人記其條目。用之而不遺。先儒之事
也。論而為一。使人知其本根。學之而不失。予之志也。或曰。前所謂仰其
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意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溫厚而廣
愛。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疎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

律行江天集

禮論第五三

八

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徇是而言。則七者似皆禮之別名也。何以樂刑
政則謂之文。而強其名。仁義智信。則止謂之別名也。曰。樂刑政各有其
物。與禮本分。局而治。十二管。五聲。八音。千戚羽旄。樂之物也。諸官府
軍旅。食貨。政之物也。鈇鉞刀鉞。大辟宮刑。墨劓剕。鞭朴。誅。刑之物也。
是三者之物。與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
客。死喪祭祀之目。少異。故得謂之文。而強其名也。夫仁義智信。豈有其
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別名也。有仁
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有法制。然後有其物。無其物。
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倘其物正其法。而後
仁義智信。炳然而章矣。或曰。前所謂刑者。政之屬。誠然矣。而吾子復並

利之何謂也。曰。固先儒之言。從而論之。不違變易耳。其旨既明。其辭雖在。真有害於事哉。曰。敢問。吾子之列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盡於吾子之言乎。抑有所遺者乎。曰。凡予所言者。大也。不及其細也。畧也。不及其詳也。從其類而推之。苟合乎禮本乎聖者。皆是也。奚待予之盡言哉。

五常本一。均見性原。然亦時有取處。宜分別觀之。焉瑞訓

○禮論第六

李親

或曰。樂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又以天地卑高。動靜方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為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薄。雷電風雨。四時日月。百化之興。以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繇此觀之。則禮樂之出。陰陽大蓋已著矣。而吾子統之於禮。益有疑焉。曰。彼以禮為辨異。樂為統同。推其象類。以極於天地之間。非能本禮樂之所出者也。禮也者。豈止於辨異而已哉。樂也者。豈止於統同而已哉。是皆見其一而忘其二者也。曰。古之言禮樂者。必寓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何其小也。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寔。足以執範於人。前世

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濶大。其意汪洋。其文以舊說為陳熟。以虛辭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罪也。或問。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既言。人皆有仁義之性。而吾子之論。獨謂聖人有之。何如。曰。孟子以為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皆善。荀卿謂之皆惡。揚雄謂之善惡混。韓退之謂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已矣。今觀退之之辯。誠為得也。孟子豈能專之。曰。性之說。既盡之矣。然其以禮與仁義智並列。何如。曰。是皆據世俗而言。不及為之統率。豈

辭讓者義之一節也。又淳于兒問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手，義也。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夫權智之動，義之會也。詳孟氏此言，則義而智者，不在先王之禮歟？曰：孟子據所聞為禮，以己意為權，而不謂先王之禮固有其權也。自今言之，則必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為母奔喪，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飭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克者不墮，恆者不怨，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若是則先王之禮，豈無權乎？然其上文則曰：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於此則是言之者惑矣。其所謂恩者，為父斬衰三年也。所謂理者，為若亦斬衰三年也。若茲二服，與父在為母奔喪，杖而垢不墮，不

禮論第六二

十三

禮不踊不止，酒肉之事，非禮何以著之？自今言之，則必總四制以為禮，而分仁義智於其間可也。或人變色而作曰：善哉！吾子之論，集刑政仁義智信成統於禮也。其始得之於心歟？抑嘗聞聖人之言及此者歟？曰：予聞諸聖人矣。禮運記孔子之言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備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

者亦知禮矣。不獨此二書而已也。韓宣子達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時亦謂易象春秋為禮經也。故知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虐，義得之而不誣，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以禮也。窮天地亘萬世，不可湔更而去也。或曰：曲禮謂禮不下庶人，而吾子及之，何哉？曰：予所言者，道也。道者無不備，無不至也。彼所言者，貨財而已耳。謂人貧富不均，不可一以齊之。焉然而王制曰：庶人縣封，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祔，事此亦庶人之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

禮論第六三

十四

人。○曲禮○此亦庶人之祭禮也。○既庶人喪祭，皆有其禮，而謂禮不下庶人者，抑述曲禮者之妄也。○亦博亦詳，敘事尤高簡。○葛瑞胡

禮論第七

李 龍

或人散問禮之所興自於何聖曰揚子雲謂法始於伏羲而或子先今
觀易繫辭其制冠取象信自伏羲律曆黃帝以來也禮本之興其在三
皇可知矣夫大章章之也成池備矣成池者黃帝之事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亦黃帝之事也弦木為弧
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亦黃帝之事也則樂政刑之興亦在
三皇矣及夫堯舜繼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修之
孔子著之於冊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為教而後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
信之用實括而無遺矣或曰周道其成矣然秦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
樂何如曰昔者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蒞作周公攝天子之位作禮樂
禮論第七

李時江文集

禮論第七

七

朝諸侯而天下大定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
於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單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此蓋成王謂周公王者之德攝王者之位輔周公致太平者周
公之為也故於其成用王禮祀之以尊之焉若是則魯以此祀周公可
也豈及其餘哉至其子孫遂傲而用之凡制宮廟設官職祭祀紀車
馬服器率倣於周此則非矣周君也魯臣也人臣而用其君之禮樂何
以示民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則當賜之周公倂其身用之不
須命魯公世世祀之也生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
故知魯以此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魯子曰如之何魯子
曰哭泣之哀齊新之情饋粥之食自天子達而諸侯也魯魯也夫有

李時江文集

禮論第七

七

葬諸侯禮也終幕天子禮也疾瘵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馬陸公考仲
子之官將萬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
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觀春秋之旨蓋謂僭上既久賢君
能詳問而更始之故書也彼紀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禮
樂異於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曰唯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夫魯之事倣人孰甚焉或曰讀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為盛如
之何可比隆於古昔也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龍畝創天下法制
東修文景繼立雖號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黃老刑名之學熾於其間賈
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眊焉而不知所以從之武帝興明特選懷袂而作
禮論第七

者知未有睹得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然以此為封禪事。斯禮也，蓋繫巡狩矣。天子巡狩至方岳祭天，告至爰反，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上日朔日也。後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孔氏謂盡以五月中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其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月，乃順春東巡至于岱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統莽月耳。德未必遜於人，也。功未必遽濟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如此之速也。況又未真即帝位，則將何辭以封禪哉？五載一巡狩，巡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歲年凡幾，封禪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然而已乎？封

禮論第七三

廿

禪之禮，則不止於此也。夫禪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於後。則封禪之盛，乃得器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夷吾此言亦無所據。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蓋前世有封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雖或有之，孔子削而不書，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謂稱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如此說。然於何時？至秦始皇遷秦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公孫卿稱其師中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封。」又稱中公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於天，孝武後乃登封，無風雨災，於是自

嘉幸庶幾遇神仙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以秦漢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或曰：子謂漢唐數君訛雜之如此，然其所以闡基緒，致昇平者，何也？曰：其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夙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為念。此其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逸忠良，昵近邪辟，或婦人用事，或外戚專政，或官豎竊命，官爵授於匪人，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不急，荒淫怠慢，廉棄民物，皇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內土崩矣。嗚呼！漢唐之盛，猶不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此篇語氣醇實，有太古之風，至辯尚書巡狩非封禪之文，尤近正史遺之謀，篇端調。」

李時江文集

禮論第七四

廿

禮論後語

李觀

吾為禮論七篇既十五年學者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來以吾為好怪率天下之人為禮不求諸內而執諸外人之內不克而惟外之飾焉終亦必亂而已矣亦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蓋不知禮之本德以其即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泥之也嗚呼章子有耳目耶抑瞶耳瞶耶有則美不視吾文聽吾言吾之論則曰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辨仁義智信但以冠服物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覽而已矣繇是推本之曰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

禮論後語一

七

禮者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吾之論如此豈嘗使人為禮不求諸內而執諸外耶豈嘗以即制文章之類為禮之實耶重子有耳目不至乎此也夫章子以仁義禮智信為內猶饑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來也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為外猶冠弁之在身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內出也嗚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諸內者必出於外有諸外者必歸於內就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於心而偽飾云乎且謂衣冠非自內出則寒而欲之葛絺而欲之裘可乎夏則求輕冬則求暖固出於吾心與饑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子異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無非內者也聖人會其仁義智信而為法制

雖於內也。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內也。謂藍之青朱之赤固其質也。布帛之青赤則染矣。然染之而受者亦布帛之質也。以染鐵石則不入矣。是故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內也。下愚雖學弗之得矣。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吾之論何嘗有外耶。何憂乎終之必亂耶。吾之論則曰聞諸聖人於是引禮運周公六典之類以明之。今章子乃曰學乎聖人者何必易其言。是未嘗讀吾之論也。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禮論後語二

李觀

七

唯殺教以是言之。樂政刑非禮者乎。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是言之仁者乎。章子尚未讀左氏傳論語宜其病吾言也。聖人之於禮其言參差言其大則無事不包言其小則庶事之一耳。故周官三百六十職題曰周禮以該之言其大也。其次則曰禮典與治教政刑事配焉。其小則曰五禮與射御書數並焉。章子得其小而不得其大宜其病吾言也。故其說曰走百步外以救人墮溺難也。趨百步外以揖人易也。趨則為之走則不為之矣。已後鄉人一日之生拜之能也。坐其下行其後能也。聞其聲難則不為之矣。矣。是仁義雖於禮也。又曰順父禮也。違父非禮也。有人陷於水火之中已將拯之而火在側曰勿救。匍匐救之無避

也。違父可也。夫婦異別。禮也。如妻歸於舅姑之前。傷而不與。盡力以扶之。可也。又曰。心則愛兄。而拜先仲叔。此禮之易者。同勝仁也。千金之寶。分則多伯兄。是禮不勝仁也。吾兄與嫂。則不教。有嫂之嫌也。此禮之易者。同勝義也。鄉人之長者。則於兄。教兄不勝則佐之。是禮不勝義也。高呼。幸子以揖拜為禮。宜乎其不得以兼仁義也。且幸子焉知仁義哉。萬物之生。無不遂。吾所謂仁也。萬事之理。無不當。吾所謂義也。而幸子方區區以教。謂弟或急難為事。不亦小乎。以一人之力。而見陷溺。必救。見急難。必救。吾懼幸子之仁義。所及者寡。而天年不復終也。其所謂仁。吾曰。浮屠而已耳。其所謂義。吾曰。游俠而已耳。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沒三年。尚不忍改其道。李時江文集 禮論後語三

父在。則曰。勿教人於水火而違之。可乎。已以教為仁。而父曰。勿教。則父不仁矣。已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為仁也。父不仁。則違之。兄之則則不辨是非。而佐之。是父輕而兄重乎。兄與嫂。則以嫌而不教。惟失禮也。妻歸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要厚而嫂薄乎。厚於妻而薄於嫂。故小人之情。輕其父而重其兄。雖小人亦不為也。幸子以是為仁義。非吾所敢聞也。抑其所謂禮之在內者。喪祭。祭恭。忠君。孝父。蓋皆仁義之目。而不諭焉。恃矣。人不知而不愠。謂之君子。吾不歸已。而中之者。為其或求也。吾言止是矣。幸子雖復言。吾不愠也。吁。江以禮為仁。義智信之德。名其理。未無碍。此篇辨折朋快可。李法深老教諸論亦頗通異。易端詞。

○內治第一 以下原目周禮致太平論 李親
男女之祭。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然而賢起相成之道。不世也。亂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而遷。直情忘反。其體一也。克試舜。觀厥刑于二女。堯降二女于妫汭。嬖于虞。以克之。其淵源非不善。而曰。降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為之。揭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之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哉。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嬖。或廢敬財用。或離析骨肉。連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況乎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嬖御。亦可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並寵則妬。妬則怨。怨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削。宗室或為之棄。家嗣或為之易。惟薄或為之不修。社稷或為之不食。妹喜之放。桀已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奢。展其功。緒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受教。女御。早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衰道。則閭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嚴。德。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免置之莫不。好德。德。斯。思矣。王

李時江文集

內治第一

二二

道安得不成子

太史公序外戚詞本醇備亦未免有過揚之處此篇可備所未及

時江文集

內治第一二

三

○○○內治第二

李親

天官家宰其屬則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唯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故不列且夫六宮內也如家人家人私也六宮外也乃國事國事公也外內異處國家異分公私異宜然而使嬪婦屬天官無外內國家公私之辨者何哉聖人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寒自恣無所不至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慎舉宮中之人而知所勸勉者官有其長之故也而況內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蓋皆分命賢臣以參簡內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年而語矣天子時江文集

子所御而服官政從官長是天子無私人天子無私人則羣臣馬得不公庶事焉得不平無偏無黨王道蕩此之謂也漢高帝欲廢太子出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內事之故也爰益引却慎夫人坐謂妻主豈可以同坐文帝嬖視以人豕廼說如使姦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其守一女嬪恣則公卿附離之不暇其何家宰之能帥也悲夫法古雖迂但使奏對之篇常存漢意則內惑可除矣

○內治第三

李觀

○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妙天下內和而家理也○至於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御妻○大夫士尚惟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不必備可知矣○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養之地以教其早衣之楊以教其正美之凡以教其事既十年毋敢婉婉聽從執麻集治絲繭織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視於祭祀酌酒陳豆醴饋禮相助莫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祖廟未敢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范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此而後備於人○李時文集

之道況乎王之北宮當貴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故無德以色觀則天有投蜺之異詩曰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謂邪色之乘陽也○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婦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惠懷太子宮中為市使人屠酤羊犢斤兩輕重不差蓋其居處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備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慎若此○武帝年○後掖庭始得萬人復何義也○人多則御幸不可偏○怨恨跡是與○唐則財物不足支民賦所以固國家之收何莫跡斯者耶○陽質自立除性易流婦人也○所自古不易得哉○確論也○葛洪曰

○內治第四

李觀

女御掌御教於王之燕寢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編自望後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妬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為怨曠七月女人心傷悲○東山婦嘆於室○君子擇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神何以降福○至於繼嗣社稷之重事其有寵之人或不宣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終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

李時文集
內治第四
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絕○三莽篡之愛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為漢太宗○晉蘭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謂之黑帝○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九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意遠矣○
文平青暢有敢言之蔡○葛洪曰

○內治第五

李 觀

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慨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則先王之所重。亦禮為其主。祭祀也。祭祀之禮。豈唯致齊於內。會君於廟。服副。祿於東房。執瑋。瓚而亞。裸酌。瑤爵。進玉盥。薦徹豆。邊以嘉魂。魄而已乎。是禮之末節。一日可為者也。必竭力從事。然後為至。馬故內宰中春。招后帥外內命婦。始筮於北郊。以為祭服。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陸之種。獻之於王。夫普天王土。率土王臣。雖者非一。女也將以為王。服有不足乎。而后且親。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故不用力。馬不可以為。婦道也。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祭。盛有不足乎。而后且佐。耕其夫以事。

○內治第五

李時注集
易先姑。敢不用力。馬不可以為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蓋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柔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共祭祀。者乎。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而況不知耕之勢。則以為田。自生穀。不知養之。苦則以為桑。自生絲。自古愚婦人。其土貨財。魚。蟹。府庫。農夫病。工女死。而求之不已者。不知民事之難也。于寶之。珍。香。紀。曰。其婦。女。粧。飾。纖。纖。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晉之禮法。於此大壞。則周之興也。宜矣。現麗可。豈長沙政事。疏。新。書。不。足。多。也。萬。福。朝。

○內治第六

李 觀

春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其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邊。賓客之。祭。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職掌宗廟之祭祀。祫。王后薦。玉。豆。胾。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歡。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苟非明。指。其。能。免。乎。矧。伊。女。子。生。於。王。族。雖。有。蔑。辱。之。親。者。猶。秉。鄭。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庸。奴。其。夫。者。多。矣。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孫。宗。室。乳。之。師。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有作。安。得。不。大。為。之。坊。夫。禮。禁。亂。之。所。孫。生。猶。

○內治第六

李時注集
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內女外女。謂之內宗外宗。列為禮官之屬。其職禮則視必在禮。聽必在禮。言必在禮。貌必在禮。思必在禮。視聽言貌。思無不在禮。則其人之智。愚。賢。不肖。何如也。祭祀賓客。非有切身之思。而不敢不以禮。則其人之智。愚。賢。不肖。何如也。祭祀賓客。非有切身之思。所以順其勢。姑。觀。后。之。舉。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裸。厥。則。知。所以從其夫。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故。擇。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久。也。台。南。何。彼。隸。矣。美。王。姬。之。詩。謂。難。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整。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慎。之。德。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於。同。姓。姑。姊。妹。之。女。乎。是。其。所以為。王。化。之。基。也。○宮禁之中。以此為威。銘。傳。婦。之。訓。當。不。過。於。是。矣。萬。福。朝。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婚姻之禮要在及時。故國無民，則虎豹之跡，其耦則有狐之刺。與彼室家之好而然之。王者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孟子對齊宣王曰：皆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未稷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及姜女，幸魯齊。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王何有哉？是言也，人主知漁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選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婦，然後為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人。主慢之，非計也。是故聖人設官，主判合之禮。子生三月，必書其名。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為歲年。其自季秋至孟春，惟其所用。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著育人民，是皆言其極也。及此月而父母不娶，不嫁之者，相奔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罪罰之。嘗有妃匹而嫁，寡者亦察焉。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為之立，其家又使之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法。野則鄭長，稽其女功，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信也。越語：女子十七不嫁，大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雖於禮為發，而句踐報吳亦以是也。晉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噫，大可笑也。

內治七篇皆王化之本原。儒者經術之學，至此不為小補矣。日誦一過，亦可以平躁心，開邪志。萬端同。

李靚

四 用 第 三 一

白安無賦於糧食是富民之大本爲國之上務雖閭百聖何以易此昔
齊臣對晉文公謂威施植錦、蓮藻蒙璫、侏儒扶廬、眩暎脩聲、聾聵司太
王制、高聲、波聲、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瘠疾之人猶有所役後
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肩相摩、穀相擊而吏不以是罪之主不以
是棄之謂之何哉

李 龍

用第

作夫亦受此田也。裁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
 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賈
 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
 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若餘夫致仕者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
 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菜皆
 頒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阡陌之制行蕪莽之植
 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邑居乎
 沃壤猶為蕪穢况靡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
 自絲界始師丹言宜畧為限不可不察也。

國用第七

李觀

裁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粟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古徒
 車犂給繇役也問師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梅
 不桑者不帛不績者不裘謂庶人五母鵠二母昆無失其時是以不畜
 者罰之死後祭無牲也泰稷曰盛耕者所以殖泰稷今田不耕非直罰以
 布死後人無梅也祭則得帛不績故身不得衣帛績則得布不績故死
 則不為之著衣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吝與其無事而重執若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七一

有業而輕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七一

國用第九

李觀

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統制其貢各以其
 所有謂國之地物所有也諸侯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二
 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于王也土訓掌道地圖以治地事道地應以辨
 地物而原其生以治地求辨地物者別其所有所有無原其生有特也
 以此二者告王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地所有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大戊聖人念民勤恤時隱如是其寄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
 而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況天時所不生則雖有如無矣賈賤貴貴乘
 人之急必倍徙之利者大賈當家之幸也為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
 而求利以附商賈今下之日吏苟為姦公不獲皮毛而私啄其髓矣壞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九一

民家收民產此其甚也夏書任土作貢厥貢厥篚九州不同前聖後聖
 豈非一揆者乎漢唐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
 天下既輸或不償其稅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
 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桑維聚歛之臣然此一役豈
 無法耶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誠有以也
 古健如許亦從熟於周禮得來歐曾得意處殊未能簡鍊乃爾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九一

國用第十 李觀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欵法。欵法者。豐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康
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
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人也。人三鬴。中人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
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謂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
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康人既知多少
是。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也。夫什一而稅。天下中正。是謂之徹。徹
者。通也。然耕種之事。豐儉凶常。不幸凶旱水溢。或饑或饉。農墾盡力
穀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
於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十一 完

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時時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條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巡於田野。觀其豐凶。而
後制稅。欵焉。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荒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然則龍
子所見。蓋周之末世。周公雖貢。未嘗聞其不善也。然而取之少。則用不
得不殺。取少而用不殺。則國不能自濟。非反乎民將焉得也。宜其如是
否。而詔穀用焉。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
用。用也。小太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繇此道
也。後世作者。除減欵法。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諸。
後世之治。所以不能如三代者。只是欵法從正。不計豐凶耳。然其原

在於不量入以為出。夫法取盈則民心失。溝壑之餓。轉為寇盜。理勢
所必至矣。故三王之世。有外夷而無內寇。有以也夫。

李時江文集 國用第十二 李

國用第十一

李觀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飲市之不信、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鄙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休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物揭而書之、其賈也、不時買者謂求急者也、賒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係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別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事之稅、若其人受國廩之田而貸泉則其出息五百他、做此也、天之生物而不自用之者、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若、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而、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斯、民、物、之、

國用第十一

李

李江文集
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我、其、價、太、平、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貴、賤、之、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飲、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木以治生、時所以舒貧、而針并、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糶而魏國富、鹽鐵、毒、易、糴、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遠、及、於、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媿、哉、
詞、識、精、至、直、欲、作、經、焉、瑞、詞、

國用第十二

李觀

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宰者使亡、廢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賈、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告、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君、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修、廢、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偽、商、不、得、濫、民、不、得、高、王、制、曰、用、范、不、中、度、不、衡、於、市、兵、車、不、中、度、不、衡、於、市、布、帛、精、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衡、於、市、赤、白、亂、正、色、不、衡、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衡、於、市、木、不、中、伐、不、衡、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衡、於、市、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益、其、常、心、切、於、市、井、飾、行、偽、惡、何、所、不、

國用第十二

李

李江文集
至、我、我、偽、惡、物、而、可、雅、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蓋、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虞、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富、矣、下、去、木、而、上、失、實、猶、自、此、始、也、至、於、修、廢、皆、為、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即、使、微、少、矣、五、冬、之、月、今、曰、毋、或、作、為、淫、巧、以、傷、上、心、必、切、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愚、為、國、家、者、既、不、有、意、我、言、而、必、信、令、而、必、行、鮮、矣、
此、從、古、聖、王、阜、財、求、之、正、道、其、效、使、風、俗、厚、人、心、正、不、但、於、下、業、本、上、得、實、已、也、外、此、者、皆、為、邪、術、非、大、學、所、貴、焉、瑞、詞、

國用第十三

李觀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人之難。阨門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莩。委積者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也。難阨謂民有困乏。則振恤之。門閭謂出入有稅。是國用之外。留之以養疾。改之老。與其孤也。鄉里六鄉之民居鄉者。其委積以待賓客。至邦與主國使者。接國與之康餼也。野鄙謂六遠客有為繫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縣都謂四百里五百里。中年穀不登。則歲內畿外通給之也。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湯之厄。民能免。至國家窮。孤獨寄客之人。皆國所常有。安坐而視其或則非仁人在上。視民如傷者之意。將推其惻隱。則邦用有餘。倉

李時江文集

五三

年時高積以備之。倉人有餘。則後之以待凶。而頻之。職內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謂此也。然而洪範云。臣無有作福。君子稱家施。不及國使。民弗知主恩。而謂為己力。乃人臣之常過。國家之大患也。故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明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此慮之深。禮之至也。然則義倉之法。亦有取焉耳。

文能如此。刻畫盡致。何患於無倉蓄也。葛瑞訓

國用第十四

李觀

司牧九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是謂之非直。凶莩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閭門不起。丁壯卧於牀。尊則老。稚無能為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以至於死者。蓋天命乎。人主所宜勤心矣。賈師凡天患。禁者。使有常備。亦為此也。司閭。國凶。則無閭門之征。猶我。縣是觀之。凶年。非宜除。或田租。放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禁。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寵其貨賄。則何以措手。是乎。況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為虐。耶。人主所宜勤心矣。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我殺禮。在野在外殺禮。錄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若新建

李時江文集

五三

國及札喪。禍我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非無安得重。用於無聊之民。求備乎邊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勤心矣。勝夫大荒。則不舉大祀。則不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奉。縣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玉膳亦為之。賤也。辟諸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餘膏粱。可幾人主。所宜勤心矣。故曲禮曰。凶荒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祭梁。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愛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為之。成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安。未之前聞也。

以此文使諸師無官日誦於人主之側。則幽風之詩。若其未備。民隱矣。葛瑞訓

○軍衛第一
兵者國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
足兵何以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
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齊
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
家三人中也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
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齊竭作夏官序凡制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
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
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凡民

李時江文集

軍衛第一

五

在鄉則五家為比家出一人故在軍五人為伍比長因為伍長五比為
閭故五伍為兩閭胥因為兩司馬四閭為族故四兩為卒族師因為卒
長五族為黨故五卒為旅黨正因為旅帥五黨為州故五旅為師州長
因為師帥五州為鄉故五師為軍鄉大夫因為軍將士不特選皆吾民
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政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
收之煩而數不闕無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是兵而未嘗有兵
也○墨辟以聚之○倉庫以生之○羣賦類坐而不使補填亡之不暇故曰
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管仲相齊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
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鄉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
戰則其聲相聞書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救其教已成外攘夷狄

內尊天子○安諸夏○故則鄉軍之法同○嘗試矣○善哉
敘述中只以一二虛字見已意○皆格明健有法○

李時江文集

軍衛第一

五

○軍衛第二

李龍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田火。獎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蒐。遂以苗田。車戰獻禽以享杓。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獎獻禽以祀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徒獎獻禽以入獻禽。以享。夫守國之備。不可不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敵市人而戰之。未見為喻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鈸鈸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卒止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馬然而不祥之罷。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

李斯江文集

軍衛第二

五

故因祭社。享杓祀枋。享燕而行。馬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其名甚美。其實甚利。外以彰事神之禮。非美乎。內以作不虞之備。非利乎。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為後世法乎。天下無事則率伍放於冗。從範械束於故府。學軍旅者。皆為凶人。一方有警。則旦收而募教之。募教而旦。紫之人情。焉得不驚。戰陣焉得不敗。至有以講武為戲樂。用相夸視。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者。亦不足美也。名美而實利。唯見先王安。不忌。危。盡善盡美。處。焉。端。調。

○軍衛第三

李龍

官伯掌王官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官衆。則令之王官之士。謂王官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秩。謂依班秩受祿。叙者。其才藝高下為次第。以作其徒役者。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使役之也。八次八舍。衛王官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徽候便也。大事。謂冠戎之事。起官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官伯戒令之也。官正掌王官之戒令。糾禁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民。謂官中吏之家人也。官正掌官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若有為淫放怠慢。請罪非常之行。則去之。又會合之。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欲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及其學問。

李斯江文集

軍衛第三

序

又相親。初。環瑤磨道。藝為三德。三行六藝也。若是則官中諸吏之子弟。必當備宿衛。從征伐。且聽太子之令也。豈惟官中諸吏之子弟而已哉。凡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亦然。故諸子掌國子之伴。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與於閭閻里社。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貴。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學習德行道藝。既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華則。夫平賞。臨利庸徒。鬻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思義。國已按兵。則今日之遊。俸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豈長驅遠有如是哉。大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

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室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不用力者乎
宏博舒遠極似歐公五代史諸論篇端則

事

軍衛第三二

卷一

○○○軍衛第四

李親

素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年祿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饗謂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來者計其事之成功也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先王之於造兵其事必計之其物必試之非直饗有厚薄食有上下又臨之誅賞則工有不勉者乎作有不慎者乎故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真體水析滑春被弦則一年之事矣人為矢前弱則後弱則弱則中弱

李時江本集

軍衛第四一

六十二

則行中強則揚羽豐則運羽殺則趨是故矢而操之以低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低其鴻殺之稱也凡相幹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即欲同欲欲果慶人為戈秘車戟首矛矛為兵欲無彈利兵欲無蟻是故句兵桿刺兵搏鼓兵同強舉國欲細凡試慶事置而操之以低其蟻也炎諸牆以低其撓之均也橫而撓之以低其勁也面人為甲凡察革之道低其鑽空欲其密也低其裏欲其易也低其朕欲其直也素之欲其約也舉而低之欲其豐也衣之欲無斷也其作巧其試明操之者無不堅執之者無不銳以此戰何不勝以此攻何不取以此守何不固楚之鐵劍利而秦王色憂謂鐵劍利則士勇馬耳為國家者苟不留聰明則有司以常事處之郡國之責始備名物府藏之約唯謹簿書而欲用之

立尸之也。此可為太息者也。
直寫者。江而運以吾法入之。斯辭。良不祥也。 葛洪明

李斯江文集

軍衛第四二

三

刑禁第一

李龍

刑罰之行。尚矣。積聖累賢。未有能去者也。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寬猛或異。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也。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者。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者。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益。四海之內。千八百國。國政或異。人心豈同。苟執一以御之。是膠柱而鼓瑟。欲盡五聲之變。不可得也。夫新辟也。立君之國。居處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義。未同。上下之情。未接。從而急之。則魚釜易沸。不復聚矣。其可

李斯江文集

刑禁第一

不用輕法。邪。篡弒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強弱相殘。寡相暴。從而緩之。則羊狼相食。難以制矣。其可不伐滅之耶。承平守成之國。人各有業。事各有制。緩之將恐緩急之將恐擾。其可不用常行之法耶。以夫言之。則天下之理。亦然。漢興高祖。初人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以傷人及盜抵罪。罰削煩苛。此民大說。此非刑新國用輕典者耶。周道既衰。穆王貶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司刑。刑職五百。章此非刑亂國用重典者耶。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獎柔克。皆聖人所以適時之變也。奈何以三尺之書。齊萬邦之政。俗雖殊。而弗察。事雖變。而弗知。伯也。不及古。豈不有絲也哉。 崇議。律識。非三代以下人見解所及。 葛洪明

刑禁第二

李觀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刺墨下服。官刑是四刑。亦三刺也。羣臣士以上。羣吏府史胥徒。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朝士掌達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泉原在其後。此則所訊之人也。噫。凡有血氣之類。莫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犬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者。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撫育長育。損復之恩。至而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鉄鎖。其次亦斷支體。剝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則無刑。蓋不獲已。苟付其情。亦

刑禁第二

李

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二
夫刑而勿辜。矧可不慎。以及於非辜者乎。故聖人求之以五聽。兼之以八議。三宥以卹其非意。三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決有所不平。於是外朝之位。以詢於衆。馬必羣。羣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慎乎。孟子曰。左之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王者。於有罪且與下民共之。後之效一官者。往往自以臆斷為明察者。讀此可以知戒矣。
易端

刑禁第三

李觀

師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勿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秋。其訟於朝。羣士司刑。時在。各嚴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目刑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二句而職聽於朝。若欲免之。則王會六卿。會其期。期謂卿士。遂士縣士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或命三公六卿往議之也。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殺。罪無有可刑。王欲赦之。同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若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人之意也。殺人者。或而

刑禁第三

李

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三
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有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戒。傷人者不刑。殺傷之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冤。此不近於師賊。而攻人者。子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輕赦。必於外朝與羣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不服。令何有不行。王符述赦曰。養稂莠者害禾。行惠宥者賊良民。誠哉不可不慎也。
詩制刑之本。始而後世。數赦養姦。皆庸主姑息之政。非先王所取也。
易端

刑禁第四

李親

掌因掌守盜賊凡因者上罪格拳而極中罪格下罪格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極以待其罪又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通朝士加明格以通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通朝士以待刑殺孫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親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通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疎不共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建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李斯江文集刑禁第四一

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縊刺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獄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春無服親哭之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弟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罰其類也古者諸侯之禮亦如是之懿哉孟子謂舜為天子卑陶為士替臆殺人則親之舜視禹天下猶棄教雖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祈然樂而忘天下彼天子

父猶不可曲而況官之子孫乃用陰乎義嚴而訟出之若連之嘉式也為瑞訓

李斯江文集

刑禁第四二

○ 刑禁第五

李 觀

司牧掌萬民之良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良惡者。三歲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後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歲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良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廉於罪者。過失亦縣良惡。醜賢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聽於罪者。誅誹責也。罰。杖擊之。九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惡其良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既而後諸司空也。園土。獄城過失近罪。盡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故大司寇以園土。張教罪民。凡害人者。寘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以嘉石平罪民。凡萬民

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五

元

之有罪過而未廉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極情而坐諸嘉石。後諸司空。重罪。有三月坐。其後。其九月坐。九月後。其七月坐。七月後。其五月坐。五月後。其三月坐。三月後。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司園掌收教罪民。凡害人者。不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善哉。為國乎。人之大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故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涓涓以成。江河竟末以尋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猶坐勝也。是故先王之教民。必早為之所。過雖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於園土。皆未入於五刑也。若因茲因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

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術也。孔子曰。小人恥而不仁。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辟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成康所以刑錯不用。非一助耶。法禁於已然者也。而尚有未然之望。故先王之制刑。有禮意焉。易端

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五

午

刑禁第六

李觀

齊氏幾酒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即用酒也司過掌
憲市之禁令禁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博而後之以屬遊然
食謂羣飲食者也夫酒之為禍久矣君子以覆其邦家小人以不免刑
戮可稱數哉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又曰妹土嗣嗣浚朕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言文王告其民
之小子與羣吏無得常飲酒蓋庶國君臣民飲酒亦惟祭祀以德自
持無令至醉故戒康叔當以文王之法往使妹土之人為純一之行勤
陸泰殺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賈用其所得珍異

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六一

李一

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文王之法民
之置酒在祭與養耳而小人用之疎數無其時多少無其節羣飲食於
市井以妨其業以費其財以興淫邪以起鬪訟是以禁之也然則聖人
之於天下事為之制勑為之防果如何哉昔曹參去齊屬其後相以醇
飲市為寄謂飲市者所以并容擾之使人安所容乎蓋是時天下初定
故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豈常行之道耶獄市不可以不治姦人不可以
不禁大司後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三曰緩刑而十有二曰除盜賊
是救饑之政雖則緩刑至於盜賊不可不急其刑以除之也意酒權之
官未罷則齊氏之禁司過之令不頒行矣然而緩刑仁也除盜賊義也
去年饑饉而仁義存焉亦不減於先王矣

此刑禁第六實效刑措阜民財之要著也。國家禁酒權此何不行
之。第儒明

李時江文集

刑禁第六二

李一

○官人第一

李觀

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而不肖或不退。豈
然而能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彼色厲內荏。言行
不相顧者。滿皆是也。非以與居。胡能睹其真偽。耶。久與居者。非鄰里
鄉黨。而誰耶。故問。齊凡春秋之祭祀。後政典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請
法書其德。故。伍。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春秋祭。請亦如之。當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
吉。各屬其州。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
之。各以其時。州。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察以禮
樂。實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率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
天府。而少。歲。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問。齊。二十五家之吏。凡國會。聚。則書其人材。族
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酬。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致。春秋
社。又致。是一歲之中。凡幾。書。凡。能。考。至於三歲。鄉大夫乃考而興之。獻
其書於王。退。而又詢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
謗。不。能。治。道。不。登。未。之。有。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
才。決。於。數。百。言。難。乎。無。為。失。矣。

讀此知古今選官人之法得失較然矣。葛端調

○官人第二

李觀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
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
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
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粟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
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
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解。陳。謀。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
則。雖。天。官。牧。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先。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
乎。行。江。文。集。官人第二

此若足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蓋夫之印綬不
可以幸而得也。莫高之位。尊嚴之位。有高卑。祿有厚薄。言有操柄。則無
所不重。州縣之職。前世以為徒勞者。而民命繫之。未聞明試其功。而居
位受祿。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者。不使人學制焉。民所以死
生貧富。顧不重哉。
試而後官。先王所以重民命。非特為人材進退計也。葛端調

○官人第三

李親

大軍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敘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皆考其治狀若治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於歲終又考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會以詔冢宰冢宰以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進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二歲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也意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日入其

華野江文集

官人第三

五

成是無一日而可教也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雖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能言之類亦知勸勉也此其治者乎與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一考九歲而後黜陟益帝道寬簡抑時世之然未若周公之典垂後昆之建也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難索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必也不求功實而以日月為限三年而遷一官則人而無或就不可公卿者乎昔人謂漢法密故吏治精謹此則漢之苛刻失中不足法也葛端訓

○官人第四

李親

冬官考工注其曰其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韋氏裘氏治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槐氏為劓栗氏為剕皂氏為鍾栗氏為量之類是也其其事之不可以不常也易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夫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尚曰久於其道必三十年必百年而後仁政可成後漢可去況於中人以下乎職授政而可以不久者乎是故先王建官有世守之至以為氏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為吏者長子孫

華野江文集

官人第四

六

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庫氏是也然則古之治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親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欲相親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民心民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為傳令事或不舉則曰以侍後人民視所屬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侍後人官何以修衆何以服謂其有功耶進其爵可也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為貴故漢有當遷而增秩留者矧伊無功之人而可虛受祿食注來於道路間耶久任亦今日要著非特州郡之吏當然矣思之思之葛端訓

〇〇官人第七

李親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故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編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守。則聚同。聚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則編矣。六服朝歲。則下文侯服

李時江文集

官人第七一

七

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通。雖疑易以生。致樂易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不柔。通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書曰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謀。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不其間。左右何以寒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石顯上原充宗。原京房。祿遠也。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繇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芣苢。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歲。況其久者乎。

君臣之情。則人臣易於作忠。每獲一論。必得先王敬示。葛洪

李時江文集

官人第七二

七

○ 教道第一

李 龍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耶是堯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耶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飲賢才未有不繇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

李時江文集

教道第一

北九

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政也夫哉先王之所以政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而況賓與以勸之哉養天性誠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國可使得忠臣矣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為正聲目何以為正色口何以為正言身何以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為國

○ 無支言之辭

葛瑞調

○ 教道第二

李 龍

外養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老也酒正凡有絲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深衣而養老商人罕而祭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凡此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

李時江文集

教道第二

六

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賡不可皆養亦引戶教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親兄而總于祖而割牲親爵而饋親爵而獻視饌在前視饌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意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敢道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噫盛哉

使今日策對能曉暢如此又何貴繁稱博引耶

葛瑞調

○ 教道第三

李 親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則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飲酒。此鄉民雜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居於尊卑。所謂俱也。人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此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下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與齒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亦不容於其間矣。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繇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其獄訟之寡也。而況尊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其唯貪欲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也哉。

李行江文集

教道第三一

全

教民無先於孝弟。教民孝弟。無先於養老。故益詳之。為端頓

李行江文集

教道第三二

全

二〇〇 教道第四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氏。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族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毋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其上盡從高祖。苟盡於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苟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

李時江文集

救道集四一

公

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祀非睦乎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賤卑使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冠衣服裹食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且二牲獻其賤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助祭焉終事而后敢私祭然則族人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意所生猶或不孝况遠祖乎同產猶或不睦况族人乎是先王坊民有禮而刑不足以齊之也宗法廢而始日益偷薄此事行之非甚無難有世道之責者當知此為漢古還俗之本焉

〇〇教通第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誨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凡此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伐之施舍與其祭祀飲喪紀之禁令節喪各掌其節之政令以時較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喪哉死者手為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惡之矣為其心也無知也而人倍之矣是故餼飧食賓以周其內棺槨塋墓以文其外為使人勿惡也朝夕之真以繼其養神明之範以備其用為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幾於滅小人直情則將忽忘是故哭之有節服之有斷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履雨露而怵惕秋履霜露而悽愴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也故散齋七日

李仁文集

教道第五

合

致齋三日。陰幽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戶
 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蓋非性慙肥腠。築威
 豐備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而未有無親
 者也。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綴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
 不貳事。亦其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
 然冥冥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末繇也。已故小司
 徒有其禁令。而節長治之也。三年問曰。將繇夫惠邪。淫之人與。則彼朝
 死而夕忘之矣。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
 不亂乎。楊子曰。人而不祭。豺獺乎。是喪祭之禮廢。則人不如豺。為其上
 者所宜憂也。○篇格絕似今日此偶文字。綴緯經緯極勝。整如出已懷者。葛端調

○ 教道第八

李 親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凡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氣樂之節。凡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情慢不恭也。大司樂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籍也。大司樂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平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列六百石及閭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也。漢矣。子孫之盛人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雅。之。音。作。而。民。思。憂。卑。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廟。

李時江文集

教道第八

八

教。寬。裕。而。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沃。辟。邪。散。狄。成。滌。滌。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禁。其。淫。過。而。慢。之。聲。而。舞。人。又。凡。卿。大夫。子。有。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者。是。聲。典。人。無。不。正。也。聲。典。人。無。不。正。則。聞。之。且。見。之。者。焉。得。不。正。乎。子。夏。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軒。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意。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况。粉。白。黛。黑。笑。言。於。尊。祖。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帥。者。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此篇取徑立旨頗為山遠。易端明。

教道第九

李 親

師氏掌以嫀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道。慈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以嫀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若既立乎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榮之上也。王制

李時江文集

教道第九

八

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廢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往其築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載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著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雜引經傳語自成片段 葛洪調

○富國策第一

李 龍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才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辟吏，非財不養。軍旅征伐，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兄弟婚媾，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聘問，非財不接。祭寡孤獨，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時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馬所謂富國者，非曰巧弄其析毫末，厚取於民以謀怨也。在乎強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即用之說何如？曰：凡言國計者，未嘗不以儉德藉其口也。而皆不得其說，必以

李時江文集

富國策第一

中

茅茨土階，冬裘夏葛，為帝王之德，是非聖無法，不近人情，宜乎人主之弗聽也。責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使觀觀容畜，下同匹夫，不得自廣，則安用尊卑為哉？周制王有六服，后有六宮，內官百有二十人，女奴不在其數。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鹽。衣有文繡，冠有寶玉，次舍共具，而至無闕。用四代之禮，備四夷之樂，玩好有馬，匪須有馬，好用有馬，王及後民用財，皆不會計，其所以自廣何如哉？若是而從墨翟之道，晏嬰之學，以儉陋為是，則周公之制作，示非乎哉？曰：凡皆言儉德者，皆不得其說也。愚以為時有不同，事有通變，用之不足，則禮從而殺，亦聖人之意也。有周而上，兵農未分，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民。居則為比閭，耕

冀州郡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必耕而食必蠶而衣國之經費不
馬故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君而有餘也秦漢而下兵農漸異衣食
官者動數百萬內嚴宿衛外驅戎狄轉運千里賞賜鉅萬國之經費
以廣焉故以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也當其有餘之時用之可以
禮遇於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
聞也小過曰君子以用過乎儉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有時而然不得已也故孝文帝躬衣弋綈平
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欲為一臺度用百金廢而不為夫豈不
平且使身體極至尊之用哉蓋念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之道也
其十二年而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之時乃今
李時江文集 富國策第一二

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人給家足都鄙康
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後
之成王必稱文景其故何哉以能通時之變過自菲薄而然也於
祖二宗創業屬統功德至矣延洪柱我后靡不勤且儉矣而今
惠遠境蒸師勞資不怠節歲不實其過自菲薄損上益下之時也
惟日損之又損之以文景之心為心則天下幸甚
高卓其越不為錢為奇難之語此真大家文字 葛瑞

富國策第六

李 觀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為農常糶而未常糶也此
之論也愚以為穀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
有時而糶也末不常糶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穀
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力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不得已
者則有糶焉小則具服冠大則營命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不
故一穀始熟腰纏未解而日輸於市馬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
賈人來糶而周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穀時
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糶者既不實多或數月少
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末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
李時江文集 富國策第六一

市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
重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
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糶也或倍稱賤糶糶糶不
以之食而坐賣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而為甚遠而所得甚
所以困窮而末所以益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
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糶民命矣
於是乎不下既而人無聊矣此平糶之法有為而作也管仲行
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與
未始唐天寶中天下平糶殆五百萬斛蓋全盛之事也大宋太平
年矣穀入之歲所在山積平糶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糶之法

而無乏用樂其生而親其上此仁義之凡也彼貪其民而我富之彼勞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寬之則敵人望之若赤子之號父母將旬旬而至矣彼雖有石城湯池雖與守也雖有堅甲利兵雖與執也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若彼貪其民我亦貪之彼勞其民我亦勞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敵人之來是猶以鴛鴦待渴者以附子呼鐵人彼寧無抑必死而已就為來我敵無歸心而誓必死則我雖以太公為將焉責為卒飛光為騎太阿為兵未易可圖也而況吾民不附自生他國亦不可不慎也國家積德業仁為之百年矣黎民懷惠且歌舞矣不

李時江文集

卷一

而天下之民皆曰外以濟來者則邊鄙可安大功可立有識之願也

右軍用仁義者其數計力自是不易之論不為臆說曹瑞明

○○○強兵策第四 李觀
或曰也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強氣剛而志果地
下而溫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卒苦有成功而
東南之士少而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子謂邵國屯軍可以征伐意
者非東南之謂歟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有地氣矣是之謂風
也教而使之在居其矣是之謂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將不擇士而
使擇民而教是國無弱升未可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庸育未可戰也
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震舟金至剛也治之以火則可使成瓦
河川之方果何如耳江南有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議其傳非一世
矣然若教道雖遠雖縲而其後世常與晉爭諸侯吳秦伯斷髮文身而
李時江文集 強兵策第四

其後世亦先晉歟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殺秦降王連漢王於蜀分
裂天下稱孤為霸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溫晉遂平齊地長
驅闊治是則東南之士亦常與西北較矣惟其將之才不才也然以今
日之事言之則習者多技有所長亦不可不察也若大沙平草淺千
里在月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變帶而捷左右馳騁
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蕭蕭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
惑飛鳥不渡徒步相傳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
軍東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喻也江海之
濱或一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人帥王車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
長費或患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竊者必南望吳越則可略矣去

五

1

悍於一小臣哉。昔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秦之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解衣推食之德，前通之說弗忍絕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為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彭越、張敖，內圖諸呂，以行大事，誠非獨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於霍子孟、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聞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曉諭不順，苟為疑之人，亦無足信者。今茲兵興，將用矣，惟上心昭然，與忠賢為一體，無置節目於其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易可成也。

李斯江文集
用人惟明任人惟專此文真千古石畫
張其策第六二
葛端瑞

九

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受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受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吮疽而我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親非父母也。倫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撫循盡得其歡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曠日持久，上下親矣。猶不能以有功，一旦而易之，則雖賢矣，雖仁矣，上恩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顧而通也。卒然用之，則安能有以為哉？馬之馳矣，而斷其蹄，雖代以驥足，弗能行也。子之狹矣，而毛墻弗能育也。昔燕以騎劫代樂毅，遂有即墨之敗。

李斯江文集
張其策第七一

百

七十餘城盡反為齊，趙以馬服子代廉頗，遂有長平之降，四十萬衆皆坑於秦，功大不可早違。事或不可速成，亦明主所宜察也。竊觀今之易將，誠以敗衄不稱故也。夫任人當審其賢，賢不賢未可責其勝不勝也。不賢而勝，非國之福也；遠所以合教也，賢而不勝，非國之患也。適所以傲之也，使破勝而驕，我敗而怒，以無功之將用無功之士，竭智盡力以求兩耻，則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堅，水之有溺，火之有焚，死之可畏，生之可懷矣。孰能當其鋒哉？吳子謂魏武侯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誠察無功者三萬人，臣率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於曠野，千人追之，其不衆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故其以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

視敗於前而秦伯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苟林父敗於邲而子侯故其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錄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是雖有過人之舉。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閑。如釋負櫜。斯足以遂其私而已矣。後之人。將曰。苟勝焉。何恤乎富貴。苟負焉。不過一左遷而已。任之不甚久。責之不甚重。人或苟止。將焉用之。幸而天威在上。盜不敢前。如使易將之際。羣情未安。約束未定。謀未及周。備未及設。而犬羊乘之。禍亦不可測也。誠能注意賢才。期之遠大。一勝勿遽賞。一敗勿遽罰。事終不濟。則銖銖存焉。固默猶聞。況大將乎。是則耻不足。而賊不足平也。

蘇叶江文集

蘇葉集第七二

百

○強兵策第八 李 龍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畧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過當深跡。有國者之行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道焉。夫爵者所以賞也。祿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仁非伯夷叔齊。庶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者渴慮。勇者盡力。辨者以說。文者以微。不敢家其家。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威於矢石之間。自不為暑。風不為寒。渴不暇飲。饑不暇食。孳孳焉從於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終中不待勸沮。而決焉去就者。茲非當之士。豈可以衆人望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多矣。其為失者。賞之太濫。而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使之矣。

蘇叶江文集

蘇葉集第八一

百

則何以待功德之臣哉。位雖高與爵同。賜雖厚與私昵同。是德不足
貴而功不足重。其誰勉之哉。今者明明在上。誠日慎於賞罰。則師可使
武臣可使力。而四方無虞矣。
珍重名冠。正以激勸有功。非中韓術數駕馭比也。葛端詞

○強兵策第九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長。用當其宜。則天下之士皆各臂指
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惡。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
其利。惡者不愛其死。固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昔伊尹之與土
功也。張敖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偃者使之塗。各有兩宜。而人性齊
矣。竊觀世俗之論。則有異於此。不求於已。而專責於人。不用其長。而專
攻其短。雖時則謂之違禮。從權則謂之違法。劉毅則謂之不遜。個僚則
謂之不簡。桓時則謂之不恤。為生則謂之不廉。見其一不問其二。觀諸
外不察諸內。以雅雅之談。而較之老生之談。以戎馬之任。而同之俗吏
之談。是猶責越客以騎射。望胡人以乘舟。雖其賢才何益於事哉。蘇秦
李時江文集
謂燕易王曰。孝如魯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
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燕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之
臣。不受封侯。而餓死於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
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哉。故知善不必
皆可。惡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時。一不可廢也。小才之於大用。是
匹雖不能以舉千鈞也。大才之於小用。是堯舜以不能牧羊也。故曰多
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外不絕。為衆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
選間。卷察姦伺。禍也。權教好時。夜臥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
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士人之將也。切切哉。裁垂意

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子
勝。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作作。言語時出。
知人。能言。語不慢。忠誠。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
人知。即言。語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明主誠能。不牽於世俗之論。而盡
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明主誠能。不牽於世俗之論。而盡
乎才用之宜。則不視而形。不聽而替。不降席而橫行乎四夷矣。
快論為奇士生色。葛端調。

李時江文集

強兵策第九二

百五

強兵策第十

李親

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莫不讀六經。而知道者鮮矣。將莫不
讀兵法。而通變者鮮矣。世一賢士。猶為鍾武。國一賢將。猶為比肩。其故
何也。性生於內。而學成於外。非學問之能移性也。水之端者。決之也。而
聚。鄭白之工。不能以涸。涸澤。亦之芒者。龍之也。而盡南山之石。不能以
利。鈴刀木之弗善。未無及也。然值冰平之世。言堯舜者。皆可以為善。當
有事之際。學孫吳者。未必能應敵。緩急之勢。異也。夫兵者。詭道。有形。或
不可視。有倖。或不可聽。合散如雷。電。隱見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餘論。
既往之陳迹。擬議於其間。不亦難乎。苟非有萬世之識。出類之才。動如
循環。步百變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楚漢之時。諸將多矣。惟韓信起於
李時江文集 強兵策第十一 其

餓。謀戰而必勝。攻而必取。未嘗敗北者。何也。豈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
學者乎。蓋其用之。非衆人之所及也。是謂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
於水而迎客也。及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
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
渡之文也。而卒以勝者。離於利而務可伸。離於害而患可解也。兵法右
背山陵。前左水澤。而信攻趙。未至井陘口。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
軍望見大旗。之此反前左之文。而卒以勝者。隔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
地。而後存也。及其顯而用其微。人以為拙。已以為工。舒者不能與其謀。
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學矣。今以衆人之識。讀衆人之書。

而求以勝彼亦已既矣昔趙奢之子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
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
死地也而恬易言之使趙不將恬則已若必將之彼趙軍者必恬也及
孝成王使恬為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恬若膠柱而鼓瑟耳恬徒能讀
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弗聽故有長平之敗乃知有將才者必習
兵法習兵法者不必有將才況以言取人孔子病諸兵戰之場立尸之
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
將才不將才成法不盡變故口舌之雄無有足恃者焉瑞胡

李時江文集

後集卷第十二

四

○安民策第一

李親

慈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戒明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未嘗不廣而
嘆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為民主君而不能為君養民主君者天也養
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為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
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兢兢焉
以安民為務也所謂安者非徒飲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
化焉教化之說何如曰夫俗士之論未有不貴刑法而賤禮義也以為
天下之大可域之於圖行也羣生之重可摩之以刀鋸也問有稱王道
誦教典也則眾共笑之矣必謂殺之而不懼尚何有於教化乎是皆不
曉聖人之情者也獨不知教失而後惡化威而後刑刑所以不勝惡也

李時江文集

安民策第一

四

善觀民者見刑之不勝惡也則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勝惡
而謂教益不可用也譬諸人身運養得理則無疾疾作而後用藥藥既
以不勝病也善觀身者見藥之不勝病也則反之曰是導養之失也焉
可以藥不勝病而謂導養益不可用也記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
善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
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
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
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居山者不
知獻居澤者不知獵習之之異也今欲令禁教人以國語諸儀者以律
例雖日捷之弗可改也已民有以生之而無以教之未知為人子而責

反正得情詞曲而體直葛瑞調

百九

安民策第二

四

百十一

四

第 二

萬端切

李親

安民策第四一

補 49—471

此細民亦務相師法。或有禁一年之蓄而費於飲刺。冒死亡之。辟而資。好善士。所不能化。齊斧所不能威。其故非他。恥不若人也。如使上。下有等。若仍有制在。則尊無列。皆賤。需不待獨。文會不得獨。皆萬金。居與下戶為伍。則飽食之餘。無所復用。庶乎康康可興。而和平可致也。

末俗人情。一筆盡出。葛瑞明

安民策第六

李龍

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國也。守其令也。君端冕。乎與。昨之位。而民被壓。執銳履。涉血。赴火。萬里者。令使之也。君風駕。乎。國。將之中。而民居。處笑。語。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從令。非從君也。封疆有固。山川有險。人猶喻之。比閭小吏。執三尺之法。則老嫗大索。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也。君以令用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變也。是萬物之四時也。天之於物也。春夏以少。秋冬以多。茲四時之常也。如使柔風既扇。疾雷既奮。植者萌。動者起。蟄而華。之以沈陰。亂之以繁霜。則向前者傷。而環墮者反矣。唯其純而曉出者。相質得計也。至秋冬則亦然。是則句。李行江文集。安民策第六。夏。

昔者至而品物不以為春。黃落而在茲。而智者不以為秋也。是故令之於民也。與其出而中廢。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見勸。而莫肯進。懼其令變。而不必賞。惡人見禁。而莫肯改。幸其令變。而不必罰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屢更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圖。出令如此。故曰。不若勿出之愈也。先王慎乃出令。謂審之於內。而後行之於外也。其不可乎。雖稷契之言。皋陶之謨。不宜於時。不廷試也。其可乎。雖士傳言焉。廣人詩焉。志之先定。不廷疑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昔子產治鄭。其始也。民疾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其久也。民愛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載使下產。聞謫。遽改小國之政。將何如。我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謂衆民所好不同。

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從民欲也何者善人少而惡人多也明明后誠能遵令之所以出則羣心洗濯知所適從矣
總理精確 葛瑞調

○安民策第七
君者親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親不能自育其子育之者乳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赤子之在襁褓知有乳不知有母也細民之在田野知有吏不知有君也乳之不才則飢之渴之驚之病之親雖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吏之不才則窮之役之害之君雖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然乳保之任不離惟房之聞親之臥起可以接也官吏之職必達幾體之外君之視聽無絲及也是故置吏不可不慎也竊思今之所謂良吏者多不得其衷焉不師古道不觀人情各是其非其所非而已其務近名者則曰政必以猛其務陰德者則曰政必以寬其務自異者則曰前之政猛矣我必以寬前之政寬矣我必以猛其務自守者則曰何必以猛何於以寬斯諸法而已矣是皆一方之論也政必以猛乎其如善人何多其逮捕峻其推鞠苛察則謂之智深文則謂之公火之矣矣無間玉石霜之隕矣孰分蘭蕙仁者之愛果如是哉政必以寬乎其如惡人何弛其囚繫輕其撻撻以容姦為大度以假令為誠體親來鳴封而弗忍言戈射虎豹食人而弗忍慮戕陷義者之頸果如是哉政必改前乎則前人之猛治者皆惡人也我改以寬孰謂可哉前人之寬治者皆善人也我改以猛孰謂可哉政必以法乎則法輕而情重者何以威之哉法重而情輕者何以恩之哉是故近名者刻薄之人也陰德者柔邪之人也自異者詭激之人也自守者畏懦之人也皆不足以知治體矣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言寬

設者所以恤其民也。○情者所以便其臣也。○民之無狀、自陷罪事、或銜刀
於市、或刺其肌膚、○奈刑暴犯、經綿弗絕、○純以荒棘、彼以五木、託身欬夫、
華命燐燐、聖人傷焉、○此教之所以作也。○群公卿士、盡瘁爾職、以身從君、
以家殉國、而子姪有過、或嚴於法、提之戮之、同夫昨隸、則耻及其門、愛
及其親、聖人傷焉、○此情之所以起也。○是則刑德之至、念功之著、而儒先
之論、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寡而所害衆也。○竊迹古先、稽王之制刑、
法非苛殺、人乃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類、類則有
群、群則相爭、爭則相害、是以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害怯、
或則以殺、或則以傷、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盡矣。○故先王立禮、則天

安民策第八

聖元

之明、因民之性、刑罰威獄、以賴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植長育也。○大利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
用鞭撻、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殺人者死、然後人莫敢殺、傷人
者刑、然後人莫敢傷、弱寡愚怯之民、有所賴矣。○故曰鞭撻不可施於家、
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也。○若曰有教焉、有禮焉、是皆仁
者之過也。○昔王符有言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
人昌而善人傷矣。○其論甚詳、前哲稱之。○今日之事、又甚於古、且國之大
祀皆有期日、天下所共知也。○必以是時而赦、是豈人以惡也、扶其善邪、
以遂其欲、脫身而行、避吏幽遠、天波一洒、復為編戶者、所至而見也。○何
嘗神受職之年、有推埋為姦之輩、商旅或不放、強盜或不禁、出戶

猛不可偏、任也。○失之於寬、則濟以猛、失之於猛、則濟以寬、寬猛並行、然
後為治也。○何謂寬猛並行哉。○於善則寬、而於惡則猛也。○皋陶曰、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過雖大、而宥其寬也、故雖小而刑其猛也、則至誠空虛、寬
猛之用、以命羣吏、謹察其可為而廢典之、則治道一變、而百姓阜康矣。
逐層洗發、恥格甚平、而波瀾與掉、樂其容遠、不覺其流行也。○篇端詞

李斯江文集

安民策第八

四

此實之民無告之甚也。又衣冠于孫。負勢馳騁。禽虜下戶。貪暴無厭。已之賄金無窮。而人之肌肉有盡。孰能以取模之苦。易銖兩之利哉。此又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與其救之。曷若使畏而不犯。與其贖之。曷若使而不為。幸赦而赦。卒以不赦。人鬼以怒。死以亟。非所以恤之也。幸赦而惡終。以不悔。辱其祖考。墮其門閭。非所以優之也。文中子曰。無敵之國。其刑必平。諸葛亮所以治蜀也。古者公族。其有死罪。則格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於甸人。欲成有司。欲杜公。三公之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公族尚然。況其下者乎。僕留神。明以義割恩。示天下以大公。則萬世永賴矣。

李行江文集

安民策第八二

五

以却祀一定之期而行赦贖。此有宋樊政。故韓范司馬諸公皆切言之。葛端調

安民策第九

李觀

先王之道。取於民有制。計口發財曰賦。收其田入曰稅。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諸侯亦什一而稅。大國貢半於天子。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其州美物。每歲貢之。故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謂荊州包茅之屬也。二曰嬭貢。謂青州之絲枲也。三曰苞貢。謂梁州之銀鐵。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四曰幣貢。謂雍州之璆琳。梁州之熊羆。兗州之織。緇也。五曰財貢。謂荊州之純絲。枯栢。楊州之篠簜也。六曰貨貢。謂楊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七曰服貢。謂豫州之繡。兗州之八曰游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璣。雍州之琅玕也。九曰物貢。謂荊州之魚。青州之鹽。揚州之楠。柏也。地之所生。各有其宜。貢之所

李行江文集

安民策第九一

五

有。有其常地。宜則物得其性。靡不可用也。貢常則人知其期。靡不必有。蓋於國而止。損於民。茲先王之所以冒天下也。地不以宜則物不美。物不美而貢之可用。非市於他邦。不足以用也。貢不以常則人無備。人無備而貢之必有非買於富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於非其地。求之於非其常。皆農人之病。而商賈之利也。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則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人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謂上令急於求。是物則重。緩於求。是物則輕。賈人務蓄積而須上令之所急。求益有百倍之息也。況乎師興之際。事出多塗。昨求今備。備以為晚。市於他邦。則民之常產。納諸商人之橐。買於富家。則歲之常用。

康諸賈豎之手。饑寒之憂。不遠而至矣。竊惟仁人在上。豈欲割吾民。以國無素蓄故也。物無素蓄。則事至而求。事至而求。則不得其常矣。不得其常。則懼乎一方。不能給也。故均之列郡。均之列郡。則不以其地矣。古人有言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理然也。夫能以不用為用。不急為急。物皆有備。則國不憂而民不勞矣。此實重本抑末之機。不為纖計。葛瑞訓

○○安民策第十

李親

前志有之。王法必本於農。嗟乎。衣食之急。生人之大患也。仁君善夫。所宜尊尊也。皆同公遺愛。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雖致王業之艱難者。七月之詩是也。其一章曰。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此言寒氣至矣。人之貧者。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乎。三之日。于。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言夏正之月。始修耒耜。其二月。舉趾而耕。耕者之婦子。供以饁。耒耜。至於南畝。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為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其三章。則春日既溫。倉庫既噐。可發之。候女則遵牆下之徑。而求柔桑。又感事苦而有與公子同歸之志也。其三章。則鳴鵲將寒。絲事畢而麻事起。又深求以為祭服也。其四章。則既

李時江文集

孤。為喪以助女功。既而君臣及民。同習兵。俱出田也。其五章。則穿窬。塞向。謹戶。以避寒風而居之也。其六章。則穫稻為酒。以壯養老之具。又以瓜。瓠。麻。實。乾。菜。之。菜。惡。木。之。薪。以。助。男。餐。農。夫。也。其七章。則築場。圃。納。禾。稼。野。功。既。畢。入。治。宮。中。之。事。畫。取。茅。衣。索。絢。且。治。野。廬。之。屋。而。祈。來。年。百。穀。於。公。社。也。其八章。則藏水。以備暑。國君間於正事而饗。羣臣。正。為。位。也。是。聖。人。為。邦。使。民。男。女。相。助。以。業。衣。食。田。官。臨。視。與。在。隴。畝。其。傷。悲。時。其。嫁。娶。果。菜。必。備。室。廬。必。葺。憂。思。勤。苦。如。此。之。至。因。其。閑。暇。然。修。講。武。事。養。耆。老。饗。羣。臣。正。齒。位。禮。義。以。興。王。業。以。成。國。有。雅。頌。不。其。至。哉。今天下之廣。生民之庶。夫子坐乎法宮之中。責成於諸吏之近民者。果盡得人耶。抑當責者以田野為都事。者儒雅者以離俗

李時江文集

安民策第十二

١١٠

李斯江文集

40.

七

李
魁

盜之未泄也。日與之接而不知其盜。姦之未露也。日與之居而不知其姦。衣纓言動與人同。而盜姦在其心。知之曰未易也。及夫賊出械見。刑殺於市。而衆人皆知其盜。姦行亂作。國家敝敗。而後世皆知其姦。知其盜。非衆之智。由獄吏之讞也。知其姦。非後之賢。黥史臣之筆也。觀書者。將曩時之禍。皆笑其不知姦矣。而不曰戒之姦者。亦待史筆而後知也。漢元帝謂幽厲任巧佞。自以石顯愈於彼。故京房曰。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嗚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

雖有明鏡。不能自照。故知幾如神。

葛瑞調

竊軒一

五

李觀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誅耳。平居以佞邪席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皆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於。是續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客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敵之然。蜀足怪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亦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若曰臣之愛君而終用之。不然之以朋

院藏

阿六

效實

李親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施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驚稱。驥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蓋責之主者乎。縣馬可實責之郡。郡馬何實責之諸道。諸道外也。羣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強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灼見矣。責有所在。罪有所當。故曰。四鄰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廣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也。如是。人人莫敢不自責。昔唐德宗不知虛耗。發邪。蓋不思其實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秦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呼。君人

李江文集

效實一

厚

其亦慎其合乎。

責實二字。非伴食者所樂聞。此輩所喜者。由遂教言耳。葛端綱

〇〇謹聽

李親

說者。沮善者也。佞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馬。名之說者。皆知惡馬。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說者。說似乎諫也。懷諫者。諫似乎說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說。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為諫。君子小人之心。忽恍而不可見。是說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姦臣進。惡說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說則衆。非之矣。懷諫則衆矣。矣。彼非狂易病惑。豈不知諫之利。而說之害。頑謂之諫者。非諫。謂之說者。非說也。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說與諫皆逆心之物。姑以進求之而已。不如是。則日錦之文。或起於青蒲之上。而刺肝懸血。未必不疑其間。或也。嗚呼。難哉。

李江文集

謹聽一

厚

其亦慎其合乎。

說與諫相似。濃濃生畏。葛端綱

○○○廣意

李親

人感陰陽氣以生。陽主動。陰主靜。動則為謀。為慮。為事。業。靜則
為懈。情。為困。仍為迷。樂。動。靜。則。昭。靜。勝。動。則。必。然。也。升。高。居。廣。
出。外。行。遠。明。視。遠。聽。博。覽。詳。問。親。賢。臨。衆。講。禮。操。樂。如。是。者。宜。於。陽。陽。
得其宜。則。勝。陰。深。宮。重。閉。時。坐。數。外。治。容。巧。笑。厚。酒。邪。聲。俳。戲。伎。巧。說。
媚。諧。謔。如。是。者。宜。於。陰。陰。得。其。宜。則。勝。陽。是。故。君。子。朝。聽。政。晝。訪。問。夕。
修。令。而。夜。乃。安。身。非。九。女。常。御。不。得。進。鄭。聲。佞。人。舉。放。遠。之。惟。陰。之。勝。
陽。也。左。戴。一。巡。守。至。於。四。嶽。每。歲。祀。天。九。祭。地。二。明。堂。聽。朔。十。有。二。孟。
春。耕。藉。田。仲。秋。教。戰。皆。在。國。之。外。廟。則。有。四。時。十。二。月。之。享。社。則。有。春。秋。
祈。報。嘗。則。有。合。樂。養。老。之。禮。皆。天。子。躬。親。之。外。朝。則。有。三。詢。三。刺。大。廷。
李時江文集 廣意一

廣意一

廣意一

則。謀。及。庶。人。欲。陽。之。勝。陰。也。夫。心。官。於。耳。目。耳。目。侯。而。心。廣。者。未。之。有。
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人。臣。飾。其。辨。以。極。上。
一。澤。則。指。指。為。過。舉。其。皆。經。建。古。而。閉。其。君。之。思。也。
博。雅。流。貢。可。入。白。虎。通。德。論。有。端。訓。

○○○建昌軍儀門記

李親

觀。古。君。臣。之。間。近。則。禮。為。之。厭。遠。則。尊。得。以。伸。故。外。諸。侯。門。何。之。制。
與。天。子。準。宮。闕。城。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屏。於。中。
為。宗。廟。朝。廷。大。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一。
國。氏。知。其。君。之。貴。然。法。知。三。室。之。尊。堂。陛。之。言。亦。此。類。也。自。罷。侯。置。守。
於。今。數。世。竭。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與。服。靡。所。振。顯。
惟。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紳。易。整。折。於。其。外。非。
召。呼。不。敢。前。以。此。異。於。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也。哉。太。常。博。士。吳。公。使。
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經。萬。民。有。業。守。臣。布。行。詔。書。奉。順。
德。意。而。吏。職。修。矣。披。牒。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為。勞。心。適。行。府。
李時江文集 建昌軍儀門記一

建昌軍儀門記一

建昌軍儀門記一

審。惟。應。事。第。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
倚。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
然。於。與。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公。以。文。學。
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謫。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位。
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裁。畫。書。之。以。示。後。
觀。應。曰。唯。廣。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記。
議。論。疏。偉。等。力。老。從。有。端。訓。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

李觀

右觀啟。伏以王者之法。人必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功易事。瘠瘠故。亦以其給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孔子以為誠。斯誠夫糧食。楊雄之所急。觀也。蚤以儉。不能及時。上之驥驥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工女之帛。既得以不灰。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初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當以文如今也。敢以文請。十數年來。區帙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錄周禮。致太平論十卷。處於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文。而觀此書。於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於天下國家者。少俾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

李時江文集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一

登。時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豐屋之下。幽室之中。照臨所不到。處雖缺。由寸燭。豈無頃刻之功耶。聖人在作。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施責。古賢自喜。妙無朝市氣。第此調。

上富舍人書

李觀

舍人執事。士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為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下之智共謀。華馬惟思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為務。故思以一身之貴。窮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盡天下之祿。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思人之先已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乎。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猶公而滅私。是五尺童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道不務乎。欲也。今夫卜相下筮。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蓋。名卿大夫。引頤而顧。見若飢之食焉。以其能言已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欲見焉。門未入而闢人拒之者。有矣。

李時江文集 上富舍人書一

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士之言禍福在乎人而反以有為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為福。福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責無益而賤有益。為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志且賢邪。有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觀遠方之人。弛轡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快。而無為之心。懼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過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為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陳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高出於世。且言謨聽。嘗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負雄材。得美仕。是於其心。靡有

所不足矣。而以草茅之微。實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觀雖非賢。馬敢自匿。故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觀資。模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惟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常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製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稽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微之錄。報而大之。有懷未果。中夜長歎。今茲南遷。州具。略存存者。旅窮無資。弗及錄。執事若於暇日。賜之從容。當挈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予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磨。行水之廣。而不可魚。寄書傳道。來問於後世。不猶愈於孫叔食衆人。乎。行江文集。上宋舍人書二。百四

之舍人。不宣。觀漸行再拜。幾於高視大言矣。然精詞結韻。自見臨致。葛端調。

○上宋舍人書。修撰舍人執事。觀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約者聽聞。而淪入心。寂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詩虛無之書。則心頗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意奇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區區。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戴手耳。緯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將不謹於文歟。生勸葛端調。上宋舍人書一。百四

○寄上富樞密書

李觀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
明公閣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况樞密掌軍
國之權則公通古今之達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傾忠
於僕人也觀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
淮不能以是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何者汴口之人歲常數百萬
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聞有闕是天下無江
淮不能以是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材
商有餘貨跨山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問有一物繇
此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為廟堂之憂而

李時江文集

寄上富樞密書一

百三

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己別營衣食安肯淫墨而
就拘我惟無聊之人填壑是懼不得已而為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
若夫曉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
但見蔣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始乘李氏
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焚蕞羣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
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討亂尚難為計以亂攻治將如
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弗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
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報耕罷上豈無鴻鵠之志者然且伏
而未起有所待也亦非一旦即成嚴而荆揚乘輿廟堂之上何以謀

李時江文集

寄上富樞密書二

百三

之長淮大江壅其前而戎北虜稍其後畏首畏尾力屈債殫當是之時
雖周公為相太公為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為之所三四年前
聞人為方手卿閣之內勢擾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而募諸宣毅繼
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方手雖無恥而宣毅土軍又
不如弓手遠矣豈唯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藉弓手也自咸平以上皆
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悲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既曰募人須從所類當
職之吏務登其數雖甚怯亦預收錄此一不如也夫弓手本乃良民
徑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不為罪惡彼惡類之徒
半多無賴階於窮困並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方
手訓練有時團結有度散歸農井無預慮然彼宣毅之名殆十餘萬一
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恥無用之人為置財之
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輟之容動皆恥笑驕盈之氣已欲陵人雖無武
以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惠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令起發因其怨恨
以訾言不出城關自為發賊未可知矣此所謂置惟無益且有害也朝
廷徒見名籍之夥且聞講習之勤謂為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
貴時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
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伯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
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

兵職為將帥。奉行邦典。並收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正尸之地。何以
使之。則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
為人。數十。猶顧文法。擬羊不敢斷。而欲其一步百變。起死如歸。何可得
也。嗟乎。死生不從。來者可追。宣發土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宜控不
可去之中。則其尤無用者。降罪於前。既成資糧。且資役使。其存者則析
其部伍。其地而居。名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構扇之虞。去其鄉。則為典廢
之漸。乃使稍供差遺。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前軍可省。招
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即用之一端也。其於軍亦武威。備禦他盜。無
勞益。惟在選賢。商周不設。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求守郡監兵
之職。勿拘資級。務配英才。至如荆潭楊吳昇洪。抗福。應桂諸部。宜命大
李軒江文集 寄上富樞密書三

臣為之節制。重其標柄。許以便宜。辟召素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
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句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
侯王。我以伯主而尊周室。我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宜皆形勢使
然也。況今賦歛之煩。教信常法。旱災之作。絕異曩時。民力罷廢。衆心怨
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請明公愛國厚恩。為世賢輔。解結易調。正在此時。
謀人之軍師。非危苟有。危收。是雄過。觀自惟迂濶之流。實無榮祿之
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謹惟教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為累。
白刃相臨。守死則無名。身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寧。不知我
者。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憑血書辭。敬告執事。幸
而推憐之。不食庶人之議。敗我元。請於仁壽。則觀也。得保首領。以

後。失時多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冀鈞
台。宜勝慚懼。不宣。龍再拜。

李軒中尚有如此留心世變之人。敢與中樞論列。猶為太平景象也。
李端嗣

李軒江文集

寄上富樞密書四

百四十五

復說

李觀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意類氏之喻，肖夫聖者也。猶有不善乎？曰：「衆人之不善，不若乎善也？」喻人之不善，善而過者也。孔門弟子，師也過，由也過，人有所好之，喪而弗除，魯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皆善而過者也。而不知其復也。中庸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而得中者，類氏而已乎？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於人，下於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矜，矜則不知其及矣。而人則謂人立其冠，不主望望焉去之，過於正者也。故曰：「三教曰：『魚之』」

李觀文集

復說一

百六

復說直者也。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祿，過於廉者也。魯隱公攝位，過於直者也。徐偃王不忍聞其民過，於仁者也。尾生期女子過於信者也。聖人則不然。子見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禮，似不直，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子貢，不欲速貨，似不廉。文王既沒，用我者其爲東周，似不讓。誅少正卯，似不仁。諸陽貨曰：「將仕，似不信。」應時遷徙，各得其時，禮所以制乎中，義所以謂之宜也。可與過，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情，義之不存，而苟變焉，然後爲小人矣。愛敬胃子，舉陶陳九德曰：「直而溫，寬而栗，柔而立，是亦復之一端也。」天台王幾好學而多能，將有所就，焉者也。幾之字曰復，之故爲之作復說。論過不及，處說見甚高，則淺人可通。葛端綱

欽陳公熒字說

李觀

陳公熒初字思道，以避者爲諱，請改焉。予命之曰：「中道，夫道者通也，無不通也。」就熊通之中，之謂也。居東馬則遠於西，南馬則遠於北，立乎中則四方均焉。故易曰：「黃中通理，凡卦以得中爲譽。」故聖人之意也。有問身之安者，必對以導養也。有問食之美者，必對以性宰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病偃於牀，而不肯納藥，后曰：「人教我以導養矣，可乎？」故踏於地而不肯受藥，備曰：「人教我以性宰矣，可乎？」緩急之勢異也。古之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後之執王道者，其以輕藥后，賤藥備病，然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嘗井田矣，房琯亦嘗率義矣，定不乳矣。孔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而曰：「無道桓文之事者，過也。」荀卿之非孟子，孟子亦法先生。李時正文集

欽陳公熒字說一

百六

而不知其統，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亦有以也。吾觀夫子之行，如天馬，其變化非凡可測。於鄉黨恂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對問陳以粗直，至爲司寇，會夾谷，時則不同也。謂賜也，僚則厚中，由也不得其大，至存父母之國，則使子貢，惡言不入於耳，則取子路，使二子生乎今之世，則暴人也。詐人也。掌教化者，將不誅焉。其何高第之有哉？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奕爲嗜乎？已辭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肖用，卒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頌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爲心，將以博奕坐與，禮有未末，用有先後，未末則馬，固辭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愚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

凡人一動一靜一笑一啼。未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目大言。以不恤。禮樂為然。雖今人之效也。道之不行。益需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鉤黨。使典章淪陷。人士閹厄。到今恨之。豈惟在上者之過。有繇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公愛自閑來學。志厲而。好美。庶乎其有成。閑之後。生多好學者。或傳其文。有可愛悅。而未獲與。之語。用公愛請字而教焉。且使之歸以告。肯格不羈。有起敬之趣。葛洪胡。

○廣淵書

李觀

聖人以道運人乎。其言之峻也。曰。否。人斯有之也。人有之而不自意。此而遂諸物。故藩以溺死。聖人因其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違天而病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道之易行也。無若聖人之徒之安。以榮也。親我所愛也。而孝存焉。長我所欲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也。而義生焉。男女莫不欲別也。而禮成焉。教子養孫。飲膳食豆。以善鄉黨。僚友。心平而體胖。內明而外治。憂患以除。耻辱以遠。推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已。執若是。蕩蕩乎。於小。而適大。賒利而眊害。神聚於詐。筋絕於爭。日之樂。而月之憂。未微席。而叩位焉。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榮繼之。屈已以從物。益難能也。而。

愛辱終之。然猶世俗輕去此。而適彼。是不忍耳。精思而味之。若泉也。二。以昌黎原道諸篇。葛洪胡。

野記二篇并序

李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為世戒者作野記二篇
里之賦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乘馬脫數歲矣土田之賦
舍牛而不獲倉庫弊粟耗於馬腹飢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奔無益於
釜德今之絕故賤而友新勢忽講習而傷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
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隆極絕澤於不迹之地霖雨所盪風氣所
美苗怪蔓騰生理自若合是而入田畝者則操與稻爭潤葉與粟誇暖
角長爭碧疑過者之目農人之父病其為害也掘而去之不遺種火
變水腐狼藉道側顧焉燕土燕弗可得矣意安爾類計爾材不自為
李時江文集 野記一

嘉穀則美禍之末
小文亦可資美筆 葛瑞調

○ ○ 常語

李

或問自漢迄唐執王執伯曰天子也安得伯哉皇帝王伯者其人之號
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
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
王武王劣於帝乙者乎伯諸侯號也伯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
天子之所行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
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
曰行霸道粹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伯王道維之孫也人因有父
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
可乎父雖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之言王
李時江文集 常語一

伯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
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
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後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
下詩人述其世世脩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
也常商之末表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
為西伯伯之盛者而已矣西伯伯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
漢唐王而駁者也

正名龍而文特結 葛瑞調
李時江文集

張寔丘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初耒在潁聞蘇軾計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

宋史本傳

張寔丘一

張文潛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籍端調甫
高 嘉祐調甫

評輯

弟葛

剛安調甫同定

集序

闕

論

論法上

論法下

治原論

刑刑論

張文潛文集

目次一

取相論

將論

教俗論

用大論

禮論

晉論

唐論

文帝論

景帝論

高君論

吳起論	平勃論	策	至誠篇	遠慮篇	慎微篇	擇將篇上	擇將篇下	審戰篇	力政篇	張文潛文集	詩傳	臣工傳	桑柔傳	雲漢傳	崧高傳	江漢傳	常武傳	答閔周附	書	答李推官書
										目次二										
										二										

上孫端明書	扶知已書	上文路公獻所著詩書	上邵提舉書	再上邵提舉書	代高阮上趙范資書	上曾子固龍圖書	上唐運判書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記	張文潛文集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冀州州學記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伐木記	雙槐堂記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送秦觀徙蘇杭州為學序
										目次三										
										三										

張文潛文集目

五

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體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後艾鍼砭編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常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常補之而不滿故也。以故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成總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取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興起於德不足而求其

民而敗於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怨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獎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獎而不為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孔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終焉。首則銜銜竊竊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之嫌。故曰敗於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蕩而無。

張文潛文集

論法上二

六

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當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已窮而民之疾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賢盡。其惡甚其美。辟故用之。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續祿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文章議論深入刻至。有伐膚見髓之能者。難乎辨。偏駁出入。利名誘術之內。欲精理時能廢之。轉非見解。於諸葛亮。其以是也。葛亮則。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若而思。安夫。惟其情。若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慾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收而調伏其強。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大之橫。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發生焉。名美者。實。

張文潛文集

論法下

七

之所難。公。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怙然。靜。而少事。而高祖。大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傑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脩明制度。使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或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繁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始由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此。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與其變。使其弊。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焉。嗚呼。其本果安在哉。

蓋天下之樂好強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焉尊而杯飲。將而士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而勿陳可也。樂業寧室之居。衣薪不封之。莫天下之人苟不失為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運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效。不歎則已。不必盡其也。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然於不求備而致於人不厭。辟之。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樂也。可以自致。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焉。呼。或者徒見法

張文潛文集

論法下二

八

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道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遺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此論臨正詞識更精。葛姓胡

○治原論

張 朱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至於無為。不言而天下嚮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至幽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能制其靜動。而適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蓋非特辨目前正人事。苟為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九官之治。莫不為萬世法。蓋常更教聖人而莫之或加矣。何則。彼之可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一

九

及也。嗟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矣。蓋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脩。而物無不可治。立誠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至精神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諭。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不言而物從。浪事而人勸。心正於內。身脩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情之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論之有不動者矣。去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脩。故也。吾身之所以能脩者。何也。吾誠之立。故也。吾誠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性之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蓋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故聲不能使聾者。聽色

不能使學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迹之所不至雖近而
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其內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
非特不待言其象不待視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焉譬之日月
也日月之為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
形者皆動其景於前枉直大小纖細必察而日月豈固與是物辨哉譬
之江海也注濤潤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
今澤之所及者福者源瘠者充而江海豈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
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不能外君子
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養者
自遂莊者自正未嘗怒也而愚者後未嘗喜也而善者勸然使萬物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三

其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
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所能恥其不
盡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恥也車不正馬
不順則恥之矣非之不能取罪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耻之矣故先王
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處也無侈
慮何則終身之猶懼其不能何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
可為也何多之於其無情之草木無情之金石而況乎人乎
其初皆物色其動一致其事一理然判而別之使不相為異而絕之使
不相通者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
已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

為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泰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
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龍為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絕之也故
曰人言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
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為神而不可見者也故
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
以為辱矣夜以思之朝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而
極其微鉤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
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為之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
物者物制於我益可憐可舒可翕可關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
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三

為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
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為秦王霸難操而為漢天下之士知學
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汚其身而望人以直何怪乎應者
之不如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覬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
而官不及其身敗其官而公冒其祿何怪乎物之不順命而至也故身
不修誠不克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解者之言官商赫者之言白黑聽
者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道之心而
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任則是牛羊豚而牧者無罪也或何其牛
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遺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
難矣學矣而志鴻鵠尚不逞以勝其偶歟以滅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

也亦難矣。故秦漢不知三代也。夫其本矣。故正學以修身。明恥以致精。而庶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本有大小。有本末。陰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未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新乎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趨其末。先其父而後其質。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亂。楊雄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猶至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為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為之懷革而不終日。館之學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教。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德。豈非士之修身者。本末立矣。故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沮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四

十一

以厲之。官師以范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之政也。將明恥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誠。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恥習之矣。人恥習之。望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恥賤而羞卑者。未有不自此始也。禹為相而愛為樂工。伯夷典禮而卑陶治。因論其所重。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教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教人者。知恥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有精粗貴賤之別。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後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汙漫而無成。蓋緣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極。

死。義和廉時亂日而刑至於極。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耻不明。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為矣。

勿通曲暢。有入微處。葛端訓

張文潛文集

治原論五

十一

〇〇〇 惻刑論

張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惟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表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獎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

張文潛文集

惻刑論一

十

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獎。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獎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處。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

張文潛文集

惻刑論二

十五

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有聖哲之德。故克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道其節。而制其和。孫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野者。不友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合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益出於人之弊也。夫惟任法之弊。摠歸於人。千古確論。葛端訓。

取相論

張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取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亂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況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使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

取相論一

十六

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群有司必使之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無責之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相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吾相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天世之當大與庸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馳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世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擅掌璽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為亂其庸可得乎

張

取相論一

十七

故古之行大臣者天子為之致恭盡禮而主其有罪而不怨有殺而無罪夫惟保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怨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得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故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奸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壘壘則數見其敗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與權之去我而奪人之權者唐德宗是也是二君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

取相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為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誤乎大中之道曰道也而象為焉吾未見焉之可以亡取也取之以術何者非忠信耶

唐德宗之失而蘇軾之告晦菴非之此言先王取相有術而不一本於忠信說之偽欺正與蘇同皆末世之論而文字則環折周圓可謂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為急。其不可一日闕者。其為
將乎。大將之所以為急者。非以大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事
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天下之為樂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
之所共有者。未必歲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
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
之不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為患大矣。然其為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
為備也。人人皆是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
有無言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
事。則廣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顧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於天
下。則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
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
此。而傳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智。以化天
下。之俗。消伏恃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
嘗寓其法於六卿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
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宴饗。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
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觀金鼓千戈之勢。
以射。則禽獸益饗。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曰。將者。遠
之事。而鼓。致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威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

○將論
除。凡此者。所以除暴。天下素饒之。魚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
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
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
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寔。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
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此於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
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其道者。未見其可也。
除求奇才。以待不測之用。而寓其法。卿遂之內。示其意於宴饗田獵
之間。真寃見先王擇將習兵根本。葛端訓

張大潛文集
將論二
十七

補 49—497

〇〇〇 故俗論

張 來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欲。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既然。舍去斯一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故其率夫下也。何其退約。廣進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汲仰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慕小者。類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

張文潛文集

故俗論一

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耻。冲退之道。使之輕權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愛者。與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致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欲其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

之。夫惟人惡其貪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死。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擊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留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食。而生毒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投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絙。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後能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矣。夫惟以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

張文潛文集

故俗論一

二

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進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理勢在於目前。而論之極其深美。文字之巧一至於此。苟端胡

用大論

張

能用大然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
大矣何則治天下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人之為法也
非量國人之多寡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眾難不能盡合於
吾履而中者多故難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其履之利必將人人
而移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殊要之不可盡得焉呼
使吾之為履是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
說也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
包羅萬物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長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
為患也使吾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為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為以無知之

用大論一

三

張大潛文集
何也商之所謂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
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於此是以通天
下之情至於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
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
萬物之常理耶嘗瞻美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捨美之美未害也使吾
法足以常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以不及焉吾可以無郵矣非
不欲郵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
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
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行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
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

之不齊無害其為矣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
立矣傳曰小有不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休
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
不欲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
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
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速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
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然後能不出戶而
天下無遺慮矣

范篇中以虛勢曲喻行之如晴絲集空奇趣百出堯舜三代以來一
段以用正語實事點綴便見大家文體此論中之龍空靈敏妙者為

張大潛文集

用大論二

三

○禮論 郊社 禘嘗

終 未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適立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無乃起於貴賤之不明與親愛之不篤與。為用之無制與衣服之無別與。賢不肖之失敘與。五者不制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見愛之用衣服。賢不肖之敘。蓋已並立而修飾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效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禮。而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

張文潛文集

禮論一

古

祀均為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際。自禘祫而達於特薦。均為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祭禘也。有若天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祭。則三獻。一獻。然因地以為之。丘陶炮以象其性。玄酒以饗太報。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致。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遠近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改。義簡而不改。讀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親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于漬。此宗廟之祭。所以

降於上帝。及疑於重與。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事。帝社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授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餞之卿之餘。大夫。餞之大夫。餘士。餞之而後。俎醑。罔無不雷澤。夫餞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進退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凡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則性。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盤末。使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屬。以饗。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藉戒謹。潔而居。我見其簪。奇矣。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酢。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疎焉也。事帝之祀。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樂之用山也。爵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

張文潛文集

禮論二

五

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庭。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薦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裘以祀宗廟。玄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冠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於外。射者。君子之所以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施用設。衣服脩。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通載於禮而禮載於器。不知禮。不與言。道。不知範。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範而辨。道者。先禮。明乎範。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

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此而已矣。

華解整練。似東京初盛之文。首端調。

論

張來

下有大分。居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其矣。然天下之人。不問於時。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大非獨君臣之分為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之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該為尊卑而不欺。犯何為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以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安。能服一邑則一邑安。能服一國則一國安。能服天下則天下尊。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俯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底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各符堅。石勒。張。皆有其人。之才。關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勤勳。其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各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於秦。秦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嘗之至。

君臣之分而後世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
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
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符石之徒雖
其甚強有力能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
復強於須臾卒其敗也則起而共止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
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習
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
而晉之不止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七十
六國之顛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為
張大儒文集 晉書

而不負則不可其言周天下之理也
畢力雖不甚高老矣舒得自如

唐論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為者非其
心之所樂而強有所施故也勉强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
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
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
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
及歟切嘗作之世之幾人有居於河朔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
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徇復四顧莫之所為於是毀室伐薪而塞之而後
免於沒溺之患然足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夫所之憂既已溺於
水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溺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
張大儒文集 唐書

其害而後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集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
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
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
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
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於節度之府是以
天下之兵仰食於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
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實之於可畏之地則俯首盡力
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熾矣
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燕邸則吾固無求乎其也

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繇。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服天下。則其所不能變。即度之。豈宜無是怪。然以憲宗之英明。初蕩剽平。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執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止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更而操。蓋其大弊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信昭之間。而起於大寶之際。即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繼而起於即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是苟且急迫之制。則信昭之患。何自而起。而後吾初不倚即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其可得哉。

唐書二

三

○○○文帝論

張集

昔者。降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降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德之衆。降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不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過去之速也。子嘗觀漢之大臣。多褊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皆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降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辱。僅免於死。文帝非昏。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

張大書大集

文帝論一

二

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謀。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自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終侯以蕭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就權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髮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扶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母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變。變則亂。固以生文帝。豈無愛物之心哉。視前日之謀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降侯放縱之所致。而終侯之變。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國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鈎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永有國土之為命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

矣○止○能○尊○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先○死○又○立○其○子○兄○弟○繼○其○位○而○後○宮○實○賜○寵○錫○不○以○教○計○天○下○翁○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先○死○未○幾○要○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平○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氏○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而○既○死○視○子○孫○之○際○愚○而○授○之○官○與○之○位○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氏○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然○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終○侯○無○補○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氏○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霍○氏○常○寵○他○不○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其○其○可○考○也○

以文宣者遂得其深微履文之順秋隆發體格漢範

文帝論二

世三

○ 景帝論

景帝稱實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未不可知而要之易知以勢

景帝論一

世三

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罪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極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不心不為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其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緩上者故殺之而不殺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問呂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呂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呂者固相危弱之道也漢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論故亞夫一跋尤見景帝之誤

葛端綱

○ 商君論

張 義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誦令，使其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於公戰，怯於私闘，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繇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道引屈伸，以宜其滯，而漢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功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州，以激之，方其初也，則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藥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

張大潛文集

商君論一

世

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懷德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歎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齟齬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致者破，操後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止，原其所以取怨於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驟求。

近功大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汲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充之。

補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張大潛文集

商君論二

世

○ 吳起論

張 未

吾讀其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之。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蓋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二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應張大潛文集 吳起論一 共

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之。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狀。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也。稱吳起治楚。明法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取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筆力甚通。舊編輯

○ 平步論

張 未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謀勇力皆足以通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孫產之庸人。而王之。於此。雖縱此。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遠可畏。而不測者。以夫陳平周勃之才。而取呂后。孫產之庸人。此無以異於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懾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氏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孫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平相使人。知都尉說呂孫解趙王印之國。而呂孫從之。太尉以印入北軍。而張大潛文集 平步論一 共

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放諸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后之變。而後動。此三者。子未嘗不竊疑之。夫使呂后之棄北軍。無以異於過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孫也。亦易矣。然猶委曲遷延。使其親戚。叔之以利害之謀。周勃立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為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傍徨於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為。亦安能有可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於爭天下。謀項此。怯於此也。蓋當為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之。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於中原。其初非有所預。藉也。特微幸於一戰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出於果。

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於百戰之中。因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匹婦之得幸於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所止。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遠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與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然當乎畏失其所愛也。夫山林之盜。出入於險阻之間。展夜而不顧。故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行也。大原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

平勃論二

六

已之計也。
張文潛文集
平勃論二
已之計也。
張文潛文集
平勃論二
已之計也。

○至誠篇
昔先王之為天下。非徒為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為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弟。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審象和樂。至於鼎彝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絕彼而無有。可開矣。先王之為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哀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苟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於述。述脩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運。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述脩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不下論

至誠篇一

九

其教。是何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脩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已誠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聲。而肅然。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赫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違也。立誠於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於誠。猶冰雪之於火。火至矣。而冰雪不化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有不足故也。故誠薄於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者。其心之於禮樂。既以判然而

而矣。樂是物曰為禮也。樂是音曰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馬。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為容。樂之為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馬。則其威。也。至誠以立之者。先王所以為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異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異龍馬之象。而畏龍馬之威。神是而畏。威如馬。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而先王所以待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攝偶人象龍馬以求人。而後用之。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以其刑名度數。不遇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能舉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席。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為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跡。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為射之心不同故也。而後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組紼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揆養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者。無不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則操結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恥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為中庸之說。以蘊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而卒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為善。豈以謂人以為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為彼善也。吾去之。無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於焉也。無有畏而却之者。判然不為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

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際。則物無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為之動。物為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為禮樂者。其能友鬼神。致異物。調寒煖。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禮樂一本於誠。自是正論。篇中言古今不相及處。即中庸政在方策。人存則舉之意。為端綱。

獲已故也。臣聞之大祖皇帝常積德於內庫曰。吾得一獐。勝一胡人。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獨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可付祖宗之所與。實在陛下。而臣觀北虜今日之勢。故為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言焉。
見大之言。國家當太平全盛時。洵宜汲以邊疆為念。 舊端朝

○慎微篇

張 耒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偏於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於庠序之間。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於元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還之左。移之郊。移之遠。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遵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窮萊之野。其罰之至於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不率教於其間。其勢至於勞天子勤卿相。則紛紛然日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遷刑之反。激發思必反之於善。則近於柔懦而不決。而不

率教之罰。又至於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惡之至於終身。又何其近於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惡也。於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於無益而為之乎。特其寓意深慮患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為不治。大之為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寇。至於不可勝言者。其初誰為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厚和柔。俯首聽命。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下之分雖歷萬世。無繇壞矣。夫惟其間有所謂無微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羣。毀慢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於是天下為之不治。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為不治。大之為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為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

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懲。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為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為利也。咸知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為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則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則知其特為吾患而怒之。何以異於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後之屏之於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過惡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至於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氣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故有所窺覷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陸學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姦。其術固密矣。然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郡縣里閭。而取小民之姦。姦者。尚當為

張文潛文集
卷之二

四六

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為穿窬。穿窬又不已。則智而為劫掠。一為劫掠。則屠牛殺家。盜賊害。何所不為矣。故田間之間。游手無賴。無所飲聞者。異日之盜賊也。特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間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關隘故。縱而入有司者。既形則禁錮之。表其門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除群之。鄰里保伍。檢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為之罰。不幸不入於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素。其待之也。亦嚴嚴。然舉藉其名。上之於州。州之役卒有聞。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為兵。莊之有司。藉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於遠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計。而賊之謀。且動。數歲之後。田畝之間。無賴惡滑者。稍稍消去。則盜賊既從而起乎。且前任

而京李安計時。聞旬邑有盜。發至一夕。初教家公入市。并無敢誰何者。聞盜之數。則絕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間豈無能行拒。驅逐之者。何處為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故。則盜既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於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問而為之。勢不須更而休。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於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孫此之故。夫與盜為。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劫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執。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為之。改方劫掠。則與吏相遇。應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遇盜。資給之律。明詔有司。肅治而深刑之。庶幾以絕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於罪至

張文潛文集
卷之三

四七

小人未嘗無怒。故曰。辱飲。汝勿違。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而無怒。大慈不孝。不友。皆刑法無恕。夫豈特忍於此。我勢有不得已故也。故臣敢以南山為慎微之說。一兵切實之策。近日地方。亦有體訪條例。但十得二三。何足以殺其奸。而消亂萌耶。當事者。其不拘額數。廣而盡之。則比於異日之犯。故於勸其難與。易何如矣。為瑞綱

○ ○ 擇將篇上

依 未

將主於智而勇為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皆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末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於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為力者，搏擊於前，耳目為之觀聽者，夫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於智而勇為下。今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計是以優百萬人之衆，而無疑於胸中，則其遇敵之際，有不能謀，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能赴者，必於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處至於前，有不能為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凌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

張文潛文集

擇將篇上

四

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於堂下，鵬鵠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寔用之，未聞鵬鵠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者，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其力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以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散，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焉，智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即邑十數而無一縣，守令者矣。有一人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可否於俄頃之勝否者，何嘗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者常難得，如是則勇者隨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

雖就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為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攻，弗約與乎，前能無勦乎，左袒楊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實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攻，則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敵之巧於瓶室也，非巧於斧斤也。百匠斷木而咸，屋榱桷備而杜口，則誰知榱桷之智過於百匠哉。使榱桷雖為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遣之所，前而不能工，則信榱桷之為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堅為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為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復詰難，譬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預，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

張文潛文集

擇將篇上

四

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勁不惑，至於進取之武賢而而勉不惑已於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集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然，將為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室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為商，為商者，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歲片不出，則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為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積為商之千金，所以終歲常安之入，為庸庸也。富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需無收事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積者，此計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端，乃難夫

知人之以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不可
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
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
無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為有餘。而得易竭者。豈可
使不窮。則其逆又有較然必見於外。而易別者。此亦觀智者之一道也。
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
者。非先有至安之也。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者不可行。
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居於此。必有堅
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
迫之心。要於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張文潛文集

釋義篇上三

李

任智之道。要於持久。以幾萬全。則浮動淺躁。以幸小功者。不足語智
矣。此論真有深識。萬端調

○○將將篇下

張 系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也。以
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
其為攻戰。不為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
幾何。則其為捕虜。不為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
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此其逆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
雖甲之亡。而償財輕費。所以抵贖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
為用財。不為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
則雖古得匈奴之國。擊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一將之功。止於
俘斬復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懷誅之渾邪。而

張文潛文集

釋義篇下

五

已。愚嘗論漢匈奴之威。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實損之盛。當
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
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便遼境。殺吏民者。乃其
所常患。太宗之威。與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順利。長驅中原。至犯天子
都邑。蓋當一。至謂唐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
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之。
其與心一。戰而復定。襄即拔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利當是時。俘獲
之衆。尚千餘計。則順利之勢。亦未至於甚弱。然遂復定。實常與之也。喻
山。絕大漠。唐遂以無厭矣。之患。夫匈奴於漢。未大甚也。何衛霍腹心
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於於地數郡。得一勝

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
積強之寇。案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
勢。供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於謀。李靖智
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乏於謀也。
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也。非苟勝而已。謀
定虜中。新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十陣。擣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
力少而為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故不能支。乘其
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
與機。而猶能勝者。持出於其勇。使無勇。則敗之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
戰而已。提兵再戰。而勝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起機。而不獨取勝於戰。

張文潛文集

擇將篇下二

三

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尚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饑。雖如武帝之沉
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躪焚蕩之所殘。孕重墮墜之所失。叛降離貳之
所分。而衛霍僅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
衰矣。以謂所遇威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度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
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戰。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殺八千人。而常棄大軍。
天幸不至。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
去病之敗渾邪。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於不殺蘇建而棄大軍。此
宜靖之所失。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
然多費歷時。而以大功用智將者。雖滯於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效。
則智將之功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

先行者。吾舉卒武曠。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以敗。吾嘗謂
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積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
策。故為人敢為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卒武曠乃始區區於
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於未兆之前。而勇
將之成敗。乃在於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
設。勇將終身繇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況其
下者乎。

引註明確。足以暢立言之意。葛端綱

張文潛文集

擇將篇下三

六

○ ○ 審戰篇

張 未

臣常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
病。曰以孫吳去病曰。預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自
馳於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霸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
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鬪千里。踰險阻。陟荒絕。而未嘗失。此亦
必有以過人者。而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辯博。好立武事。而以
將帥自許者。則常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事於古人之緒餘。而一切
務自己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亦
多矣。先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微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
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

張文淵文集

審戰篇一

五

稱項籍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而夫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其妙。故不
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傳昔人之言者。宜
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
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與人之數。與人之
端。固豈可以數。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窮其巧。於是使學者
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
無顧於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
而必勝於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
而悟其技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
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為之一言。

卷甲運楚。不顧敗亡。而滅籍於垓下。夫千里而運。利又化強敵。兵之所
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化之忌。不足以害
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於
井陘。家戰連間。不虞趙之絕其後。歐兵而納其關中。夫連間而士無宿
糧。敵險而怪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趙之愚。將不足以知
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
以氣勝。劫利於國都之中。而李靖勦兵於北邊。腹背而東之。則項利之
也。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
者。何也。夫項利之困。未嘗一敗。而覆之。不能無慮於後。則不若徐養而
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符堅之強。而東晉之陵遲。江在之

張文淵文集

審戰篇二

五

平既而關中之富強。而王猛不肯南下。而寇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
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眾遠聞。而圖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
以舒內。而故特堅不聽。而秦以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
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為。當其不可也。故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
略矣。昔之為書。教後世以兵者。於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
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為美者。豈能盡之
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
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格。夫廢而不學。是未嘗
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格。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
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稱。為漢明。孫子而為之解說。此為簡略。故以

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
中間論時事人一切切中情理不獨知兵亦精於讀史
葛洪

文選文集

寄戴篇三

云

力政篇

張耒

臣嘗思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要之端
而視其所為則亦汙漫而不可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
莫不欲善居室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為是乎則一家之居
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
也試舉其一焉將為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能惡
則不之以成將求善牖乎則自衆用而集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
也將求善室乎亦猶治牖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為善
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為善居天下之勢何以
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室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為天
張耒文集 力政篇一

五

下營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於一牖之得人將求
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於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居之
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而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
所以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
徒知其安然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居公乃男女之居訟而檢於
棠下而孟子以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魏豚狗鼠山林魚鼈耕桑里
閭之居是五車之宅所用耳夫召公為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
而治事臨務至出柵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於雞豚狗鼠
莫不謹書宜若不知禮而可一舉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
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常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吳宣召信臣

之。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於躬行
 田野。不必休息。決水溉田。立為表制。錙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
 知為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頌名。沒有祠祀。使
 天下之守令。如斯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
 求也。今之為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賄之姦。催科無後
 期之責。賑恤高枕。曰吾至辨矣。田不闢。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
 病不養。鰥寡無告。問之。止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為守則又失矣。言其
 平付之。有司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責其慢。恰是則晏安佚樂。
 堅實家之。欲而求聲名。結利祿之。援而求世家。一鄉有一邑。有不
 安問。止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過微利。愈
 張文潛文集 力政篇二 六

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而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
 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要者。非特桑而已。今持事事立法。
 則恐文書可行。而病於報覆。不若特命監司。以按郡國者。若令監司不
 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洫之植。畜收。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
 為守令之賞罰。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
 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
 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自為之。使守令不一。一為法。而法固已立
 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曰
 予治者有慶。而土地萊蕪。遺老失時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蓋
 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於守令。而後有成焉。

古拙任質。處深可加玩。○原本尚多訛字。未敢臆定。 葛端綱

張文潛文集

力政篇三

五

○曰工傳
天下之亂起於無禮義。無禮義起於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勸。先王深知禮義之原起於經界之
故。其於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天下之政。故成王將臨政。而召康公戒之
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止於乃疆乃場。乃積乃倉而已。其後
周公遭變。述此公風化之所繇。而為七月之詩。大至於授衣舉趾。小至
於采薪剝棗。推鳥獸州木之變。以候天地陰陽之運。以致力於衣食之
間。蓋天下之大。未與周之。所以王一本於此。故也。予嘗考之於詩。楚茨
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為田萊多荒。陳先王之盛時。一勤於
却。盡下力於治田之際。自我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而中陳祭祀
張文潛文集 曰工傳一

有客之儀。組豆禮樂之備。終至於祀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
使君考信南山之所陳。始於禹之甸南山。魯燕之田。原隰廬於中。
田。水植於疆。場。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祖考而終於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始自曾祖之能勸其民。農夫之能聽其下。不怠
以交其歡。致饁以將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夫受莫大之福。
焉。壽考之報。此天下之大美。極治之際也。而天下乃出於倉廩之盈。原
隰之治。田廬無曠。勸相有道。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廢於上。禮樂廢
而哀亂失禮從之矣。農功勸而後衣食足。衣食足而後禮樂作。禮樂作
而後安壽。此考從之矣。詩人援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本原。而後其
言之致如此也。故諸侯之助祭而成王達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未

咨來茲。遂及於暮春。薪舍之事。來牟康年之祥。錢鏐銓艾之細。治國之
事亦已多矣。然味其餘而首於農。誠以天下之大。本在是故也。豈獨成
王為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
設都於夷之績。歲事來辟。勿予桷。適稼穡匪懈。是也。夫惟戒之以事。而
首在農。故其制賞罰也。夫計亦農事之興廢。故天子五載一巡狩。而察
諸侯之政也。其慶也。始於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次之
其罰也。始於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次之。則先王之意。蓋可知矣。象
侯之頒始於朔。而朔之美。始於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驅而有驅之卒章。
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益。三代以來。其稱諸侯之功者。莫不在此。故也。然
則古之戒諸侯。未有不就者。而非獨法王如此。而先王之故。緩急之序
張文潛文集 曰工傳三

可考
敦樸之論。教以古情。大是濃湛。葛端詞

○ ○ 桑柔傳

張 耒

桑柔之詩。尚伯之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於告厲憂恤。海爾序爵而已。自說彼桑柔至亂。况斯刑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其至。既作爾歌者。詩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於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於前。則反其本而已矣。故此詩以序爵為本也。四牡騤騤。旂旐翩翩。而亂蓋生。國益民益。不得其所以。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殫。則非不動作。而人處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恤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不能治國。而職為厲階。而其患久而不已也。此則臣下之可憂恤也。

桑柔傳一

三

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慮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篡。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桑柔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愴亦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憂恤者。至於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士。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諸侯。至於大夫士。皆將也。宜為公卿者。爵之以公卿。宜為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爵者。養才為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為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徒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

張文潛文集

桑柔傳二

三

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已以聽之。而使之有為。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肅心者。而使之赴事立功。而曰抑陷敗之。使之自以為不逮。故曰。民有肅心。奔云不逮。則將謀肅艾之善性。亦論昏以敗矣。此尚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為政。於上而稼穡勤。於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為重穀哉。先王任賢。於上。而萬民各得於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為稼穡哉。厲王不知為治之道。而好稼穡。以觀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賢也。曰。稼穡維實。實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維好。又好之矣。非所當賢。而賢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聖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曰。勞而無功。故雖實稼穡。好民力。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或賦並作。而卒瘁。曰。菜卒亦多荒。而已故降。

親至農畝之閒而體績以將其厚者末也。成王脩其本而及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利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興之而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惡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尚伯之明反相諧而不齊以穀矣。聖人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勿迫遠康之矣。昔者時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嚴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惡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與之也是預是覆愛之至也。昔者特樂於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於有喜則害甚矣。是預是覆與頌我復我同意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行惡錯亂如此。曰康聖管管則自獨伴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

桑柔傳三

高

則亦惟斯戾則民有肅心。莽云不遠可知也。蕩曰曾是掇克曾是在服則惟彼惡心是預是復可知也。論齊以收言敗而已未溺也。數齊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齊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甸甸之言均也。十日為旬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偏故句為句。莽云不遠與莫乎莽終之莽同。義備辭高獨擅開解之妙。葛端叔

○○○雲漢傳 張 未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西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夷狄內征諸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旱暵大其饑饉薦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於宣王閔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有其志者未見之於事。潛者內未就諸外也以早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則身脩行政也。災未加已而懼憂出於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變去用於內則良士去於外內有道運將安之好則外不能自強於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內有康濟澤民之

張文外文集 雲漢傳一 五

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宣王之慮患深責已重其詩曰胡不相與先祖於權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卒曰昊天上帝寧俾我遐夫大亂喪絕而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完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於遷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也。粟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不憂慮至於大亂國絕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遊歷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已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救之所以知有為也將有行也。序以爲創身脩行矣。而考之於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於祈年方社無不將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

不能之臣而曾是不劾而早暝若是其不可沮止為側身修行者之言
哉。嗚呼。是乃所以為側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求於鬼神也。在已
者。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夫不敢必也。豈非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
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於善。而無間者。則異於是。夫人之
於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至若作善而無福。先王
未有責天而不責己者也。推無所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
我。此先王之所以為於責己而誠乎善。而無間則異於是。先王之於祭
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焉矣。不知人於鬼神之別也。知祈乎此。而報於彼
而已。其誠焉於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於此。則受福於彼而已矣。致誠
而責報於不可知。為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於道豈不過哉。蓋因其過

張文淵文集

雲漢傳二

卷

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以為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於
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脩
矣。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七祭祀無不誠。臣僕
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為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
言說。而明曲而達。言於此而志於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披
言文王之作人。則曰。俾彼雲漢。為章於天。至於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
之禍雨也。則曰。昭回於天。益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
靡神不宗。而所稱止於后稷上帝父母先祖。群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
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
莫如群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曰。烈文群公。錫茲祜福。而早暝

之無故。是為不我助也。
思緒紛紜。潔然而腕力亦能深曲。葛端訓

張文淵文集

雲漢傳三

六

張
來

張文瀾文集

崧高傳一

六八

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飢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餓渴之害也。是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於申伯。蓋褒賞之事止於中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於惟中及甫。何也。蓋申甫得所出。此二人者皆王蒞蒞者之後故也。四國於蕃則內足以蕃蔽王室。四方於宣則外之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爲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爲內。而比京師爲外。蓋京師者王所都。

依文潛文集

欽定四庫全書

六九

詩人輕重柳楊。自有義例。所以為春秋之本始也。昌端調

○常武傳

張 耒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為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
 文為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為變宜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
 武也末嘗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忠此四國又曰省此徐土不
 留不虞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意則非以為罪也不留不
 虞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
 雖然因以為戒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
 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昭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秘密而王之命
 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既放者
 不敢慢視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莒
 張文潛文集 常武傳一 七

商之徐土而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也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
 道之者道也臣慎重以昭之者法也上有道於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
 斯而震秦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之雲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則兵
 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情者也如雷如霆如怒如震而後進
 牛臣所謂先聲後實也香陣至於淮濱則敵過於水矣此所以能執魄
 膚也如龍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
 以如川之沃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威以守可
 以舉見不留不虞尚神速者貴也王舒侯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
 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丘陵所以為固也徐方解縣而後進帝臣
 解其亂也補救淮濱則乘地利也王旅嗟嗟所謂以力待勞也有飛鳥

之舉者善起高也○有積水之澤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管也○順如
 川之流行○部伍也○赫赫為弱○外誘敵也○翼翼為防○內謹法也○先王之用
 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為小仁○末義以陷人○蓋
 明恥救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為君子之所
 大也

為法之巧○如平波遇風○層濤自起○葛瑞胡

長文子文集

常武傳二

七

○答問周

張泰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問周之詩四篇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秦離所以問周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憂危所以問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公有雅所以問周也國家有是三者問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遠亂相起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此為辭辱而不恥耳未至於大亂何遽問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適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嘗也至於君子不為盡心苟求免於饑寒焚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此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

張文選文集

高

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問之也彼秦離及危中公有蒞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

文致溪婉有風人之目
第端訓

○答李推官

張泰

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得豈獨傳哉固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固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窮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難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間際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論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即目曲者踞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適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流湍洄汨汨日夜不止衝柱絕石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

張文選文集

答李推官書一

七

其舒為海漚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發生焉溝洫東決而西流下滿而上盈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蟻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洫而使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求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詩曰古人之辭寡彼豈惡煩而好寡哉雖欲為煩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於今士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詠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今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比最文之理也是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以主於奇矣故預

為是下陳之類無以備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辭達而已。非謂必主於簡捷短質也。順乎理之自然而變化無不至。
焉。蓋浩然之氣。直養無害。則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如此義者。方與論
文為端訓。

○上孫端明書

張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
累其心。其未何足喜。其去何必慍。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
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
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將身。為善擇
地而蹈之。亦宜常一日不顧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
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顧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
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使非閉於其
前。後乃同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倪仰而有就。故憂憂
乎其辭。微公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達之
張文潛文集 上孫端明書一 七七

會可勝。冀我雖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

非深心之人。不能為此款悃之言。 葛端明

○我知已書○
○古○之○致○情○獨○思○以○事○一○流○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
○自○達○於○其○故○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通○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上○樂○
○者○能○使○喜○恨○見○於○其○聲○工○律○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
○意○發○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
○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
○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
○古○論○易○端○詞○

○上○文○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為○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
○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
○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
○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成○於○物○不○動○於○情○而○
○作○者○益○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違○於○其○欲○而○後○怨○當○
○樂○而○反○悲○當○悲○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悲○者○一○有○使○之○莫○知○
○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悲○之○文○也○夫○情○
○動○於○中○而○無○偽○詩○其○真○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
○悅○也○夫○文○章○富○其○變○多○矣○惟○詩○獨○通○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
○張○文○公○集○
○上○文○公○獻○所○著○詩○書○
○君○子○相○與○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
○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
○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怨○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
○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之○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為○之○郊○廟○而○次○者○
○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益○甚○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
○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紀○其○
○間○卑○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余○紛○紛○藉○藉○不○足○道○而○述○情○拂○志○之○作○佳○
○佳○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述○情○拂○志○者○蓋○有○大○
○矣○至○於○顯○情○之○真○我○志○之○實○者○尚○十○九○也○其○不○肯○自○幼○至○今○頗○者○服○世○
○之○為○詩○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

著微而撫其真。利落莫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亦爲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數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凄風冷露。鳴哀於秋。葉落而凋。與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且夜相召而欲望其不費。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絕欲不爲。有所不能。此下缺。以詩觀人。亦前輩入微之訣。萬端訓。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於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爲用才全知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知過天下。人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王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知慮之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限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財。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於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唯楚之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馬。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用世之論 萬端訓

○再上邵提舉書

張耒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見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
軒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
者。非一也。其哉。武夫軍師。苟有力勢。可以極之於貧賤者。皆一途而嘗
之。善詞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超走於當事者之門。既晚
而後少得。所欲請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
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恥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
知也。以退之之好。則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奪者。不一動
其心。其意然自絕。與世而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志。恥降志。庶幾萬
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敢也。雖是視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
再上邵提舉書一

張文潛文集

再上邵提舉書一

八二

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木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清又
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排於通衢。廣幾有聞。而或者之。幸敗於
奔馳。足所於步履。敗尺而就寸。求百而真一。其始也。祇然自羞。還而觀
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於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
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文公于時。諸書亦高人玩世之作。其則烈無求之縣。固是隱。雖未嘗
少有貶損也。觀其感二鳥賦。則自傷亦云甚矣。此論未許為傳會者。
解嘲。葛瑞調

○○代高紀上彭器資書

張耒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處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
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牆。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
毫髮之辱。乃始一逞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
然片言之不從。未禮之不脩。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
不可屈若此。其至也。其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
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因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嘆
底。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
不取。嗚呼。若是數人者。知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
昧污辱。若是其不知恥也。恭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
張文潛文集

代高紀上彭器資書一

八三

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脩身立
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
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
者。其何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為甚污。而不足為其亦過矣。彼
其所行者。各其分也。
為功名之士。吐氣。然自平見。不為卑論。倚俗。葛瑞調

○上曾子固龍圖書
其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則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歎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逾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其大。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此善詩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余于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後曲折。初疑於繁。左氏固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

張表
上曾子固龍圖書一

然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慙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傍徨悲嘆。卒無存者。之者故刻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雖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捉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善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過慷慨。自其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珥於禍。故其文章疎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壞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過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列數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

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而討已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無或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此博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供樂。無復向者此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唐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於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深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則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然歐公之所畏忌。其後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請書。即知請執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觀其變。嗚呼。如公

張表
上曾子固龍圖書二

五

者。真極天下之文章。與
平欽。自壯為端詞。

其間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哉於至誠而
 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
 達之患而不散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厭於勢上俯而就
 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其常疑之天下急於
 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恒然無待於物彼汲
 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思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
 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
 止於自安一竊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
 力也學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

上唐運判書一

六

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初也百
 官庶府莫不脩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
 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
 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
 疎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
 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
 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細去感激激昂之氣以
 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
 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
 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責賤

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
 漢見吳公之取費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恭肅之禮雋不疑蓋嘗竊嘆
 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
 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賤也夫如前三君
 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
 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
 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功名之不立繇於下情之不交下情之不交繇於公卿大夫之無志
 此中實要之論與焉雖然美不彰之說較別

張文潛文集

上唐運判書一

七

○答李太叔為兄立謚簡

張耒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可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謀貴。幼不謀長。謀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唯然後請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却以俄士偶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寔。不過如此。十員。唯免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安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謚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降。先之。然人張文潛文集。答李太叔為兄立謚簡一。

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廢。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寔。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顧。更。審。度。外。一。節。其。也。尚。有。一。二。事。容。而。論。之。纖。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借。易。死。罪。明。盡。可。破。無。稽。之。成。○葛端調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張耒

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群。雄。莫。與。略。畫。撫。有。方。夏。羣。及。蠻。貊。懽。教。所。暨。此。隆。武。宣。是。宜。恭。繫。強。保。玩。兵。戢。武。視。民。如。卑。介。而。不。講。於。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授。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於。禮。樂。號。猛。之。氣。束。於。儒。學。設。尚。經。術。實。延。儒。雅。開。廣。學。較。修。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為。當。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明。車。馬。志。氣。統。統。慕。脩。洪。業。典。章。文。物。煥。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為。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版。圖。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表。張文潛文集。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一。

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都之徒。壯於下。矜尚名節。以振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顯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精盡。葛端調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
否慶曆中始召郡縣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寒暑其後
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其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
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
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給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隲
學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時往還焉四方之士聞
之來者日盈劉侯自其成而後其屬李公輔請文於進即取米以記
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之者緩
如止飲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
思之若夫

冀州州學記

九

惟公之士大夫時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請書行禮其中
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氏之
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
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賦皆必繇之則一士之
不卒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
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敦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
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
強受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
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
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諒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

夫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
可也○因成之無用而後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
所不忍也○侯之意深矣○
海學校廢興乃視乎時之所緩急亦人情之見○第端朝

冀州州學記

冀州州學記二

九

○二○宋○二○建○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
○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
○者○國○民○之○所○畏○則○其○從○之○盖○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後○關○
○粹○論○易○端○訓○

○司馬溫公祠堂記
○威○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威○德○者○不○施○而○民○偉○未○嘗○動○顏○色○見○
○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
○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
○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
○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威○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
○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
○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
○後○更○千○有○餘○載○而○威○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故○之○
○東○坡○文○集
○司○馬○溫○公○祠○堂○記○一
○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
○無○敢○訪○其○自○落○入○窺○也○那○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十○萬○環○聚○嗟○矣○至○於○
○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我○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
○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漢○秦○
○以○來○至○公○而○威○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威○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
○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
○大○
○起○未○可○見○時○無○說○於○道○子○產○寬○猛○一○政○思○未○足○引○為○証○也○易○端○訓○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燕○蔭○蒼○蒼○白○霜○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
不○則○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
夏○而○露○之○餘○華○澤○光○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
軍○秦○旗○棄○放○裴○瘡○而○馳○走○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
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
者○燥○皆○歛○藏○其○精○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繞○青○雲○下○庇○千○
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燕○蔭○者○乎○就○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
以○充○棟○梁○榑○棧○輪○輿○輻○輳○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
益○之○而○成○虛○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一

其文章示余○慨然告余曰○惟家貧○春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
昨幸其意為詩章古文○往還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
則臨安主簿○學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
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
靜○有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便○寒○
暑○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全○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大○亦○不○可○得○
自○今○以○還○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前○日○春○夏○之○外○木○也○今○日○之○
病○子○者○燕○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運○之○為○
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郡○二○子○者○方○
其○為○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

○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益○多○矣○反○身○
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
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
多○乎○故○謂○霜○不○侵○者○物○之○災○也○運○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此○至○真○至○確○之○論○非○志○節○素○定○第○思○望○而○却○走○耳○余○生○而○累○劉○極○
弱○年○十○八○九○時○手○足○尚○無○暖○氣○偶○披○衆○山○集○見○象○山○先○生○幼○稟○亦○如○
此○遂○爾○自○壯○然○氣○息○甚○微○先○大○夫○常○有○束○書○待○年○之○訓○康○平○雖○預○一○
薦○凡○門○外○之○事○渠○不○使○聞○即○慶○弔○大○節○非○至○親○交○亦○不○令○與○聞○伊○
時○必○載○河○之○而○安○養○太○過○稍○遇○風○日○則○百○疾○皆○作○一○病○幾○殆○年○來○既○
惟○大○故○憂○患○之○事○不○一○而○足○雖○空○陋○如○昔○至○於○氣○體○之○間○稍○能○自○植○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二

○夫○必○非○憂○患○之○力○也○人○固○有○死○於○強○威○而○全○於○薄○勢○者○豈○情○之○專○
異○也○謂○此○文○三○復○書○此○并○書○一○通○笑○之○九○原○以○慰○陰○陽○嗣○此○以○往○
猶○不○自○獨○以○重○不○孝○哉○
○

○○○秘丞章蒙明叢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為而不幸不遇
與既施而中寧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
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言不肖必也司馬
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
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之絕夫子長不
假借於榮勝之去病而獨奉於老元之李廣何哉彼惟痛夫腐人
當時以取名而榮勝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
此乎夫傷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死疾風裂寒
大木有固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澍有一洗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
張東漢文集

是活魚也物固係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於宛平
一見予再拜涕出其先人秘玉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
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後聞
懷恨歎昂無俟仰天摧心而泣血矣
葛臨詞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淡三反九頃一章乃成大抵悲愁
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鵲鴉猿之號為也霜竹之
風水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喜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
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為是耶世之
文章多山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為憂者
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止於學文而文章之
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
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
賦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於
張東漢文集

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
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默若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
仲叔之危危枝之莫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
固無敵若賦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初
亦足以振頹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治國而能
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寔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
為儒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有倚相
猶是古之古也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就通古今善文詞精
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優優富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
以東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寔不正久矣自漢

以承聖賢之學。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其徒而後之。若其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故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而司馬談。亦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嬰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者。山公其以予言。皆之而歸告余也。

言論瑰奇。皆前人所未發。葛瑞調

李德載字序

張來

夫車之成。有車名。公輔告予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示乎其車既載。乃索爾輔。我輸爾。我將伯。此予無棄爾。輔員於爾。爾願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或安焉。或輸焉。繫之於輔之桑。與不桑而已。則輔之於車。亦大哉。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受。須涉渾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前。於飛鳥之遺羽。玉璽於石而金發之。其切於膚而中拒之。故其在。則學是也。大學之於人。非性之素所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張文潛文集

李德載字序一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舜之於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大學有言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精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魚龍。材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觀天地。俯萬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為之笑。夫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秦之楚者。必之越。天下之所共。絲亦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達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係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

流天下。倘倖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理。於中則意之所至。筆無不之。此氣在法前。法與氣應者也。意難言矣。葛端調。

張文公集

李德載字序二

百三

書五代郭崇韜奏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崇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
英雄包異志與夫甚庸庸亦聞韋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愛
思之不滅計之不工就異日之起往還自失至漢至工是故英著
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
當然雖然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
士也佐莊宗與策威業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森人議已而莊宗之
亦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之因請立為后而
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目以昏簡
內德節古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
張末潛文集
書五代郭崇韜奏後一
計不通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敢於謀
好辨之士窮於辨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補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
哉
先大夫嘗語諸子曰正直者人之本然為奸為邪皆轉念所致是以苟
患失之則無所不至耳不知做正人落得快活做小人徒自煩惱為
呼畫之矣葛端調

書宋齊丘化書

張來

蘇丘偽唐謀臣其智特大胤之雄耳何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微小
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
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思
思生於人情聖人即情而不造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精深確遠非淺人所曉焉端調

張文粹文集

書宋齊丘化書一

百五

書韓退之傳後

張來

有問於張子者曰韓退之傳後其勢常有不可不行蓋有益而人益愈沮而人
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
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大章招累則其
文辭一世其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
西碑耳然利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淫滅與時俱亡況哉無所
見於世矣然每序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
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乎
者先王之貴爵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
張文粹文集 書韓退之傳後一

考而當止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
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
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
汙政其亂惑替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已之私智而濟之以毀歟
之姦何怪乎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與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
抑而終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乎大木根之大石捍
之排以巨決迫以高巖而後怒號噴乳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株
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
何怪夫身蓋固名益聞也
手法嚴詳而所見絕大焉端調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固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此乃而呼曰東爾手吾情汝殺則雖貴有不敢施於三尺之重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城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漢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

書唐吐蕃傳後一

百七

吾將緩耳彼來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禮上而不少備此外何以異於特殺之則告之束手而慨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漢武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隣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則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傳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賢之智何足貴也哉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三臣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三臣者哉

○自是若成非局外獨知之論焉端緒

張子病瘧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隔道連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瘧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瘧五作五下每下輒愈張子之氣一詘而三引體不勞而汗液不步而慄膚華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以來嗟夫瘧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興也而吾之蕭然者獨何與聞楚之南有良醫馬任而問之醫笑曰子無此病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患於快吾心陰伏而陽

張文潛文集

樂戒一

頁

氣與血不運而為瘧橫乎子之胃中者其累大矣繫而去之不須更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挽而後可夫入之和氣中然而其微洎乎其易危擊搏震挽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然足觀之則子之瘧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乎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液不步而慄蕭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瘧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瘧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而瘧復作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投之曰脈之三月而瘧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瘧常且飲藥不得進退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潏然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歲而瘧平張子歸醫再拜而謝

之坐而問其故。賢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賢之於我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初之以命，擇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故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當屠矣。商君見其虐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不待毫髮，痛刻而力，鈎之於是。秦人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遠，無敢或拒。而秦之虐當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虐而幾快矣。頑者已，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懼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惟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皆然徒有其物，而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是有臂而無肱，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奸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虐矣。先王豈不知若然，擊去之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

張文潛文集

樂成二

百九

存之數以仁義，通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而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末也。苟觀而隱然者有之矣。歲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依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暴。其欲心於是，政教達安樂，悠久而無浸患矣。是以並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成則余之樂終年而愈疾者，蓋無之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過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見通之言，隨處皆通達，王承福傳之，或東此文之明治亂，其致不同，其究轉曲暢之能一也。蜀端胡。

○通貴長卿讀高秀休續白樂天事

張 未

高秀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正世，未嘗有辨奔與伊尹之非，桑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發。然人之能者，人誣之以饒，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錢者人知奔與伊尹之非，桑如自信其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或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益其於信。常有不可不之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理較於述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

張文潛文集

通貴長卿讀高秀休續白樂天事一

百十

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楊之於意，外戚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傳規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而不足，故縱言極口而孟居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是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後言者，而後辯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真能頂見識，吾輩平日謹始慎微，兢兢我懼者，亦只為臨時赴事，是取信耳。讀此當益自警。蜀端胡。

說化

張未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一鄉。一里。一井。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欽敬開闢。皆有法。備其位。終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爵。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於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為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為人。其精神為主。而肢體為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為用。如其神既然而衰。則其身雖完。而不為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則腐

張文潛文集

說化一

五

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則有官師。政教之具。恭四方而主治於中。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象執官。大輅駕新。三楫而坐。垂衣而拱手者。不足以恃為壯也。執方超乘。瞑目而視。總干而立。此不足以恃以為武也。燕私房閨之好淫僻。安樂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騶虞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忌。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為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儆天下之政。而生之於修身。且夫宗祖。恐肆於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雖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開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於宴寢。

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

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象執官。大輅駕新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於拱手超乘。瞑目總干也。天下望其禮度。見其羽旄。而戒怒之氣。作於天下之所不可撝其寔也。實著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為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修。於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日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為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其身。治其心。以達其意。於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脫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張文潛文集

說化二

五

大射一也。所為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則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故肆不為少止者。是射石之失也。豈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於上。而天下之人。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恃小慧。細密以刺取人之罪。事者。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於使人。還善遠罪也。宜緩於鞭笞。則則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克舜。蘇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筆力雄厲。不自拘拘。方幅。為端調。

○○○文帝議

張 未

今帝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於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曉一乘之傳。曰。今帝並立而無一使之通。是事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瘝。不須吏而去。其僭號。諡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佗。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孫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日。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中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其黃屋。七寶。非其童駟。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

張文潛文集

文帝議一

臣

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或言歲時。自。奴為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之論。而不信也。窺北至隱。為端調。

○○○改言

張 未

漢二君以外戚輔政。我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願。改。之。而不思。唐太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慕。就。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其。君。內。與。楊。武。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璉。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却。令。林。甫。以。語。動。其。余。曰。立。伏。馬。終。日。無。裨。飲。三。品。粥。豆。一。鳴。則。然。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繇。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取。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尤。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老。

張文潛文集

改言一

臣

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執。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惡。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以。自。利。白。黑。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急。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為。時。固。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李。林。甫。曰。此。子。妬。賢。疾。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人。之。云。云。邦。國。殄。瘁。讀。之。益。深。其。感。為。端。調。

張文潛文集終

黃山谷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季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較書郎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徽宗卽位以吏部員外郎召再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卒年六十一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蜀江四君

宋史本傳

黃山谷一

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游潯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山谷全書序

山谷者宋太史黃先生稱也全書者後人萃其詩文以傳而統名之也系以年譜傳議者備攷也附以伐檀集者原所自也序者書錄而後全宜有言也世傳先生之文久矣爲而有所刻也先生宰人也文獻於世乎哉嗣於後者存乎評吏於土者重鄉賢全書所錄刻也刻久而磨滅弗修之可乎先生寓蜀之戎落文墨甚富然也居鄉而說之薄遊以未見夫刻者若詩集若刀筆若精華病其散漫弗具切按茲土訪全書於宰符政刻之半時建昌郡丞余子載仕攝宰事購元本補之新守喬子建正乃也厥正書凡若干卷請爲序夫先生以文鳴於宋興宋成並無片人自口錄黃蘇亦爲曰文經當世行配古人天下後世信之文也

黃山谷文集序

徐公序一

行也先生所以爲時也哉諸史傳謚議者可以想見其風範後之人蓋亦難焉不獨歸然元祐之傑而已其生平之節雖流落窮業終身自若非大時而能爾耶或云文傷元氣而直取其詩或云詩及婢媼而性類相稱蔑乎其爲知矣然陽夫子東都事略之嘆有以哉吾道千載不傳之緒至周子而後得當時知其人而者惟山谷爲謂山谷未爲知道不可也矧孝友忠信之德本於天性不以陰莖終始而論聖賢之道事外是與教學之尚或有所託耳然也觀風先生之鄉邦表其行以勵俗求其文以傳世固職也未敢曰知焉於全書刻且序嘉靖丙戌年冬望日後學南蜀徐公謹序

黃山谷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羅瑞調甫 許輯 弟葛 儲寧調甫公訂

集序

徐公一首

賦

江由道院賦

序

沙溪詩序

本之形似序

黃山谷文集

目次一

二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序

洪氏四坊字序

范氏四子字序

錢格字序

胡宗元詩集序

小山集序

龍安常傷寒論後序

宋元字序

錢壁序

記

同州修暇室記

蘇州養正堂記

北京通判廳修樂堂記

同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松菊亭記

說

全辟字說

李誠字說

張元子難字說

黃真字子升說

黃山谷文集

目次二

五

書

上蘇子瞻書

答范元忠書

答洪約父書

與運判朱朝奉書

與潘子真書

與王廬州書

代人求知書

谷王周彥書

答陳敏善書

上運判朱朝奉書

墓誌銘

劉道原墓誌銘

墓表

宛丘懷居士墓表

雜著

論語新篇

書王知我胸山雜詠後

書中卷後

書江陰縣志後

黃山谷文集

目錄三

跋吳移文

山谷文集目錄

黃山谷文集

江西道院賦

黃庭堅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陰而健以終訟為能縣是王居俱
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免也惟獨為州獨不為訟故
筠州太守稱為守江西道院然與南康廣德宜春三郡並蒙惡聲元祐
八年武陵柳侯子儀守筠之明年也樂其俗之微使為政者不動乃新
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為高安之父老雪恥焉秋
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里思堂於是為之賦其詞曰句吳之區維斗
所直斗入於楚楚領於越有秦伯虞仲季子之風故處士有嚴定之雅
家有岳原宋玉枚來之華故文而有江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
其民樂聞而輕死或曰漢之俗多機鬼故其民尊正而淫祀雖郡異而縣
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之未遠亦機
俗之可悅故柳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矧初不折獄則喟然嘆曰
江西道院名不虛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篋有斐翰墨省贊令丞作為詩
歌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懷仙伯之蛻蟬有勿翦之
喬木製劍池之蒲蒿以為棠隲丹井之清冷以為酌醉而起舞父老持
足恐使民之仙去而銀窠之長失職也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
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多哉今而病民慢自誤
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成金兩漢循吏靖頑成仁我簡靜則民
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養生於枿楊之外珥筆教訟者傳問

孝之章。登耳鎖元者。深春耕之末。貴私間之刀。劍以為牛。蓋淫祠之構。祖以發親。雖承平百年。而露滲流。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於此。堂室有美。而末聞皮士之節。本爵有於。是而不見。墨客之文。其龜藏而自昇。政屈而不伸者。耶公試酌樽中之沫。謝山川之神。為予問之。

蘇詞密綴。組織瑰奇。此雖宋體。而澤於漢者也。葛瑞詞

○漁溪詩序

黃庭堅

秦陵周茂林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害。未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無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其欲。茂林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欲手聽之。趙公悅。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林者。趙公以使者臨之。茂林之趨。然其後。趙公曰。周茂林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其其身。其為使者。趙公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完。中歲乞身。老於漁溪。有水發源於其下。潔清紺紫。下合於海。江茂林濯纓而樂之。燕居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無蛇水而成名。曰漁溪。與之游者。曰溪翁。未足以對茂林之黃山谷文集

其雖然。茂林超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名。非於奉身。而燕及。焚燬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林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林。以充所得。多矣。茂林叔諱惇。實避學陵奉朝請名。改惇。二子壽。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漁溪詩。思誅潛德。茂林雖仕官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青塵。詞高古而奇。却平實。葛瑞詞

○木之彬彬序

黃庭堅

○公所發三人孔融、楊修、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難、
融、乃、復、東、陽、楊、修、材、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難、
其、父、公、雅、故、不、足、以、荷、死、嗟、乎、修、黃、情、子、有、錢、遠、材、一、怒、其、解、死、於、龍、
半、之、微、會、不、知、限、子、之、伐、木、耶、田、常、與、大、夫、限、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
而、故、於、限、子、之、奏、木、成、子、不、言、限、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雖、敗、創、則、止、之、
相、室、曰、限、之、亞、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
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禍、藏、其、頸、雖、
然、限、子、獨、有、所、未、立、也、與、百、里、奚、采、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語、哉、成、二、
三、子、行、事、作、木、之、彬、彬、

黃山谷文集

木之彬彬序一

俊健可誦 葛端綱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序

黃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挾書以游、四、
方者多、蓋在官常曰、微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未畢、之、
不、當、其、物、冠、盜、發、而、不、報、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
願、學、歸、然、未、嘗、過、而、問、焉、彼、豈、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為、民、父、母、豈、
聽、臥、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范、之、為、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
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索、吏、歛、手、用、窮、得、
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典、可、
學、之、民、弟、子、常、滿、百、員、范、之、率、其、僚、潔、性、酒、且、選、釋、奠、春、秋、諸、生、陞、降、
成、文、者、老、歟、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常、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得、
黃山谷文集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序一

庶居以勤已事、其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勤成之、惟是學、
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為出入之不嚴、不、
可以保存、暴涼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茹而藏之、閣、
成、謂、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擇、菜、於、先、聖、之、廟、而、告、
成、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而、請、銘、之、惟、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為、之、
擇、師、教、事、簡、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
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隨、廢、不、守、凡、有、官、之、居、子、必、左、右、經、管、
復、之、而、後、已、關、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本、其、開、塞、有、懷、今、則、徒、會、其、入、百、
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
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以、為、非、賦、之、費、者、

何哉。此可謂有為民父母之心。知發政之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
子之言。請并書以詒後之人。則序而為銘。
孤才自喜。無宋人習氣。葛端綱

○○○洪氏四甥字序

黃庭堅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誨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
士大夫。其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朋。其友為之易名。往往不似
經意。舅黃庭堅為發其蘊而字之。江於岷山。其盤盪觴及其至於建國
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眾耶。夫士也不能自矜其靈氣。好賢樂
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難。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黃。驥耳之駒。
一絲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吾場。治塞驂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
場後之美。九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
字曰芻。父大炎。高丘。砥石共蓋。和氏之璞。王者之冠。溫潤而澤。晏然而
其山之峙。發火不炎。無以知王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王父。
黃山谷文集 洪氏四甥字序一 十一

鴻雲飛而野。去來不縛。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為儀。非夫
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儒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
我故用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魯子曰。未得君而思。臣可。知者
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初志。然後能近老。成
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樂聞。然後
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取字義最奇。與古博收。廣又極深。簡可為師法。葛端綱

○○鼂氏四子字序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鼂況心者不冠之器乎。其耳目與人同。而至於寧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順自求口實。而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順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知。左者求諸右。以其所顧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知臨者可以端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教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教。思波流袞袞萬物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況物不能違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樂志於海也。泰夜以之。是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寄也。亨乎大明。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耶。君子崇黃山谷文集

鼂以親時樂思無期。忘其親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晉曰就。思字句體格無不沉秀。萬端獨

鼂氏四子字序一

黃庭堅

○錢塘字序
黃庭堅
愿陽錢總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泰稷柔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慎行日為不迷以對我宗祫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益取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我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稽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成世而說之曰培者深根固蒂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為他孝友以立治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輔以深其兩露寔方寔早寔堅寔好以見其有秋也蓋斯先號乎宜爾子孫振振乎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於海日月之行微故揆四時而成歲書曰茂哉州木茂也達其壘壘焉果能此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黃山谷文集
錢塘字序一
三

胡宗元詩集序

黃庭堅

士有抱青雲之志而陸沉林阜之下。與康康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
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
不怨耶。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州水
與榮衰為慶。榮而弗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勝其平。則棒若雷
震。淵水是也。寧寧無棒。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
石絲竹之聲。因風雅頌之言。似之。則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
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
休。若此。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達。其怨
也。無所於伐。能泰然秋。能而能勝。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
黃山谷文集 胡宗元詩集序一

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前
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能後莫推。是以窮於
立聲。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請書而好之。其卒也。子弟
門人。以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常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
於為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
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固難而見巧。則
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與此焉。遠則附於國風。其念世疾邪。則附
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文有堅骨不隨人而上下。為端調

小山集序

黃庭堅

是叔原。臨公之英子也。嘉晚。權奇。疎於顧忌。文章自是。自立規摹。常
欲軒轅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沉於
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
曰。我樂編放。寧猶獲罪於公。情而止之。是樂人而也。乃獨嬉弄於樂
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
臨淄之風。爾軍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腹亦自絕人。愛
雅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適意。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
於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以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
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
黃山谷文集 小山集序

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為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太極。而
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聞作
樂府。以快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按法中當下梨香
之飲。待承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
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吳士。
近知酒色之娛。苦節。雖傷。然。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耽毒而不
悔。是則叔原之罪也。我
嘉落歎。寄龍門。滑精傳。無此筆法。此山谷小文之最佳者。為端調

補 49—552

黃庭堅

聖安常傷寒論後序一

+

萬端調

黃庭堅

宋冠字序一

十六

樂端調

○ 發祥序

黃庭堅

夫人黃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子。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為女工。守
 妙絕人。幼小能自珍重。常欲鍊形仙去。先大夫染指。孤早。太夫人為家
 世。燈檠持。孤女。既以夫人歸。以恩義。以居。南康洪氏。師之。母文。
 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忠文有權智。如士大夫。夫人歸洪。
 氏。非先大夫。意快快過之。而後行為洪氏。生四男子。曰朋。為。炎。羽。年二
 十五。而卒。氏師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為石州司戶。參軍。拜父。忘家。
 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一作初夫人雅
 情。有。所。不。能。堪。夫。人。事。之。賴。馬。及。第。而。夫。皆。盡。夫人。不。得。能。背。其。城。
 焚。而。投。諸。江。是。時。朋。為。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照。寧。康。成。其。舉。而。棄。之。

○ 山谷文集

○ 發祥序

六

元豐四年。子某月。夫人歿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莫。哭之不成聲。
 曰。使是子安歸乎。一作夫人。人生則歸。非其兄弟。無以自解。說。一作。金。
 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廬山。築亭。以。麻。之。勢。第。其。
 平生。而。安。之。右。已。對。蜀。太。
 手法。高。妙。極。無。義。味。事。能。自。出。古。情。深。致。葛。瑞。訓。

○ 開州整暇堂記

黃庭堅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以。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
 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簡而應卒。可以微幸。於無患。
 而其類。師。旅。虞。者。十常八九也。豈惟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
 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蓄。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
 天。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樂。毅。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
 到。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
 楚。楚。能。與。中。國。抗。衡。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
 居。而。安。拙。者。未。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
 不。知。素。整。暇。故。也。榮。陽。蔡。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家。也。儒。素。有。
 山。谷。文。集。開。州。整。暇。堂。記。

元

風力。其家法存焉。為開中太字。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
 路。未。本。後。未。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
 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調。適。沈。沈。翼。翼。千。里。
 之。觀。也。堂。成。而。衆。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黃。某。其。曰。若。衆。侯。可。謂。能。整。
 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
 除。雨。徹。彼。桑。土。綢。繆。繡。戶。今。此。下。民。或。放。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
 日。錫。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無。斃。贈。禮。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
 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為。祭。侯。壽。故。并。記。之。
 明。於。凡。事。之。體。可。謂。見。道。者。葛。瑞。訓。

○ ○ ○ 冀州養正堂記

黃庭堅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津之間○一都會○民習機巧○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素素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循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遇○撫○特○其○於○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以○恩○義○者○不○能○相○校○其○地○產○瘠○南○人○不○振○者○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北○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縣○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縣○侯○魯○侯○忠○信○堂○弟○不○鄰○其○州○撫○循○課○察○勸○用○禮○法○民○俗○於○四○士○與○於○學○迺○遐○暇○於○燕○息○之○地○太○守○黃○山○谷○大○集

冀州養正堂記一

示

居故有便堂○惟與於都水○燕易言仲謀○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中殿綉屏木陰見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闢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吾當責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經○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觀○風○暴○而○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聲○有○協○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性○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然○當○物○當○心○服

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性○命○之○情○必○有○不○斷○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能○然○川○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厥○民○故○極○言○其○致○道○象○侯○鏡○石○屏○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象○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聞○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鮮接高深○非力學好古者○尋其端而不得焉○焉胡

冀州養正堂記二

牛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黃庭堅

待外物而過者未得之愛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愛人之後也。故雖有
樂觀得之亦愛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
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堂來者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
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泰卿來佐北都留
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蘇軾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
以謂去前日之上庫下廨。座涼味。閑角。點閣。鳥鼠之宅。而為今日
之軒。後高明。戶牖通達。便齊兩房。而宜寒暑。并陰高槐。風聽修竹。賓條
亭。其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泰卿以名堂而屬為記。黃庭堅曰。
吾知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聞。決諸守大人。無公游。乃於無
事之時。記之。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一

廿二

以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傳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
其賓客之道。濁河限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所稱為
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為吏牘所埋沒。不得
息。□□□□人情所不。休者有不暇顧者。至其解官去而後已。
亦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新新。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
其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無進而終無已者也。我
亦嘗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泰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
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矣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
京而更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公。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紀
人達其。不以其能勝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

華陽集自注起越時俗 翁注訓

黃山谷文集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二

廿二

○○○新昌縣瑞芝亭記

黃庭堅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於便堂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治。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特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廊其室。曰。達為亭。命曰瑞芝。非走來謁。充於豫章黃庭堅。黃庭堅曰。予觀神農神木經。青芝生瑞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養序列養生之藥。不食秦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粉。黑者如漆。青者如翠。黃者如金。皆光明潤微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者。皆不能及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達芝者。及漢孝武皇帝。黃山本末集

黃山本末集

新昌縣瑞芝亭記一

黃

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取天下。餘熱元封中。乃有芝。九芝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教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於民間。勵精勤事。事無過舉。然廟年數有異。祥願甘心焉。故復修孝武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臨城。麟中。然芝不生於五穀。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深世既嘉。為芝。而雨洪猶嘆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蓋其所居。民得其福。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桑梓於社。則其民之風。風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而誠有禾黍。則不必芝。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醵。則不必麟鳳。在都。格。則不辭。文也。耶。昔黃霸引渡河。里香不遠。接則不必。地入。境。此其見。幼。後。於。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德。有瑞。首。末。自。京。邑。舍。中。飛。集。並。相。府。上。竊。以。為。皇

黃山本末集

新昌縣瑞芝亭記二

黃

天降下神。在欲圖上泰。京邑尹張敬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好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然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連。洪。農太守。縣道多雨。皆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八為光祿。然臨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如。農。南。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然君子觀之。張敬之為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居將欲。為。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連。蕭。扇。危。黃。英。紀。歷。解。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黃山本末集

係好修。求自到。於術吏之科。故其氣敏而取之。異。神。來。瑞。使。同。是。而。其。政。於。民。慘。怛。而。無。侵。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宜。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權。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神。術。吏。之。實。使。題。刻。之。反。復。百。折。以。盡。其。致。與。瑞。瑞。於。夸。太。過。者。題。別。葛。瑞。題

○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處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鍾鼓管
絃以飾事○欽哉○于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閒者○我貴者○知軒冕
之不可忽○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
其餘力○以就閒者○矣○蜀人韓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衡石之
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緒中○更二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
間○自名松菊○以書其志○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適然笑曰○韓子其知
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乎○今將問于斯堂之作○將以歌
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
而樂○不若與樂樂之○夫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卽閒寒以撫孤○折肱
黃山公大集

松菊亭記一

共

素青以撫青○粉黛與黃以撫宗○補明血氣以撫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
皆樂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
金玉之為好○皆入而博出多哉○厚止也○日以遺子孫○賢則極其志○愚
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為之哉○雖然○歌舞閒之日以休研桑之心
反身以刺於道○豈可以無益哉○子之友哉○孟獻子以可乘之家○有友五
人○皆無戲子之家者也○必得無戲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其義者
助其智○智者助其勇○勇者助其決○取諸左右而無餘○使安安而不毒○又使子弟
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於風
裏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韓侯簡偈中不乏敦厚勤勉之意○純
以已意展舒開發前章事真如此○葛端明

○ 全履字說

長林公召群同字於法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群者○成范之玉也○
其溫潤縝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剛而性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
名者實之寶也○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子兄弟之間○
遇人之不幸○而歸責其心○於孝友使頑○篤敬○恭養而為善○不至於姦
害○參之事○龍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傳記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
典於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勸○此忠之
粹也○折下忠與鄉人○愛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率于群○固而
不吳之社○優子成辭國而此言之存○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
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良友○善君子之名而不
黃山公大集

全履字說一

共

全幼志不出下流○則其成而非玉也○彼取之為物○以溫潤而不澤也○
縝密而不栗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
故子為之言○
龍枯而神狀○此有通氣象○葛端明

李德字記

黃庭堅

予既字舅弟李德曰安詩。而安詩請其說。嘗試妄言之。吾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生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顧。夫以歸人女子而其所知如此。益其能。深其聲。春容其歲。充實其施。博博焉。操操焉。委玉珮。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遠奔車。此服馬。追前八。惟恐不及。氣息弗其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安詩予詩。可謂言綠衣之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其義以為問。色為表。而正色為裏。是端無分於妄也。愛國者所宜勸心。孰能已之。而幾可救也。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名分治之。統所以保宗廟者也。綠衣居上。黃衣居下。名分失。亡之祥也。誰當為宗廟社稷憂之。三章曰。綠兮

李德字記一

山谷文集

予。女所治。考我思古人。得無此乎。物之絲也。一以為絲。則不可尚黃。而之。女以一以為妾。則不得戴。嫡也。比黃綠者。女序此嫡。妾者。君古之人。然何獨尋名分而無通也。竊於外。則反於家。固於今。則樂道古。亦理之同然也。四章曰。綠兮絲子。妻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先王正始。以經夫婦。謹其分序。人倫厚民。德今也。殆所誣。薄所厚。非所以維特風俗。養廉恥。救衰世之通。能明吾意者。誰乎。當求之古人中耳。此其大略也。此婦人傷已之詩也。蘇後世言之。必且仰天而涕曰。何為使我至此。斯極也。殆其甚者。今其言善。此亦可以觀矣。蓋無意於據其後。不得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詩三百。率以是觀之。苟所言善。必曰通倫類。誠此。說以學詩。一以貴之。可也。古之學詩者。始於詩而終

樂。禮者。學之中流也。誠博學。夫詩則富有萬物之府。吾既而取之。行有暇。則約之以性。求寡過而已。至於樂也。無務其速成。而待其自然。保於仁。則安仁。深於詩。則安詩。矣。安之者是樂之也。文氣溫粹。如王。若端調。

山谷文集

李德字記二

六

黃庭堅

南陽張說子難嘗以名字求余為序。余舜以不能而求不已。子難繼成。後家門戶方耕。然觀子難折節。久聞如宋士。不可謂不智。余嘗以人所不能。甘之。語犯之。而子難不怒也。不可謂不强。強且智。是將升君子之堂。孰能禦之。則告之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聖人語也。彼可以怒而去。可以撫而來。皆凡民耳。維君於此道。飲則則。於樽彝。食則形於箋豆。生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升車則驚和。與之言。張樂則鐘鼓為之。說。顛倒風雨。而守此道者。猶晏然。彼方脅肩求入。歔笑不情。必且莫遜於水。塵之中。雖然。辭者妙於見。秋毫之末。而聳者聽微。維絕利一源耳。不去官道之習者。無自而入道。寧成為少吏。必改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任己在己則昧。在人則臨。此亦學士大夫之
同病哉。君子之待人也。或不屑之教誨。細人之司讒。使我化而與之。
故律兵經物而不疾。甘鼠斃人而不知。冠在外而聞杜弱。可不戒哉。
引據處亦引六誦。為標調。

黃庭堅

宗弟彝字與迪其意取詩云民之東彝好是懿德以為名取書之藻迪
 彝教以為字余更其字曰子舟蓋取周官禮記六彝皆有舟云惟酒所
 祀德故廟中之酒器謂之彝言凡在祀典者皆有常德於酒者也惟酒
 不能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言凡在祀典者皆不溺於酒者也先王
 之制筮一以象德一以示人可謂至教矣惟子舟好德東彝晏然粹溫
 飲酒數斗而不亂又常戒酒不極其量可謂能溫克者也夫有不規
 者疎之也無而置戒規之也故子舟雖不溺于酒而余猶戒之云
 清言一則如對凌山之秀
 芳瑞詞

黃真子舟記

○上蘇子瞻書

黃庭堅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符字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擢補郡縣。上最課。可謂聲實於中。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入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蓋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豈能是已。無好學之志。說說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于父兄師友。已立乎二墨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肯自知學以來。又為祿仕所縻。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

上蘇子瞻書一

三

竊食於錫會閣下開幕府在於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舉十首。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情真則連屋不相。往來見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肯承賡。禮故有類。似不常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宜。舉素履頌。何持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運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通雅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一與我拉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予。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庭堅為道自重。恭謹而有體。不露圭角。則自見。萬望如。

○答范元忠書

黃庭堅

庭堅百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慙。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頃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大車闊味。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免民。即以奉寄。通辱已未書及詩。傾囊竭道。不秘金玉。悉以相昇。幸甚幸甚。惟是或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組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豈名惡累足之下。知言爾。注多故。不即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端鋒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呂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願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間常有自恨。即日體力勝否。昨所喻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

黃山谷文集

各見元忠書一

三

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集與北門。塞家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親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之下以謂何如。無階合弄小詩。仰報盛意。固以當而。願自保重。簡雋當法之書。牘可不紙費。然此種須量自己。筆力學問。真無愧古人。乃可為之。不然則鵲脰為鳬。資嘆玩耳。勿徒太作意焉也。萬端胡

○○○答洪駒父書

黃庭堅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聞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
作書。雖尋常亦未嘗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
勝。諸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總以嘆息。
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純墨耳。可更熟讀。
司馬子是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終始。關鍵有開有闔。
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江海耳。老夫紹
聖以前。不知作文。斧斤取。隨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
章。但已老病。情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馬大文雖雄奇。然
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效其軌也。甚恨不得

黃山谷文集

卷一

三

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第一。千萬強學。勿愛少微。酒為
佳。所寄釋雅一篇。初筆頗橫。極見日新之効。更須治經。漢其淵源。乃可
到古人耳。青瑣茶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句作語。最難。若
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詩律。自作。此語耳。
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畫丹
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難。為者末事。故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由。折
幸。其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如垂天之雲。實作之。使雄壯如
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今儉陋也。
語意筆法。極似康成。訓子篇。其淡樸語尤可味。萬端調。

○○○與運判朱朝奉書

黃庭堅

庭堅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運滯之餘。簿書期會。糾紛熱懶。不
可假給。健訟之民。一不得氣。詆辱刺史。切訐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
影。類多見。聰。迫速。證左。術。楊相。推。因。繁。索。情。送。出。牢。戶。之。外。聽。事。以。來。
於今八月。惟是智短。短。裁。割。未。有。見。効。夙。夜。履。冰。須。隨。訶。至。則。危。冠。
就。歸。伏。立。整。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小。野。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不。相。
知。聞。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以。書。通。今。者。豈。有。以。
不。肖。欺。左。右。者。乎。適。蒙。過。聽。議。按。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悖。恐。
不。任。敢。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閣。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朝。廷。
不。思。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幾。惠。威。裁。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聞。

黃山谷文集

卷一

三

決事若流。或得執。執。走。趨。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施。接。行。將。臨。下。
邑。當。以。職。事。待。罪。報。自。遠。小。人。之。情。秋。暑。尚。爾。伏。祈。調。護。行。事。為。同。由。
重。
徽。練。似。面。深。人。書。讀。萬。端。調。

與鄧子真書

黃庭堅

庭堅叩頭于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山川之異。有名
世之資。未嘗不嘆息也。黃鶴一舉千里。非荆湘之材所能遠。范以是不
未知所為。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鈞
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
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
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
惑。曾子曰。導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
之。聞而養心。可謂導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
側。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遠成。惠人不知。好與不與。
者。廢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齊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已。
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簡峻不繁。易端明。

黃山谷文集

與鄧子真書一

共

問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遠成。惠人不知。好與不與。
者。廢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齊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已。
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簡峻不繁。易端明。

與王濬州書

黃庭堅

其再拜。劉公敏崇薦引。遂有成命。恭公與得人材。不廢窮荒之賤。若欽
欽。欽。欽。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構組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
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為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論不
妄。李儒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完城壁。頗有功。其意亦萌出門下也。若得
在。邵曲尤見其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無理。又不
為。敬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典文。聞於左右。非特一日之熱。渠已老
於世事。其為吏長於督察吏史。設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其再拜上。
晉人子帖風致。此殆未遠。葛端明。

黃山谷文集

與王濬州書一

共

○代人求知書

黃庭堅

詩云。絲髮黃鳥。止于丘隅。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故後車。謂之載之。其意以為。敬賤之。於高明之。勢情意。淵殊貌相。絕無固而至前。高位而有仁心。以長育人材。為已任。加誠意而求之。則行此。一鄉。習初。一官。者。時得以為依歸。云耳。夫必待全德君子。然後用之。則雖三代之隆。聖賢相遭。不能無才難之嘆。故曰。采薪采菲。無以下體。蓋謂秋而用之。則淵濱行潦之蘋蘩。可薦於豆。邊如加以斤斧。飭以青黃。則枯木朽株。盡為儀象之冠。以其無術。得以職事奔走。倘使令恭惟。周上高明。師表一道。敦厚忠信。仁舉而義措。左公而右明。足以與能者。有功治成。嚴能足以使不肖者畏。罪如某之愚陋。宜見其底衷。豈敢飭

代人求知書一

之

黃山谷文集

愚時以欺左右。竊不揆度。以為潔已而不污。敢不比於蘋蘩。其材能雖薄。倘得在枯木朽株之列。然待罪即下。今將再書歲課。去此幸甚。更部之格。常路諸公。通於采聽。而保任之。於此有棄成之勢。誠爾閣下。賜以豆之餘地。不責潢汙之所從來。不愛斧斤而斷之。期於成器。捐一解之力。使小人有黃鐘大呂之重。竊伏而思之。在尊位而有仁心。能育人材。捨門下而誰哉。予冒威嚴。不寒而栗。

引詩。慶風流可尚。為語詞。

○答王周彦書

黃庭堅

七月戊辰。其故報周彦賢良足下。成都呂元鈞。其之故人也。解梓州而遇諸塗。能道榮川土地風氣之常。嘗問之曰。亦有人焉。元鈞曰。里人王周彦者。讀書好學。而有高行。以其母屬。當得陰補入仕。始以推其弟。今以推其甥。及姪。斯其人也。時僕方并往京師。見其摩肩而入。接踵而出。冠蓋後先。車馬爭馳。秋毫之利。較鰲角之名。大之橫鯨。小之志蟻。心甚於羣蟻之競腥。茲窮其絕。塞其地。與蠻夷唇齒。與俗以命薄相尚。尊爵祿而貴衣冠。乃有周彦者。其古人之流乎。豈不卓然獨立於一世。哉。或竊笑其人。又喜欲與之游也。及其以罪戾抵戕。久之觀禁之士。樂善而喜聞道。中州弗及也。無乃周彦居西河。而格其心。而變其俗。以

黃山谷文集

答王周彦書一

元

致然耶。凡儒衣冠。懷刺袖文。濟濟而及吾門者。無不接每探刺愛之。則意在目前。其周彦者。亦我過也。經句決而審然。一日惠然而來。乃以先生長者遇我。而自謂何以得此。於周彦者。豈以鼓琴之好。齒髮長而所尊者耶。既辱其來。乃枉以書執進之。敬出其文詞。且有索於我。與周彦迫之不已。安得不啓不發。而有以報也。夫周彦之行。猶古人也。及其大則。蘇今之人也。何哉。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惟推其所慕而致於文。而已。賴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吾未嘗有行焉。乃不爾則學孔子也。孔子曰。吾不遺夢見周公。孔子之學。周公孟子之學。孔子自堯舜而來。至於三代賢傑之人。材聚雲翔。豈特周公而已。至於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者。蓋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雖

於水也。企慕者而遠難其不遺。猶足以超世拔俗。與況其集大成。而為醇乎。醇者耶。周子之為文。欲溫柔敦厚。孰先於詩乎。疏通知遠。孰先於書乎。廣博易良。孰先於樂乎。潔淨精微。孰先於易乎。恭儉莊敬。孰先於禮乎。屬辭比事。孰先於春秋乎。詩其言。誦其文。味其辭。涵容於淵源。精華則將沛然決江河而注之海。譬能樂之。周子之病其在學古之行。而事今之文也。若歐陽文忠公之柄乎。前蘇子瞻之與乎。後亦豈易及哉。然二子者。始末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是也。夫舉千鈞者。輕乎百鈞之勢。周子之行。扛千鈞矣。而志於文。則力不及於百鈞。是自盡也。未之思。周子其精孔孟之學。而學其文。則文質彬彬。誠乎自得於天者矣。異日將以我為知言也。然窮不能盡所欲言。惟高明裁幸。

黃山公文集

卷五 周子書二

四

勉勵同至 葛瑞朝

○ 答陳敏善書

黃庭堅

陳君之下。因江季共辱書。動懇然。賤敢適禮。見處以丈人行。則不敢當。注在楊屋。與喬卿同年相近。故相視為兄弟。實以丈人拜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與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便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為大方之家所笑耳。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不相語。越鵠之不能為鵠材。不足故也。若不肯之材。又安能及此。豹藏於南山之窟。而文章為國冠者。不可掩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所患別卷詩詞清麗。讀之使人盡無。足下年少。方日新而未已。他日不肖方當望奔於絕塵而歎耳。河出崑崙墟。雖其本源高遠矣。然渠并今黃山公文集 答陳敏善書 一

四

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遠播四海。願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為友。增益其所不能。毋務速化而已。若兩方作。淮南已平。濕不審比來何如。伏惟侍奉萬福。季共來。越報書。忽忽才能作此。似不經意。而矩矱自展。葛瑞朝

○○上運判朱朝奉書

黃庭堅

其再拜。其美細人不知天下大體。結髮讀書。願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碌碌行年四十止於此。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為然。而釣愛民之名。談虛而有實務之實。而陛下超越拘守之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已者同日語哉。恭惟閣下忠信惺惺。自得以明已。恂遠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親表知裏。推任所長。使皆有利用。慈哀所短。不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卿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惟休俗人之相知。市井同利。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門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通德之歸者。所以知已。雖固陋故不勉焉。

黃山谷文集

上運判朱朝奉書

真可三復。為端調。

○○劉道原墓誌銘

黃庭堅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諱字。之。其遠原於星子城。而以故司馬文正溫公。十國紀年序為銘。約諸墳中。其條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為文。碣於墓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諸儒紀焉。後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遊。惟道原一子義仲在。論者歸歆。豈非其所。故義仲以元祐八年十一月。遷塋道原於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紀年。叙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溫公為知已。溫公序道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義仲三請曰。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為誌。終不得辭。則叙而

黃山谷文集

劉道原墓誌銘

三

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天下記籍。大無美惡。過目成誦。書於以來治亂。成敗人材之勝不肖。天大地理氏族之所自出。談手盡貫。穿百家之說。皆可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開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而眾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稱其名。亦不好也。為吏發強。老在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為能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後十五年。溫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為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卿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義仲為郎。社齋郎。六年。年。劉資治通鑑。版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不空言。道原與王荆公善。而忤荆公。與陳師公善。而忤師公。所事皆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以濱於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

平生有二十失。他易下急。遇事服發。猶介劉直。念不思難。泥古非今。不
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
事上方簡。卽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達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恤怨怒。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咸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
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茂而言深。戲誑不知止。任性
不遜。既論議多讎刺。臨事無機。行已無規。匪人不忤。已而隨眾跋扈。
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
失。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離起。
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權勢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殊。
儉而流費。欲速而遲鈍。聞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

黃山谷文集 劉道原墓誌銘二

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忌靜。多思而慮事。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
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笑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曰。攻
其短。不令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教猶若是。
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臨而入於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不明而
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疑之。然世不容
素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卽愈高。養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欲向
務進。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達。得其
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義仲和叔稱材。能皆過人。和琳以
文鳴。而稱爲行。不幸相繼歿。義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
嫁秀州司法參軍孔百祿。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其大者。銘

曰。余夫所事。烈士所棄。顯允劉君。去位遯志。其清近義。其勇近仁。其子守
節。封於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與世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閭庭。悅親
以孝。舉按抱衾。室家靜好。上士勸道。百世之師。四海溫公。俾民不迷。溫
公補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寒寒溫公。論政以學。爲京浚川。積后
學。深其源。溫公忽忘劉子。與學我爲銘。詩式告後。覺
述事與溫公。編年存相出入。至其所載二十失十八。故真字字可深
以爲鑑。

黃山谷文集 劉道原墓誌銘二

此處有表格，但內容模糊，無法辨識。

○宛丘懷居士墓表

黃庭堅

聖人不作道不閉於天下晚出之儒玩禮義之名而陋於知人心失學
問之意而士必以讀書為選以子考於書備及見古君子之論人難
師下視下至百工之賤因其方術心通性達總其要歸有合於道德之
序者皆以蓋而之而不廢也士固有不幸而於取人無定論之時扶
魁勇非當之器而於流俗之繩墨不資經義文章終無以自怡於世
者若宛丘懷居士為近之居士少喜醫方自神農神農黃帝內外經
扁鵲公之傳無所不觀遂以其方名為醫博士為人治痺數有功縣
以知名居數年原之以其方授子孫并致家政築室其旁遠事獨居率
月日半祀事子孫既自力不敢溺事乃聚浮屠書闔門而讀之寐不用
黃山谷文集 宛丘懷居士墓表一

師源若水釋雖不多為人道之而性行純熟應對機鋒稍稱為人可傳
江湖雖漸之濱浮屠氏之達者無不來款聲實既見而歎曰此吾師所
前見鞭影而逝者王公太人多與之游居士雍容上下使人不可記疎
而未見其有求也既七十歲舉累世不與通別籍之喪二十餘身拜其
事曰是貴在我不當以累子孫異時人疑居士道扶趨足自容及其與
子孫分職時有條序蓋知其自得者未可以附尺論也居士諱敏字仲
勳享年七十有五子知孫遵皆守其方試國子兩門助教世每傳而尤
妙於其術古者貴三世醫於懷氏蓋信斯言和於喪與皆應謹於居士
平生來請表於墓是為表
感慨慶令人追思古晉 葛端調

○論語新篇

黃庭堅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
可疑者少孫漢以來師承不絕此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
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大幾名者於朝趨則者於市觀義理
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
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無不一卷聖人之於教人
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急難補創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
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僅不於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
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
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句句解曉析詰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
黃山谷文集 論語新篇一

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
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然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然此以進智可
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然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無室
其途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及求諸已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
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
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雕開在聖人之門
則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
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
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寧予
欲於恭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清寧弟之說

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此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子者。其先受
之。實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為衣。已忘而強勉為之者。將欲加厚
於。實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
窮受薄之中。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蓋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
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士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
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
居眾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
以耳而聽之。以心而求之。及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
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求理必於其會。議論極正。宰子短表一段。乃是古人無隱。說得甚妙。
黃山谷文集
易瑞調

○書王知微胸山雜詠後
許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持。造怨忿。詔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
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乎。逢遇物悲喜。同悲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
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吟詠。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
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詠。詠後陵引。頭以承
之。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
養。如以康樂之期。鄰里與之游也。晉丘王知我。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
後。而不知我。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過而不
知。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耶惜乎不幸短
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
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適聽堂。書。江西黃庭堅書。檢治
諸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筆勢矯舉。不啻健筆。俊勗之持物。易瑞調

書總卷後

黃庭堅

少年以此縑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爾然未必能別功。格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墨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近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有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九石臨事一籌不盡。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數行中自有起伏結構。小品而有大局之勢。葛瑞詞

山谷文集

書總卷後一

五

書萍鄉縣廳壁

黃庭堅

庭堅抗荆江。略洞庭。涉修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於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尉勉之。乃肯行。捨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變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太。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慕訟異於他郡。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笑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之莫遠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盜黃山李來集。書萍鄉縣廳壁一

五

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曰。以而自矜。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長寬而不長。森究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已里之間。結巢且為鳳凰。報芳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庭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己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敬體奇變。葛瑞詞

○破吳移火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過得波吳端端離疏不利走趨
出屋榜之達戶樞三姬挽不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
笑之曰亮率羊而奔鞭之羊不得食亮并供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
露啼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持焉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
不可則亦有其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盡漏者不以雞準絕規矩異用
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周子不通之則廢不可
運土者不可當履坐而抱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諸者之耳靜者之
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編用智則無功有所不
能乃有所大能馬呼波吳前來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
黃山公文集
破吳移火之一

○破吳移火
能聞門之內因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
得頑癡自令謹飭長入庖舍餘給湊金料商蔬茹留精熟補山休飲
方膳魚法欲長起波如截防黃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白脫用薑蔥
漆不欲焦旋煎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楊盆勿駐沙進火守娃水沃佛鼎
斟酌菊蕊生熟必告煨燠臨食從垢擦髮深指靴拘嚴嚴守事無小
大盡當闔白食了縣器三正三反投拭剔潔寢是覆琬陶瓦絲素視花
謹數兄弟為行壯壯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櫛器淨理備其初素
衣當白漆水增色施帶為黃紅螺蚌光接藍杆草芽莧素早操朕粉白
無不精好燥濕康壽財財但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半半平來海鵲樓

○破吳移火
樂梓拒門開闢草竊飲飯備犬堽塞鼠穴凡鳥攫肉猶觸鼎大蛇
鼠窺暗汝之罪也春蠶二眠什績自裏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
葛蕉任綿綌錫疎手作無有停時終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
餘暑時蘊蒸扇涼蜜冰薰艾出蚊水盤六蠅果生守樹果熟守宮執弓
快彈驅赫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母姬罵譏唐前泄嘔天寒置龍衣
食半烘極痺抑痛炙手捫凍無事倚牆候後回作堂上呼傳聲代諾
或長續短危霍皆憂持勸補困與巧者傳凡前之為汝能之不改吳對
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難勞何從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
矣子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年文刻畫深純微至此即古與府一法乃自才人極致當與王侯僅
黃山公文集
破吳移火之二

○破吳移火
黃山公文集
終

楊龜山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于蔡

先生傳

楊龜山一

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曰以聞召爲秘書郎歷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時上疏乞誅古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疏王安石降從祀之列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

之學其源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宋史本傳

楊龜山二

後學楚黃耿定力誌

有宋中葉，為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為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問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北面而神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先生初謁伯子，即惇異端曲學之弊，奉以尊師振教為言。既得伯子真傳，兢兢步趨正叔，罔敢越軌。其器固能載道而行也。晚近學者，守積遺珠，指歸為兔，斤斤膠常帶范，固不足道。即解有聞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濟人，僻之隙尤熾。火下明乍滅，亦何述焉。百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既繁，時所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不發，不欲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為口實。此所以深楊龜山文集序 耿定力序一

吳郡 葛 嘉靖調市 評輯 汪為雲 〇 〇 甫較訂

集序

耿定力一首

上書

上淵聖皇帝書

經解

不書即位 春秋義

亦于田 討義

楊龜山文集序

目次一

二

移民移粟 孟子義

史論

簡相如論

項羽論

張良論

蕭何論

曹參論

林德通論

賈誼論

龍錯論

汲黯論	荀彧論	書	見明道先生	寄伊川先生	答吳國華	答陳子安	與陸思仲	謝程潛	答李抗	楊龜山文集	上毛憲	代人上王令	答胡康侯	答胡康侯	語錄	荊州所聞	傳	陳居士傳 諸公跋附	記	孝思堂記
										目次二										

序	書 序	孟子義序	鄒公侍郎奏議序	題跋	跋鄒道鄉所書女誠	題翁士特文編	哀辭	哀明道先生	哀鄒克叟	楊龜山文集	哀鄒思道	祭文	祭游定夫								龜山先生文集目 畢
										目次三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有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寶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

上淵聖皇帝書一

五

下威德耳。夫五之冠。皆投戈負耒。沒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初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益軍相。人主之心。替也。意。東耳目也。百執事。朕朕也。心。替也。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朕朕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曰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以任賢去邪之効。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戚。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

而不罪。則雖邪辯者。得以肆其說。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夫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沔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親。為沔所誣。中宗不窮問。命沔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辭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無罪則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棄命也。而安行之。舜亦數致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謀宜無所施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焉。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

上淵聖皇帝書二

六

者。初德宗在藩。謁見代宗。為政之弊。嬰溺奄宦。為婦帥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繼則象四十有二。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聲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滿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輩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後。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賄敗。於是始疑在廢之臣。無可恃信者。而宦官用得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欽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開架之金。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幸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

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
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蓄於富貴之家。與幸異時。按圖而人。不可不察
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
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目
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雖舊貫。自
崇寧迄於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牆壁。而
人不睹。以其久矣。具而寶。不至故也。陛下訓守神靈。尤宜慎始。詔令如此。
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
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卒於相
楊龜山文集

上淵聖皇帝書三

七

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消流積之。而尾閹泄之。臣知其不
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在
百姓。差末之知。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
戶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樞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建大
邦。固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樞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懷簡惠
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使邊事稍寧。無事
哀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恩膏之有期。則
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
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獎罰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庶幾
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賍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

相蒙。暗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雅蒙施行。不遇放
罪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責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罰有厥罪。小亦不可不殺。聖人豈
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罪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
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奸賍之吏。當究見情實。
待成王命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頽海。庶乎人忍少伸。和風克
至矣。

歸本誠意。論極深切。至於詔令徒為具文。名與實悖。尤中末俗之弊。
楊龜山文集

楊龜山文集

上淵聖皇帝書四

八

○不書即位 春秋義

楊時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總世為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總裁君。不書即位。正也。總裁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哉。此說是已。蓋寢宮地塊。終身不仕而祔。雖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總裁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家宰。隱之不救為公也。蓋亦有家宰之事乎。楊龜山文集 不書即位一

亦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胎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救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大義昭然。可正三傳之誤。 楊時

○○叔于田 詩義

楊時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則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眾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公善惡則其所以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逞。以當是非。而沒祭不足也。叔段不義而為眾所悅者。亦以氣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即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元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也。且有禮矣。則親有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楊龜山文集 叔于田一

讀詩者所以不可不明於時代。 楊時

移○民○移○粟○孟○子○著○
移○民○移○粟○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
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
遠○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
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
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
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聞○是○
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行○也○其○所○謂○也○
和○平○之○論○
楊○山○文○集○

移民移粟一

二

楊時

○○蘭相如論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執○術○以○干○時○君○
其○喜○怒○悲○懼○而○探○閭○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
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蘭○相○如○傳○
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虐○使○之○暴○搏○
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
舌○入○此○喉○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壁○配○柱○示○以○
必○死○蓋○亦○摩○肩○牙○矣○夫○死○非○難○先○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
之○不○敵○秦○雖○雖○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臂○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
不○在○大○計○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存○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壁○入○秦○
楊○山○文○集○
蘭相如論一

楊時

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觀○秦○之○心○特○迫○其○威○逼○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
以○皮○幣○大○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臂○乎○雖○與○之○可○也○相○
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燈○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
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終○不○可○得○則○欲○徵○幸○不○
死○誰○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船○年○趙○卒○有○獲○軍○臨○
城○之○物○者○徒○以○壁○為○之○案○也○然○則○全○臂○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
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以○一○月○不○廷○則○立○太○子○以○絕○秦○望○
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有○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關○焉○則○危○事○矣○扶○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待○計○也○相○
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揣○焉○乃○欲○以○頭○血○滅○之○豈○犯○

子所謂暴虐過河而無悔者。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之進。讓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理正見大意亦周密更無餘地可寬處。葛瑞綱

楊龜山文集

蘭相如論二

十一

○○項羽論

楊時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收。也。夫秦人歸戴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恭稻梁而皆可。以口也。項藉以問問。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而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謂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是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秋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死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失天下。其無沛公乎。

楊龜山文集

項羽論一

十四

正而不刻。可見高祖論羽畏懼。只是見理不刻。葛瑞綱

○張良論

楊時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
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
才見忌、疑釁一聞、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免終竟以蒞醢、蕭何
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遇權
勢、視夫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跡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
舉、贈雖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
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子房略似史記而意較深遠、
○勞端詞

楊時山文集

張良論一

十五

○○○蕭何論

楊時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
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
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且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
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
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時作功成身退之
言、而悔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利於利、無
○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情夫、
○太史公論節侯直欲儆之、則大散宜生列觀、計知為已過矣、
○勞端詞

楊時山文集

蕭何論一

廿六

曹參論

楊時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
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強毅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
用其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
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
為其始以戰聞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
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以自克其何能爾蓋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
與蕭何有隙何且死而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
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終更將無所
不為惟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而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楊龜山文集 卷一

深得古人心事 葛洪詞

叔孫通論

楊時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
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
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
新鳥可以我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
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言近而當 葛洪詞

楊龜山文集

叔孫通論一

九

○○○賈誼論

楊時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冠，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條濯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遯晚進之人，欲一日悉實易之，彼其心豈能熱然耶？此麓豐之所繇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同要君也。卷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遷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也。其得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之章其儀法，與夫二表五斛，其術固疎矣。常是時，人君少非謙讓，亦足以益身，非寧輔乃反，以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

○
是錯論

楊時

冠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作周天而已。未嘗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使世懷詭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術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說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愛起倉卒。各欲倖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嘗非三家。孔子陳三都之戒。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術焉。山文集。范錯論一。二十。

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寡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益無忌。佐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蝷蟻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默者乎。

振本塞源之見。○葛端綱

○汲黯論
周勃起布衣○是樸樸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
○公○福○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
○弘○舉○若○我○蒙○爾○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子○獨○疑○其○猶○忿○獨○迫○臨
○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大○帝○謂○古○有○社○稷○臣○然
○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楊時

○荀彧論
屬王流徙○周召二公○共為政○地乃宣王○平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
豈不以其人哉○常桓重之○義其禍未甚於流徙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
漢德○豈有異於此○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
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固取假義○扶主成以今諸侯○其色藏禍心○天下庸
人知之矣○而荀彧○開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
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
董賊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晚節蓋之歟○然則則不智
蘇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
罪○然觀其臨大謀○操其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
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淵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
以一筆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
也○
楊龜山文集
荀彧論一
補宗一論○特文字雖美○可垂其持論之失○須此文正之○楊龜山

○○見明道先生
其師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其
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平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刺意難堅。
然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時有以
自。其世。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
習之。故也。周通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
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
之。而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間所未聞。見所未
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
小補之。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

見明道先生一

三

問有一師一義。可傳於世者。樂以與人。中道非過。則不及。其材皆不
遠。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
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故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
誦。解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
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蓬九遠之。儒從橫由折。然
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
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茲由學。
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何官至京師。
於朋將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
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

又况親達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
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誠致純色。溢於言表。葛瑞明

見明道先生二

見明道先生二

○寄伊川先生

楊時

其篇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而銘之書。其幾於此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方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此二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本體用兼舉而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疑也。且墨氏兼愛。同仁者之事也。其後卒至於無父。其罪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可終行。必稽其所獎。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護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揚焉。山文真

寄伊川先生一

世

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為明。而不致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敢言之。先生以為何如。言慮其終行。稽其獎。二語可味。葛藟訓

○答吳國華

楊時

辱賜教。伏審夏熟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詳復。論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其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缺舌之人。仲子之廣。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聽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數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卒皆不顧於我。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亦紛紛說說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然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是天下指為黨人。遂皆閉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顯出所有。告諸於人。以恥哉。竊謂於國華。為同道。故去肆狂。語清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為養其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

答吳國華一

其

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然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是天下指為黨人。遂皆閉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顯出所有。告諸於人。以恥哉。竊謂於國華。為同道。故去肆狂。語清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為養其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

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者。皆不知道者也。絲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夫豈以辛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滿口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意。故王氏末年。弱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然其志若有所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缺舌之人也。王氏乃不

楊龜山文集

答吳國華二

世

會其是非。非正算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謂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不辨。則亦易在其知道。我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其何以見其如此也。凡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之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猶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

楊龜山文集

答吳國華三

世

下利。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難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烏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其不致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常謹承教也。

○ ○ 答陳子安

楊時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羞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其竊謂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我雖賈儉。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強其力之所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合是數者。不能也。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播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克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潔。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

楊東山文集

卷一

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爾今之時。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妙論旋折。極得昌黎脾處。為流調。

○ ○ 與陸思仲

楊時

其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遠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趨利。解充為己者。幸吾教人稍知自立。不後志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為僧。甚非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曉不覺。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與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相聞。其緒言。雖未能究聖學門。端然亦不為異端運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

楊東山文集

卷一

三

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雖此而即彼。則恥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生死。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先生為足厭。若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知天德。知天德。則克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拘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始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通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而利益。則與世之行。楊公門

以微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為乎。吾友曾明志。則於朋游中為可畏者。亦不有以誅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此。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其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足聽。九子之為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貽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聞吳端只就粗淺廢論。其無及乃可破省俗迷。先生此文與退之俗骨表同意。為端調。

與陸思仲二

與陸思仲二

與陸思仲二

謝程傳傳文

楊時

某聞匪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其學。較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潮潮始得。從郭吏之末。瞻望鵲履。碌碌無遠時才用。方愧懼微猷。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道。瘴癘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安進一言。上曉高明。並虞過聽。遠示教諭。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屏之據九達之衝。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轡而至。明瑱肅翠。夜光之聲。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寧無不獲也。而校羅振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前乎。長沙蓋南北銜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

楊龜山文集

謝程傳一

與

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都屬之吏。負絕卓環異之才。抱其冠。欲賈於左右者。蓋一二哉。往往以疏。從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須其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故大無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若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而笑用廢。皆既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如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

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識解。弘矣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其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泥清祀。不勝惶懼。謹陳之。謹。詞勝可誦。葛瑞詞。

謝程清二

○答李純

楊時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聚錄積而佳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大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憚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迫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然僥倖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踴躍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與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鶴鳴而起。聲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聲為利者。誦之徒也。舜誦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楊龜山文集。卷一。

乎。善利之間。則為善者亦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份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我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飽。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群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惟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之多。至於萬物。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來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其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理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傳者其序不可誣也若酒釋應對則門
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低矣然聖人所謂性
與天道者亦宜當離夫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平也
非離此以為道後使馬者皆離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其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
亮之

平易顯明浮意句解 葛端訓

卷之六

廿五

○上毛憲名漸字正仲

楊時

其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
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
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與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窮嘗窺其
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淫天下臺臺向風承德教
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衍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飲乎
道德之寶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
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
各逞其私欲磨才格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
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術人離之以攻其後梓三寸之舌開天下之諸侯
揚龜山文集 上毛憲一

欽為已功。雖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張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
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趨純無
和者多歸之。雖東園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縲絏而不知去況
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從節義之士而依違附從之徒多見戰辱故宏
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
竊權而嬰禍謝事立終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故幅脫猶不忍改轍一
犯清議則貽笑伏櫬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紀者亦眾。若
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庶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悲然如秦人
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不以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
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

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事實用是皆為世
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
亂而收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其竊觀仁宗皇帝承祖
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熙然仁而治德上
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繼絕而不振迨夫神宗皇
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肯綮皆以苛察為明哀歎
為功其極也慘殺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殺者往往變其
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
在二聖世方榛蕪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
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德道藏器待古聖賢之執獨者
楊龜山文集 上毛憲二

其何能爾其閑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
為知夫幸得樞衣飲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佩者而遽辱
一言之知在愚賤疎遠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任於錫利者
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
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士風國運兩者常相視以為盛衰寬大之流一變而為綜覈節義之
過一變而為清虛此誠已事之可見者也 楊瑞朝

○代人上王令 楊 特
其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
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
千有餘歲士之知有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
介之賤則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舍舜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
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
全之德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扶貴自尊以輕天下
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顧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
之士非而俯仰苟得之行多同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曾肩諸笑
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
楊龜山文集 代人上王令一

視好成夜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
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
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決問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
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厚術拙某幸為士則教
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語生俯伏門外以俟進退
之命非敢求聞於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均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視其所養耳此大以自重輕養之意
古更敦 楊瑞朝

○冬胡康侯

楊時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困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稟。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其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射。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同。齊木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問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與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其堂。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其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要有意焉。思得明時。共學。左右提掖。親獲一勝。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長老之有望也。

楊龜山先生集

春胡康侯一

花

○○○春胡康侯

楊時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日視各老。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鑒。飲者乃下詢於陳腐。陋。雖非公不以。自授樂取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窮明不以僭。清為罪。則萬幸甚。其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時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其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罷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欽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之。有不可待而侵索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易絲之微。匪煩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口不食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此。雖有司。不家宰得以武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在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可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惟南東兩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

楊龜山先生集

春胡康侯一

四

崇寧以來承祖積累之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司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饒康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以待軍興郊貢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前對元祐之會計皆效此也此祖宗之道法蓋得周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為結與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皆可考也如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矣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樸之議其措置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羅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紓中都之費六路

楊龜山文集
卷之四

山更有不常一移歲餘則增雜以充清計使山去歲則羅橫使新州斜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權承為義徐以款發運司於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後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輸與發法何固以為利不可隔舉之祖宗時則湖南湖北江東西潯未至真陽下即或阻於歸路或蔽於得權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發運計不之則橫稅不加於民而上下稅自抄括之法行發運悉歸權貨諸條一無所得故清計且及不然而用不可闕非出於清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聞中舊官費監每節二十七文今民間每節五百二三十文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

益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關者為之應辦故也都常不關也其為利多矣自黃帝立兵農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固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什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克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卿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中之以束伍之令督之族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也故而不中必致無救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

楊龜山文集
卷之三

不備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郡晉之節制亦不可以死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亦用今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蘇馬不愆於四伐伍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法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收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修無甚於今日聞中盜賊初萌不遇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十年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互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是今日之急務也

蔡系用事王繡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廢祖宗之法。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後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盛之時也。盛之成卦。剝上而柔下。剝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與而上無劉使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盛也。左傳血蟲為蠹。蠹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蠹也。如治陋室。然構榱。店櫨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無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終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材而通變之。則盡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衰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略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髮可盡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

楊龜山文集

卷初廢侯四

四三

乎矣。今物有有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欺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吾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蘊。孟子之所惡也。不可不慎。故所言皆經。特大概而文字轉折。稍意愈益醇古。葛端綺

○語錄 荆川所聞

楊時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繇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妙論可謂傳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盡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而不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益有以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

楊龜山文集

語錄一

四四

○語錄 荆川所聞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繇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妙論可謂傳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盡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而不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益有以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

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知其
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
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此者方
固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
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
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寄敵篇引龍精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
日夷狄之執是亦亡國之執其意蓋欲歸湯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繞
以用兵為事只見樓梭何時是天下息肩時即以仁宗之世祗二虜豈
不勝如哉因時即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
楊龜山文集 結錄二

而受實獎乎亦必有道矣蘇公父子議論當時事只是不識
余嗣有程楊朱陸語錄類案故於此選中絕不多入著端細

陳居士傳諸公故附 楊時
陳還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傑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慈惠不妄與
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簞帛木甯出門雖連牆
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策而後往家人俟其趨其跡可數也
平居拘拘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雖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
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
之使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
下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條屬
有杜生者問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
非其有所養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所有故不
楊龜山文集 陳居士傳諸公附一

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鄙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
又無高世之士今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
原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掩蓋有非學之所能及者世之傳
夫漢子一有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
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
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
召與之其人曼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
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於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子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
予先生言行信於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時於今後當顯白

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昇其子孫故刊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璣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夫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晉陵鄭浩既家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休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華書而名於後世今陳居士舍德隱厚沉寔於七閩之下邑未自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德以銘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

楊龜山文集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二

四

初○此○名○救○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漸○建○安○游○昨○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
公○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
卓○然○顯○白○於○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鄭○陳○二○公○為○之○書○策○且○改○其○後○以○
手○不○朽○請○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
翁○李○綱○書○

陳公跡本無奇統以內行純備得此佳傳又得諸公跋皆古蹟可
垂可見前輩樂道隱善若此當此趨名如趨之日余故並錄之使
修身潛耀之君子知所自信云 葛端綱

考思堂記

楊時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樞歸葬於建安又明年義事乃作考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雖○小○夫○賤○隸○童○牧○叟○下○逮○窮○賤○某○旋○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
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跡○而○顧○悞○若○夫○夷○考○其○實○則○孝○士○大○夫○
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
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
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離○滋○之○音○奇○邪○
慢○賊○之○物○日○與○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啗○過○乎○物○也○過○乎○物○
是○不○欲○其○身○也○不○欲○其○身○是○不○欲○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
楊龜山文集 考思堂記

事君必忠 雖官必敬 朋友必信 戰陣必勇 而後足以成親之名 反是皆
忘親者也 又惡得為孝子 惟公以布衣起閭閻數千里之外 隱然為世
名臣 其殊功異德 足以勵世範俗 銘鼎彝而鏤金石 為邦家之光 況其
所以訓迪子孫者哉 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 是能承公之訓 將有志乎
古之所謂孝也 吾是以知謝氏之後 能不僅其先烈 又光大之 其有日
矣 故余承命不辭 而喜為天下道也 於是乎書
孟氏守身之論 得此為異 葛端綱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總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治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其子為武王陳於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此道也。故予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肯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校舜、舜校禹、受而不為、秦湯放桀、龜山文集書義序一

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合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暴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與之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苟名失實、流而為子會之讓、白公之爭、自亂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可忍、而為仁、皆失是也。又易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遺以善天下、非徒為浮文以飾權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克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與、益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雖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孟子義序

楊時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廢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後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其則七十里而興不。其則雖天下而止。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扶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逐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輟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吾言鼓行。不得逞其志。無若無楊龜山文集 孟子義序 一

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固言以求其理。繇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正統能得聖賢之大 葛瑞胡

○○○鄒公侍郎奏議序

楊時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其華發外望之。時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使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造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倖之私。為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盡被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罪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官人之子。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辨明者。公既楊龜山文集 鄒公侍郎奏議序 一

從進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為敘。余於公非一朝燕將之行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馳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蕭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過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周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與朝中多感慨之况 葛瑞胡

○ ○ 歐陽通卿所書女戒

楊時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醢醢。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還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齊梁之族。酣養逸放。於此開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蕩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此後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問出通卿所書女戒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蓋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通卿楊龜山文集

歐陽通卿所書女戒一

三

成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世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此段議論士大夫家極宜知之。語而慈父多嬌子。嚴母多佳兒。此論也是又在胎教之前矣。此時先王育才深遠之意。至微至密者也。葛瑞訓

○ ○ 題翁士特文編

楊時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余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盡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舜在深山。與什木居。康豕時。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同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董仲舒。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苑。諸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焉者終楊龜山文集

題翁士特文編一

高

其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即此等議論。便非漢書藝文志所有。有志於文者。盍反其本。葛瑞訓

○○哀明道先生

楊時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即報至其
城其門人楊其聞知為位慟哭於廨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
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
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
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
百氏之籍與夫佛老某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出入逸士得
誇說與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億精勞思深探
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蕪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
大道遙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
楊龜山文集 哀明道先生一 五

時行倉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幸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
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
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
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
難矣夫絲毫弁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
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孫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
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
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
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歿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
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予悲古人之不見兮

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切磨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正
兮辨支穀乎多岐巨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
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勸懲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
之軌躅兮背世微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終萬變而莫窺馳銜勒而
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子敢知富冥渤而載華岳
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柄樞伊時勢則然兮此
云胡其若茲通闢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溺兮任而直
兮欲執其馬歸齊或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
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罔識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以日月逝
兮形魄滅焉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楊龜山文集 哀明道先生二 六

哀道而不私其師亦夫人之恆也 葛端調

哀郭克安

楊時

宋有君子姓郭名某字克安。即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為學。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遂以名稱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錫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藉甚。蓋歎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余棄。進而受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楊龜山文集 哀郭克安一

先生學克其志而用不完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援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遇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邦國之禎。應時須。純明篤實。允式孚。胸中之藏。羅瓊瑤。位卑德尊。慘莫舒。汗血龍駒。繫芳囁。雲帆蔽天。膠汎。天地吸。鼓洪爐。鑄物範。形魯英。圖。自爾遭之末。所如。既實爾德。訖云。瘞。胡壽爾壽。忽聞細。嗟余與子。阻修遠。不得。弔道孤。歎恨於懷。曷。除。故。可。法。焉。胡。

○郭思道

楊時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亦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屠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逐。遂以苟悅世。世。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行雖為當。者之所知。其自處。慙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為士者。不乎於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橫。以欺世。罔上。會得忘義。居道徇物。以至。真。顛。而不悟。雖楊龜山文集 哀郭思道一

至。始。人。之。所。悲。差。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耀。以。自。待。其。辭。遂。取。舍。而。何。足。味。哉。君。於。是。時。也。趨。於。迷。馳。不。以。貧。賤。富。貴。權。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崇。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將。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年。年。三。十。有。八。以。疾。終。於。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粹。幽。無。責。於。鬼。明。無。責。於。人。宜。得。其。福。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或。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於。中。身。先。誰。嗟。乎。最。該。骨。於。昨。之。消。魂。無。依。乎。此。屬。屈。以。為。辭。自。古。聖。賢。子。自。有。顯。榮。富。貴。騰。騰。飛。飛。振。耀。於。無。垠。亦。有。湮。淪。洎。沒。於。屈。而。不。伸。或。同。腐。骨。俱。磨。滅。于。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

是以傷神重以故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泫然之沾也
詞皆純鍊。葛端細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
夫復何云。恨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
亡。眇余獨存。雖未即反。而弱童齒路。焚然依立。而誰憐。嗚呼先生。微言
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
未復。而計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
歟。杞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以順
泫然。他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悲詞平淡。以愧世之情過其實者。葛端訓

王梅溪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授徒梅溪。繇太學試大廷，秦檜既死，高宗親政，十朋以權對上，親擢第一。特授紹興府僉判，召除秘書郎，金將淪盟，十朋輪對言禦敵莫急於用人，益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陛下，政復出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請祠歸。李宗立起嚴州，累遷國子司業。時左右史之職久廢，十朋同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除侍御史，上謂銓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陳恢復之計，因論史浩入罪，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職，浚聞其誓不與敵，但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臣聞近日欲遣龍太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與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出知饒州。饒竝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都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

宋史本傳

王梅溪一

之移知湖州，戶部責虛逋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卽請祠去。起知泉州，饒久旱入境雨，湖積霖入境霽，東官建除太子詹事，力辭不允。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卒，年六十。子聞詩，聞禮，皆力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

宋史本傳

王梅溪二

集後序

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開禮殿木江陵。歸藏於家。痛念先君即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溢先朝露。無以贖不孝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休餘命。開禮堂其役。始事於莫春。訖工於中秋。先君正大之學。忠憤之氣。愛君憂國之誠。仁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卷而盡見之。職較正迪功郎謝汝能。卿奇進士任炎。其間闕亡者。異時為別集云。男宣教郎元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外郎公事賜緋魚袋聞禮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

王聞禮序一

王龜齡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竄端調甫 并次 弟葛 則安調甫同定

集序

開禮後序一首 公次男

制策

御試策一道

奏制

論對劄子

上殿劄子一

王梅溪文集

目次一

二

上殿劄子二

應詔陳義事

論左右史四事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論史浩劄子

再論史浩劄子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論內庭御省劄子

論宿州退師劄子

論林安宅劄子

問蓋聞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抑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巨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繼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掃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畫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歛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甚熙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安在豈道雖久而不論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

御試策一

王十朋

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乎大夫學古之官明於治道蓋當以待問久矣詳著於篇朕將親覽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為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推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為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為天下法貽厥子孫而施諸罔極則必世為有道之國蓋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臨五緯建集多士訪治道於清閑之中首以監於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為言是則陛下欲守家法以範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復以一介草茅與子大夫之列仰承聖詔其敢不

王龜齡文集

御試策二

王十朋

辰盡底蘊茂明太對以為陛下遵祖宗守家法之歡耶臣之所欲言者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聰明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斷天則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為天君執君之權而為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域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庶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聖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范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治天之不可以有加者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成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陛下慈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動法祖宗一詔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煦者如天之雨露則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魏範乎為湯乎國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為言者蓋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而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聖策首以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行之者未之有為言以及於祖宗立經陳紀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為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竊謂陛下能攬福威之權率自已出則成

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所以策
臣者皆不足為陛下憂矣不然陛下雖勤勤問之臣雖兢兢誦之無益
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攬權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
不以攬權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
諸侯大夫出者孔子無成後世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為
義者左氏記時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者廷不可相辱者賈
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三皇
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
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慮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
王梅溪大集 御試策三

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
能守先考政之其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德核名實信賞必罰齊
居決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服之治統為吏稱民安功先祖業業垂
裔者蓋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
法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競之禍躬攬福威之權而
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追功臣而進文吏戡弓矢而散馬牛建武
政號為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
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亦其能革前朝權
戚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於求治兢業致事以焉
說之其大要則勸其攬權也帝自謂能行跡是勵精為治責成於下而

推歸於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
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
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
納之於是勵精為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
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陛下繼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
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機於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為英主樂舉乎漢
宣帝先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衛
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食聽政如隋文帝而謂
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
王梅溪大集 御試策四

權也蓋欲陛下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
之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竊謂陛下欲守祖宗之
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
經之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鮮然不倦萬
幾之暇為好此書固嘗親讀宸翰以書經傳刊之琬琰以詔學者矣通
者又命儒學近臣持經進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跡
固已熟得於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謂攬權之法者臣請為陛下誦之
春秋書王曰天王若爾所為為人君法天攬權之法有書王不書天者所
以為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則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
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脩禮亂樂者欲其收禮

淨如曹參者。宜命之持衡。忠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初起。猶
者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
世而無弊矣。而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賞刑
之具。備皆也。而每獎未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
刑。以革其也。臣竊謂欲盡革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秦。秋。之
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解
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識時。平。零。微
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
所以識時。君之監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
時之弊。獎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創賞刑之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六

十一

法。雖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觀。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殊嘗有
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終無不
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羣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
自為諫官。及為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其
獻之神宗。而其二說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其
尤以清德。雅望。執政於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退羣臣。邪
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
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賢相也。然者陛下躬親萬機。一新時政。
斥逐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若許者誅。亦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
大者也。聖策猶以廢獎。未革為憂。若輩於日朝廷。猶有舊賞。濫罰。如

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槩。夫。人。之。賞。刑。之。大。者。莫。若。進。退。天。下。之。人。
才。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
於。大。臣。侍。從。公。心。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
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進。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
除。為。之。也。如。是。則。一。人。之。進。退。有。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陛。下。每。退
一。人。必。出。於。陛。下。物。如。其。罪。震。怒。而。賜。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
公。言。論。到。可。也。不。然。則。得。於。金。言。而。天。下。國。家。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
於。三。者。而。一。旦。進。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有。以。中
之。也。如。是。一。人。之。進。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
下。悅。其。賞。之。當。去。四。凶。而。天。下。服。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賞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七

十二

刑。為。法。以。處。刑。用。賞。刑。為。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乎。無。弊
之。不。革。耶。若。夫。有。其。勢。進。其。秩。以。為。賞。犯。其。事。得。其。罪。以。為。罰。此。時。有
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復。為。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曰。
賦。歛。之。制。經。常。之。度。備。昔。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經。常
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竊。謂。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審。其
以。攬。權。謹。按。春。秋。書。滅。孫。辰。告。權。於。齊。者。誠。莊。公。不。節。國。用。一。不。審。其
而。告。惠。於。外。也。書。初。稅。畝。者。誠。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國。什。一。之。法。至。於
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誠。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甲。而。出。甲。也。書。用
田。賦。者。誠。襄。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者。皆。不。宜。作
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臣。竊。是。知。春。秋。賦。稅。之

書為人君即用裕財之訓明矣。皆孔子對齊宣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即用。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盡微。臣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即用也。側聞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哉言乎。其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性尤務儉約。冠用止於漆素。食祇止用黃施。嘉祐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即儉以為却題。時呂滂賦曰。國用既即。民財乃豐。仁宗悅之。擢為第一。觀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其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即用。光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預會真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后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各言。真可謂即用理財之法。朕欲盡民者之說。戒也。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庫富實。貴朽粟陳。如成康文景時可也。而聖策乃以財用未裕為憂。雖臣亦切疑之。蓋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即乎。奢侈之風。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上無却稅之禮。所不可免者。而陛下賞賜之費。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處。

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即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朝廷法當嚴有禁銷金之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為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嘗有禁銷犀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玩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在乎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矣。外國有以無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資財者。池臺苑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所增蓋者。中貴外戚。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無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內至治。富

不。是。水。火。母。之。罪。也。焉。貴。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傳。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有。才。取。士。之。權。而。默。寓。其。意。於。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按。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較。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非。更。變。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太。學。之。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勳。立。業。皆。頂。用。皇。恩。不。絲。此。金。出。可。謂。盛。矣。陛。下。注。者。雖。在。干。戈。日。不。暇。給。之。中。而。王。梅。溪。本。集。御。試。策。十。

亦。未。嘗。廢。組。豆。之。事。自。僊。兵。以。來。復。興。大。學。以。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舊。恩。甚。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為。憂。者。臣。惟。獻。攬。權。之。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猶。昔。而。人。才。非。昔。者。緣。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覲。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儲。備。臣。之。其。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臺。之。言。例。行。殿。試。故。士。論。莫。不。稱。快。臣。願。陛。下。常。攬。福。威。之。權。以。御。之。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臨。往。年。之。虛。舉。可。也。至。所。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能。如。前。飛。魚。躍。過。其。平。日。之。刻。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結。率。會。向。以。媒。青。紫。也。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養。說。成。風。科。

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士。氣。之。振。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人。若。山。蘇。轍。之。言。最。為。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轍。安。言。欲。然。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轍。與。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命。庠。序。去。諸。弘。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忠。謹。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而。出。如。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聖。策。曰。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如。祖。宗。時。也。臣。竊。謂。欲。官。師。之。勵。宜。黜。陟。賢。否。之。權。謹。按。春。秋。隱。十。一。年。書。滕。侯。至。成。二。年。則。書。滕。子。范。甯。曰。前。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王。梅。溪。本。集。御。試。策。十。

所。黜。陟。二。年。書。紀。子。至。成。二。年。則。書。紀。侯。范。甯。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所。進。臣。竊。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之。權。國。其。廢。否。而。然。陟。之。也。又。按。經。書。堯。曰。刑。公。羊。曰。刑。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尊。爵。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有。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為。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忠。臣。蓋。春。秋。以。貴。忠。臣。之。至。訓。迪。天。下。之。為。人。臣。者。也。為。子。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孝。子。蓋。春。秋。以。貴。孝。子。之。至。訓。迪。天。下。之。為。人。子。者。也。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上。郡。一。縣。之。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因。無。異。虞。舜。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於。仕。之。後。無。非。以。公。

道引迪之固無異乎成周訓迪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為官師者固不越
厥厥職坐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屬其職也立殺陞之
前與天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屬其職也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
卿廟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屬其職也百官屬其職於朝守令屬其
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之臣故其致治之效遠出漢唐
之上今陛下任賢使能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訓迪之方無非遵祖
宗之時而聖策乃以官師未勵為憂者臣竊歎繼繼權之說焉今黜陟之
法訓迪之方雖曰備嘗而治效非昔者孫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
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最者內外
用事之臣多出權門之親或故舊則宦文臣或清流而濫居清要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十二

十七

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
其罰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雖無罪而亦
斥明賦之怨羅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乎喜怒愛憎之私無復
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瘁勵職可乎若夫所
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忠身殉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
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手可熱之時將帥相率為佞之不暇
既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
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厥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
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
也昔唐肅宗中仁宗熙寧等用杜韓范富以為執政以歐陽修余靖

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象人石介作聖德頌以掄揚之。此陛下無
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執福威之
大柄以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節以為訓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
官師之不勵職如祖宗時乎。臣伏讀聖策謂嘉獎未盡。羊財用未甚裕。
人才尚未盛。官師或未勵。其欲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
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策之訓。
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陛下願
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率追其盛。德大業者可謂勤且至矣。然臣已
陳繼繼權之說於前。且以春秋為獻。抑嘗聞先儒嘗有言曰。導其所聞。
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陛下既已深得之。復能尊其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十三

十八

所聞行其所知。繼繼權威之權以守祖宗之家法。則賞刑當而天下悅矣。
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化矣。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
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然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繼繼
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復見於今耶。若夫所謂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
而或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釋春秋有變周之文從周之
質之說。又有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以謂春秋未嘗變周之
特因時而收獎耳。夫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者。
廢故政有能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補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得
夫廢獎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風雨之不施
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弊之說為獻可乎。若夫所謂

王梅溪文集

御試策十四

九

圭梅溪文集

御試策十五

二十

補 49—613

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默言曰：聞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善結舌左右以毀譽者也。退之可矣。如是一念慮無非。心一云為無非。正人。始見四方萬里風行草偃。莫不一正矣。臣願陛下以是為權。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權之助。廣覽無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不。動。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手。而。為。之。況。區。區。四。者。之。獎。尚。何。足。以。珍。淵。衷。之。念。哉。臣。聞。主。聖。臣。直。惟。陛下。故。其。任。愚。不。勝。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王梅溪文集
之法
荀悅胡

山試策十六

可為大廷進對

○○○輪對劉子

五十册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安懷憂。不。世。結。之。心。竊。聞。道。路。向。內。咸。謂。虜。情。正。有。南。下。牧。馬。集。於。汴。京。之。時。江。淮。之。意。廟。堂。之。上。惟。懼。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止。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苟。能。一。苟。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難。強。而。不。之。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為。憂。我。稍。不。長。短。而。來。其。將。何。以。御。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齊。悼。公。以。民。來。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曆。間。而。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語。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遠。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集。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後。閒。置。散。無。他。自。效。或。老。於。藩。鄣。以。泯。沒。其。材。內。為。

輪對劉子一

廿二

魏邦之所媚也。外為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與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
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懷敵
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雖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自
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兩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
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
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
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
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連
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謫。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
足以解物。一時謀議皆盡。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曉勇善戰稱者。悉
王梅溪文集 論對劄子二

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為小牙藩屏。用費雖眾。建諸侯而小其
方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
振。固有入焉。雖當自消。臣以為崇我之策。莫大於此。
會幸用人。必以人望為主。則第一要著。萬端則

臣聞國之氣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誠
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國曰天下。雖謀之以智。辨之
以才。必以氣為之。至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事。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
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
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
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
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劉先王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
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碎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
之勢。非魏敵也。然則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
平。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開然未決。茲理固同。
王梅溪文集 上劄劄子一

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仲今日之氣。莫如
戰。杜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嘗與之決。唯
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
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
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體
何故。屈已賈。陷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
受其利。吾與諸戎。和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
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請契丹而滅。
契丹矣。又以和議。請中國。而中國矣。故南牛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
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

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便斷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陛下應天受命。天下固不歡欣鼓舞。或謂其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臣謂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可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可以江准有重臣以爲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爲。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已爲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其可自貶損。於天下之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而此之民。雖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虜。而使之甘心乎。況謀臣王梅溪文集上殿劄子一二

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我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侯時。而伸東轍而捷而已。格言名論。皆古所未發。非忠孝性生。豈能暢此。葛瑞訓

上殿劄子二

王十朋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初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爲。遴選於初相。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皋陶。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功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周周舊其自國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白。徽宗道爲宰相。執事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魯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爲元樞。用歐陽修爲參政。治平之治。最號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皆爲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選擇於新政之初。是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爲。各成一代之勲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就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就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隸徒。不先天下之望。非持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倚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

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皆爲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選擇於新政之初。是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爲。各成一代之勲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就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就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隸徒。不先天下之望。非持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倚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

職權軍相得人則內可以其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
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邪如是則內之百執
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邪如是則內之百執
而任使之內修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遺選相臣親擢臺諫人主之職莫有大於是者
葛瑞調

○應詔陳興事
願今天下之散安在哉○在乎○中外○大小○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也○
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修○欲望○收卡之羊○治道之興○可乎○
請言其大者○夫選退百官○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
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
司守令○其不各有其職焉○此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選退百官之職
乎○臣見其選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集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
為其官○是固能選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
論月○或時遣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劾
然後罷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論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
百官居選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
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王嘗有言曰○思欲歸
己○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
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
納論思也○照軍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
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
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
者○不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職也○今之居是
官○以各司其局○為子官事○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愧司馬光之言乎○
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綱紀之職乎○

下此嘗下詔求直言矣。來聞實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罪。賢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納納。養成聖德。則納諫者皆傳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機。之時。臣竊見過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反。蓋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髮之功。庸未遇則還。留觀望。已退則乘勢虜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劫。欲者有為。而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閭閻。名益之溫。未有甚。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實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于

王梅溪文集

應詔陳奏事四

二

多。則今或從於中降。果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剜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國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飲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諫。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同上。惡有醜正者。或依城結。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與刑不正。非大殛。不足以去。而服天下者。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賢。奸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雖其能大明刑賞。子。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上皇故事。止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

下之職舉矣。夫欲收今日之微。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中外大小之職。固有不舉。而故事有不舉者耶。數事既去。內治既修。則夷狄有不逞。振祖宗之境土。指日可渡矣。羅列時弊而歸重人主之率先。是正人彈章氣象。萬福調

王梅溪文集

應詔陳奏事五

三

臣等撰次觀權承之左右史官職職以來簡討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諸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參為起居舍人太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遂謂史官書事以為堅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參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紹興間翰林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則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規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為起居注書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

王梅溪文集

論左右史四事一

自開史今誤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故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倣此執筆乃復進史治龍不革遂至於今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聞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針黹宮李義府勅必懷憂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雖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改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螭頭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修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

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規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進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直聞天子言錄其言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有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譏謔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後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羣臣奏對並以無所待取語則雖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進奏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是仲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

王梅溪文集

論左右史四事二

前

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今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儒翰皆就螭之杓處有命則臨殿俯聽對而書之不問後殿止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對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舍少留殿門俟修注出而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立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華之意前殿不立是雖手執筆而後意俱亡矣今左右史今日而立無言動之異且愚欲乞於前殿殿侍立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謀若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太宗謂魏徵曰事有不當毋

論奏。奏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復言。帝曰。兩省皆司論朝廷事。而母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文宗命魏瓘之意也。殿中修起居注張璠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閣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侍立。虛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閣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閣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閣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介為起居注。直前論事。出一時。又嘗預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

王梅溪文集

論左右史四事三

五

況今奏後敷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言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監今。循名責實。斷而行之。不勝幸甚。史館諸公不可不知。為編朝。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考。天子之考。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國前王。盛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浮頓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是也。先君有憊而復之者。孝也。夏小康。滅浼以復后相之難。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難。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恥復難之迹不同。其功光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業。親平僞偽。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運厄陽九。醜。亂革。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雖世祚。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難。不共。王梅溪文集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一

其

數天。春秋議不討賊。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讎。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韓。荀卿罪之。賢聖立言。褒貶責後世之為君臣者。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太上皇帝躬堯舜至聖之德。有為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陛下。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聞每對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臣比因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則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臣何任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隨督日奸。臣之覆轍。屈已以和仇讎之犬羊。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為虜人之境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虜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

故也。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讎。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就進取者。則不
制而聚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非
陛下劉明果斷。不感羣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謀。有君無臣。真可以長
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食息之頃。
必念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與哀撥亂。下以慰民心。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以承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
仍下詔。百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
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羣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鬼神。慰
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上皇付託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
乎以日月冀耶。

王梅溪文集

俞侍郎使上殿劄子二

二十七

仇真 萬端訓

論史浩劄子

王十朋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誑上。有一
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偷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
下。天姿險奸。昔為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詐狠毒。
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於藩籬。龍飛
在天。隨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
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注歲太上皇帝。開欽宗之計。痛切宸
衷。下詔親征。思雪國恥。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
誠望陛下之大有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
天之日。首建棄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復秦檜之態。為同寵

王梅溪文集

論史浩劄子一

六

之身謀。此懷奸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逆亮之渝盟。恬和戎之失策。以
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胡珙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
俟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虜人。南牧之患。浩既主
和。懼吳璘進取。除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虜與西夏協力攻珙。遂從中
制。令不遇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雖心謀復
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歸諸浩。皆
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復歷歷陳德。德
素輕。張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為一己私恩。謀進之徒。俞
然合為一黨。門閥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至有嫡子嫡孫之誦。題姓
過房之稱。有誦密傳心印者。有誦正法眼藏名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

者紛如也。昔王莽文弱柄，有人司馬之黨，李遂言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莽文達言之為人，此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監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同僚為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出，自為右揆，益歸其奸，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己，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奸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之禍可免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諫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己者，則以免解，使之春闈省試，知舉二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己，遂令黨人林安宅追捕雕匿，勒令毀板，三知舉常面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慘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

論史浩劄子二

元

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刊，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詰百官軍事，遂令正志等密加詆毀，指為許靖房，有譏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請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教誨以新行，浩之欺君太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二，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姦，浩挾飲若之姦以固衆，朝廷無知節也。

直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大學士經太上皇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為己恩務，在龍絲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言大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靈臺宮行香，道經貢院，會太學補試士子填壘，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嘆，浩乃作威以逞，為士子所朝，既而誇人曰：上怒補試喧譁，欲令不考，某以誤其遠來，故之，浩善則稱已，過則稱君，皆此類也。此誣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其瞻之位，遇事常主而懷其難之凶，陛下方當任賢使能，圖回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且爾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存臣之戒。

論史浩劄子三

子

初立中自有大體 為瑞訓

○再論史浩劄子

王十朋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諸列尚書左僕射史浩之罪。乞加寬宥。陛下謂今日已罷之。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愧於舜矣。及宣麻於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與論議。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之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之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故奏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奸。棄德順而資寇讎。可謂誤國。再論史浩劄子一

王梅溪文集

再論史浩劄子一

四

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朴。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忌言。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訛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赦之。四奇以禦魘魅。其可以巨藩大。而賞奸邪。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況紹興。與密通王都。最為大府。浩昔嘗為屬吏。奸邪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號取名。罷差遣。竄之三危之也。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舜也。峻削之極。凜凜有風霜氣。萬端期

○○論史正志劄子

王十朋

臣聞奸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巨植黨。則必附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以進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遂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引祠於外。其與利時。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蘇轍是見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為士人時。嘗出入貴人之門。專為交結。乃初登科。遂欲求為秦熈之婿。託平日素所交結者。賂熈乳媼。使之舉已。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

王梅溪文集

論史正志劄子一

四

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稱恢復要略。以授義問。遂錄先庫而得密院編修。為士論所嗤。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已。遂遺之遠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已與浚答問。辨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姓同而族異。乃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最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朝。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誅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瑄。聞陛下召浚。懼其不利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知浩之奸。斷然罷之。知浚之忠。故厚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遂惡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以

自免。大類。卿求去於元豐之末。臣。職。風。雲。苟。不。給。而。擊。之。寧。不。自。
魏。子。蘇。轍。乎。欲。已。陛下。特。發。英。斷。明。正。志。說。惡。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
未。能。行。而。觀。之。誅。亦。當。傳。示。三。危。之。寃。庶。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于。今。
日。天下。幸。甚。
快。不。傷。刺。第。端。調。

老林漢文集

命史正志到子二

○。○。韓。仲。通。俞。良。弼。到。子。三十朋。
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和。和。而。為。盜。能。以。威。服。人。則。人。
不。敢。為。盜。能。以。智。累。屈。人。則。可。以。除。一。時。之。盜。王。者。俱。無。焉。則。何。以。為。
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縣。帥。
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像。德。畏。威。又。無。智。累。以。勸。除。之。也。朝廷。不。請。
其。殺。亂。之。孫。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遣。為。大。藩。固。而。久。任。亦。可。謂。失。刑。
矣。臣。竊。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
而。海。道。為。之。不。通。初。有。捕。獲。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
國。今。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既。不。罷。黜。之。
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
俞。良。弼。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為。之。騷。然。運。使。鄧。昨。用。虞。
吉。茶。商。以。俞。凌。鐵。良。弼。忌。酢。併。與。茶。商。等。皆。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嘯。呼。
而。起。醜。黨。數。千。人。陷。沒。州。縣。殺。戮。官。軍。守。臣。有。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
能。正。良。弼。之。罪。乃。因。而。久。任。之。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即。時。殄。滅。乎。仲。通。
刻。薄。小。人。昔。為。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
有。簒。才。可。以。任。使。及。治。四。明。最。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與。援。海。盜。猖。獗。
略。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雖。無。仲。通。之。惡。然。聞。其。老。嫗。不。事。事。况。
二。廣。去。朝。廷。為。家。遠。斯。民。所。恃。以。為。命。者。惟。師。帥。之。臣。爾。良。弼。為。大。帥。
而。盜。賊。充。耳。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奉。斷。罷。仲。通。結。與。之。除。尊。良。
弼。靜。江。之。帥。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特。見。海。廣。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將致起消盜之本。萬端細

正梅溪文集

論韓仲通俞良弼劉子一

四十五

○論內庭節者劉子

五十四

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復而板實以財用。不足為言。○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者。○可以薄助軍興。○然節者一事。○尤在聖躬。○起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絺。○以致富庶。○唐憲宗躬服沈濯。○以致中興。○藝祖皇帝。○用青布而僭偽以平。○仁宗皇帝。○被用黃紵。○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帝王之盛德。○我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比從陳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日所省。○亦不下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無少補。○又切見內侍都知李緯。○具列宮掖用度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減半支者。○有云。○任支者。○內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愚區區。○猶望陛下躬率之者。○蓋欲陛下於乘輿服御玉食之間。○有可更加節損者。○親出御批。○斤賜外府。○以助軍須。○以為中外節省之訓。○如內侍所具之數。○除德壽宮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而更可以分數減者。○陛下既躬率之。○為下者亦何不從耶。○俟邊事稍寧。○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歷訓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雖全盛之日。○猶宜行之。○未為臨亂無聊之策也。○萬端細

論宿州通師劉子

五十朋

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觀時議變。深得進退之機。然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章其樂禍。偶為浮議。以動搖大計。以離間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果行。殆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蔡。我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範之徒。言尤確。若會高霞寓。我部宰相。揣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意。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措置如何。渠何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斯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陛下以劉大為心。毋以小細句。溫察小人之意。勿為浮議所搖。故遣中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息。養銳俟時。大臣如裴度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

王梅溪文集

論宿州通師劉子一

四

如錢徽蕭範之徒。得以肆其說。開陛下今日之師。為祖宗設。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與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萬萬不同。陛下隱之於心。俯仰無作。小人異議。亦何足恤哉。提機而進。知難而退。則身修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修。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蓄。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願在陛下斷之如何耳。

臺諫於邊間。不可不以此為心。 舊瑞朝

論林安宅劉子

五十朋

臣聞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名曰盜儒。此聖人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謹按前知臨安府林安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幼官岐為妻。則以濫開及停陳州。盜印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駐開。及作廣甯。起羅織之獄。誣陷善民。則以酷虐聞。臨事御人。未俾俾令。何薄焉。之而得浙漕。俾雖小人。然於安宅有卵翼之恩。及臺官嚴震欲劾。安宅乃手疏俾之。隱惡數十事。以示震。俾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之其與呂布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之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緣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能何處來之。浩與大淵結為死黨。及二人反。日浩託安宅和。

王梅溪文集

論林安宅劉子一

四

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為以類。輝赫之態。士大夫傳以為笑。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龍大淵事。朕不私之。已辭其職矣。臣言陛下原已從諫。以天下為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陛下稱不私者。至於再三。今安宅乃自託于大淵之門。以盜威福。陛下且不私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而清議所不容。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宮觀與之矣。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奸。陛下即諭宰相令召祠而去矣。今又欲朝辭。其低俸復留之計。動用奸謀。以要君父。不顧廉恥。不知進退。真小人之極者也。或謂安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如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大小。皆委於吏。欲以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諫者謂不遠前政。遠甚。是宜

可○各○彈○壓○之○任○乎○陛○下○斷○然○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為○安○宅○者○固○宜○惶○懼○
朝○開○命○而○夕○即○塗○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取○爾○耶○臣○欲○乞○斷○
自○宸○衷○正○安○宅○之○罪○而○寬○遂○之○以○為○不○知○廉○恥○者○之○戒○
此○黃○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比○因○安○宅○奉○史○浩○意○旨○後○省○試○策○題○及○程○
文○之○版○臣○以○公○議○責○之○即○非○私○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
去○蓋○用○奸○計○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奸○即○蒙○陛○下○罷○而○去○之○臣○已○
不○論○列○今○聞○安○宅○復○用○朝○辭○物○議○沸○騰○咸○謂○安○宅○倚○恃○其○援○不○顧○公○
議○故○臣○不○得○不○論○之○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諒○列○小○人○情○狀○明○與○得○情○最○便○聽○覽○故○錄○以○為○彈○文○之○式○
臣○某○

王梅溪文集

論安宅劄子二

臣

○○論用兵事宜劄子
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退有
不可不深慮者曰刑賞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國進
取之計必有一一定不易之規模如一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故必勝不為
之喜小敗不為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而或漢高爭天下屢敗
而後奮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之敗至於上表自蜀
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功蓋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
代名臣俱有材畧其經略西夏也而亦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不廢之
卒能臣元吳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於旬日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
聞前日淮甸之師一月三捷富州不利慶亦兵家勝負常勢也愚竊者
王梅溪文集
論用兵事宜劄子一
遂從而摧撼將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還以昭聖慮今李顯忠邵宏淵及
諸統制軍馬已回漢泗矣亦足見小人幸災樂禍苟為浮言務在中傷
不可不察也恭聞陛下遣中使給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
等罪惻其血戰之勞而赦其一青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
外議詢詢謂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竊料聖意必不然然常
人情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聞之初欲除荆襄宣撫又改御
營使及聞遷鼎稍寧其招還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為將
同功天下皆知之賁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欲其心
懷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
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荆襄諸將士聞之必

致辭。且謂朝廷因王師小。而遠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戎
唐也。臣所謂不能無患者在此。遠矣。紹興間。太上皇巡幸。上用宰相樞
密為御營使。李綱朱勝非等嘗為之。陛下將為視師之舉。宜遵用故事。
以兩府大臣為之。足矣。朝廷雖乏才。其可以此輕處存中軍耶。此事尤
在聖心素定。不可變易。於倉卒之間。此臣所謂不可輕改者。曰用人也。
臣聞天下之勢。不在國之強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為強。氣
沮則變強而為弱。朕至強而懼。則氣餒之也。朕至弱而怒。則氣激
也。景德間。契丹舉國南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亮更請幸蜀。以避其
銳。真宗以問寇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胡虜迫迫。四
方危心。當勵衆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寸。奈何欲委棄宗廟。

王梅溪文集

論用兵事宜劄子二

五

遠之楚蜀。鑒與回轉一步。則萬衆雲散。四方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真宗
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鼓勇射敵。捷覽虜衆遠遁。此作氣以破敵。特弱
而為強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下親征之詔。為建康之幸。作士氣以
走胡騎。蓋得策矣。惜乎議者不建遠大之計。而遽回安撫也。陛下前日
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涼道發。或者猶以為遲。今王師逼陳。淮泗警
遠。在斯時。陛下宜速進。雖以幸建康。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
勝。可以援吳蜀。可以控四方。可以遠海道之虞。可以壯漢南之勢。四方
聞之。孰不增氣。至若百司之衆。在今宜省。撫賞之費。比舊宜節。庶幾萬
騎易動。如聖訓所謂當時創業時。此臣所謂不可不決者。曰進。澤也。
臣聞荆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古今必爭之地。萬一虜人來虛而入。使

川陝隔絕。則東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既罷汪徽。命張浚兼都督。使
令出於一。固已得策。又用王彥知襄陽。議者以為得人。又聞以彥即制
趙構。則或以為不可。構久在荆襄。得士甘心。彥自外來。遽令受其節制。
恐武臣氣不相下。或生齟齬。兼張浚在淮。去荆襄遠甚。或有機會。恐
報失期。臣謂宜於前兩府侍從中。擇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為宣撫。既
以激督之。又以重臣制之。使彥與構各當一面。則荆襄可以無虞矣。
今朝廷知備淮而遠荆襄。此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
則為通取之圖。次則為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
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不恤。則不可以不恤。富而北歸附之。民
有可以為兵者。聚皆府及諸將不敢多募之者。懼國家有養之之費也。

王梅溪文集

論用兵事宜劄子三

六

然今日之勢。有不得不募。宜命張浚諭江淮荆襄諸將。指其可用者而
藉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縱未至多。亦可補填折傷之額。又東南之民
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發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健而
關注往曹聚於茶商鹽賣間。可令守帥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
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從而籍之。州縣有犯於盜禁者。償其罪而
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者。臣以為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
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約。此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省。非一也。
乾。臣聞宮人不滿二百。猶以為多。左右內臣止有五十餘員。止令
子宮掖。未聞干預政事。宮殿內惟掛青布綠簾。緋絹帳。數軸。今宮人
之數。內臣之員。蓋能盡如張。抑時乎。臣前日曾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蓋

欲以藝祖為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亦不為無補。然奏已上而末行者。豈以眾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今疆場未靜。上下同憂。宜裁減以紓國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術。莫如遴選。板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浦者。誠恐今日理財之臣。未必賢於子浦也。俟聞海寇稍息。不若別擇代者而還子浦。不惟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還發。輦轂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浦不可也。此臣所謂不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付大臣議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切至之論。可參時計。
葛瑞綱

王梅溪文集

論用兵事五列于四

一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劄子
臣竊聞有旨令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愛念將士。故遣左右心腹之臣。為勞來旋歸之使。或出於大淵。不憚勞苦。悅然請行。亦可嘉也。然命令初下。議者謂自古遣使或巡行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廉何等。是也。太上皇建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或用臺察。或用郎官。出於遴選。時得得人。今大淵雖為潛藩舊臣。議者謂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衡。命撫師有輕國體又慮大淵之出。聞者謂是陛下所親信之人。刑戮必希。意而將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萬一獲致人言。如前日臺諫給合之論。到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還。陛下已降詔尉撫之矣。今只要張浚等未安集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竊恐將士以宿州不利而還。未測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出。必懷疑。不如寢而勿行。以安反側。不然。乞命宰相於朝列中。擇其忠實通曉者。數遣之以重光華之使。以塞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得理得情之言。雖之宣公集中。可以無辯。
葛瑞綱

王梅溪文集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劄子一

二

○自劾劄子

王十朋

臣天資愚陋。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總角。身在草莽。聞醜虜亂華。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虜有不共戴天之隙。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臣常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姿忠義。將不與賊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義人心。所同。臣嘗敬慕之。前年僞員館職。嘗因輪對。首言虜必敗盟。乞用浚等。太上皇不以爲罪。臣既去國。虜果南侵。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陞下副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爲當。惟史浩之後。不悅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不惑羣議。委浚以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爲非。每蒙聽納。浚前日入見。議進取之計。雖非臣所與聞。至於勸陛下破屏議而用浚。臣不爲無力。浚遣二將取靈璧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謂陛下英斷。浚復爲難。及聞王師不利。而意災樂禍者。橫議蜂起。臣與一二諫臣。常奏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之說。動陛下以割大爲心。毋以終憂自沮。臣又謂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子弟民伐。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善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蓋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到明果斷。規模素定。固不以一切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浚嘗上表自劾。朝廷尚未施行。臣聞諸葛亮街亭之敗。亦有自劾之表。國朝范仲淹韓琦而夏竦師亦嘗降官。但仁祖始終任之。卒收後效。臣謂陛下亦宜從浚之請。薄

王十朋文集

自劾劄子一

六

示懲戒。使浚得以號令將士。以爲後圖。如臣任愚。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今王師不利。浚與其屬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使朝廷失刑。欲乞陛下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寬假。以塞羣議。大義凜凜。勳志必與古合。非無感憤於平日者。時能效。葛端綱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一

王十朋

臣聞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多難而天有災。此天心仁愛人君以災異而警懼之。欲其恐懼修省。舉天下而惜之。安也。皆免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周宣王外有四夷之交侵。內有太惠之旱。虢天災國難。有若不易支持者。然竟以事。湯以王。宣王以中興者。豈非天以災難警之。二三帝王能修德以應之耶。於惟陛下即位以來。六年於茲矣。躬攬權綱。厲精政事。雖漢宣帝光武無以加。然天災流行。無歲無有。旱於夏。澇於秋。饑饉薦臻。疾疫。八月海溢。於溫。或者以數萬計。今歲川蜀荆南。赤地千里。通者天作淫雨。害於梁。江。荆之間。被害尤甚。陛下遇災而懼。遣官分禱。疏決滯獄。減放房錢。詔。臣歸通於

王梅溪文集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一

卷

已可謂能恐懼修省矣。臣來自遠。不知。前後論思獻納之臣。亦嘗有以修德之說。獻於陛下否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皇天親有德。享有道。堯湯宣王之所以應天者。蓋在乎是。臣竊謂陛下宜法堯之盡道。湯之自責。宣王之則身修行。早夜孜孜。惕然自念。曰。天道不遠。災異胡為而來哉。豈吾心有所未正。意有所未誠。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有所未至乎。忠直者未用。諂諛者未去。有以害吾之治乎。雖然。之使未斥。奸邪之利未除。有以害吾之民乎。議法或失之深。用刑或失之過。有以傷吾之仁乎。苛酒之嗜。聲色之通。馳騁之娛。有以累吾修身之德乎。責已以誠。應天以實。而無事乎虛文。孔子曰。丘之請久矣。蓋言出入起居之間。固不欽。顛沛造次之際。必謹。是不在乎區區禱祈祭祀也。如

是不惟可以辨災難於一時。古先帝王之治教功業。當復見於今。謂災異非天所以開陛下耶。學識淺陋。惟陛下採擇。謹切無諄詞。萬端頓

王梅溪文集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一

六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

王十則

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為消長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
小人常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人之難知難克齊猶以為病居
子目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常孔穎達相問於左右
佩劍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況君子直而
疎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疎則不能無過故人主反疑君子為小
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
故所以治少而亂多蓋緣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共惟陛下聖聰明鑑人
之資行帝王正大之道歷古興亡治亂之迹皆洞然在聖學中君子小
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
王梅溪文集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一

卒棄之所謂小人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知人之難乎
堯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子孤立如松
栢小人附衆如蓬蔓君子進必繇直道小人進必繇邪徑注者潛藩一
二使令之臣竊美陛下之威福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拜走其門
陛下赫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衆而進
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
威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繇此舉今之附衆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
過之附衆者官止為司馬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
迹固不遠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卓立不附
炎於炙手熱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

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諒自奮

小人之道未有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
美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諸路監司郡守俞然胥
數為別下蓋上計州縣然民不聊生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常臨一監
司同是以為後來之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而治其細又何
足以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可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門而來以何
術而進固可以灼知其為人矣宰執大臣天下之選同不可使小人雜
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即與目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
小人居之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大臣
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卿監而下與外之監司卿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
王梅溪文集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二

狂妄惟陛下察之

觀人於所自來辨才於所操術則邪正瞭然誠簡確之論

○○○除太子唐事上殿劄子一

王十朋

臣恭聞陛下新自宸衷首建國本天下相賀以為社稷無疆之福臣初至閣下聞太子有分京之議臣竊以為未暇臣聞三三之教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以治內禮以治外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為太子也公為保周公為師太公為傅太公為師德修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尊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雖有真宗故事至仁宗為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固匪正人養成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雖克壽正以加初不錄尹京然也況今天府事繁其所以任之臣未必有如畢士安者使太子親事也事皆善亦不致為太子之聰明增太子之德義萬一少有過差十手十指小人也易得浮議傳聞四方所損非細非所以愛太子唐事上殿劄子一

王梅溪文集

除太子唐事上殿劄子一

三

太子也大臣太子之職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則非待已事也陛下以之選擇師友僚屬俾自與儒人正士將養成德性相與講論古今治亂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議之寢尹京之議以安國本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太子君嗣也聲望所及數百年之安危係焉而以守一官之任則短長互見非所以示神明養威重也尹京故事最為有宋西規此亦草創一時之制若繼體守文決無事此惟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司已

端訓

○除太子唐事上殿劄子二

王十朋

臣嘗謂官冗之患莫如今日漢唐之時都刺史之職於今為甚而市無有不舉者今之監司有漕有憲常平茶鹽則有提舉提舉其職甚備而治不加於昔何也監司之職愈多而州縣之職愈其於治無益也過者提點刑獄增置武臣臣竊以為發兵止是官之記臣不知其所為者何事也以詳刑之任耶則一道之使固有其職未見其廢事曰訓練士卒則總管鈐轄路分都監者即此臣之監司也置之而無用廢之而不為闕是官之設豈不為冗哉一監司之建增州縣之大擾也臣竊攷之祖宗雖嘗有武臣同提點刑獄矣至嘉祐則罷之其治之大者以謂武臣或出將閫或錄軍功又思期會未必深究監司煩苛

王梅溪文集

除太子唐事上殿劄子二

三

適以為煩夫既置之矣而繼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何廷則冗於官在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置之也其無謂矣臣竊欲望此意斷然察其無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安其職矣臣不勝至願

元官擾民則人法失病此末世補解之弊惟務其末而無益於治者也此臣不可任刑獄尤為一論

葛瑞訓

○除太子序上殿劄子三

王十朋

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況依子野心之人烏能保其久而無患也哉唐太宗縱射於殿廷羣臣諫之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間萬一狂夫竄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誠哉愛國憂君之言觀將卒且猶不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之將陛下旌其忠善壯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使効其力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為之志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者莫不疑焉謂自古以來莫難於用斯人而用之者罕見其久而不為吾患其棄彼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侍左右設或不飽其欲其謀之深計之久而王梅溪文集 余太子序上殿劄子三一

心之不能保則將若之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為忠誠可以任用陛下素所知者屬之以事權厚之以爵祿勉之以功名亦足以無疑之慮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親之而後為待遇之至哉臣願陛下致之於往古慮之於將來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以遠於無害不勝謹生靈之願 憂國愛君之誠謹於言表 葛洪調

○為論

王十朋

堯舜禹湯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為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為重以是發問孟子辨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木於天而無有以議焉也至韓子作為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傳已而為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為重之問至蘇子之辨其說有曰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逆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啟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為公范其親賢於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殊而害天下之公范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有懷於心也昔者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為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為喜元以私心量聖人而其間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

王梅溪文集 為論一

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者不能算而使之寒水火
不能算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克其性
也○然乎其不知性也是益出性之論○非不知性也○柯之論
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況以性為惡揚雄以
性為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故與焉耳皆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曰
性善是誘天下使其為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
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
一○况雄又以救弊為者○柯以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柯之後不得不
以惡懼之況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
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為性立一定之
論者○惟孟子夫子與韓愈氏著魚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亦公孟夫
子所謂相近與夫上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
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
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為之主才為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
而為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
為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
之而才應之耳○鳥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
否夫子者○必不惟禁誦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辭乎雷同之論而
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
才也○精微深遠從來論性之說一際可廢此亦應勸石學宮者○

○君子能為可用論
此大子李○情○凡○手○筆○皆○當○書○一○通○置○在○右
知所以為己知所以為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
君子之學求於己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己用自藏於中
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
當可用之時著其能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之於天
而有所不顧○卽為苟以吾學可為己用可以為人不然時之可否人之
用舍必欲求其用而用則幸而不幸而不用則慙其者○至若自壯
以永用是徒知為己為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焉可謂識君子哉○苟卿
曰君子能為可用思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己○真確論識君子之道有三
其末達也修其所為用其既達也行其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
耳○梅溪文集
不用修其所為用則能盡己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
盡天故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學所以
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
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推其素蘊可以有為於當世矣○使不我
用則已用則決不負所學焉○以之教智於一官則其優於一官以之策
居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下則其用優於天
下是雖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
至若在我雖可用奈何人之不用哉○君子必將歛其可用之器於一己
而未嘗汲汲以求售於人○韋積而歲待價而沽居易以俟姑盡其在天
而已○人豈遺佚而忘阮窮而憫楊梅焉○為不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

者○不○上○學○其○可○用○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功○也○
而○人○皆○可○學○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為○聖○人○操○天○之○事○也○
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可○用○者○故○夫○子○許○
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為○不○可○則○止○之○大○臣○若○夫○可○以○有○用○可○以○處○不○用○
唯○賴○子○一○人○而○已○故○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
夫○四○也○生○不○過○時○不○獲○著○其○有○用○之○達○因○其○不○用○亦○見○其○能○處○不○用○之○
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就○有○如○孔○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又○就○有○孔○孟○之○
不○得○用○者○乎○又○就○有○如○孔○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為○
東○周○孟○子○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其○實○
可○用○者○至○於○歷○聘○天○下○卒○老○於○行○也○又○未○嘗○不○歸○之○於○天○故○當○陳○蔡○之○
車○梅○溪○文○集○ 君○子○能○為○可○用○論○二

既○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夫○子○子○貢○亦○有○不○容○蓋○少○壯○之○言○以○
物○夫○子○夫○子○以○良○農○能○稼○而○不○能○積○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身○
而○不○為○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隔○而○不○得○見○象○侯○不○歸○怨○於○
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天○也○若○孔○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屈○
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
使○原○果○見○用○亦○未○必○能○有○為○於○楚○蓋○其○為○楚○固○已○小○矣○苟○卿○亦○逃○楚○於○
楚○者○也○以○宗○王○之○學○至○於○廣○成○蘭○陵○亦○可○謂○不○過○矣○卿○不○作○離○騷○怨○楚○
之○辭○而○有○不○恥○不○用○之○語○嗚○呼○卿○賢○已○哉○ 士○不○自○重○天○下○事○無○可○
為○者○款○門○之○珍○主○人○必○疑○其○價○溢○曾○子○知○穀○之○說○即○知○天○之○微○義○也○
有○志○天○下○者○奈○何○自○標○榜○以○取○賤○哉○為○已○為○人○久○失○之○矣○ 葛○端○明○

○上○舍○武○采○第○一○道○ 論○漢○高○帝○ 唐○太○宗○ 漢○光○武○ 王○十○朋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迄○五○季○貫○穿○如○網○上○下○千○
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名○資○治○通○鑑○親○臨○宸○翰○以○製○其○
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況○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吾○無○
間○然○者○漢○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魏○然○炳○然○可○為○揖○
亮○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不○然○自○古○聖○人○德○成○則○
待○人○必○起○實○有○餘○則○取○名○必○廉○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
乃○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
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是○亦○孔○子○恕○以○
待○人○廉○以○取○名○之○意○也○如○吾○夫○子○與○神○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
上○梅○溪○文○集○ 上○舍○武○采○第○一○道○一

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尼○之○意○歟○神○宗○之○意○歟○夫○光○武○之○為○君○雖○未○可○
比○隆○三○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實○為○最○優○以○秦○狄○之○法○責○之○
固○未○逾○漢○論○之○或○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
武○之○為○人○而○待○與○高○帝○太○宗○陳○之○以○發○明○聖○志○之○第○一○若○夫○主○上○盛○德○
大○業○自○與○堯○舜○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
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不○及○者○嗚○呼○就○
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為○不○
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秦○滅○項○以○三○尺○
劍○而○造○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關○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論○也○而○
好○戰○之○心○老○猶○不○衰○至○親○代○句○奴○而○固○持○平○城○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

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來遠當平城之圍見百萬之衆不如
虞階干戚之舞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新其會之論兵也太宗孤
隋撥羣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唐室既造
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足○至親定四夷而固於遠水之
後○太宗徒知古人有攘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內外之心○當遠水之
厄○則知萬里○親征○不如漢文○玉帛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臣○見武
德之鋒○而不之顧○也○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勇於大敵○非不知戰○明
廟謨○糾糾雄斷○非不之務○遠界雲臺○之將○上應列宿○非不之志○也○而
邊功舉○金漢之衆○又非不之橫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
然若一快者○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於名而當於實者○

上金鼓策第一道二

惟威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功若可嘉也○威德之主則習彼
民亦吾民○何忍草萊○欲獨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關國
也○太師奏凱○將士受賞○君臣自可相賀也○威德之主則思有襄陸千里
巷哭○飲泣之人○是就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不傷○不思求戰功而生
得色也○得不毛之地○以今封疆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實哉○高祖太
宗○皆素實德○以慕虛名○先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
代干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開玉關謝
西戎○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橫劍之臣○皆不得逞志於當時
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從事於詩書○且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
賢於高祖太宗一籌○歟○雖然○先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優

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隆○未可人意爾○先武以吏事
而責三公○以謬言而易守○此最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
邪○非可以吏事責之○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
責傅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而望之以
師保萬民○先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
之所待三公者○宜其治效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
考績之法○黜陟之○非可以謬言而驗其賢○不鄭子產古之遺愛○名在伯
吏中○方其相鄰之初○民與欲殺之○謠使人君遷徙而易之○則偽之聲○名
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
君必以謬言取人○則造為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先武失於此
上金鼓策第一道三

上金鼓策第一道三

是宜東都府吏○反○西京之不及也○止先武之失○又不上如是三公固不
可以吏事責而先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謬言易
而先武之失○又在○於親擇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先武乃
以虛僞居房○草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農子陵閣其貌而致語
於使者○以識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居廟堂亦無所建明其若國亦滅
於治察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可以輕嚴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
子所宜親擇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郡刺史○刺史擇守令○此古人立簡要
之術也○先武乃以吏部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以謬言進退之
使先武精意於一初○亦何患天下無賢守令也○嗚呼○五治之君○不世出
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數君而先武尤為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

宜以忠恕之道處之而勿至投責人無已可也。恭惟主上以仁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敦敷文德，仰合有虞。時馬放牛，同符周武，初非有慕於先武而襲其陳迹也。比因度象多士，特以先武發於清問，草茅之士莫不聖志之所存，愚獨憂其處已處人之際，各吾夫子神宗之用心，而明果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間或酌先武之儀以出，或矯先武之失以示訓，其違養有不同者，愚竊謂景至而禮祀元正，而會朝建，延閣以崇文，開成均而論秀，此皆取法三代，非酌先武之儀而行之也。竊六經性理，琬琰為學者，或異端說禁，止勿用以矯尋七經之遺，復春秋立三傳，以矯罪黜尤氏教乘之失，愚謂此皆默與孔孟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先武而為之也。然用柔道以致平，先武之所已為者，而吾君固已優為

上舍試策第一道

七

之任一德以圖治，吾君之所優為者，而先武負不能之愧矣。雖然，愚有說以勵夫恕以待人，廣以取名乃人主之威德，而人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為恭。孟子謂不以仁義告王，則斥以不教之罪，唐文宗嘗問學士可況以何主，鄭眾以文宣對，為李石所斥，且以先武起之，夫文宗雖儒雅主，然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石乃期之以先武，使不以文宣自安，況吾君威德實足以為堯舜耶。愚願執事當侍清問之際，目陳先帝之道，以廣吾君稽古之志，使先武歆羨始取其二三策可也。竊恐遠大度中自有仁厚愛人之意，文如漢高之為人，準情合理，非老吏斷獄也。愚端謂

上舍試策第二道 論史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為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常竊謂彈彈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請願願之書而得伊尹伊陟傳說之為人，讀聖聖之書而得周公關天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彼皆治致循良之治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曰某為忠臣，某為孝子，下至於鄉黨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泰園之人，以儒稱，則偏道其於周共自鄭相子產建相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始氣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士始有尚儒之弊矣。自

上舍試策第二道

七

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歸光緒，朱於漁獵之間，皆多逸民矣。自子齊以忠稱，於吳魯魯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矣。家如魯之相望，兵馬乎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服不振，申屠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新絕之行，自廉恥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義之風，大皇行霸於閭門之內而唐無孝友之俗，東史筆耆耆耆耆友

上合武策第三道

論佩玉

王十朋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在玉藻則記其制。在周官則記其職。在玉府則記其藏。在詩則詳其於國風。在論語則舉見於鄉黨。其他雖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不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為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驚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在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為非常之寶。蓋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藏。在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南山。載美公之

玉藻漢文

上合武策第三道一

王

以稱其玉也。在玉藻則記其義。在玉府則記其藏。在詩則詳其於國風。在論語則舉見於鄉黨。其他雖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不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為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驚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在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為非常之寶。蓋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藏。在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南山。載美公之

也。雖然佩玉之義。在王之時。而廢於衰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論所繇而起也。請因則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官羽社角之分。在馬左佩雙衡者。其音官。雙璜者。其音羽。右佩雙行者。其音社。雙璜者。其音角。此官角社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不用商者。蓋玉所以比德。而商性五方。則為五行。則為金。於五常則為義。而以剛果肅毅為事。是可以為威。而不可以為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古之君子必佩玉。總以采齊。行以肆夏。夫采齊者。洛門之樂。肆夏者。登堂之樂。即樂師以備玉儀。大取以備五車。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為君子鳴玉之節。何耶。蓋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致後世之疑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鵬小鵬。不幾於贅乎。愚竊謂記言子事父母。上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兼設於事佩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內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璫珞是也。考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所瑱之制。從鵠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說。所以尚德也。然在君子佩

玉藻漢文

上合武策第三道二

王

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致後世之疑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鵬小鵬。不幾於贅乎。愚竊謂記言子事父母。上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兼設於事佩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內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璫珞是也。考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所瑱之制。從鵠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說。所以尚德也。然在君子佩

之則為宜。在小人佩之則為辱。昔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示已無德也。夫佩在夫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為玉而超者。得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幾惠公無成人之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鵲。童子佩然。則無德而佩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必修。德故事佩。則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謹容幸之戒。則正其身。俱榮矣。雖敘前說已意自展。葛瑞胡

○榮問詩經 五十朋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為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蔡之
二公即鄘衛皆衛詩也。而分為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
業也。而繫之幽。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
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鷖鷖亦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
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無刺焉。鴈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
焉。幽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宣矣。魯傳諸侯耳。焉宜有頌
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與代之王耳。曷為而列於周之末哉。頌之不
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而究
其義。斯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凡幾國。大小雅之正變者。凡幾
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聞詩久矣。必有起予之辨。
高雅 葛瑞胡

○榮問

王十朋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源淵○然後可以知其人之
誦○而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為人○以吾夫子卜之○可以知其賢○蘇秦張儀
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為儀秦也○雖然○執此
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宜其以
孝而施於有政也○既謂喪母不歸○殺妻求將者○反以參之門哉○荀卿以
中庸之學而為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既謂燭詩
書○滅禮樂者○反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
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為自化○可也○既知後世利名法理之術○至極奇
刻○少恩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

東坡集

東坡集

東坡集

東坡集

其學斯者○又必基於斯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同嘗學焉○治行乃為天
下第一○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有其於
申韓○洛陽才子○本名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王者之佐○止以加前四
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茲又何
也○謂不在師友源淵耶○誦易為而多賢○儀秦易為而皆詐○謂必在師
友源淵耶○諸子之行○事與其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師尚友之日久
矣○於師友源淵○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所以然者○

東坡集

○送吳教授東信歸省序

王十朋

四明吳先生名世祖○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責躬
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
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
知先生之賢○延為道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間而邦人陰蒙
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踴躍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
朝也○然先生統孝人也○猶念慈親在堂○鵲髮垂素○慨然興嘆○併諸生而
歸○於是邦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徒○緇黃之流○諸府視之千餘人○而先生
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嘆息○以謂賢於古人遠矣○昔
季子佩印於洛陽○賈誼衣錦於會稽○長卿歸而人蜀○二疎歸而山
手捧溪土集

東坡集

東坡集

闕天下至今傳之以為榮○然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
淵明尋三徑之松菊○季鷹思千里之蓴鱸○賀老狂於鑑湖○李愿侶於
盤谷○天下稱之以為高○然歸也○隱者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
先生之心○以為印綬之榮○不若吾絲衣之戲○禽魚之樂○不若吾羊裘之
養○今日之歸○大有功於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誇鄉閭○尚四傲世俗
哉○雖然○古人蓋有以志事親者○必朝夕在乎左右也○節行修於身○政
事理於官○功德及於民○聲名聞於後○則其身雖在千里之外○而其心不
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先生朝而歸○暮而復來乎○不然○必為蒼生而起○
天下皆受其賜也○其海角賤生○方獲樞衣坐隅○執弟子禮○而先生行矣○
瞻戀為如何耶○於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歸去來兮○先生胡為而歸○

陟彼高岡。白雲孤飛。先生胡為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
知所裁。先生胡為乎不來。伴宮裁。秦伴水洋洋。先生來兮。芹芳藻香。先
生去兮。鸞飛鳳翔。
文似此格。昌黎而風。肯實方骨。魏。葛端胡。

○ 潛淵嚴閣梨文集序

王十朋

其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嚴閣梨之為人必繼之以教誨涕泣其
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游鄉校見先輩老成多能道其事且稱其
文翰俱妙不獨冠絕於其徒往往各儒中亦鮮能及者其既時聞其言
而得其為人且私慕之恨乎生之晚不及一見焉迨今又十年餘始獲
見其詩文嗚呼師真非常人惜乎邂逅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游推
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其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
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
世真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與名於不朽蓋其所與游
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支暢皎然之徒其
幸無漢文集 潛淵嚴閣梨文集序一

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石習鑿齒謝靈運范明遠柳子厚常應物諸公
皆一時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為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錫然發輝
於當世而與耀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
之游假其吹噓煥然之力則赫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嘗作
温州開元天王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
嘆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舉望非安石逸少
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歷徧山川飛錫帝都振衣萬
洛覽昔人之遺迹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高未嘗甚屈以求王公大
人之知己其言有曰古之棄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
爾既而還東嘉隱潛間誅茅結廬於山林間賦詩鼓琴以自娛顧世莫

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歡無余和之句其讀而三悲之師之沒令二十三年矣平生製造甚多後已遺亡其頃將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其之孫父也得其古律詩雜文通數十篇為一卷以相示其既自五歲而知師之名十歲而愛慕其為人又其不遇知己而沒世無聞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以歸又自顧晚學小子無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能重師之文於世姑叙而藏之以俟知者師名處殷字伯威其詩醇重與實不尚浮靡他文皆如之紹興甲寅仲冬望日序

公常自謂為嚴閑後身故此序詞致反復多言外之感

○劉方叔待評集序

王十朋

晉人有遠行者將繇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肯南望自以為遠矣俛仰在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肯南望益以為遠而前途猶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于魏又至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于越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于燕然後解車休馬榻下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嘆息知天下之遠有窮平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晉漢有張騫者素善行嘗持使節通西域迄霍去病河源此其遠又

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燕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過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盡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觀古人窮其至遠者乎予友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邂逅於蕭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嘆服今春訪予又示予以待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叔之

連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井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井○昔月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井之詩○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異○日○弄○荒○之○巖○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井○方○井○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落○想○飄○然○似○飄○似○最○得○風○人○之○遺○葛○端○胡○

○井光辨
予家之東南有井覆以屋其水清而甘冬溫而夏寒雖大旱水便盈尺而泉脈不枯井方不及丈然比他井為差巨當先祖之世鄉人日居焉大井頭王家則是井也同見大於鄉人矣予聞家塾於井之南紹興庚午季夏之夕僕夫汲而歸以井有光告予往視之隱隱熒熒如燈如螢如光芒之星不知其果何物也意者魚鱉之族其蟬甲文理晦於書而發於夜耶或螺蚌之腹產明珠以自照耶其在物理或之有也惑者好語怪匪妖之則祥也矣予故以物理辨之二十五夜會鍾堂書
慈暇而能鍊大似河東諸說葛端胡

○○○待士說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之。曰。有訟於庭者。蘇楚之辱。及
馬。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不待士也。為士者。服詩書。精業履。堅
之。是師與味之。與將。握門戶。時租稅。思焉。以省訟。慎焉。以遠禍。俾足述
不及於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難使。柳下惠之弟。為大夫。馬能。弄儒
龍。而臨之。虎。口。耶。彼。冠。馬。而。士。行。馬。而。市。旁。午。里。巷。而。惡。少。與。事。爭。訖
絕。刀。而。獄。訟。以。與。朝。授。刺。以。鐵。而。英。求。判。以。欺。惡。難。使。周。成。王。之。外。父。
為。邑。大。夫。拒。可。毀。其。社。吐。握。之。禮。耶。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重。非。能
賴。士。也。士。實。自。輕。顧。其。自。待。者。如。何。邑。大。夫。何。責。焉。既。以。答。告。者。遂。書
為。吾。黨。之。戒。

平梅溪文集

待士說一

多言也。勿以淺近而忽之。萬端細

○○○三不能成
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指。不善言者。宜省。予不善文。而不能秘。不
善書。而不能指。不善言。而不能省。此其所以獲誚之多者歟。今馬知過
而能通戒之矣。然有時乎不能秘。不能指。不能省者。文能秘。於密。凡若
述之私。而不能秘。於場屋進取之公。書能指。於優游學習之時。而不能
指。於自應答之頃。言能省。於心平無事之日。而不能省。於氣形肝兩
之際。烏能使文無塊。於不秘。書無塊。於不指。言無塊。於不省。
有深致。萬端細

平梅溪文集

三不能成一

○○記蛙

五十則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獎甚十趾不能以自藏有蛙來躡而入於鞋
 間予不知也會昏暮如廁而蛙忽鳴俯而視也無所見既行而又鳴予
 始疑之既就几席而坐足每動則聞閤然有聲以指摸之有蠢而動者
 予愕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一爪乃蛙也命童子
 出之雖而去東郭先生衣其履穿貧甚矣然未聞有蛙來躡而躡者以
 是知予之貧又過東郭一等然鞋非可繫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
 自鳴幾以於足間予去歲嘗和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以我同舍
 果能止殺是蛙也豈以予不辨其類故奮身而來託將以脫哉此亦散
 之禍於一時耶予亦幸而不踐之不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成而至變

辛梅溪文集

卷一

而免自鳴以求全蛙亦有知矣勿以其蠢而忽之八能持無害物之
 心而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人其有不立者耶時紹興庚午孟
 秋十四夜書

亦酷似柳州
 葛鴻明

龜齡文集